武俠世界

無名小卒——

狂徒密謀統一黑社會！

小子妙計安排報父仇！

毒蛇窟殺機四伏！

奪魂帶追魂攝魄！

科學家研究絕育葯物！

醜八怪妄想替天行道！

$2.00

840

，逕自向外走去。

逕自向街口走來，王小克急忙轉過身子，裝出　剛才的覺張。

「鬍鬚漢子問。

◀編　後　話▶

「血鸚鵡」今期恢復刊出了。內容之詭譎處令你難以置信，情節之緊湊、驚險，更可使你無法緩下口氣！……由於名捕鐵恨死後屍體失踪的關係，於是人們皆相信鐵恨已變爲殭屍！到底是否？請看該故事更精彩的發展吧！

***　***　***

「三千年死人」！是倪匡先生的最新傑作，這是一個很合乎科學邏輯的超人幻想故事，也許有人會覺得它是一篇荒誕離奇，死人復活的恐怖小說，在作者緊密構思、行文流暢之筆觸下，寫來栩栩如生，活靈活現，值得一讀。

***　***　***

暌別一時的高庸君，今期他的新作「鐵蓮花」又與各位見面，這是一篇充滿兒女情仇的俠義故事，內容詭譎雲幻鬥智鬥力，文中開首便掀起一番高潮，特別介紹。

***　***　***

下期起，除了刊出「金燈盟」故事之二：「四君子」外，更有名記者司馬不平先生爲本刊撰寫之「奇幻人間」，司馬先生把他日常深入採訪，所見所聞，而不便在報章發表之精彩事實，都在「奇幻人間」裡毫不保留地揭露出來。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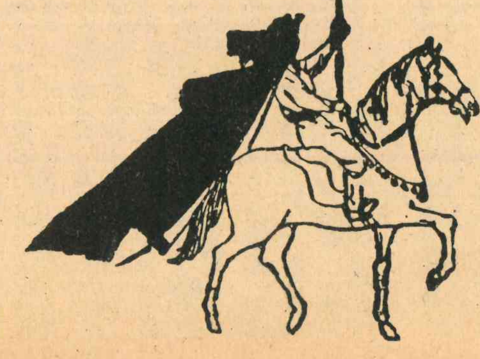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7樓之一
電話：5110086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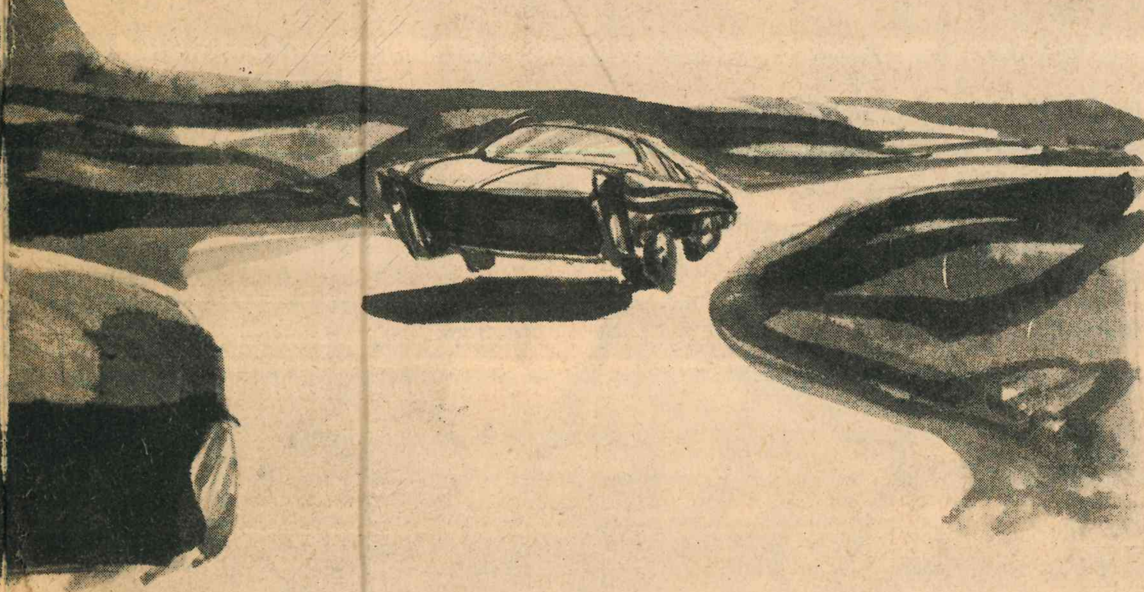
第84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上官庸・文　盧令・圖

無名小卒



驀聞暗語　驚失嬌娃

明末清初，我國有三個著名的秘密社會，那便是洪門、淸門（淸幇）和理門（白門）。他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口號：「紅花綠葉白蓮藕，三教原來是一家。」

所謂「紅花」，指的是洪門，綠葉指的是淸門，白蓮藕指的是理門。

由此可見，洪門，淸門與理門乃是一個志同道合的革命團體。其中，洪門的勢力最强，對革命的影响最大，也最深遠。

洪門的名稱很多，如「三合會」、「三點會」、「天地會」、「哥老會」、「洪幇」、「袍哥」等，都是它的別名。一般人則誤稱它爲「紅幇」。

關於洪門的起源，有許多神話和傳說，究竟那一家的說法正確，至今還無定論。

有人以爲，洪門最早的歷史可追溯到明末時代。

明亡於淸後，明代的遺臣志士，如顧亭林（炎武）、黃梨洲（宗羲）、王船山（夫之）、朱舜水等人，因不堪作異族奴隸，於是，利用民族思想和復國大義來激勵國人推翻滿淸。

但，他們也知道，光靠文字宣傳而無强有力的組織，也是無濟於事的。因而他們便把原來的一些「學術」團體，如「復社」、「爨社」、「東越諸社」、「三湖諸社」等社團，改組爲「添弟會」。

大家一經結拜後，彼此稱兄道弟，患難相助，生死不渝。

據說，「添弟會」是一代鴻儒顧亭林先生始創的，因此，一般人都公認他是明末幇會的首祖。

另有一種說法是：洪門起於「漢留」，始祖爲殷洪盛。

殷洪盛又名洪英，爲人賢明紳達、慷慨好義。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受大同鎭守姜環的聘任，參贊軍機，一時各方豪傑，如蔡德忠、方大洪、馬超興、胡德帝、李式開等人，都慕名來歸。

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春，姜環向李自成投降。於是，殷洪盛便率門人南下，投揚州督師史可法。

史可法見殷洪盛之後，面授機宜，令他至北京城，窺探淸廷虛實。

在赴北京期間，他曾遍訪顧炎武、王夫之、傅青主、黃梨洲等志士仁人，議創「漢留」組織，作爲反淸復明的大本營。

在北京城，他聽到史可法殉難之後，便南返蕪湖，投明將黃德功參贊軍務。後因黃得功自刎，部衆分散，他自己便親自掛帥，招撫二萬餘人，力抗淸兵，不幸在安徽三汊河附近一戰而死。

殷洪盛死後，他的兒子洪旭與蔡德忠等門人，便輾轉南下，投鄭成功。

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鄭成功據守台灣，推進「漢留」組織，開山立堂，定名爲「金台山」、「明倫堂」。並派遣蔡德忠等五人，向中原發展，潛入福建九連山少林寺內，候機行動。

康熙十一年，西晉國王入侵邊界，淸兵屢戰屢敗，不得已便懸榜招納「武林」高手，蔡德忠等人見時機來臨，便前往投効，以圖「反淸復明」。

由於少林寺一百二十八僧個個武藝超羣，因此，西晉官兵被他們打得潰不成軍，只好求和。

寺僧們凱旋歸來，淸廷寵賜有加，並傳旨建造少林寺。但寺僧各不居功，仍然願回山修道。

寺僧回山後，其中有馬福儀者，武功居第七，性好漁色，圖姦鄭君達（鄭成功之侄）妻郭秀英及妹鄭玉蘭，事爲僧衆所知，逐馬福儀下山。

馬福儀因此懷恨在心，投報閩撫，將寺中秘密說了出來。

當時，適逢淸廷鷹犬陳文耀和張近秋在座，兩人早對寺僧忌妒，只是忌於寺僧武功高强，未敢發動，得悉寺中諸僧竟有明朝遺臣之後，屢向淸廷力進讒言，云：

「寺僧輕易征服西晉，將來如有異志，則危覆淸廷，易如反掌。」

淸廷無奈，只好聽從計議，派兵三千人携帶硝礦燃料，由陳、張兩人率領，馬福儀爲嚮導，深夜包圍少林，縱火焚燒。

寺僧蔡德忠等十八人突圍逃出，馬福儀帶兵追捕，立即被袖箭射死，那時濃霧蔽天，追兵迷失所向，逃僧且戰且走，於黃泉村死十三人，至沙灣口，只存蔡德忠、方大洪、胡德帝、馬超興、李式開等五人，後人尊之爲洪門的「前五祖」。

因爲馬福儀忘恩負義，以其武功居第七，故洪門至今以「七」字爲戒。

五僧蔡德忠等逃至沙灣口時，折樹枝立誓云：

「天之長，地之久，縱歷千萬年，亦誓報此仇！」

這時淸兵追來，五僧匿於橋下，遇有船戶謝邦恆，迎入船中，倉惶渡河，而有勇士吳[illegible]成、方惠成、張敬之、楊仗佑、林大江五人，後人尊之爲洪門的「中五祖」，前來仗義救護，隨往廣東，惠州的寶珠寺。

在寶珠寺中，又遇寺僧吳天佑、洪太歲、姚必達、李式地、林永超五人，後人尊之爲洪門的「後五祖」。

當淸兵追近，寺僧吳天佑等盡力維護，五僧蔡德忠等越圍逃出，至烏龍山，又遇吳廷貴（史可法部將吳列之子）在山採樵，見蔡等被追得危急，乘機以樵斧砍斃領兵陳文耀，五僧於混亂中，得以脫險。

至右壽鎭的高溪廟，轉至江西，贛州的閻王廟，守廟者爲黃昌成（明唐王部將），與妻鍾玉英（又名文君），留住半月。

至湖北襄陽的丁山，遇鄭君達妻郭秀英，妹郭玉蘭與子道德、道芳，相見驚喜，互道寒暄後，五僧蔡德忠等知鄭君達被陳文耀以紅絹絞殺，以鄭君達葬於丁山，遂同往墓前致祭，適張近秋在鄂爲官，得知消息，領先緝拿，各人相率逃散，唯郭秀英奮勇當前，揮劍迎擊，斬殺甚衆，淸兵不支潰退。

郭秀芳囑二子潛逃，然後與鄭玉蘭投三合河而死。

五僧逃至歐家廟，又與寶珠寺僧人吳天佑等會合，以郭秀英被圍，議商解救，遂分三隊應援，蔡等埋伏於森林中，適張近秋經過，奮勇衝殺，張近秋欲死，於是，淸廷鷹犬陳文耀、張近秋先後斃命，少林寺僧人始稍雪恨。

蔡德忠五人輾轉逃到萬雲山萬雲寺之際，遇見了方丈萬雲龍，並與陳近南相會，大家結義成盟，共圖「反淸復明」大計。

陳近南原名陳永華，湖北人，是淸朝的翰林學士。他因爲不滿淸廷火燒少林寺，而被罷官。

罷官之後，他便隱居江湖，以卜卦爲業。

，逕自向外走去。

逕自向街口走來，王小克急忙轉過身子，裝出剛才的驚張。

」鬍鬚漢子問。

康熙十一年，他在四川的雅州，以「漢留」組織，開立「精忠山」。隨後返居故里，住在白鶴洞裏研究道教，並自稱「白鶴道人」。

平日，陳近南跟萬雲龍來往頻繁，相談甚歡，當他得知蔡德忠五人亦會師起義時，便建議大家在白鶴洞附近的「紅花亭」聚會。

起義地點決定之後，他們便分頭至各地招集志士豪傑，共有千餘人來紅花亭相會。

在此千餘人中，有位名叫朱洪竹的少年，相貌英俊，儀表非凡，兩耳垂肩，雙手過膝，大家都覺他有帝王之像，很可能是帝王後裔。

於是，陳近南便至前詢問他的來歷，一問之下，才知道他是崇禎帝的孫子。大家認爲他是「黃炎甲胄，明代正統」，便一致推戴他爲盟主。

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七月廿五日丑時，千餘志士仁人都聚集在紅花亭內，由陳近南主香，結爲同盟。而正在盟誓時，夜色昏晦，天發紅光，大家都大吃一驚，以爲「天助我也」。

碰巧，朱洪竹的「洪」字，跟天發紅光的「紅」字同音，於是，大家便公議這次聚會爲「洪家大會」，這樣是「洪門」的由來。

洪門在陳近南指揮下秣馬厲兵，與清兵數度交戰，所向披靡。但在武昌一帶，却被清將于成龍擊敗。弄得朱洪竹失踪，萬雲龍陣亡，陳近南不得不退守襄陽，等待良機。

可是，等了三個月還是一籌莫展，於是他便分散部將，留下一首詩爲證，詩云：

「五人分開一首詩，
身上洪英無人知。
此事傳與衆兄弟，
後來相會團圓時。」

部衆啣命離散後，便至各地開山立室，以謀發展。

洪門自鄭成功開立的「金台山」，陳近挻開立的「精忠山」以至蕭朝舉在廣東開立的「天寶山」，垂三百年之久，經數十世代盛衰隆替，繼往開來，山堂會社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洪門自孫中山先生改組「致公堂」，開立「大陸山」之後，便爲革命運動的中心，但發展下去，却成爲現在的「黑社會」之一，這是後話，暫且按下不表。（上官庸按：上述資料取材自蘇文理先生編著的「洪門的秘密」及關雲先生編著之「閒話秘密社會及黑社會」。）

× × ×

王小克踏進「慶華大酒樓」時，只見人頭湧湧，整個大廳都坐滿了茶客，「叉燒飽」、「鷄飽仔」、「蝦餃燒賣」的叫賣聲此起彼落，十分喧囂。

「慶華大酒樓」佔地三層樓，每一層的面積起碼有三四千呎，由於價錢大衆化，是街坊們早茶午茗的集中地。

王小克見地下已經客滿，於是上了二樓，怎料二樓和地下也是一樣爆滿，他嘆了口氣，上了三樓。

三樓地上鋪有地氈，裝飾與地下二樓也有不同，那更是豪華一倍以上。

平日，三樓專門租給社團或顧客作爲喜慶宴會宴客之用，早市和午市的茶價也比地下二樓貴了五角。

也許由於茶資貴了五角的關係，茶客倒沒有地下二樓的多，伙記的招呼也特別殷勤。

王小克站在廳口向內望的時候，一個伙計立時迎上前來，問道：「幾位？」

王小克豎起了一隻手指。

「先搭搭枱子，好不好？」伙記徵求他的意思。

王小克肚飢轆轆，眼見點心妹推過去的鹵味，已禁不住咽着口水，當下點了點頭。

「這邊來。」

伙記說着逕自向內走去，王小克猶豫了一下，自後跟上。

不久，伙記在一張大枱前站定，替王小克擺好茶杯筷子。

王小克見那大枱坐了三個男子，其中兩個正在談天，另一個似是搭枱者，於是便坐了下來。

「喝什麼茶？」伙記問。

「普洱。」

伙記離去後，王小克打量了身旁的茶客一眼，只見他鬍鬚滿面，臉色枯黃，但一雙眼睛烱烱有神，正朝自己望來。

也不知道爲了什麼，王小克接觸到他的眼光後，心頭陡地一跳，急忙把眼光移開。

那男子大約三十五、六歲，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藍恤衫，下面是一條粗布西褲，面前放着一疊報紙，但似乎翻都沒翻過一般。

王小克有意無意間又瞥了那鬍鬚男子一眼，見他一雙灼灼的眼光，正望定了另外兩個男子。

那兩個男子正在竊竊私議，王小克耳朶十分靈通，因此，在喧嘩一片的茶樓中，仍然聽得到他們說的是有關黑社會暗語。

鬍鬚男子呆呆地望住那兩個大漢交談，雙眼竟是眨也不眨。

王小克忖道：「這獃子如此用心聽黑社會人物交談，眞是不知死活。」

心念甫畢，那兩個大漢之一果然發現鬍鬚男子正望住了自己，於是，碰碰同伴手肘，向他使了個眼色。

那男子立時住口不言，狠狠地望了鬍鬚大漢一眼。

鬍鬚男子拿起茶杯，呷了口茶，這才把眼光轉向他處。

王小克叫了一籠叉燒飽吃着，心想塡飽了肚子便埋單離去，以免多惹事端。

這時，那兩個大漢又用切口交談了起來，其中一個身材稍爲肥胖的道：「狗皮榮計劃『請個財神』，不料行事時帶了『花』，『走油』了。」

「他看中了誰？」瘦男子問。

「南國紗廠的殷老板。」

「怎麼他行事前沒跟大夥兒商量一下？」

肥胖男子道：「就算得了手，大家又怎樣『開花』？」

「正是因爲如此，所以老大想『讓他睡大覺』。」

肥胖男子雙眉一揚，道：「當眞？」

「昨晚老大親口對我說的。」

「狗皮榮知道不知道？」

「知道，」瘦男子點着頭，道：「他倒也識相，求我『抱腰』向老大說幾句話。」

肥胖男子淡淡一笑，挾了個燒賣入口中咀嚼，一面道：「你怎麼說？」

「念在大家一場兄弟，這事怎有托手踭的道理？」瘦男子答。

王小克自他們的對話中，聽得出那名叫「狗皮榮」的人計劃一樁綁架，不料行事不小心，自己反而受了傷，組織中的老大恨他行事前沒跟大家商量便獨自下手，因此想幹掉他，這狗皮榮便來找瘦男子帮忙，替他在老大面前美言幾句，瘦男子念在大家兄弟一場，因此答應了。

據王小克所知，本市的黑社會組織不下三四十起，有三合會，有和順堂，有十四K……其中又分粤籍、潮籍和閩籍等組織。

面前這兩個男子顯然都是黑社會中人，看來職司還不低。

那瘦男子一面說話，一面打量着對面的鬍

鬚男子，眼中透着陰鷙。

然而，鬍鬚男子渾若未覺，依然不時凝視着兩人。

這時，瘦男子招手叫伙記埋單，拉了那個胖同伴，走了。

偌大一張枱子，就剩下王小克和那鬍鬚男子。

「喂，小兄弟，」鬍鬚男子忽然湊近了王小克，問道：「剛才他們在說些什麼，你聽得懂嗎？」

王小克淡淡一笑，不答反問他道：「怎麼啦？」

「聽得懂這一頓算是我的，若聽不懂的話——」鬍鬚男子咧咀一笑，指着面前的空碗碟，道：「你把我的單也埋了。」

王小克正想向他承認自己聽得懂，忽然心念一動，忖道：「看他衣衫襤褸，莫非袋中無錢埋單，因此想叫我請他一頓？」

「怎麼樣？」鬍鬚男子又問。

「首先，你聽不聽得懂？」王小克問。

「這個——」鬍鬚男子沉吟了一會，道：「那是黑社會的暗語，對不對？」

王小克心頭一動，暗想對方倒也不是沒見過世面的人，於是點了點頭。

「這樣說來，你是聽得懂的了？」

王小克淡淡一笑，招手叫伙記埋單。當伙記走過來點數時，王小克向鬍鬚男子面前的空碟一指，道：「一併算了吧。」

鬍鬚男子愕了一然，向王小克咧咀一笑，取了枝牙簽剔牙。

王小克見他露出兩排又白又整齊的牙齒，深邃的眼光凝視着自己，心頭莫明其妙地跳了一跳。

埋好單後，王小克向鬍鬚男子打了個招呼，逕自向外走去。

醫飽了肚子，王小克暗想可以去看場五點半，於是向茶樓門口的報攤走去，打算買張報紙看看戲院廣告，不料一踏出茶樓門口，便看見那一肥一瘦的男子，兩人站在報攤旁，灼灼的眼光望定了茶樓門口。

王小克心頭陡地一動：他們爲什麼還沒有離去？看樣子，還像在等着什麼人哩。

——他們在等誰？

王小克倏地想起瘦子望向鬍鬚男子的眼光：莫非兩人正等着他？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還是向報攤走過去拋下幾個輔幣，取了張晚報。

他揭開報紙，僞裝看報，其實却暗中留意那兩個大漢的動靜。

那一胖一瘦兩個大漢站在報攤旁，仍然望定了茶樓出口。

王小克經過他們身旁，向前走去，來到街口，站在電燈柱下，遠遠監視着兩人。

他心中想道：如果兩人等的是那個鬍鬚漢子，那麼，他們打算怎麼樣對付他？難道就因爲鬍鬚漢子偷聽了他們的切口談話，便萌了殺機？

黑社會的人物行事乖僻怪誕，有些剛參加了組織的飛仔，甚至被人望多一眼，便要動手打人，這種事屢見不鮮，王小克倒也見得多。

茶樓門外人來人往，那兩個男子難道眞是這樣大胆要當衆動手？

就在這個時候，茶樓門口人影一閃，鬍鬚漢子出現了！

鬍鬚漢子口中啣着一枝香烟，左右望了一眼，竟向胖瘦兩大漢走了過去。

王小克心下一懍，眼睛眨也不眨地向前望去。

鬍鬚漢子若無其事地經過胖瘦大漢身旁，逕自向街口走來，王小克急忙轉過身子，裝出要過馬路的樣子。

不一會，他估計鬍鬚漢子應該過去了，這才回過頭來。

果然，胖瘦兩個大漢自後跟住鬍鬚漢子，不聲不響地跟踪着。

王小克暗想自己所料果然不差，激發了好奇心和趁熱鬧的心情，自後跟了上去。

鬍鬚漢子對於後面那兩個胖瘦男子的跟踪似乎渾若未覺，踱着步向前走着。

王小克一直跟了三四條街，忽見鬍鬚漢子轉入一條橫巷，心下暗叫糟糕！

這一帶的地形王小克最爲熟悉，知道橫巷中堆滿了垃圾，乃是各大厦的垃圾站，平日甚少有人經過，鬍鬚漢子走了進去，不是給予胖瘦兩大漢下手之機會麼？

果然，鬍鬚漢子步進橫巷之後，背後那一胖一瘦二人立時快步追上前去。

王小克見三人已隱沒在橫巷轉角處，猶豫了一下，也展開大步追上前去看個究竟，這時，看電影與否對他已經是次要的事了。

他來到了橫巷口，把身子貼在牆壁上，這才側頭向內望去。

只見鬍鬚漢子遠遠站着，一胖一瘦兩個大漢則在他身前叉腰而立。

王小克見橫巷口有一堆垃圾紙盒，於是一個箭步竄上前去，躲在一個大紙盒之後，向前窺探。

瘦男子指着鬍鬚大漢，問道：「巴閉子佬，你是那個堂口的？」

鬍鬚漢子咧咀一笑，道：「鬍鬚佬便是鬍鬚佬，什麼巴閉子佬？」

胖瘦兩人相對望了一眼，顯然地，對方明白自己的暗語！

「請問金名玉諱？」瘦子又問，語氣已無剛才的囂張。

鬍鬚漢子淡淡一笑，道：「你是在『請包袱』？」（按：即「盤問」。）

瘦子臉色一變，道：「不敢，大家若是自己人便可『叫粉子』（按：即「解爭端」「釋誤會」）。」

「嘿嘿，你們兩人『紅面視兄』（按：對上侮慢），想我『戒摩』（按：教訓）一番不成？」

瘦子和胖子相顧失色，連忙問：「哥子家金名玉諱？」

鬍鬚漢子冷哼一聲，道：「罷了，我問你們，你們的老大是誰？」

瘦子遲疑了一下，答道：「咱家老大姓戴，名叫天環。」

「戴天環？」鬍鬚漢子粗眉一皺，道：「共有多少兄弟？」

「兄弟不大清楚。」

「唔，回去告訴戴天環，說我幾天之內要去會他一會。」

「請問哥子家金名玉諱？」

「嘿嘿，戴天環是本市『和興堂』大龍頭，諒他也不識得我，不說也罷，」鬍鬚漢子道：「總之，你們回去告訴他我日內會來看他，這就是了。」

瘦胖兩人對望了一眼，滿腹狐疑地轉身，向巷口匆匆走去。

王小克見兩人朝自己這邊走來，生怕行踪被發現惹麻煩，急忙躲進一紙盒之中。等兩個大漢離去後，這才悄悄爬了出來。

他剛爬出紙盒，抬頭一望，只見那鬍鬚漢子正笑吟吟地望定了自己。

王小克刹那間尷尬異常，澀然一笑，站直起身來。

「小兄弟，剛才的一切你都看在眼中了？」鬍鬚漢子問。

「我——」

「小兄弟，眞人面前不說假話，」鬍鬚漢子朝巷口呶一呶咀，道：「剛才你閃身躲到這裏來時，我就看到了。」

王小克這才知道原來他早已發現了自己的行踪，忸怩一笑，囁嚅着說不出話來。

「來，小兄弟，咱們出去說話，」鬍鬚漢子親熱地搭住了王小克的肩膊，道：「這裏一片烏烟瘴氣，難聞得緊。」

王小克見他態度和善，這才稍放下心來。

兩人出了橫巷，鬍鬚漢子又道：「小兄弟，謝謝你剛才請客，現在，讓我做一次東道，去喝杯啤酒怎樣？」

王小克見他語氣和態度十分誠懇，不由自主地點着頭，道：「好。」

兩人在附近一間餐廳坐了下來後，鬍鬚漢子叫了兩瓶大啤，斟滿了兩杯，道：「來來來，哥兒倆難得相逢，乾杯！」

說罷拿起酒杯，一仰而盡。

王小克見他喝得爽快，也拿起了杯子，骨碌骨碌地把啤酒喝下肚去。

「好！」鬍鬚漢子翹起了大姆指，道：「小鬼子果然名不虛傳！」

王小克聽了他最後那句話，差點把一口酒噴了出來——原來他知道自己的身份！

「你——」王小克瞪大了一雙眼睛。

鬍鬚漢子凝視着王小克，道：「小兄弟，老實對你說，我聽過不少有關你的傳聞，今日有幸相見，實在是天大喜事，來來來，再乾一杯！」

說罷，他又斟滿了兩杯啤酒，領先一仰而盡。

王小克疑惑地望定了他，吶吶問道：「怎……怎會是天大喜事？」

鬍鬚漢子微微一笑，道：「小兄弟，不瞞你說，即使今日不在茶樓碰到你，在這十天半月之內，我也決定登門走訪的了！」

王小克聞言更是摸不着頭腦，問道：「爲什麼？」

鬍鬚漢子左右望了一眼，忽然把聲音壓低，道：「我要和你圖謀一件大事。」

王小克心頭一動，問道：「什麼大事？」

鬍鬚漢子仰首想了一想，道：「這事要慢慢計議，不是片言隻語可以說得淸楚的。」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是下午五時十五分，暗想還趕得及去看一場五點半，於是站了起身，道：「對不起，那麼我走了。」

鬍鬚漢子伸手抓住王小克胳臂，道：「慢走！」

王小克微微用力一掙，怎料鬍鬚漢子的五指便如鋼箍一般，竟是掙扎不脫。

鬍鬚漢子見王小克用力掙扎，淡淡一笑，把他放開了。

他嘆一口氣，道：「唉，既然你要走，留也留不住的了，走吧。」

王小克遲疑了一下，道：「這位大哥到底有什麼話要說？因何欲言又止？」

鬍鬚漢子仰首望了王小克一眼，道：「小兄弟，除了你之外，當今之世，恐怕無人可以助我成此大事了！」

王小克緩緩地坐了下來，問道：「究竟是什麼大事，你說來聽聽。」

鬍鬚漢子招手叫伙記再取兩瓶大啤酒過來，道：「小兄弟，若是我肯說，你答不答應幫我？」

「這個——」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道：「那要看是什麼事了。殺人越貨的事，我小鬼子可是不幹的。」

「你放心，」鬍鬚漢子微微一笑，道：「這是男子漢大丈夫都肯幹的事。」

王小克凝視着面前這個神秘大漢，腦際間升起了許多疑問。

「小兄弟，你對黑社會的瞭解到什麼程度？」鬍鬚漢子忽然問。

「——」王小克張大了口答不出話來。

關於對黑社會的瞭解，王小克不能說不詳細，但，他卻也未曾深入去瞭解過。

「至於黑社會的來源，你淸楚嗎？」鬍鬚漢子又問。

王小克搖着頭。

「本市的黑社會，大多數脫胎於明末淸初的『洪門』，『淸帮』和『白門』，不過，行事宗旨和門規都已經截然不同了。

「以前的『洪門子弟』，都以反淸復明，鋤強扶弱爲宗旨，大家以義氣爲先，現在呢？黑社會留給人們的印象是什麼？」

鬍鬚大漢幽幽地嘆了一口氣，無限欷歔地道：「唯利是圖，見財忘義，奸淫擄掠，欺凌弱小，差不多除了好事外，壞事都做盡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事實上現在的黑社會，幹的都是包庇私娼、架步、向小攤販「收片」、向十四座小巴收取「保護費」的劣蹟。

這許多年來，王小克和黑社會打過不少交道，據他瞭解，「義氣」這兩個字眼，在圈子裏逐漸失去了它的意義。

「爲什麼會這樣的？」鬍鬚大漢呷了口啤酒，嘆道：「以前，人們要在熟人引薦之下才可入會，現在，却演變到要用威逼利誘賜人入會，爲什麼每下愈況到這個地步？所有的組織都像一盆散沙，沒有統一？」

王小克不知道鬍鬚漢子的身份，因此緘默着不出聲，只是呆呆地望定了他。

「小兄弟，現在的善良市民，是不是一提到黑社會便有談虎色變的感覺？」

王小克點着頭，這的確是事實。

鬍鬚漢子大力把酒杯往枱上一放，道恨恨：「先祖創辦『洪門』的苦心，全教這些宵小破壞殆盡了！」

王小克淸了淸喉嚨，問道：「你——你是洪門中人？」

鬍鬚大漢沉吟了一下，不置可否地聳了聳肩，道：「小兄弟，你可否助我改變人們對黑社會的觀感？」

王小克愕了一然，詫異地問道：「怎樣助你？」

「首先，咱們把那些害羣之馬除去，尤其是那些大頭頭們！」

王小克幾乎想笑出來，忽然懷疑面前這個鬍鬚漢子的神經是否有問題。

本市黑社會大小頭目何止千百，憑他一己之力——就算再加上自己，如何能夠把他們除去？這不是異想天開的事麼？

然而，鬍鬚漢子却興緻勃勃地說下去：「有道擒賊先擒王，我業已調查淸楚，本市共有十四個老大，一百二十個大頭目，其中又以戴天環和冼佩山、劉水三人屬下馬仔最多，爲非作歹禍害社會最大，咱們如果先除了這三人，接任其位整頓一番，相信一定可以讓人們對黑社會的觀感改變過來的。」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這是談何容易的事情啊！

「小兄弟，你試想想，咱們如果幹成了這樁大事，便將永遠名垂靑史了！」

王小克摸着酒杯，淡淡地道：「可是問題並不這樣簡單哩！」

「怎樣不簡單？」

「首先，本市大約有六七萬個黑社會份子，他們全是利字當頭，如果你除去他們的老大，斷了他們的財路，他們是不肯干休的。」

「所以我才要借重你。」

「哦。」

「聽說你和警方的周探長很熟，」鬍鬚漢子道：「雖然淸理門戶是會內自己的事，但在逼不得已的情形之下也只好借助一下警方的力量了。」

「警方不是有『反黑組』的嗎？」王小克道。

「但有個屁用！」鬍鬚漢子道：「他們還不是照樣橫行無忌，魚肉弱小？」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反黑組」近年來雖然拘捕了不少黑份子，但對整個黑社會來說，並沒有起一定性的作用。

鬍鬚漢子緊揑着拳頭，道：「要消滅這些壞份子，要靠我們——你和我！」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我恐怕無能爲力。」

「不，你有這份能力的，」鬍鬚漢子道：「我打算後天便去會見戴天環，你和我一道去如何？」

「我帮得了你嗎？」

「當然，」鬍鬚漢子道：「憑你的武功和機智，戴天環那老頭怎是對手？」

「可是他有數百個手下！」

「哈，對付那些嘍囉們，我自信還有點辦法。」鬍鬚漢子笑道。

「他們多數都有武器，尤其是手槍之類，」王小克道：「不比數十年前的黑社會了。」

「對啊，但本市的黑社會又比不比得上美國的黑手黨？他們甚至有機關槍的配備哩！」

王小克緘默了，事實上如果和美國的黑社會比起上來，本市的黑社會便如小巫見大巫。

在美國，由於人民有懷械的自由，因此黑社會份子便有十分厲害的武器配備。

「小兄弟，這是造福社會人羣的義舉，難道你竟然袖手旁觀，不加理會嗎？」

王小克心中一動，他說的又是事實。

然而，姑勿論鬍鬚漢子說的事是實與否，王小克總覺得單憑兩人之力，要去對付全市的黑社會，幾乎迹近於神話一般。

他站了起身，道：「對不起，我不能參加你們。」

「走啦？」

「是的。」

「小兄弟，你恐怕走不成啦。」鬍鬚漢子說話時，灼灼的眼光望定了餐室門口。

王小克見他眼光有異，轉頭望去，只見一個鼻樑上架着太陽眼鏡，西裝煌然的男子，正朝他們走過來。

「戴老大派人來請我啦！」鬍鬚漢子低聲道。

那男子來到兩人面前，向鬍鬚漢子行了一禮，道：「咱家老大想請閣下移步一談。」

鬍鬚漢子冷哼一聲，道：「我早已說過了，過兩天自會上門見他。」

「老大要你現在就去。」

「若是我不去呢？」

「這個——」男子向餐室門外打了個手勢，立時有四個大漢推門而進，其中兩個正是一胖一瘦的漢子。

「好啊！你們想用强！」

「閣下既是自家兄弟，前去一叙又有何妨？」男子說。

鬍鬚漢子緩緩地站了起身，搭住王小克的肩膊，道：「小兄弟，咱們換個地方。」

說罷逕自向外走去，那男子趨上前來，伸手拉他，怎料被他反手一抓，抓住了手腕，沉聲道：「我說不去便不去，聽到了沒有？」

男子手腕被抓住，用力掙扎，但那裏掙扎得脫，只見額上青筋暴現，臉上露出痛苦的神色來。

鬍鬚漢子冷冷一笑，道：」識相的別阻頭阻勢，否則我把你手臂扭斷了！」

說罷用力一甩，男子站立不穩，「蹬蹬蹬」連退三步。險險跌坐於地。

餐室裏的伙記和顧客相顧失色，但衆人都看得出是怎麼一回事，均是不敢出聲。

那四個大漢見鬍鬚漢子出手敏捷，知他是武林高手，未得那戴太陽眼鏡的男子指示，只得退在一旁。

鬍鬚漢子搭着王小克的肩膊，施施然地離開那間餐室。

那戴太陽眼鏡的男子姓金名建明，乃是戴天環手下最得力的大頭目之一，他見鬍鬚漢子離開了餐廳，急忙追上前去。

「明哥，咱們怎麼辦？」胖子踏上前來問道。

金建明望着鬍鬚漢子高大的背影逐漸遠去，咬了咬牙道：「阿奇，你和阿海釘住他們！」

站在瘦子背後的兩名大漢答應了一聲，轉身離去，金建明又向胖子和瘦子道：「肥仔坤，瘦佬平，你們去查查和他在一起的那個小子是誰。」

「明哥，那小子——」

金建明凝視着前方，喃喃道：「他很像一個人，不知到底是不是他，快去查！」

肥仔坤和瘦佬平對望一眼，齊聲答道：「是！」

「我在戴老大那裏等你們的消息。」

「是！」

× × ×

王小克跟着鬍鬚漢子走過幾個街口，忽然低聲道：「咱們被人釘上了。」

鬍鬚漢子一點也不覺得驚奇，反而笑道：「是戴老大的人。」

說罷，鬍鬚漢子自街旁一間玻璃鏡店的鏡子內向後望了一眼，道：「高個子名叫沈亦奇，大鼻子的叫胡大海，是戴老大手下『八大天王』之二。」

「你認識他們？」

「不，」鬍鬚漢子微笑答道：「我今天還是第一次見到他們。」

王小克正想問一句「那麼你怎知便是那兩人」的，鬍鬚漢子忽然道：「小兄弟，咱們戲弄他們一番如何？」

王小克仍然脫不了小孩心情，聞言脫口叫道：「好啊！」

可是話甫出口，他不禁又暗自後悔，心想這沈亦奇和胡大海既是戴老大的人，如果自己也參加戲弄他們兩人的話，這筆賬便要算到自己頭上來了。

這時，兩人經過一間戲院，鬍鬚漢子不由分說，拉了王小克入內，向售票處走去。

他掏出一張鈔票，故意在售票處站了一會，這才劃了兩個位。

王小克僞裝觀看着劇照，其實却自玻璃反照之下，觀察那胡大海和沈亦奇的動靜。只見兩人鬼鬼祟祟來到戲院門口，站在一檔賣栗子的檔口旁。

鬍鬚漢子買好了票，走過來道：「小兄弟，咱們入場吧。」

王小克不知鬍鬚漢子要怎麼樣「戲弄」沈亦奇和胡大海，他心下好奇，跟着鬍鬚漢子入場。

鬍鬚漢子買的是樓座票，由於是五點半，樓上觀衆並不多，只有數十個分別在四週。

在帶位員帶領之下，兩人在座位上坐了下來。

這時電影已開始上映，觀衆們都屏氣靜息望住銀幕，鬍鬚漢子忽然低聲在王小克耳畔道：「他們進來了，就坐在我們後面第四排。」

王小克並沒有回頭去看，因爲他也聽到有人入座的聲音。

電影開映不久，鬍鬚漢子忽然站了起身，向上面走去。王小克眞不知他意欲何爲，調頭望住他的去勢。

他來到了沈亦奇和胡大海的座位，坐了下來。

胡大海和沈亦奇以爲自己神不自鬼不覺地自後跟踪，怎料却被鬍鬚漢子覷破行藏，不由又驚又奇，僵坐在座位上，不敢動彈。

「你是胡大海？」鬍鬚漢子側頭低聲問。

坐在他身旁的正是「大鼻子」胡大海，他見鬍鬚漢子竟然把自己的姓名說了出來，心下不由一懍。

「戴老大手下的八大天王之一，是不是？？」鬍鬚漢子又道。

胡大海再也按捺不住了，倏地一拳向鬍鬚漢子腹部擊去。

由於兩人並肩坐着，這一拳又是在出其不意之下遞出，胡大海以爲定要將鬍鬚漢子打得痛叫起來，怎料拳頭才到一半，突然被一隻手掌抓住了！

他定神一看，抓住自己手腕的正是鬍鬚漢子，出手之快，簡直匪夷所思。

沈亦奇見同伴被人制住，站了起身，一掌向鬍鬚漢子面門劈來。

沈亦奇是空手道黑帶五段，這一掌挾着碎磚斷板之勢而來，鬍鬚漢子右手本來抓住胡大海的手腕，這時倏地鬆開，伸出食指和中指，向沈亦奇掌心迎去。

沈亦奇是大會家，一瞥眼間，見敵人兩隻手指筆直向自己掌心迎來，心下一懍，忽忙縮掌。

然而，鬍鬚漢子的動作便如電光石火一般，驀地向前一吐，沈亦奇只覺掌心一痛，似乎被什麼東西劃破了！

用不着說，那是被指甲劃傷的！

沈亦奇早已把一雙手掌練得能摧磚破瓦，普通人的指甲一碰上他的肉掌，定會斷了，然而，鬍鬚漢子竟然能以指甲劃傷自己掌心，自然是練過氣功這類的功夫。

剎那間，沈亦奇背上出了一身冷汗。

鬍鬚漢子鬆手，出指，傷人只是片刻間的事，當胡大海來不及縮回手時，手腕一緊，又被鬍鬚漢子的右手抓住了！

「乖乖坐着別動！」鬍鬚漢子低聲說道。

胡、沈兩人自知不是敵手，那裏還敢反抗，坐在位子上不敢稍動。

鬍鬚漢子迅速在兩人身上找到兩把彈弓刀，「拍」地一聲彈開了其中一把，將另一把放入袋中。

胡大海手腕仍然被他抓住，眼前白光一閃，彈弓刀彈了開來，渾身一震。

「胡大海，你是洪門三合會『和興堂』弟兄，可知本會有二十一則，十禁，十刑之事？」鬍鬚漢子問道。

胡大海遲疑了一下，點點頭。

「好，我問你，二十一則的第二十則怎麼說？」鬍鬚漢子問。

胡大海又驚又怕，囁嚅答不出話來，鬍鬚漢子手上畧一用力，喋聲道：「快唸出來！」

「強請兄弟，或欺虐之者，刖……刖兩耳。」胡大海吶吶地道。

「對啦，我不想去見戴天環，你們却强來請我，並且自後跟踪，意圖不軌，是否犯了這第二十條規則？」鬍鬚漢子冷冷地道：「是否刖兩耳？」

胡大海渾身一抖，吶吶地道：「我……我……」竟是牙關交戰，接不下去。

「你說呢，我是割了你的兩隻耳朵，還是割去其他地方？」

胡大海渾身抖個不停，鬍鬚漢子道：「也罷，念你不知我是自家兄弟，雙耳暫且寄着，不過，這兩刀却割在什麼地方？」

沈亦奇掌心滲血，耳際聽到鬍鬚漢子要刖胡大海雙耳，心中忐忑，忽然站了起身，便欲離座。

「坐下！」鬍鬚漢子右手向前一探，雙指在他腰間一戳。

沈亦奇被他雙指一戳，立時覺得渾身無力，「砰」地一聲坐了下來。

「沈亦奇，我來問你，本會第十二則怎麼說？」鬍鬚漢子問。

沈亦奇冷哼一聲，並不置答。

「好吧，胡大海，你替他唸來聽聽。」

胡大海猶豫了一下，低聲唸道：「遇兄弟危難不救者，刖兩耳，加笞刑一百八。」

「聽到沒有？」鬍鬚漢子側頭對沈亦奇道：「兄弟有難，你不但不圖謀救，而且還想逃之夭夭，這種不忠不義之徒，留着幹什麼？」

沈亦奇面如死灰，却苦於渾身無力，便是連叫也叫不出聲。

「也罷，念你兩人初犯，我這四刀便另外找個地方割割！」

鬍鬚漢子說着拿了彈弓刀，向胡大海腰間皮帶割去。

胡大海最初不知道他割的是皮帶，尖聲叫起來。

戲院中寂靜一片，驀然有人尖叫起來，自是引起在座觀衆注目，紛紛把眼光射過來。

「叫什麼！」鬍鬚漢子不悅道：「又不是割你命根！」

說罷，又命他坐直起身，在後面褲頭上一割。

一陣裂帛聲，胡大海的西褲算是報銷了。

「好，照樣把他的褲子割上兩刀！」鬍鬚漢子說着將彈弓刀遞給胡大海。

胡大海猶豫着，鬍鬚漢子沉聲叱喝道：「快！」

胡大海無奈，只得微顫着手，拿着彈弓刀向沈亦奇褲頭割去。

沈亦奇下意識地向旁一閃，胡大海那一刀割偏了，刀鋒劃傷了沈亦奇腰間。他「啊呀」一聲叫了起來。

鬍鬚漢子哈哈一笑，站了起身，向王小克招招手，逕自向出口走去。

兩人一離開戲院，鬍鬚漢子便低聲笑了起來，道：「我割斷了他們褲頭，他們是跟不上來的了，哈哈！」

王小克剛才雖無法親眼看到他怎樣「戲弄」胡大海和沈亦奇，但聽三人對答，隱約也猜到了，暗想這種戲弄方法倒很合自己胃口。

「妙得很，你——」

王小克的話戛然而止，因爲他看到鬍鬚漢子忽然站定脚步，雙目發呆。

「喂，你怎麼啦？」王小克詫異問道。

然而，鬍鬚漢子就像一尊石像般，站在戲院大堂，動也不動。

王小克驚愕地望着他，伸手推了推，觸手處肌肉竟然微微抖着。

跟着，鬍鬚漢子臉上的肌肉也開始抽搐，額上之汗珠一顆一顆地淌了下來。

王小克揑一揑鬍鬚漢子的手臂，道：「你幹什麼？快醒醒來！」

鬍鬚漢子牙關咬得「格格」直响，然而雙目呆瞪，似乎靈魂已脫了竅一般，對王小克的呼喚沒有半絲反應。

王小克見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心想若是此時獨自離去撇下他不理，實在說不過去，只好站在當地乾着急。

又過了一會鬍鬚漢子眼珠轉動一下，僵硬的手臂垂了下來，長長地吁一口氣道：「咱——咱們快走！」

王小克隨着他來到街口，鬍鬚漢子問道：「小兄弟，你住那裏？我送你。」

「不，還是我送你。」王小克道：「剛才你——」

「我說送你就是我送你！」鬍鬚漢子忽然暴喝一聲，道：「別和我爭辯！」

王小克無奈，只得向的士司機說出家居地址。

鬍鬚漢子長長吁了一口氣，低聲道：「小兄弟，對不起，我……剛才是有點失常，你——你千萬不要掛在心上。」

王小克淡淡一笑，問道：「你是不是有什麼病？」

鬍鬚漢子不置可否地聳了聳肩，道：「小兄弟，謝謝你剛才沒有拋下我。」

王小克望了他一眼，說道：「既然你想和我合作，幹大事，似乎應該把你的名字告訴我吧？」

「啊！對，對！」鬍鬚漢子這時已恢復了常態，笑道：「我竟然忘記了自我介紹，我姓葉，樹葉的葉，單名一個暉字，夕陽餘暉的暉字。」

「葉大哥，你當眞是洪門中人？」王小克問道。

葉暉向的士司機的背部使了個眼色，說道：「小兄弟，我今天身體有點不適，因此不能和你詳談，這樣吧，明天晚上十一時，你到我家裏來，讓我把我的一切詳細告訴你吧。」

說罷，把自己的地址告訴了王小克。

這時，車子已來到王小克家居樓下，葉暉道：「小兄弟，明天晚上我等你！」

王小克打開車門下車，一面回頭說道：「好吧。」

望着的士絕塵而去，王小克心下暗暗盤念：明天晚上的約會去呢？抑或不去？

他望了望腕錶，已是下午六時多，轉身向大厦門口走去。

剛來到門口，忽見樓梯人影一閃，王小克眼尖，一眼便認得出，是那「肥仔坤」。

王小克雙眼一轉，躡着足踏踏樓梯，只聽脚步聲响，有兩個人向上奔去。

王小克暗嘆了一口氣，心想定是一胖一瘦，跟踪追查到自己家裏來了。

他來到門口，掏出鎖匙，先四下裏傾聽半响這才把鎖匙插進匙孔。

就在這個時候，大門驀地打了開來，跟着，一盆冷水照頭淋下。

王小克猝不及防，立被淋成「落湯鷄」。

「小鬼子，是你！」小辣椒低呼一聲。

王小克抹去水珠，定眼一看，小辣椒手中拿着一個水盆，正瞪大了雙眼，萬分歉疚地望住了自己，苦笑道：「是我！」

「我……我還以爲是那兩個小毛賊哩！」

「什麼小毛賊？」

「剛才有人按鈴，我開門一看，原來是一胖一瘦兩個大漢，一雙鼠眼不斷朝內望，問他們找誰，却又說不出來，」小辣椒道：「我猜定是賺門打刼的毛賊，於是『砰』地一聲把門關上了。」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我可以進去抹乾頭髮，再換件乾衣服嗎？」

「啊！是，是，快進來！」

王小克撥了撥濕透的頭髮，踏進門去。

小辣椒把大門關上後，趕快回房替王小克拿了一套乾淨衣服和毛巾出來！

王小克一面抹拭着頭髮，一面問：「小妹呢？」

「出去買菜了。」

「去了多久？」

小辣椒仰首一想，道：「大約一個小時吧？」忽然又問：「小鬼子，剛才你進來時，有沒有碰到那兩個鬼鬼祟祟的東西！」

王小克點着頭，心中忽然增加了一陣隱憂——那是從來沒試過的。

「和興堂」在本市的勢力，正日益膨脹，自己莫明其妙地和那神秘男子葉暉在一起，會不會令「和興堂」把自己也當成了敵人。

王小克當然不是怕事之人，但想到莫明其妙地捲入這個漩渦中，總是有點不值得感覺。

小辣椒見王小克坐在沙發上呆呆出怔，詫異地問：「小鬼子，你怎麼啦？」

王小克澀然一笑，答：「沒什麼。」他心中暗忖：也許只是自己杞人憂天而已！只要自己不和葉暉進行那個迹近於異想天開的計劃，一向和「和興堂」河水不犯井水，他們是不會無緣無故前來尋釁的！

就在這個時候，白小妹自外買菜回來，小辣椒跟她入厨房幫手做菜了。

晚飯的時候，小辣椒把剛才的事向白小妹說了出來，白小妹詫異地問道：「小鬼子，那兩個大漢是什麼人？你認識他們嗎？」

王小克本來想據實相告，但後來回心一想：這只會增加白、小兩女的担心而已，於是支吾答道：「我……我怎會認識他們？」

白小妹一雙銳利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道：「小鬼子，你不是在向我們扯謊吧？」

「我爲什麼要扯謊？」王小克道：「本市有數以千計的犯罪份子或準犯罪份子，我怎有可能每一個都認識的？」

白小妹緩緩地點着頭，道：「唔，看來那兩人大概是蛇摸鼠偷吧？」

王小克沒有回話，他心底下明白，肥仔坤和瘦佬平絕不是普通的蛇摸鼠偷，他們是本市最有勢力的黑社會「和興堂」的成員。

忽然，王小克又覺得自己實在不該把這件事瞞住白、小兩女，倘若「和興堂」眞的要找自己麻煩的話，早一點讓兩人知悉，豈非可以提早預防？

他正想向兩女坦白時，電話鈴忽然响了起來。

白小妹放下飯碗，走過去拿起電話筒，「喂」了一聲。只見她不斷點着頭，答道：「好，好，我等一下過來找你。」

掛下電話後，小辣椒問：「誰的電話？」

「亞娟，我以前的工廠女同事，」白小妹答：「她說三缺一，要我過去湊脚。」

「又是打麻將，沒意思！」小辣椒嗤了嗤鼻。

「小辣椒，如果你學會打麻將的時候，你就知道多有意思了！」白小妹道。

「我才不學哩！」小辣椒向白小妹扮了扮鬼臉，「我有空不會去學『功夫』？」

「女兒家一天到晚只會學『功夫』，像個女人嗎？」白小妹打笑着說：「我看你呀，快要變成『男人婆』啦！」

「你一天到晚坐麻將枱就像女人麼？哼！」小辣椒不服氣地說。

王小克微笑着沒有揷咀。自從經濟環境好轉之後，他已捨棄了擦鞋，白小妹和小辣椒也很少到工廠去開工了。平日有空，白小妹便約了以前在工廠的女同事攻打四方城，而小辣椒却醉心於拳脚功夫，最近，正在練一種「螳螂拳」。

吃過飯後，白小妹收拾碗碟進厨房洗，叫小辣椒幫手時，她往沙發上一坐，道：「你趕着去打麻將，我才不幫你！」

白小妹平日習慣了負責打理家務，也不再

出聲央求，逕自入廚房洗碗碟去了。

不一會，她洗好碗碟出來，取了銀包，向王小克和小辣椒兩人道：「我走啦。」

「早點回來。」王小克說道：「別打通宵啦！」

「得啦，最多十六圈，今天晚上絕不打通宵。」白小妹笑着說。

王小克抬腕望了望腕錶，正是八時正，暗想，十六圈打下來，也非凌晨一兩點才能回家了。

白小妹離家後，王小克和小辣椒開了電視機，欣賞電視節目。

不一會，電話鈴又响了。

小辣椒趨上前去，拿起電話筒。

「喂？」

「我是亞娟，小妹呢？她來了沒有？」

「剛出門口。」

「好的，謝謝你。」

掛下電話後，王小克側頭問：「是亞娟打來催人的？」

「唔，緊張得要命！」

王小克淡淡一笑，他很瞭解麻將癮奇大的牌友心理，三缺一時候的心情是不好受的。

過了半個鐘頭，電話鈴又响了起來。

小辣椒拿起電話筒，「喂」了一聲。

「小辣椒，小妹到底出來了沒有？」是亞娟的聲音。

「早告訴你她出去了。」

「出來了多久？」

小辣椒望了望腕錶，道：「大約四十分鐘了吧？」

「好吧，謝謝你。」

亞娟掛下電話後，小辣椒咕嚕道：「看她的樣子，巴不得小妹坐火箭趕去——」腦際念頭倏然一閃，道：「小鬼子，小妹的確是離家半個多鐘頭了？」

王小克緩緩點着頭，道：「怎麼啦？她還沒去到亞娟的家。」

「唔，亞娟又打電話來催人，這——」

王小克心頭陡地一跳，道：「亞娟住在那裏？」

「界限街。」

「界限街？」王小克喃喃地道：「那兒離開我們家很近，就算走過去，也只消一刻鐘便到了。」

「小鬼子，你說小妹會不會發生了什麼意外？」小辣椒把自己心底下的担憂說了出來。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白小妹離家時是八時正，現在已經是晚上八時三刻了！

四十五分鐘還未曾抵達亞娟的家，是什麼事就擱了白小妹？

王小克站直起身來，向窗口走去。

天色已黑了，四下裏靜悄悄地一片，望過去的高樓大厦，萬家燈火——白小妹爲什麼還未到亞娟的家？

像白小妹這種沉緬於攻打四方城的人，趕去湊脚時，定會乘坐的士，而車程還不用五分鐘！

「會不會是交通阻塞？」小辣椒踏上前來問。

王小克搖着頭，道：「現在不是下班時刻，戲院散場也不是在這個時候，怎有可能交通阻塞？」

小辣椒咬着唇不出聲。

「小辣椒，你有沒有亞娟家裏的電話號碼？」王小克忽然問。

「有。」

「快拿來給我！」王小克向電話機走過去，道：「我打個電話去看看，也許她這個時候已經到了。」

小辣椒回房拿出電話册，把電話號碼告訴了王小克。

電話撥通後，對方立時有人接聽，王小克認得正是亞娟的聲音。

「亞娟，小妹到了嗎？」

「還沒到，」亞娟的語氣透着不悅：「她到底是在攪什麼鬼？我們三個人都在等她！」

王小克雖然早已預測到白小妹人未到的成份居多，但聽了亞娟的話，還是不禁有點失望，道：「她很久之前就出門了，如果到了，請叫她打個電話回來好不好？」

「好吧。」

掛下電話後，王小克告訴自己：白小妹可能眞的遭到意外了。

他匆匆回房取了上裝，向大門走去，小辣椒急忙追上前來，問道：「小鬼子，你要去那裏？」

「我——」王小克咬了咬唇，答：「我去找找看。」

「我也去！」

兩人離開了家，却不知該朝那個方向找。

王小克眼珠一轉，向管理處走去。

管理處的看更王伯正在看着報紙，王小克喚了他一聲：「王伯！」

王伯抬起頭來，見是王小克，摘下了老花眼鏡，道：「什麼事？」

「剛才你有沒有看到小妹離開這裏？」

王伯仰首想了一下，答道：「有呀，她大約在一個小時前，匆匆忙離去。」

「她是坐車還是走路的？」

「這個——」王伯搖着頭，道：「我不大清楚。」

小辣椒走了過來，道：「咱們向亞娟家的路走去看看吧。」

在這種情形之下，王小克只得點頭表示贊同。然而，他心底下明白：要在路上找到小白妹的人，簡直比要在路上執到金子一樣沒有希望！

姑勿論如何，總好過呆在家裏等候她的消息！

被脅附從　雙闖虎穴

王小克一打開大門，便聽到電話鈴聲响個不停！

他也不及抽出門匙，向小辣椒說了聲「你關門」，逕自向電話几奔去。

「喂？」

「小鬼子？」是一個沙啞低沉的聲音，他從來不曾聽過的聲音。

「是的。」王小克回答。

「你的朋友現正在我們手中。」對方說。

王小克心頭猛地一跳，急忙追問道：「你是誰？」

對方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只道：「我們目前還不會傷害她，只是想讓你知道，白小妹在我們手中，你好自爲之！」

說罷，對方把電話掛上了。

王小克拿着電話筒，站在當地呆呆出怔：這個沒頭沒腦的電話，究竟是誰打來的？對方通知白小妹在「他們」手中，又是什麼用意？

小辣椒踏上前，低聲問：「小鬼子，誰……誰的電話？」

王小克輕輕把電話掛上，在沙發上坐下來，腦際間一片迷茫，刹那間答不出話來。

——電話中那人是誰？他們爲什麼要擄走了白小妹？

王小克告訴自己，對方一定有目的的，然而，爲什麼不直接了當地說出來？

不過，既然對方說目前還不會傷害白小妹

，那麼，她的性命暫時是沒有問題的了。

小辣椒見王小克像傻了一般坐着不出聲，心下又是詫異，又是担憂，道：「小鬼子，到底是誰的電話，說些什麼？」

王小克這才淡淡地吸了一口氣，將那個電話的內容說了出來。

「他……他們究竟要什麼？」小辣椒問。

王小克搖着頭，當每一樁意外來臨之時，總是毫無頭緒，只有冷靜地分析和等待，才開始顯出眉目來。

「小鬼子，你說會不會是下午那兩個鬼鬼祟祟的男子幹的？」

王小克眼前一亮，一拍大腿，道：「不錯，一定是他們！」

說罷，彈跳起身，向外走去。

小辣椒追上前問道：「小鬼子，你要去那裏？」

「我找戴天環要人去！」王小克話甫出口，脚步陡地停住了！

他想到：戴天環會不會乖乖地將白小妹交出來？同時，這會不會是一個阱陷，故意引誘自己上當去的？

王小克忽然想起那神秘漢子葉暉，他不是約了自己去見戴天環麼？瞧他對付沈亦奇和胡大海的身手，的確是個不平凡的人，倘若有他幫手，成功的機會不是大得多？

「小鬼子，我也跟你去！」小辣椒道。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我不去了。」

「爲什麼？」小辣椒愕了一然。

「我要先去見一個人。」

「誰？」

「小辣椒你乖乖在家等電話，」王小克道：「我出去一會。」

「誰——誰還會打電話來？」

王小克皺着雙眉，道：「我不大肯定，也許戴天環的人會再打來的。」

他走到大門口時，小辣椒忽然又問：「小鬼子，這件事要不要通知周探長？」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暫時不必通知他，到時候，我會親自通知他的。」

離開家門後，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將葉暉的地址想了一遍，這才截了一輛的士，趕到葉暉家中。

葉暉住在一幢四層高的唐樓地下，那附近全是同樣的建築物，居民多數是環境不大豐裕的人，從騎樓晾晒的衣物，就可看得出來。

王小克望一望門牌號碼，發覺無誤後，這才伸手按下門鈴。

門鈴响了很久，亦沒有人來應門，王小克忖道：葉暉出去了？

他左右望了一眼，決定到窗口看看。

然而，所有的窗子全緊閉着，裏面的窗帘布也全拉上了，看不到屋內的情形。

王小克正打算從窗帘布的空隙間窺探屋中動靜，忽然有人在他肩上一拍。

王小克吃了一驚，回頭去看，只見葉暉正笑吟吟地望定了自己。

「小兄弟，我們不是約了明天見面的麼？」葉暉笑着問道：「怎麼你這時便來了？」

「戴天環找到我頭上來了。」

「哦？」葉暉一愕。

「……他派人把我的一個好朋友擄了去。」王小克道。

葉暉聞言一雙濃眉向上一揚，問道：「是白小妹還是小辣椒？」

「白小妹。」王小克答話時，驀然發覺葉暉對自己的一切實在瞭解得不淺。

「你怎知這是戴天環幹的？」

「今天下午我回家時，那肥仔坤和瘦佬平正在我家門口鬼鬼祟祟地窺探。」王小克道：「不是他還會是誰？」

葉暉緩緩地點頭，搭着王小克的肩膊，道：「來來，咱們先到屋裏去才談。」

王小克隨着他入屋；葉暉家居佈置得十分隨便，客廳中除了一套破舊的沙發之外，還有一架黑白電視機和一個舊款雪櫃。

葉暉請王小克坐下來後，拉開雪櫃，取出一瓶啤酒開了，替王小克斟滿了一杯。

王小克呷了一口，道：「葉大哥，我有一件事求你。」

葉暉望了王小克一眼，道：「陪你去找戴天環要人？」

「不錯。」

葉暉替自己斟了一杯啤酒，在王小克身畔坐了下來，道：「現在就去？」

「是的。」

葉暉大口喝着啤酒，沉吟着。

「小兄弟，你我正想做一件大事，你的事當然也是我的事，本來我是應該立刻和你跑一趟的，不過——」葉暉說着頓了一頓，並沒有接下去。

王小克凝視着葉暉。

葉暉搔了搔下頷的鬍鬚，皺起了兩道濃眉，接道：「你認爲戴天環肯乖乖把你的朋友交出來嗎？」

王小克冷哼一下，道：「他若是不肯交人，我決不和他干休！」

「對抗他那殺不盡的手下？」

王小克呆了一呆，道：「你不是說過要對付他嗎？難道沒有考慮到這一個問題？」

「小兄弟，對付戴天環這老頭，咱們只能用智取，不能力敵。」

王小克呆呆地望住葉暉，只見他呷口啤酒，繼續又道：「小兄弟，不瞞你說，我心中早已有了全盤計劃，只消時機到來，便可以收拾戴天環這老頭了！」

「什麼計劃？」

葉暉淡淡一笑，道：「這是急不來的，我先讓你看看一些資料。」

說罷，逕自起身回房，取出了一本厚厚的記事簿出來，道：「小兄弟，這裏便是本市黑社會的一切詳細資料了。」

王小克揭開那本記事册，原來裏面記載的果然是本市幾個黑社會的內部組織以及名單。

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單上，亦附有各人的職位．履歷．年歲和性格分析等等。

同時，記事册裏還有各個組織所控制的非法架步地盤，以及每月利潤大約若干。

王小克只翻了一會，便驚訝得張大了口，道：「你……你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資料？」

葉暉得意地放下酒杯，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爲了調查本市黑社會的發展和情形，我花了整整兩年的時間！」

王小克呆呆地望着葉暉，看來他的「計劃」似乎不是說說而已，他是眞正想翻雲覆雨，扭轉乾坤的！

偶爾翻到一頁，王小克看到有關沈亦奇和胡大海的記載——甚至還有他們的相貌特徵。

王小克這時才明白，爲何葉暉從未見過沈、胡兩人，一下便認出他們的身份了！

「其實警方的反黑組也有我這些資料，不過我還要記載的比較徹底和詳細一點罷了。」葉暉道。

王小克隱隱地感覺到，像葉暉這樣處心積慮地計劃着他的計劃，成功的機會雖然微乎其微，但却也並非絕無可能。

他告訴自己，對於這個葉暉，自己是要將他作重新的估計了！

「小兄弟，我這些資料你還滿意嗎？」

王小克闔起了那本記事册，道：「葉大哥

，我現在只想救我的朋友出險！」

「只要我們收服了戴老頭，他自然會把白小妹絲毫不損的送上！」葉曈凝視着王小克，道：「而只有我們兩人合力，才可能收服得了他！」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倒是一樁別開生面的「交易」。

「你——打算怎樣收服戴天環？」王小克問：「我又帮得你什麼？」

葉曈坐直起身，正色道：「我自然有我的一套，你負責的便是替我監視他的手下。」

「監視他的手下？」王小克楞楞地問。

「不錯，在我和他見面的時候，必定有不少的打手環伺在旁，」葉曈道：「如果我專對付戴老頭時，自然不能分心去留意那些嘍囉的動靜，而你發射『玻璃彈』的功夫百發百中，萬無一失，如果他們一有異動，你便可以一展此長了！」

王小克呆呆地望定了葉曈，心下實是驚訝無已，他不但瞭解自己的一切，甚至連自己最得意的絕技也查得一清二楚。

「小兄弟，我們兩人聯手，戴老頭無論如何不是敵手，而且——」葉曈說到這裏，陡地吸了一氣，道：「這個位子早就不該由他來坐了！」

王小克沉吟着不出聲，葉曈又問：「小兄弟，你怎麼說？」

王小克咬了咬牙，道：「好，我和你去見那戴天環！」

葉曈聞言大喜，伸出手來，道：「小兄弟，預祝我們馬到功成，把戴老頭的位子搶來坐坐！」

王小克聽他語氣中充滿了自信，對戴天環的地位，似乎存有覬覦之心，忍不住問道：「葉大哥，你不是說過，要把黑社會的劣風敗蹟更改一番嗎？」

「對啊！」葉曈道：「倘若不先把戴老頭的位子搶來，從何整頓？」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說得有理。

「對付了戴老頭後，便輪到洗佩山那廝了。」葉曈道。

王小克不置信地望着葉曈，聽他的口氣，野心實在不小，看來，他是眞的要貫徹他的「計劃」！

× × ×

王小克打開抽屜，抽屜中滿滿地都是玻璃彈子，這是他用的「暗器」，百步之內，可以打瞎人雙眼。他抓了一把，放在袋內。

就在這個時候，客廳的電話响了起來，不久，小辣椒的聲音自外傳來：「小鬼子，你的電話！」

王小克關上抽屜，踏出了房來，問道：「誰？」

「他說姓葉，」小辣椒壓低了聲音答道：「我看就是那個葉曈。」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是中午十二時正，本來約了葉曈一時正在東區一間餐廳會面，然後聯袂到戴天環的「大本營」去挑釁，葉曈這當兒打電話來幹什麼？

他趨上前去，拿起了電話筒，「喂」了一聲。

「小兄弟，咱們的計劃畧有更改了。」葉曈劈口便說。

王小克愕了一然，還來不及問他究竟是什麼原因致使計劃更改，葉曈接口又道：「你現在立即到我們相約的餐廳來，大家見面後才詳談吧。」

說完，葉曈便把電話掛上了。

王小克滿腹疑惑，不知葉曈到底碰到了什麼事臨時更改計劃，披上外套，離開家門。

二十分鐘後，王小克到了那間餐廳，一踏進去，便看到了葉曈，他獨自坐在餐廳角落一個卡座上，低垂着頭。

王小克向他走過去時，他才把頭抬了起來，一見是王小克，臉上露出笑容，示意王小克坐下。

「葉大哥，爲什麼更改了計劃？」王小克一坐下來便問。

「這個——」葉曈澀然一笑，道：「我忽然想到，我們就這樣去對付本市最有勢力的戴天環，實在沒有必勝的把握！」

王小克凝視着葉曈，他心底下明白，這決不是「突然想到」，而是突然遭到其他的意外，才令他改變主意的！

那只是一個藉口！

然而，王小克並沒有指出來，他只是淡淡地問：「那麼你打算怎樣？」

「我們先去對付梁洲！」

「梁洲？」王小克愕了一然，道：「他是什麼人？」

「梁洲也是本市黑社會頭子之一，專門包庇私娼，開了兩家大檔，手下有二十一個打手，是勢力最弱的一個。對付他容易得多了！」

「你不是說過『擒賊先擒王』嗎？」王小克問道：「怎麼突然之間又改變了主意，要去對付一個最微不足道的梁洲了？」

葉曈沉吟了一下，才道：「小兄弟，話是這樣說，但我仔細地想過了戴天環實在不是易與之輩，我們貿貿然找他尋釁，萬一不愼失敗，整個計劃便要告吹了。」

「可是對付戴天環的計劃是你一早便定下來的啊！」王小克不解地問。

「不錯，但如果我們不先收服一些小股力量，將它們組織起來，聯手去對付最大的那股力量，是沒有機會成功的！」

王小克定眼望着葉曈，雖然他所說未嘗無理，但，這個改變不是太大，也來得太過突然麼？

葉曈處心積慮地想扭轉本市黑社會的局面，他所定下來的計劃，自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絕不會突然間來個一百八十度的更改。

所以，王小克隱隱發覺，其中必定事有蹊蹺！

「葉大哥，可是我的朋友在戴天環手上！」王小克道：「你答應我去救她出來的。」

「這個當然，可是如果我們不先擴充一下自己的勢力，用什麼去對付戴天環？」

「難道這一節你以前不曾想過？」王小克冷冷地問，「而且，我記得你向我說過，對付戴天環，你有你的一套哩！」

葉曈澀然一笑，道：「小兄弟，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個通宵，才把一切想通的，請相信我，只要先收服幾股小勢力，咱們便可學蘇秦當年聯合六國之力，對付秦國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你有把握對付得了那個梁洲嗎？」

葉曈見王小克已有答允自己更改計劃的意思，臉色一寬，道：「當然！一二十個嘍囉，我們兩人是游刄有餘的了。」

「可是我說明在先，要你自己採取行動，我最多在旁把風。」

「好！」葉曈精神大振，站了起來，道：「咱們走吧！」

「去那裏？」

「對付梁洲去，」葉曈向上一指，道：「他就在樓上！」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看來葉曈早有預謀，否則昨天也不會約了自己，在這家餐廳相等了！

忽然，王小克又想到：葉曈答應自己去從

戴天環手中救回白小妹，會不會只是一種詭計，他的目的只是要自己答應帮他的忙，先鏟除了黑社會中的幾股小勢力？

然而，事情到了這種地步，王小克也不再細想下去了——他想看看葉曈到底怎樣去對付梁洲。

雖然說梁洲只是黑社會圈子中的一股小勢力，然而，畢竟他是吃得開的人物，葉曈憑什麼去收服他？

葉曈埋了單後，搭着王小克的肩膊離開餐廳。

兩人來到一個梯口，葉曈向上一指，道：「梁洲的大本營就在二樓，他是個孤寒財主，每天都來親自埋數，計算每天的盈利。」

「他有保鏢嗎？」王小克問。

「當然有，」葉曈一邊向梯級走去，一邊道：「平日，他出出入入，總是有兩個孔武有力的手下跟着，不過，我對付得了。」

王小克跟着他踏上樓梯，來到二樓一個門口。

門口掛着一個招牌，上面有兩個紅色大字——「眞藝」。

「梁洲這廝很懂得利用地方，」葉曈調頭向王小克低聲道：「這裏除了是他的『寫字樓』之外，偶爾還放映小電影。」

兩人在門口站了一會後，葉曈伸手按着門鈴。

不久，門上一個小方框的木塊揭開，一雙灼灼的眼睛向門外的王小克和葉曈望來。

「幹什麼的？」門內的大漢問。

「開門吧！」葉曈道。

大漢疑惑的眼光望住葉曈，道：「今天下午不開檔，晚上來吧！」

王小克知道對方是誤會自己來看小電影的「觀衆」，只聽葉曈又道：「洲叔在不在？」

大漢一聽到「洲叔」這兩個字，立即把門打了開來。上下打量着王小克和葉曈兩人，問道：「你們找洲叔幹什麼？」

「我們有一單生意，想和他談談。」葉曈道。

「等一等。」大漢說着，逕自向內走去通報。

王小克望了大廳一眼，見廳旁疊放着不少摺起來的椅子，大概是放映小電影時給人坐的，除了那批椅子之外，廳中更無其他傢具了。

有三個大漢坐在大廳一隅，地上鋪着報紙，正在玩着「釣魚」紙牌。

那三個大漢只向王小克和葉曈畧望了一眼，便自顧玩牌，毫不理會他們了。

王小克一顆心忽然怦怦地跳了起來：葉曈見到梁洲時，將怎樣採取行動？自己既然與他同行，如果他遭遇到危險時，是袖手旁觀呢？抑或出手相助？

正思潮起伏間，大漢自內走出來，道：「來吧！」

葉曈和王小克對望一眼，隨着大漢向那條甬道走去。

大漢在一個房門前停了下來，先伸手敲了敲門，這才推開了門，道：「進去吧。」

葉曈領先跨進房去，王小克猶豫了一下，也自後跟着入房。

房中心放着一張流綫型寫字枱，兩旁各有一排沙發，一個魁梧漢子，正在翻查着一些賬單。

那魁梧男子大約四十餘歲，身上肌肉飽滿，一雙如電的眼光，向葉曈和王小克射來。

葉曈施施然踏上前去，忽然開口朗誦起來：「海湖好似浪中舟，五湖四海到處遊，久聞大哥仁義厚，兄弟前來拜碼頭。」

葉曈吟詩時，別說梁洲呆了一呆，便是站在他身畔的王小克也大惑不解。

王小克以爲葉曈一見梁洲，立時便要發難，怎料他竟會文縐縐地吟起詩來？

原來葉曈剛才所吟，正是「洪門」闖香堂的暗語，曰：「述說來意條」，對方若是洪門中人，自會用暗語回答。

然而，梁洲臉上現出茫然不解之色，道：「你們兩位是幹什麼的？」

葉曈嘆了一口氣，道：「師父果然說得不錯，現在的洪門子弟，全部數典忘祖，連這些輕易暗語也全忘記了！」

「你說什麼？」梁洲雙眉一揚。

「我來問你，梁兄弟，你尊姓？」

「笑話！你既稱我『梁兄弟』，却還來問我尊姓，豈非尋開心來着？」梁洲說話時，忽然伸手向案頭一個鈕掣按去。

葉曈見機極快，倏地趨上前去，抓住梁洲的手，道：「且慢！」

梁洲臉上勃然變色，但他是見過世面的人，冷冷問道：「幹什麼？」

「梁兄弟，你外面那四個手下如果在這個時候進來貿然動手的話，只有送死！」葉曈冷冷地道。

便是再笨的人，也看得出來者不善了，梁洲心下暗自吃驚，臉上却不動聲色，道：「老哥是什麼人？」

葉曈仍然緊緊抓着梁洲的手腕，道：「五人分開一首詩，身上洪英無人知，此事傳與衆兄弟，後來相會團圓時。」

梁洲先是一呆，隨即失聲笑了起來，道：「老哥，你這一套早已落伍了！」

「梁洲，我來問你，你是否『草鞋』出身？」葉曈正色問道。

梁洲臉色一變，十五年前，他的確是「草鞋」出身，只是這事鮮有人知，面前這神秘大漢緣何知道？

葉曈見他不答話，手上微一用力，道：「快說！」

「是……是！」

「那麼，你也是三合會的人了！」

梁洲心下驚詫不已，緩緩地點着頭，葉曈又說道：「那麼，爲何本會的規矩，你全然不知？」

「我——」

「快說！」

梁洲眼珠一轉，道：「老哥，那……那是數十年前的事，現在已經不大流行了！」

「哼！全是些數典忘祖的王八羔子！」說罷大力一甩，將梁洲的手鬆去。

梁洲手一恢復自由，立即又要去按掣，葉曈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沉聲道：「梁洲，你的手再碰到那個掣，我立即斃了你！」

梁洲猜測不到對方身份和來意，暗想還是不要妄動，先查探一下再說。

他坐直了身子，道：「老哥到底有什麼貴幹？」

「我是帶挈你發財來着！」

「哦？」一提到「發財」，梁洲不禁雙眉一揚。

「你的生意怎樣？撈得還不錯吧？」

「這個——」

「梁洲，別支支吾吾的了，你的一切我全瞭如指掌，」葉曈冷冷地道：「我看你是個沒有出息的人，怎麼幹了這許多年，地盤還只局限於東區這小小區域？」

梁洲呆呆地望住葉曈。

「哼！總有一天，單眼老簡會把你的一切侵吞了去！」

梁洲聞言臉色一變，「單眼老簡」是北區的黑社會大頭頭，早年大家曾經同撈同煲，

他野心極大，早有侵吞自己的地盤之心，想不到面前這神秘男子竟然一言道破。

「梁洲，你目前的地位危如卵石，可曾知道？」葉暉又問。

「……你到底是誰？」

「哼！若是論輩份，我比你高幾級不止，」葉暉問道：「本會的起源和歷史，你知不知道？」

梁洲沉吟了一下，緩緩地點着頭。

「本會多數山堂，因年代久遠，又限於當時環境不能公開，但你可曾聽過『太白山』這名稱？」

梁洲仰首想了一想，道：「好……好像聽說過。」

「那是五十年前，在陝西開立的，」葉暉說道：「開創人姓葉，單名一個雄字，你可知道？」

梁洲搖着頭，道：「未聽見過。」

「哼，諒你也未聽過，」葉暉道：「他是先父。」

梁洲聞言臉上聳然動容，便是王小克也不禁心中一跳，直到此時，他才知道葉暉原來是一派宗師的兒子，難怪他對黑社會中的一切——尤其是脫胎自「洪門」的組織瞭如指掌了！

「想當年本會何等風光，如今，你們卻全是些不濟事的小腳色！」

梁洲臉色尷尬，葉暉又道：「梁洲，從今日起，我要接管你這裏的一切——」

葉暉的話還未說下去，梁洲臉上勃然變色，霍地一聲站了起身，道：「你說什麼？」

「我要你退位讓賢，讓我將本會發揚光大！」葉暉正色說道。

梁洲忽然仰首哈哈大笑起來，道：「姓葉的，你是在做夢！」

葉暉微笑望定了梁洲，並不說話。

「姓葉的，這是廿世紀末，不再是你父親那種時代了！」梁洲冷冷地道：「即使你父親是洪門五祖之一，那又怎樣？」

葉暉緩緩地點着頭，道：「我早就料到了，你們絕對不再理會門規輩份仁義道德了！」

「姓葉的，念在大家是同道中人，識相的乖乖離去，若是缺乏了使用，我倒也可以資助些少，倘若不識好歹的話，別以為我梁洲是好惹的！」

王小克站在一旁，既不插咀，也不動手，只是冷冷地望住兩人。

「小兄弟，他冥頑不靈，看來只好教訓教訓他了！」葉暉忽然轉頭對王小克說。

王小克不置可否地聳了聳肩，他早就打定了主意，在葉暉和自己未遭遇到危難時，絕不動手。

「好吧，你按掣叫他們進來！」葉暉指着枱面上的小掣道。

他此言一出，不但梁洲大出意料之外，便是王小克也不禁呆了一呆。

梁洲這一按下掣去，外面那四個大漢，便會衝了進來，而焉知梁洲在按掣時，不會使用暗號？

王小克見梁洲畧呆之下，立時伸手從那小掣按了下去，葉暉一副成竹在胸的樣子。

不一會，門聲「篤篤」地一响，被人推開了。

剛才那個領着王小克和葉暉入房的大漢，探頭進來，道：「洲哥，什麼事？」

梁洲向他使了個眼色。大漢是聰明之人，他鑑貌辨色，隱約已猜到是什麼一回事，倏地伸手入懷，取了一把彈弓刀出來。

葉暉見他露械，陡地踏前一步，探手而出，施了一招「空手入白刃」，把大漢手中的彈弓刀奪了過來。

大漢只覺眼前人影一花，跟着手腕一緊一痛，手中的彈弓刀已經為人奪去，這一驚非同小可。

葉暉奪刀在手，欺近身去，迅速無倫地抓住大漢衣領，提了起來，彈弓刀跟着指住他的咽喉，沉聲道：「你要命不要？」

大漢幾時見過身手如此敏捷之人？吃驚之下，半响才定過神來。

「阿勇！你們快些來！」梁洲大聲叫了起來。

門外那三個大漢聽老板語氣有異，急忙拋下紙牌，奔上前來。

三人奔近門口時，看到同伴被葉暉指嚇住，一時間不知上前圍攻，抑或是站着不動好。

「這人是來尋釁的，幹掉他！」梁洲咬了咬牙，大聲喝道。

三人對望了一眼，見同伴的性命在對方手中，但老板有命，怎能違抗，一時之間沒有了主意。

葉暉望了三人一眼，忽然把彈弓刀收了回來，「拍」地一聲閤上了，遞給那大漢，道：「給你。」

那大漢想不到葉暉不但放了自己，還把彈弓刀歸還，一時間不敢置信，因此沒有伸手去接。

三個大漢見同伴已脫險境，於是喝了一聲，各自取出武器，向葉暉攻了過去。

「瞧清楚了！」葉暉大喝一聲，忽然俯下身子，向三人迎去。

衆人只覺眼前一花，跟着「拍拍拍」連聲，定眼看清楚時，只見三名大漢手中武器都被葉暉奪了過來，左邊臉頰赫然有五個指印。

顯然地，葉暉在那短短幾秒鐘之間，不但奪下了三個大漢的武器，並且還在他們臉上賞了一巴掌，動作之快，簡直匪夷所思。

王小克矍然心驚：好俊的功夫！

葉暉含笑望着嚇呆了的三個大漢，將那三件武器遞回給他們，笑道：「怎麼樣？要不要再試一次？」

三名大漢對望一眼，遲疑着伸手接過。

葉暉拍拍手掌，搔了搔下頷的鬍髭，道：「來，再試試看！」

梁洲雙手撐住寫字枱的枱面，雙眼牢牢望住葉暉，喝道：「還不動手？」

三名大漢被波士一喝，立時探身而上！

葉暉像鬼魅也似地竄上前去，只聽「拍拍拍」三聲，那三名大漢手中武器又被他奪下，也是各賞了一巴掌，只不過這一掌打得比剛才輕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再笨的人也知並非葉暉敵手，因此，那三個大漢失神地站在當地，詫異地望定了葉暉。

葉暉向先前那名大漢道：「來，你也一塊兒四個人來玩玩。」說罷又把那三把彈弓刀遞回。

四人分四個方位圍住葉暉，那房間本來不大，兩旁又擺着兩套沙發，因此可資活動的地方已經不多，衆人圍住葉暉時，有兩個已經背貼住牆壁了。

王小克移步來到梁洲身旁，梁洲見他只是個十餘歲的少年，並不留意，只是注視着房間中心。

「來吧！」葉暉叫道。

其中一個大漢叱喝一聲，領先一刀向葉暉腰間刺了過去。

葉暉右腳向前跨出一步，身子微俯，右手自下反操向上，格住大漢來勢，左手跟着一抓，巧妙地把他手中的彈弓刀奪下了。

這一連串的動作便似早已綵排了似的，但見大漢的刀勢剛好落入葉暉掌中，絲毫沒有躲

避轉圓的餘地。衆人都是看得十分清楚。

葉暉把彈弓刀遞回給那大漢，道：「我說過四個人一塊動手！」

大漢接過彈弓刀，叱喝了一聲探身又上，另外三個同伴也自三個部位持刀向葉暉進攻。

葉暉喝了一聲「好！」身子向前一竄一退，瞬眼之間，又奪下了四人手中的彈弓刀，但卻已來不及在各人臉上打一巴掌了。

雖然如此，四名大漢還是禁不住又驚又奇，站在當地呆若木鷄。

葉暉把那四把彈弓刀拋到梁洲寫字枱上，問道：「梁洲，你認為怎樣？」

梁洲鐵青着臉，剎那間說不出話來。

「你認為如果我把這種功夫傳給他們，單眼老簡的手下會不會是敵手？敢不敢再存有併吞之心？」

梁洲雙眉一揚，眼中射出一絲光芒。

葉暉緩緩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向四個大漢問：「你們想不想學我的功夫？」

四名大漢連忙點着頭。

「學會了我的功夫，不但沒有人敢再欺負你們，說不定本市所有的兄弟手足，都要歸附你們了，對不對？」葉暉又道：「本市最禁人們擁有槍械武器，如果有我這副身手，是否所向無敵？」

四名大漢不約而同地點着頭。

葉暉咀角泛出一種勝利者的微笑，道：「你們仔細想想，跟着我有前途，還是跟着他有前途？」說着向梁洲一指。

四名大漢向梁洲望了過去，臉上均是現出猶豫不決的神色。

葉暉自懷中取出那本記事簿，道：「梁洲，你的生意和地盤，以及經營手法，分利比例我全有記載，你現在每個月的盈利大概是二十五萬元，除了派片十萬之外，吐出來給一班兄弟的，還不夠五萬元，對兄弟們豈非刻薄了一些？」

梁洲臉色一變，想不到自己的入息竟然也被他知道了。

「唔，如果我接手你的生意，我決定把百分之七十的利潤均分給兄弟們，有道『有福同享』，自己的兄弟，怎能如此剝削？」

那四名大漢互相對望了一眼，臉上均是現出喜色。

梁洲若非聰明之人，怎會掙扎到如今地位？他聽得出葉暉正在用威逼利誘引誘手下們倒向他那邊，連忙道：「和我的生意有合作的人，絕對不會和你合作！」

「是嗎？依我看卻不見得哩！」葉暉道：「這個圈子內的人十分現實，只要我給他們的利益多你一點點，他們自會歸附我了！」

梁洲心頭一跳，因為葉暉說的是事實！這是個唯利是圖的圈子！

「我……我的生意絕不會被一個外來的陌生人奪走的！」梁洲聲音已呈微顫，道：「你……你的如意算盤根本打不通！」

「哈哈！古人說有德者居之，你這種畏頭縮尾的經營手法，我看，他們早已暗中不滿了，」葉暉笑道：「不信，我就攪一陣時日給你看看！」

梁洲冷哼了一聲，腦際間迅速地盤算着怎樣打發這個不速惡客。

葉暉翻了翻那本記事册，抬起頭來，向四名大漢道：「你們大概就是劉勇，胡全，白彪和李大發了？」

那四名大漢正是梁洲手下最得力的打手「劉胡白李」，自稱「四虎將」。

聽到葉暉竟然叫出了自己的姓名，不由大為訝異。

「是！」劉勇答道。

「大丈夫做大事要當機立斷，你們究竟有什麼打算，現在就要決定了——」葉暉掃了衆人一眼，道：「跟我還是跟他？」

四人互相望了一眼，剎那間均是不知怎樣定奪。

「我給你們五分鐘的時間考慮，」葉暉正色道：「聽我的話，你們以後個個發大財，聽他的話嘛，哼哼！」

梁洲雙眼一轉，忽然抓起枱上一把彈弓刀，向葉暉撲了過去，尖叫道：「我要和你拚命了！」

葉暉似乎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倏地揚起腳來，一腳向梁洲小腹踢去。

他坐在沙發之上，這一腳卻踢得甚高，梁洲人還未撲到他身前，已經被他踢中了，「啊呀」一聲，跌下地去。

「像你這樣的膿包，怎樣帶領手下和他們爭一日短長？遲早都要被人併吞了！」葉暉望着在地上打滾呼號的梁洲，輕蔑地說。

梁洲掙扎着爬起身來，忽然雙手一合，抱住了梁洲雙腿，猛力一拉。

葉暉順勢一蹬，雙腳落在他面門，只聽梁洲一聲慘叫，面上鮮血直冒，雙眼竟然被葉暉踏瞎了。

房間中的王小克和四名大漢勃然變色。劉勇踏前一步，想去扶起梁洲，卻被背後的胡全拉住了！

原來「劉胡白李」只是梁洲聘請的職業打手，對僱主只有利害關係，那有半絲感情？衆人見葉暉的武功便如武俠小說中描寫的一樣厲害。

又聽他親口說過要傳授給自己，早已倒向葉暉這一邊了。

梁洲在地上翻滾呼號着，然而，卻沒有人上前扶起他。

「你們很好，很好！」葉暉望着四個大漢，道：「以後我開山立堂後，你們將會被封為『香長』，『坐堂』以上的職位，哈哈，洪門自此中興，全靠你們了！」

劉胡白李四人之中，以李大發最有見風使帆的本領，聞言立即躬身下拜，口稱「屬下拜見龍頭大爺！」

葉暉先是一呆，這才想起那是「洪門」對大頭頭的正統稱呼，正樂得哈哈大笑，道：「好！好！總算還有人記得會中禮節！」

劉勇、胡全和白彪互相望了一眼，也向葉暉行了一禮。

「唔，李大發，你設法召集衆位兄弟回來，我有訓示。」葉暉道。

「是。」李大發恭敬地答了一聲。

「李大發！」葉暉見他轉身便欲離去，又叫住他。

「是！」

「告訴各位兄弟，只要忠心於我，日後所得到的好處，定比梁洲強十倍，若有不願來見我者，把他姓名報上給我。」

「是。」

葉暉這才轉頭向王小克招了招手，說道：「小兄弟，這『副龍頭』的位子，自然是非你莫屬！」

王小克見葉暉片刻間便收服了梁洲和他的四個手下，手段雖然並不新鮮，但那一副身手卻令自己嘆為觀止，心下對他不禁又多了一層戒心。

「小兄弟，過來啊！」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這才向他走過去。

「小兄弟，你說咱們怎樣處置這個姓梁的呢？」葉暉問道。

王小克望了地下的梁洲一眼，沉吟着不出聲。

梁洲慢慢地掙扎着爬起身，坐到牆角，靠着牆不斷地喘氣。

王小克見他臉上血肉糢糊，模樣極是恐怖，不由皺起了眉頭來。

「先把他的傷勢包裹起來再說吧。」王小克道。

「還替他治傷？」葉暉怔了一怔。

「否則他會死的。」

「這人死了和活着又有什麼關係？」

王小克望了葉暉一眼，道：「如果他死了的話，警方便會插手來管，那有沒有關係？」

葉暉緩緩地點着頭，問道：「劉勇，這裏還有沒有房間？」

「有的，」劉勇點着頭，道：「後面有一間儲物室。」

「好，你們去將儲物室收拾一下。」

「好！」

劉勇、胡全和白彪離去後，葉暉俯下身來，撕下梁洲恤衫，替他包裹着傷口。

王小克見他手勢純熟，先是暗暗詫異，後來回心一想，知道像葉暉這種學過功夫之人，必定學過跌打，包紮傷口正是拿手本領。

然而，梁洲除了身上受傷之外，一雙眼珠已被葉暉踢爆，卻非找專科醫生來診治善後不可了。

不一會，劉勇等人已收拾好房間過來，葉暉吩咐道：「你們把他扶進儲物室去，晚上才請個醫生來替他看看。」

劉勇等人答應了一聲，扶着滿身鮮血的梁洲離房而去了。

葉暉得意地拍拍手，笑着問道：「小兄弟，你認為怎樣？」

王小克淡淡一笑，心想梁洲只不過是個不成器的黑社會小頭頭而已，將來去對付戴天環，甚至洗佩山和「單眼老簡」時，可能不會這樣輕易得手了！

葉暉在梁洲那張流線型的辦公枱坐了下來，神態極是躊躇志滿，道：「萬事起頭難，既然已經走了第一步，以後的事就容易辦！」

王小克仍然緘默着，他的想法和葉暉迥然不同，他認為真正的敵手，諸如戴天環和洗佩山等人，才是最難對付的。

「等我收編了梁洲的手下後，便要向那『單眼老簡』下手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葉大哥，我想先回家一趟。」

「怎麼啦？」

「我——我想回去看看可有白小妹的消息。」王小克答道。

葉暉哈哈一笑，道：「你以為天上會掉下一個白小妹給你？」

王小克呆呆地望住葉暉。

「戴天環不會放人的！」葉暉又道。

「我還是要先回一回家。」

「——好吧，」葉暉遲疑了一下，道：「那麼明天再來吧，我要和你商量大計哩！」

回到家裏，小辣椒劈口便問：「小鬼子，找到小妹沒有？」

王小克苦笑着聳聳肩，問道：「有沒有人打電話來？」

當王小克問這個問題時，心底下並沒有指望小辣椒回答說「有」。然而，小辣椒正色點着頭，說道：「是五分鐘之前才打來的。」

王小克見小辣椒神色有異，心下一跳，問道：「誰？」

「他不肯說，」小辣椒答道：「只是說他乃『無名小卒』。」

「無名小卒？」王小克呆了一呆，跟着追問道：「那人打電話來幹什麼？」

小辣椒在王小克對面的沙發坐了下來，道：「他叫你不用白費心機去找白小妹。」

「哦？」王小克不禁愕了一然。

小辣椒又道：「他說，小妹亦不在戴天環手上。」

王小克心頭又是一跳，急忙問道：「那麼她在什麼人手上？」

小辣椒兩道杏眉皺着，道：「他說到這裏，便把電話掛上了？」

王小克望着窗外呆呆出怔，忽然，他腦中閃現一個念頭。這個念頭很早之前就有過，可是，他並沒有深想下去：如今，接到那個自稱「無名小卒」的電話後，不禁又閃現了！

「小妹在誰的手上呢？」小辣椒問。

王小克搖着頭，示意小辣椒不要出聲擾亂他的思緒。

小辣椒果然乖乖地不出聲了。

王小克終於緩緩地點着頭，好像想通了一件事，霍地站直起身，道：「小妹也許真的不在戴天環手上！」

「你——你信了那個『無名小卒』的話？」小辣椒不以為然地道：「也許他就是戴天環的人，故意打這樣的電話來擾人耳目的？」

「不，不會是戴天環的人，」王小克道：「如果是戴天環派人抓了小妹，目的不外向我下下馬威，叫我不要再和葉暉與他為敵，怎會叫人打電話來聲明小妹不在他手中呢？」

「小鬼子，你說會不會就是那個葉暉，他為了使你和他聯手對付戴天環，因此假冒戴天環的名義，把小妹抓了去？」

王小克眼神一亮，道：「小辣椒，你……你也有這個懷疑？」

「這……這叫什麼移屍嫁禍之計——」

小辣椒還沒說下去，王小克便白了她一眼，道：「亂用成語，小妹好端端地還活着，怎是移屍嫁禍？」

小辣椒吐了吐舌頭，她自幼失學，讀書不多，只覺這個成語除了一個「屍」字之外，和事實也差不了多少。

「小鬼子，咱們現在立即跑去找那姓葉的要人！」小辣椒霍地站了起身。

「不，」王小克搖着頭，道：「既然那姓葉的早有預謀，怎肯乖乖交出人來？說不定大家翻了臉，他老羞成怒，反而加害小妹。」

「可是……可是咱們怎能眼睜睜見小妹落入這種奸險小人之手？」

王小克沉吟了半晌，道：「要救回小妹，只有詐作不知，暗中調查才行！」

「那要調查到幾時？」小辣椒不耐煩道。

「這件事由我來辦好了。」王小克道：「你千萬不要胡來。」

小辣椒呶着咀不出聲。

王小克又陷入了思潮中，他想：應該怎樣查探白小妹的下落？葉暉是個精明透頂的人，若是套問他的口風，被他窺破自己的疑心，反而不美。他跟着又想：那「無名小卒」是誰？他是友是敵？

這天晚上，王小克睡到半夜，忽然發了個惡夢，自夢中乍醒過來。

他望了望腕錶，是凌晨三時多了，翻了個身，打算再睡下去。

忽然，他腦中想到了一事，霍地自床上彈跳起身，也來不及穿拖鞋了，逕自衝出房去，來到小辣椒房門前。

房門緊緊地關着，裏面靜悄悄地，小辣椒顯然已經入睡了。

他輕輕把房門打開，向內一望。不由大吃一驚——床上沒有人！

王小克暗叫一聲苦也，料不到自己的猜忖竟然成為事實，急忙趨上前去，伸手在被窩一探，觸手處凉冰冰的，小辣椒離去已久！

他匆匆忙回房換了衣服，打開抽屜，抓了一把玻璃彈子，飛奔出門……。

原來小辣椒趁王小克回房去睡後，悄悄地又爬了起床。

她原本和衣而睡，因此用不着更衣，躡着足踏了上前，打開房門向外窺探。

客廳中靜悄悄地，朦朧的月色自窗口射了進來，看得到王小克的睡房門只是半掩着。

小辣椒知道王小克十分醒睡，只要有些少聲響，都會把他吵醒，所以着意小心行動，不敢弄出半點聲響來。

她輕輕關上房門，竄到大門前，回頭一看，見王小克的房間沒有動靜，這才輕輕打開大門。

大門打開之後，她閃身而出，跟着拿出鎖匙，插在匙孔之中，把門鎖扣住了，了無聲息地關上大門之後，才把門鎖扭回。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轉身飛奔下樓，截了一輛的士，向司機說出葉暉的地址。

未幾，車子已經來到那幢舊樓附近，小辣椒急忙叫司機停車。

她付過車資後，躡着足向前走去。

前面一片黑暗，只有樓下——葉暉的家中透出微弱的燈光。

小辣椒大喜過望，當她向的士司機說出葉暉的地址時，還暗自担心葉暉會不會在家，因為據王小克的敘述，葉暉收服了梁洲後，很有可能留在梁洲的「大本營」中的。

如今，葉暉既然在家，便有機會向他查問白小妹的下落了。

小辣椒拍拍腰間凸起之物，那是一把幾可亂真的假槍，葉暉的功夫雖然高强，總强不過手槍——只要自己及時用槍制住了他，還怕他不乖乖地把白小妹的下落招供出來嗎？

小辣椒滿懷信心地向葉暉的住所竄了過去，來到門口後，他忽然又猶豫了起來：不知葉暉睡了沒有？

她決定先探一探葉暉是否已經入睡，這才採取行動，於是來到窗口，向內望去。

從窗帘布的空隙間，小辣椒看到大廳的一盞壁燈亮着，卻不見有人。

小辣椒翹高脚向內張望了好一會，仍然看不到葉暉的人，正欲轉身撬門而入，忽然眼前一花，有人自房內走了出來。

小辣椒心頭一跳，急忙向那人望去。

只見那人大約廿餘歲年紀，長得面如冠玉，十分英俊，只是神態鬼祟，左右張望着，似在找尋什麼東西。

小辣椒立即可以斷定：那人不是葉暉！

據王小克的描述，葉暉的年紀大約四十餘歲，臉上滿佈鬍髭，而此人臉上特徵和歲數，無一和葉暉脗合。

小辣椒腦際，迅速地閃現一個念頭：他是誰？

這時，那人已經走過了窗帘布的空隙間，小辣椒再也看不到他了！

忽然，小辣椒聽到一個輕輕的啓門聲，那人打開大門，要出來了！

小辣椒見機極快，她急急向前竄去，躲入另一個樓梯底下，探出頭來，向外窺伺。

只見那個年輕人雙手插在褲管中，向外走去。

小辣椒腦中電一般轉着念：任由此人離去，然後偷潛入葉暉的屋內去偵查，抑或截住他盤問端詳？

她咬了一咬牙，決定自後掩上去截住年輕人，盤問他的身份，或許可以幸運地自他身上查出白小妹的下落也說不定。

小辣椒主意既決，等那年輕人走過自己藏身的樓梯底時，倏地竄上前去，用那把假槍抵住了他的背脊，沉聲喝道：「別動！」

那年輕人渾身一震，僵立住了！

「你叫什麼名字？」小辣椒故意把聲音壓得又低又沉。

「我——」

「快說，否則我開槍了！」

年輕人沉吟了一會，仍然緘默着。

小辣椒怕附近突然有人出來看到當時情形大驚小怪，她眼珠一轉，道：「好吧，返回剛才你出來的屋子裏去！」

青年人渾身又是一震，卻站在當地，沒有動彈。

小辣椒用槍咀一頂，沉聲道：「聽到沒有？要命的快回屋子去！」

青年又遲疑了一下，這才轉身向葉暉的住所走去，小辣椒握着假槍，頂住他的背脊，自後跟着。

兩人來到門前，青年停住了。

「把門打開！」小辣椒喝道。

「我……我不會開門。」

「廢話！那麼你剛才是怎樣進去的？」

青年聞言右手一動，小辣椒怕他突起發難，急忙將槍柄一頂，噤聲道：「幹什麼？」

「我取鎖匙啊！」

「鎖匙在那一個袋子？我替你拿。」

青年沉吟了一下，說道：「在右邊的褲袋裏。」

小辣椒伸手向他右邊褲袋探去，不料手才伸到中途，青年手肘倏地向後一撞，小辣椒雖然早有防備，但青年這一撞來得奇快，竟是不及廻避，被他撞正胸口，一陣劇痛，隆隆隆連退了三步。

青年發足向梯級上奔了去。

小辣椒站定脚步時，青年早已隱沒在樓梯轉角處，不由暗暗後悔。

她側耳聽了一會，梯間並無脚步聲傳來，那青年若非埋伏在上面，便是脚步聲奇輕，因此自己聽不出來。

小辣椒沉吟了一下，決定上去看個清楚，反正自己手中有「槍」，便是碰到那青年，也可用槍脅住他。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躡着足向上爬去。

小辣椒身段輕盈，又是自小練習功夫，因此拾級上樓時，脚下並未發出任何聲響。

她小心翼翼地上了二樓，梯間那裏有青年的影踪？心下不由大為驚訝，照這樣看來，那青年動作非但快若閃電，簡直是落地無聲了！

小辣椒一直來到天台，仍然看不到青年影踪，這才嘆了口氣，轉身下樓。

剛來到葉暉門口，只見人影一閃，依稀認得是王小克的身型，於是低聲問道：「小鬼子，是你麼？」

牆角處果然轉出王小克來。

「小辣椒，我早已叫你不要貿然採取行動，你總是不聽！」王小克頓了頓足，不悅地說道。

小辣椒澀然一笑，把那假槍插回腰間，道：「你來得正好，咱們進去看看。」

王小克凝視着小辣椒，忽然正色問道：「小辣椒，剛才你可曾碰到什麼人？」

小辣椒見王小克面色奇特，只得老老實實地向他點了點頭。

「誰？」

「是……是一個年輕人。」

「你認識他嗎？」

小辣椒搖了搖頭，將剛才的事說了出來，最後道：「可惜被他逃了！」

「剛才我來此之時，在街口碰到了他，」王小克道：「可惜他一見到我便垂首疾走，一時間看不清楚他的臉目。」

「原來你碰上他了！」小辣椒頓了頓脚，道：「定是從另一個天台逃下去的！」

王小克雙眉皺着，問道：「那青年在葉暉的家中找東西？」

小辣椒點着頭，說道：「不過，好像找不到。」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好吧，咱們進去看看。」說罷自袋中取出一條鐵綫，插進匙孔之中。

那只是一道普通的門鎖，憑王小克的開鎖功夫，還不到五秒鐘，便把門開了。

兩人一踏進廳去，便見大廳中一片凌亂，那舊雪櫃打了開來，裏面的食物似乎都被人搜查過。

王小克不由一呆：那青年究竟在找些什麼東西，竟然連雪櫃的食物也不放過？

他繼續向房間走去，房裏更是凌亂異常，所有的箱子抽屜都被打開來，衣物散亂滿地。

王小克順手取了一件上裝，只見兩個袋子都被翻了開來。

他伸手往內袋一探，手指竟然碰到一些物件，急忙取出來一看，竟是一疊百元鉅鈔！

王小克心頭一跳，將那疊鈔票數了一數，竟然有近千元之多！

用不着說，剛才那青年必然也搜過這件上裝的內袋，發現了那近千元的現鈔。

可是，他竟然沒有取去！

這意味着什麼？

那青年並不是入屋行竊的小偷！

同時，區區千元現鈔也看不在他眼中，否則，早就順手牽羊拿去了！

由此可見，青年在屋中搜索的物事，必然遠較這一疊現鈔值錢得多。

——那是什麼？

「小鬼子，你來看看！」小辣椒的聲音忽然自大廳外傳來。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毫不客氣地把那近千元現鈔放入自己袋中，向外走去。

只見小辣椒手中拿着冰格子，滿面詫異之色。

王小克趨上前去，那冰格子都是四方的小冰塊，然而，冰塊中似乎還有別的東西。

「你在冰格中找到的？」王小克問。

「不錯。」

「咱們溶了冰看看！」

兩人把那冰格子拿到洗手間，扭開水龍頭冲着。不一會，冰塊逐漸溶解了，現出三個木刻的印來。

王小克把其中一個湊近眼前一看，由於印鑑是倒刻的，因此看得不大清楚。

小辣椒腦筋動得奇快，順手取了一塊肥皂過來，道：「打在上面看看。」

王小克依言將印鑑往肥皂光滑的表面按去，揭開一看，竟是「太白山印」四個篆文。

「太白山印？」小辣椒喃喃地道：「這是什麼鬼東西？」

王小克心下明白，葉暉的父親葉雄是陝西「洪門」分會「太白山」的山主，這印信自然是屬於乃父的東西了。

「來，看看這個上面刻些什麼。」小辣椒將另一個印鑑遞給王小克。

王小克接過來在肥皂上一按，立時又現出了另一個印信：「太白山山主印」。

「看看這最後一個。」小辣椒道。

王小克接過來往肥皂上一按，這一次，那印鑑上面竟有九個字，依稀看得出，「太白山董存忠陪堂印」。

三個印信都是二寸見方寬邊篆文，顯然都是「正印」。

「這……這些印，幹什麼的？」小辣椒問道。

「一種秘密幫會的印信，」王小克道：「就像古代的官印一樣。」

「莫非剛才那個青年要找的就是這些東西？」小辣椒問道。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很難說——可是除了這些印鑑之外，還有什麼東西，他想要找的？」

「小鬼子，那姓葉的如此卑鄙擄走小妹，咱們便把這些鬼印偷回去，氣他一氣！」

王小克點着頭，把那三個小印放入袋中，道：「走吧！」

兩人離開葉暉的住所時，小辣椒道：「那姓葉的爲什麼不在？」

「他多半在梁洲那裏部署一切。」

「那小妹的下落呢？」小辣椒焦急地問：「咱們該到什麼地方去找他？」

「小辣椒，這件事急不來的，」王小克道：「咱們還是耐心地調查下去吧。我有辦法對付那姓葉的。」

「他……他眞的不會加害小妹？」

王小克雙眼望着遠方，半晌才道：「不會的，只要他有用我的一天，便不會損害小妹一分一毫。」

小辣椒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王小克對白小妹的安危，如此有信心，她却仍然懷疑着……

× × ×

王小克付過車資下車，便看到餐廳旁邊的梯間，站着一個彪形大漢。

那彪形大漢頭戴笠帽，靠在梯間吸烟，正是梁洲的舊手下白彪。

白彪老遠便見到王小克，笑着和他打了一個招呼，道：「龍頭大爺在上面等你。」

王小克先是呆了一呆，這才想起葉暉收服梁洲的目的，爲了復興「洪門」，而第一步便是將往日的稱呼恢復了。

王小克一面向樓梯走去，一面想着：如果葉暉眞的將本市的黑社會改革成數十年前的情形，未嘗不是一樁好事——起碼比較有系統，也不會像現在一樣互相殘殺、無惡不作了。

然而，王小克對葉暉並不敢抱着過高的期望，因爲從表面上看來，葉暉只不過是一個崇尚權慾武力的人而已。

也許他想統一本市的黑社會，就只是爲了想做「大統帥」、「大龍頭」而已。

王小克知道，一個有嚴密組織和效率的非法幫會，爲害社會的程度，是較那些一盆散沙似的黑社會更爲厲害十倍的！

從葉暉派了白彪在門口把風這一節看來，他是一個行事小心謹愼的人，這樣的一個人如果想作奸犯科，將會是人類的頭號公敵。

王小克想到這裏，已經來到了門口。

他伸手按一按門鈴，防盜小門，立時揭開。屋裏那人望了王小克一眼，立時便把門打開了。

王小克踏進屋去時，不由呆了一呆，只見大廳中聚着十餘個大漢，有的在賭錢，有的在喝酒，衆人一見王小克出現，均停下了動作，霍然而立。

「屬下拜見副龍頭大爺！」李大發越衆而出，向王小克躬身下拜。

王小克正錯愕間，背後傳來了葉暉的朗聲長笑：「哈哈！小兄弟，這裏一共一十七位兄弟，都宣誓効忠本會和我！」

王小克轉頭望去，不禁又是一呆。

只見葉暉那滿面鬍鬚已經刮去了，身上換了十分光鮮整齊的西服，頭髮也梳得又服又貼。口啣香烟，正自內面踏了出來。

「衆位兄弟，」葉暉逕自向衆人道：「這位副龍頭王小克大爺有個綽號叫『小鬼子』，身負絕世武功，一手『玻璃彈』暗器絕技，百步之內取人眼珠子萬無一失，你們若是忠心辦事，我便叫他傳授給你們。」

衆人聞言大喜，紛紛躬身下拜，齊聲叫道：「屬下爲正副兩位龍頭大爺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葉暉大是得意，親熱地搭住王小克的肩膊，道：「小兄弟，咱們入內商量大計吧！」

王小克料不到葉暉眞的「封」自己爲「副龍頭」，而且還當衆宣佈了出來，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兩人來到房中，葉暉見王小克眉宇間有不豫之色，道：「小兄弟，莫非你不喜歡做我『太白山』的副龍頭麼？」

王小克雙眉一揚，還未答話，葉暉又道：「小兄弟，我看你也是人中龍鳳，總有一日要出人頭地，如今我『太白山』雖然只有十餘個兄弟，可是將來收服了單眼老簡，洗佩山等人後，起碼便有數千兄弟，哈哈，數千人服從你的號令聽你差遣，儼然便是個小皇帝，難道不過癮？」

王小克小時候聽人講童話故事，睡夢中的確幻想自己是小皇帝，指揮數千御林軍，好不威風，想不到這個夢想，竟然要變成事實。

可是，他心底下却毫無歡愉之感。

王小克年歲漸長，瞭解到這個世界越來越進步，人的個性也越來越見獨立，廿世紀末葉的人，再也不會像以前，毫無條件地服從一個主子了！

要數千人聽自己號令，除非有相當的條件回報，黑社會的頭子所以能夠控制這許多手下，便是因爲主持非法架步生意圖利，使手下們得到若干好處。

倘若葉暉要控制數千手下，除非一樣走那條路，否則何以服衆？

葉暉那裏猜得到王小克心中所猜的事情，他興緻勃勃地道：「小兄弟，我已向單眼老簡下了戰書，決定接收他新區一帶的地盤了！」

王小克「啊」地一聲低呼了起來。

他早已料到葉暉在奪了梁洲的地盤之後，會向單眼老簡埋手，只是想不到會如此之快！

「單眼老簡在北區有三間大檔，向十二間招待所收保護費，還有無數狗馬外圍賭檔，哼，另外還有三個販毒檔口，手下大概有六十幾個打手，勢力是比梁洲强三倍不止了。」

「你——你怎樣向他下戰書？」王小克訥訥地問。

「我約了他今天晚上在『巧相逢』茶樓講數，要他乖乖讓出地盤。」

「他怎會答應？」

「對啊！他當然不會答應。」

「於是大家便訴諸武力？」

「不錯，圈子內叫『開片』，」葉暉哈哈一笑，道：「這種事本市經常發生，爲了爭地盤，開片是免不了的。」

「可是他有六十餘個打手啊！」

「那又怎樣？」葉暉道，「我們不是也有十餘個打手嗎？再加上你和我的功夫，還怕打不過他們？」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樣子下去，本市勢將掀起一陣腥風血雨了！

「不過——」葉暉凝視着王小克，道：「我並不希望用武力解決。」

「哦？」

「第一，單眼老簡的手下，將來都是我招羅的對象，換言之，他們將會是『太白山堂』的人，如果殺了他們，豈不可惜？

「第二：動起武來，近百人的大毆鬥一定會驚動警方，我剛接掌本區，在在需要人手，若是全被拉進了警局，一來我在裏面還沒有人，二來也難以負担入獄弟兄的家費和津貼。」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看來葉暉對現代黑社會的組織結構和規例也有相當深刻的瞭解。

他頓了頓，又道：「小兄弟，這件事恐怕要你帮忙了。」

王小克心一懍，道：「怎樣帮法？」

「今晚我約了單眼老簡在『巧相逢』見面，他心底下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到時一定會派手下埋伏在四週，以備萬一動起手來對付我們，對不對？」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

「我約了他十點正見面，他大概會在九時許便佈置一切了，於是，我們打個電話向警方告密，說是有兩帮黑人物要在『巧相逢』開片，警方派人去查時，便將單眼老簡的手下一網成擒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可是如此一來，單眼老簡的手下便不會歸附你了。」

葉暉緩緩地點着頭，道：「我叫警方去抓他們，連累他們入獄，自是恨我入骨，的確不會歸附我的。不過，如果由你出面便行了。」

王小克呆呆地望定葉暉，不知他到底要怎樣「利用」自己。

「你不是和警方的周探長很熟嗎？」葉暉道：「如果叫周探長合作，假裝是無意發現單眼老簡的手下埋伏在那裏，便和我無關了。」

「怎樣假裝呢？」

「這個太容易了，反黑組有時得到綫報時，爲了保證綫人的安全，也經常做戲的，」葉暉道：「只要你肯跟周探長說一說，他一定肯帮忙的。」

「我助你滅了單眼老簡，你便助我救回白小妹？」王小克試探着問。

「小兄弟，你的事正是我的事，難道拯救白小妹的事我會忘了嗎？」

王小克緩緩地道：「葉大哥，咱們用這種手段暗算單眼老簡，會不會有點那個？」

葉暉先是一呆，隨即打了個哈哈，道：「小兄弟，古人說，成大事者不計小節，只要我們的理想能夠達到，用點不大光明的手段，又算得什麼？况且，單眼老簡販毒開賭，許多證據都抓在我手中，這樣做正爲社會除害哩！」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好吧。」

就在這個時候，房門「篤篤」地响了起來，葉暉道：「進來！」

門開處，胡全踏了進來，背後跟着兩個大漢。「屬下拜見龍頭大爺。」胡全躬身行禮。

「罷了，」葉暉向胡全後面那兩個大漢望去，道：「你們不是劉水的手下『吸血鬼』呂詠和『哨牙仔』陳基嗎？」

那兩個大漢聞言呆了一呆，葉暉臉上大有得色，道：「劉水對你們不大週到，因此你們想找個庇護所，對不對？」

兩人還未回話，胡全便道：「他們兩人正想加入我們。」

「好極，胡全，就由你做介紹人吧，」葉暉道：「入會手續，我早就詳細向你們說過了，你照着辦吧。」

「是。」

胡全說罷自枱上取了兩張油印表格，分給呂詠和陳基道：「你們塡塡這張『紅單』。」

呂詠和陳基接過去看了一會，胡全把單遞進去。

兩人在枱上塡起表格，王小克探頭一看，表格上塡着：「立志願書人呂詠，今由胡全介紹，自願參加太白山堂組織，在葉大哥領導之下，服從指揮，並遵行五祖遺溵，及一切法規，絕無反悔，立此志願書爲證。」

後面還有年齡、籍貫、出身、經歷、職業、住址和電話，以及親筆簽署。

兩人塡好之後，遞給胡全。

胡全恭恭敬敬地呈給葉暉，葉暉望了一眼，道：「好極，胡全，你把本會的二十六誓，二十一則，十禁十刑詳細解說給兩人聽。」

「是。」

葉暉向呂詠望去，道：「呂兄弟，你入了本會之後，要盡忠辦事，不得再有異心，我現在命你爲孖九二，那是比四二六的『紅棍』和四九仔的『草鞋』高級了。」

「多謝葉大哥栽培。」

「唔，以後叫我『龍頭大爺』，會中規矩胡全日後會向你詳細解說，你要緊記遵行。」

「是。」

葉暉又轉向那「哨牙仔」陳基道：「陳兄弟，聽說你的雙節棍使得很不錯，大有『李三脚』的威勢，我也命你爲孖九二。」

「多謝龍頭大爺。」

「好，你們出去吧！」

「是！」

王小克親眼看到葉暉招收手下，對他想光興「洪門」的目的，更是深信不疑。

葉暉等三人離去後，轉頭問道：「小兄弟，剛才商量的事，你快去進行吧！」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向外走去。

那天晚上，單眼老簡派在「巧相逢」埋伏的打手，突然被警方反黑組擒獲，而且搜出隨身携帶的單車鍊、西瓜刀和鐵尺等。

接着，單眼老簡的秘密賭檔也被警方查到了，販毒檔口忽然來了幾個大漢搗亂，其中一個武功奇高，把幾個巡場打得頭破血流。

還有，在單眼老簡保護下的許多招待所，來的「尋芳客」叫了一個又一個的小姐，却沒有一個滿意。

不久之後，單眼老簡的地盤中，出現了另一股新勢力，控制了單眼老簡以前擁有一切。

這股新勢力的主持者，自然是葉暉了！

不過，單眼老簡的下塲比梁洲幸運了許多，他心知不是葉暉的對手，同時自己又有許多犯罪證據握在葉暉手中，所以寧願臣服，由葉暉控制了他一切。

這時，單眼老簡的手下，都加入葉暉的組織，聽命於他。

王小克除了暗暗通知周探長「巧相逢」事件之外，並沒有揷手其他的事，只是袖手旁觀葉暉怎樣向單眼老簡巧取豪奪。同時，他也暗中留意着葉暉的一切，希望可以查到白小妹的下落。

然而，葉暉爲了自己的「事業」，每天忙於開會，召見手下面授機宜，有時更親自出動去對付那些不肯歸附自己的打手。

憑葉暉的功夫，自然是所向披靡，於是，王小克逐漸相信了一個事實：如果葉暉想控制本市整個黑社會，是大有可能！

由於葉暉教了手下幾套拳脚，他們出身又是孔武有力，好勇鬥狠之人，因此，幾乎無人是「太白山堂」人馬的敵手了！

不久，「太白山堂」這個字號已經在圈子裏哄動了起來。

與此同時，葉暉又藉着自己日益增强的勢力，挑了南區大頭頭郭保禮，手下的人，也增加到兩百餘人了。

許多本來游手好閒的流氓，紛紛前來投奔，葉暉「來者不拒」，全把他們收留了。

這時，劉勇、胡全、白彪和李大發都成爲了「太白山堂」的「香主」，每人都有六七十個手下。

王小克心下明白，只要葉暉的勢力擴充到一個程度，他便會向洗佩山，劉水和戴天環尋釁了！

一個月後，也即是白小妹失踪後的第三十四天，王小克和葉暉談到了白小妹的事。

「小兄弟，你放心，拯救白小妹之事，包在我的身上！」葉暉道。

「葉大哥，可是據我所知，白小妹並不在戴天環手中哩！」

「哦？」葉暉雙眉一揚，道：「你從那裏得來的消息？」

「是一個『無名小卒』告訴我的。」

「什麼時候？」

「大約一個月前吧？」

「爲什麼當時你不對我說？」

「因爲——因爲我見你太忙，因此沒有提出來。」王小克答。

葉暉閉目沉思了一會，問：「據你所知，白小妹現在那裏？」

「葉大哥，也許你會比我更加清楚。」

「這話是什麼意思？」葉暉兩道濃黑的眉毛一揚。

「葉大哥，不要把我小鬼子當作傻瓜，」王小克道：「白小妹在你手中，我一個月前就知道了！」

葉暉怔怔望住王小克，半晌，忽然仰天哈哈大笑起來，道：「好！聰明好聰明！你是怎樣猜到？」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認爲沒有必要將那自稱「無名小卒」的神秘電話說出來，只是道：「簡單得很，你想藉此邀我參加你的計劃對付戴天環而已。」

葉暉笑了一笑，道：「既然被你看穿了，那麼，我不妨向你承認吧，不錯，白小妹是被我擄走的！」

「葉大哥，你已經有了今日的基礎，大概也用不着我了，請把她放了如何？」王小克忍住心下忿怒，心平氣和地說。

「不，我還不能放她。」

「爲什麼？」王小克提高了聲音，道：「難道你關了她一個月還不够麼？」

「小兄弟，我來問你，我擄走白小妹的目的是想你助我對付戴天環，對不對？」

王小克忍住氣，向他點點頭。

「這一個月來，我雖然打開了自己的地盤，可是你却未眞正的幫過我的忙，是不是？」

葉暉說的是事實，王小克只得又向他點點頭。

「對付梁洲，單眼老簡之流，我自然不用你幫手，但是將來對付洗佩山和戴天環等人時，却非借重你不可了。」葉暉道：「如果我現在放了白小妹，你拍拍屁股走人，我到時那兒找幫手去？」

「你扣留住白小妹，難道我就會衷心幫你的忙？」王小克冷冷地道。

「你不幫是不行的！」葉暉好整以暇地道：「如果我遭遇不測，你的白小妹也勢將隨我而去——」

王小克雙眉一揚，只聽葉暉繼續說下去：「告訴你，我用來囚困白小妹的地方十分隱秘，絕對不會被人發現，而她只有一個半月的粮食和食水，現在一個月已過去了，再過半個月後，如果我不送粮食和食水去，她將先餓死呢？還是先渴死？」

王小克有一股衝動，想上前一拳朝葉暉面門打去；然而，他按捺着。

「小兄弟，只要你在這半個月內，助我除了戴天環和洗佩山，我自會把白小妹的藏身之所說出來，你怎麼說？」

王小克恨恨地咬着牙，雙眼便似要噴出火來，可是，面對着笑吟吟的葉暉除了妥協之外，還有什麼法子？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問道：「好吧，你決定什麼時候去對付戴天環？」

「明天先對付洗佩山，」葉暉道：「洗佩山除去後，才對付最大的一個頭頭——戴天環戴老頭！」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葉暉又道：「小兄弟，你千萬不要在我身上打什麼歪主意，否則，你便見不到你的白小妹了。」

王小克苦笑着，他自然明白其中關鍵，自己非但不能打他的歪主意，甚至要千方百計保護他的性命安全——倘若他有何不測，白小妹就沒有生還的希望了！

「小兄弟，你——」葉暉說到這裏，忽然雙眉一皺，渾身抖索起來。

王小克詫異地望定了葉暉，忽然想起那天看戲時，在戲院大堂中，葉暉曾試過這番模樣，莫非舊病復發了！

葉暉渾身抖個不停，坐在高背沙發上，竟是不能動彈。

半晌，他勉力伸手在袋中掏出一個小瓶，用微弱的手打開瓶蓋，取了一枚藥丸放進口中咀嚼。

不一會，終於恢復了常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調息着。

「你——你有病。」

葉暉臉上起了一陣抽搐，並不答話。

良久，葉暉方坐直起身，轉頭向王小克望來，道：「是老毛病，不碍事的。」

他把藥瓶放入袋中，伸手往枱上小鈴按去，道：「刑堂胡香主進來！」

王小克見他召見屬下，道：「我走了。」

「不，你留下，」葉暉道：「我要你看看『太白山堂』怎樣淸理門戶。」

王小克呆了一呆，因爲好奇心的關係，把移動的脚步停了下來。

門開處，胡全領先走了進來，背後跟着兩個大漢，爲首那人滿面憤怒之色，年紀大約三十餘歲，長得蛇頭鼠眼，後面那人年紀大約二十餘歲，却是英俊異常，只是垂下了頭，暗暗透着恐懼的神色。

「胡香主，你現在可以把詳細情形說給我聽聽了。」葉暉道。

「是，」胡全躬身行了一禮，退在一旁，指着那英俊青年道：「陸兄弟昨晚趁吳兄弟不在家時，姦了他的老婆！」

「寃枉！」青年男子急忙分辯，道：「是她心甘情願和我相好，我幾時姦過她了！」

「放屁！」那姓吳的男子大喝一聲，正欲說話，胡全喋聲道：「在龍頭大哥面前，說話尊重點！」

姓吳的這才深深地吸了口氣，指着姓陸的年輕男子道：「這厮經常趁我不在家，前去勾搭我老婆，她——小不更事，相信了他的甜言蜜語，因此從了他，昨晚我在『興記』收了數出來想立卽送來交給坐堂香主，後來改變了主意，打算先回家吃點宵夜，怎料一進門，便看見這畜牲正在强迫我老婆和他做那種事。」

葉暉臉色一沉，道：「陸兄弟，此事可是眞的。」

「龍頭大哥，他——他顚倒是非黑白，是他老婆先勾引我，我——」

「我問你昨晚是否和吳兄弟的嫂夫人發生過關係！」葉暉沉聲問。

「沒——沒有，」姓陸的青年垂下首來，道：「我們剛剛上了床，他——便回家了。」

「以前呢，你和吳大嫂來過不曾，」葉暉又道。

「我——」

「說實話！」葉暉冷聲道：「否則，我不饒你！」

姓陸的青年囁嚅了一會，終於向他點了點頭。

「你說她是心甘情願的，」葉暉問。

「是。」

「吳兄弟，嫂夫人多大。」

「二十一。」

「你和她結婚多久。」

「一年。」

「她是和你戀愛結婚，抑或是在其他情形下成婚的？」葉暉又問。

姓吳的料不到他會問這些問題，遲疑了一會，才說道：「她以前是個祉女，欠了人家一筆高利貸，我——我替她還了，於是，她嫁了給我。」

「原來她並不是心甘情願嫁給你的。」葉暉冷冷地道。

姓陸的青年見葉暉含有斥責的語氣對姓吳的說話，口角現出幸災樂禍的笑容。

「他媽的！我替她還了三萬多的債，那是我畢生積蓄啊！」姓吳的忍不住罵了句粗口。

胡全急忙白了他一眼，怎料葉暉口角含笑，道：「好，你是付出了代價，自然有權收回報酬，刑室胡香主！」

「在！」胡全急忙踏上前去，躬身答道。

「本室十八章律書之中第八章如何說？」

「奸淫同堂尊親之婦女，加重處罰。」胡全脫口答道。

「陸兄弟在本堂職司如何？」

「陸兄弟是本堂四二六紅棍。」

「吳兄弟呢？」

「吳兄弟是九八三白扇。」

「唔，這麼說來，陸兄弟是犯了第八章『奸淫同室尊親婦女』了。」

「是。」胡全答。

「胡香主，依本堂賞罰規則，陸兄弟該當何罪？」葉暉問。

「重刑者挖坑活埋，或沉水溺斃，」胡全答：「輕刑者三刀六眼，或四十紅棍。」

「唔，吳兄弟在本堂職司重大，妻子却被同黨兄弟奸淫，胡香主，就以重刑處置吧！」

他此言一出，那姓陸的青年臉上變色，便是王小克也不禁心下一懍。

「胡香主，挖坑活埋太過費事，就把他綑綁了，帶上小艇放他在海中吧。」葉暉又道。

「是！」

「好，你們可以出去了！」

那姓陸的青年嚇得大聲求饒，可是胡全早已把他揪了起來，帶出房去了。

葉暉等三人出去後，才轉過頭來，望了王小克一眼，道：「我是依章辦理，大公無私，若是那姓吳的奸淫姓陸的妻子一樣處決。」

王小克緊閉着唇不出聲，葉暉又道：「國有國法，家有家法，若是門規不嚴，便難服衆，手下們辦事的效率便差許多了。」

王小克凝視着葉暉，心底下升起了一個疑團：葉暉到底是什麼地方來的，這樣厲害的人物，怎麼自己以前完全沒有聽見過。

生死肉搏　血肉橫飛

洗佩山的「大本營」是一幢灰黯的維多利亞式別墅，這間別墅有華麗的圓屋頂和裝上遮板的窗戶。

別墅四週圍圍了一堵高高的鐵柵，洗佩山的「保鏢」，經常在附近巡邏。到了夜晚，屋頂上還有「警衛」在守着。

大門裏頭，還裝上了隱形攝影機，凡是獲得進入門的人，都被拍攝起來。

然而，在洗佩山的「大本營」中，最森嚴的禁區，還是三樓那一大塊地方。

那塊地方，許多人都叫它作「地牢」，這就是洗佩山大本營的心臟地帶，洗佩山的非法

生意會議，都是在此擬定和執行的。

「地牢」分成了好幾間隔音的房間，這些房間都是爲了接見外國顧客私梟而設計的。當然，洗佩山和手下大頭目的會議，也在「地牢」中舉行。

任何人要進入「地牢」時，必須先走入狹窄的走廊，按下電鈴，使前面的大門自動打開，然後再跟守衞打個信號。在前廳的末端，還有一扇鋼門，鋼門上有個窺孔，裏面的人可以從孔中看出來者的身份。

「地牢」窗外用水泥堵住，以防長距離的電子式攝影監視，因此，要進入「地牢」，只有循正路從樓下大門口進去，經過地下的客廳，二樓的站岡，還有那雙重保險的門鎖。

洗佩山數十年來一直是毒品轉運者的頭子，他從泰國緬甸等地輸入毒品，再轉運到美國西歐等地，由於他行事小心，勢力甚大，很少失手，外國買家在付運「訂金」之後，百分之九十九担保可以收到他們所要的「貨」。

洗佩山很少離開他的豪華別墅，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差不多在三樓的「地牢」辦公。

在他豪華的辦公室裏，雖然沒有窗戶（窗子都被水泥封堵住了），空氣卻保持清鮮。原來有一具強力的空氣調節器，廿四小時不停開着。

那流綫型的辦公枱上，有四具顏色不同的電話，其中三具是給本市的辦事人員打進來，另外一具紅色的專用電話，則是用來作長途電話傾談用的。

洗佩山是個五十八歲的老年人，他雙鬢灰白，臉色紅潤，那當然是因爲保養得好的關係，洗佩山的第四個太太，每天都燉一碗人參湯給他「進補」，據說，洗佩山的「人參茶」每一碗要用五錢人參，而那種人參每両的價錢在三千元以上！

洗佩山的每天晚上一碗「人參茶」，便够普通打工者一個月以上的薪水了。

由於洗佩山在毒品轉運方面賺大錢，他根本看輕本市的市場，所以，他和戴天環雖然是本市最有勢力的大毒販，但在河水不犯井水的情形下，倒也相安無事。

這天晚上，他處理完平日的公事後，年輕貌美的四姨太紫薇端着一盅燉品，踏進他的書房。

「老爺，是宵夜的時間了。」紫薇風姿綽約地踏了上前。

洗佩山接過那燉盅，放在枱角，雙眉緊鎖着。

紫薇繞到他身畔，低聲問道：「老爺，趁熱喝啊！」

「等一下再喝。」

「你——你好像有心事？」

洗佩山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卻不說話。

紫薇年紀甚輕，但極精於鑑貌辨色，輕輕搭住洗佩山的肩膊，道：「老爺，有甚麼事可以讓我替你分憂的嗎？」

洗佩山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道：「今天我接到曹師爺一個電話。」

「他說甚麼？」

「本市最近突然出現了一股新勢力，而且正在迅速擴展中，那股勢力——」

「老爺，你不說我也知道了，好像是『太白山堂』，對不對？」

洗佩山呆了一呆，道：「你怎知道？」

「是區祥告訴我的，」紫薇道：「區祥是你的首席保鏢，對外面的情形十分清楚，他還說，這股新勢力好像正在計劃對付我們。」

洗佩山緩緩地點着頭，道：「我已叫人去調查過了，主持那『太白山堂』的，好像是數十年前，一個洪門組織中人的後嗣。本身武功很高，最近又廣招人手，野心着實不小。」

「區祥說，本市好幾股小勢力或被他征服，或被他收買，好像粱洲，單眼老簡他們，不過——」紫薇頓了一頓，笑道：「這關我們甚麼事？」

「怎會不關我們的事？」洗佩山憂形於色，道：「他進一步可能要來撬我們的地盤！」

紫薇嫣然一笑，道：「老爺，這個你大可放心，不會的！」

「哦？」

「那『太白山堂』搶的全是本市的地盤，我們和外埠交易，搶來幹甚麼？他們又不認識我們的客戶，也無從搶起啊！」

「話是這樣說，我總覺得可慮。」洗佩山仍然皺着雙眉。

「老爺，這是沒有甚麼可慮的，」紫薇笑道：「我們的基礎穩若泰山，便是戴天環也難以動分毫，何況是區區一股新興勢力。」

洗佩山這才拿起燉盅，正欲湊咀去喝那千年人參湯時，枱面上一具黑色的電話忽然响了起來。

洗佩山放下燉盅，拿起電話，「喂」了一聲。

紫薇拿起盅蓋蓋上，以防人參湯冷了，一面留意洗佩山面上的神色。

忽然，洗佩山霍地一聲站了起身，大力拍着枱子，道：「甚麼！竟有這樣的事？」

他身子微顫着，額上青筋暴現，紫薇跟了洗佩山三年，從未見過他神情如此激動過。

不久，洗佩山掛斷了電話，頹然坐了下來，瞪着雙眼出怔。

「老爺，發……發生了甚麼事？」紫薇低聲問。

「我們……我們一批剛從泰國運來的貨，在公海上被人搶去了！」

紫薇秀眉陡地一揚，道：「是甚麼人斗胆在太歲頭上動土？」

「好像又是『太白山堂』的人！」洗佩山喃喃地道：「押貨的人說，他們配備機動帆船，搶近我們的船，把……把那批價值一千三百萬元的貨搶走了！」

「可是我們的人有槍啊！」

「槍！」洗佩山苦笑了一下，道：「據說，『太白山堂』中有人會施發暗器，先下手爲強，把我們的槍手打瞎了眼，登上船來予取予携！」

紫薇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凝視着洗佩山，平日從容沉着的他，這時因爲遭受從來沒試過的打擊，胸口迅速地起伏着，原來便很紅潤的臉孔，這時更是漲得通紅。

洗佩山忽然一拍枱子，道：「我一定要找他們算賬！」

說罷拿起那具綠色電話，撥了一個電話號碼。

「區祥，你進來！」

不久，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精壯漢子踏了進來，問道：「老爺有甚麼吩咐？」

「召集所有的兄弟回來待命！」洗佩山沉聲道：「咱們要和『太白山堂』算一算賬！」

區祥愕了一然，他雖然不知道洗佩山何以大動肝火，卻也料到「太白山堂」已尋上門來了！

「快去！」洗佩山大喝一聲。

「是！」

區祥離去後，紫薇道：「老爺，你——你想和他們講數？」

「一千三百萬，不是一萬三千元！」洗佩山恨恨地道：「他們若是不把我們的貨全吐出來，我要一舉殲滅『太白山堂』！」

就在這個時候，枱上一具內綫電話忽然响

了起來，洗佩山氣呼呼地拿了起來，「喂」地一聲。

「老爺！」是區祥的聲音。

「甚麼事？」

「有一個人想見你。」

「甚麼人？」

「他不肯說出姓名。」

「我沒空見他。」洗佩山說着便欲把電話掛上，不料區祥又道：「老爺，他說有關於『太白山堂』的消息提供。」

「哦？」

洗佩山沉吟了一下，道：「好，你搜過他的身，叫王貴陪他進來。」

「是！」

電話掛上後，洗佩山向紫薇揮了揮手，道：「你先迴避一下吧。」

其實用不着洗佩山吩咐，紫薇早就知趣地轉身向內走去，每一次洗佩山接見客人，都不許女眷在座，這是他的習慣。

洗佩山燃上了一口雪茄，大力地咬着雪茄咀，腦際間盤念着應該用甚麼方法和戰畧來對付「太白山堂」。

這時，自動鐵柵打了開來，一個面如冠玉，英俊壯碩的青年男子踏了進來，背後當然跟着空手道黑帶七段王貴。

那王貴年紀四十一歲，本來開武館授徒，由於他是本市三個空手道黑帶七段之一，因此生意不差，每個月所開的新班，都有三四十個學生。

洗佩山親眼在電視螢光幕上看過王貴的表演，覺得如果將此人收爲己用，勝過三四個普通保鏢，於是重金禮聘，終於把他招羅過來，廿四小時在別墅中保護主子。

王貴踏進洗家已有一年半光景，平日除了和其他保鏢護衞賭錢喝酒之外，並無其他事做，他心想每個月支取近萬元的薪酬，卻毫無表現的機會，心下早已蹩得慌了，這天晚上聽區祥說老爺要去對付「太白山堂」，不禁大喜過

青年一滑步，反手把保鏢王貴的手腕抓住。

望。怎料突然又來了一個文質彬彬的青年，由於不知他來意如何，因此一直監視着他，心想這人若是要不利於洗佩山，正是自己「用在一朝」的機會了！

那青年神色木然，來到了洗佩山的跟前。

若是在平日，洗佩山說甚麼也不會在「地牢」中接見外人，但此時驟逢奇變，凡是有關「太白山堂」的消息，他都極想知道。

他打量着那青年，道：「你是誰？」

青年搖着頭，道：「洗先生，你要的是我的情報，抑或我的名字？」

洗佩山雙眉一揚，可是仍然不把他看在眼裏，冷冷地道：「我兩樣都要。」

「我只能給你情報，不能給你名字。」

「哦？」洗佩山霍地站了起身，道：「你來尋我開心不成？」

王貴立時踏前一步，要去抓那青年手臂，卻被洗佩山使了個眼色阻止了。

「如果你連姓名也不肯告訴我，你的情報又有幾分可靠？」洗佩山道。

青年忽然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我沒有名字。」

洗佩山呆了一呆，道：「開甚麼玩笑？阿貓阿狗都有名字，你怎會沒有？」

「洗先生，其中原因，我現在不能告訴你，」青年誠懇地道：「不過，將來你也許會知道的。」

「好吧，那麼你究竟是甚麼身份，以前跟過甚麼人？」

「我是無名小卒，」青年道：「以前從未跟過任何人。」

洗佩山錯愕地打量着青年，圈外人怎可能有關於「太白山堂」的消息供給自己？

他眼珠一轉，道：「好吧，我暫時不盤問你的身份，你到底有甚麼情報要給我？」

「太白山堂正在計劃着對付你。」

洗佩山緩緩點着頭，道：「這個我早就知道了，算不了是甚麼情報。」

「他們甚至已經開始了行動！」

「我也知道了！」

「今天晚上，他們在公海搶了你的一批貨，」青年道：「聽說那批貨價值達一千三百萬元！」

洗佩山心頭一跳，想不到這毫不起眼的「無名小卒」，竟然也知道才發生不久的事！

「你——你怎麼知道？」洗佩山微顫着聲音問。

「洗先生，你大概已經接到報告，他們得手了？」青年問。

洗佩山恨恨地咬着牙，點了點頭。

「這只是他們的第一步行動而已，」青年笑了笑道：「跟着下來，他們還會再次截奪你的貨物，收買你的手下，甚至試圖和那些外國客戶接頭，以更豐厚的利潤作利誘，和他們達成交易。」

洗佩山霍地在枱上大力一拍，喝道：「胡說！他們敢！」

「洗先生，他們今天晚上已經向你證明了。」青年仍然淡淡地說。

洗佩山咬了咬唇，意味到青年說的全部是事實，「太白山堂」的計劃，就是想「快速蠶食」自己的一切。而他們的第一步已經成功！

「洗先生，你是否打算和他們談判？」

洗佩山沉吟了一下，終於向青年點着頭。

連他自己也不明白，何以對着面前這個素昧平生的「無名小卒」，竟然會這樣坦白。

「洗先生，這一着行不通的。」

「爲甚麼？」

「他們的勢力雖然不及你，可以出動的人手，目前也不及你二分之一，」青年道：「可

是，他們的功夫比你的手下高！」

洗佩山淡淡一笑，道：「你錯了！我手下全是受過拳擊訓練，和學過功夫之人。」

「就像他？」青年說着向背後的王貴望了一眼，輕蔑地問。

「王貴是本市三個空手道七段好手之一！」洗佩山得意地答道。

青年冷冷地一笑道：「那又怎樣？『太白山堂』的人還眞不把一個七段看在眼內哩！」

王貴聞言雙眼一瞪，踏上前來，伸手往青年肩膊抓去。

青年倏地滑前一步，反手抓住他的手腕，使力一扭，王貴那料到他身手如此之快，「啊」地一聲，殺豬般地叫了起來。

青年並不乘機把王貴摔倒，反而鬆手把他放了！

王貴站在當地，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尷尬異常，不知繼續上前動手呢，抑或算了。

洗佩山當然把剛才的情形看在眼中，心頭一動，問道：「太白山堂有甚麼好手？」

青年咬了咬唇，道：「那自稱『龍頭大爺』的功夫十分厲害，況且，他還有一個得力助手，名叫王小克，有個綽號叫『小鬼子』。」

「小鬼子？」洗佩山喃喃地道。

「那『小鬼子』使得一手好暗器，『玻璃彈』百步之內，可打瞎人的眼睛，實在不比普通手槍遜色。」青年道。

洗佩山一聽到「玻璃彈」暗器這幾個字眼時，心頭一震，暗想自己的手下便是敗在那「玻璃彈」之下，價值一千三百萬的私貨，也是因此而失去的。

「這『小鬼子』的武功，和那『龍頭大爺』相較之下，孰優孰劣？」洗佩山不動聲色地問。

「這個——」青年沉吟了一下，道：「難說得很。」

「和你比較呢？」

「我有機會贏他們。」

「只是有機會而已？」

青年正色道：「洗先生，除了我之外，當世之間，恐怕沒有人可以和那『太白山堂』的堂主一較高下了。」

「原來你除了提供情報給我之外，還想自動請纓去對付他們！」

青年沉吟了一下，道：「可以這樣說。」

「你有取勝的把握嗎？」

「單打獨鬥，我有機會取勝，但如果他們兩人聯手的話，必輸無疑。」

洗佩山緩緩地點着頭，道：「你倒是很誠實。」

「不過，如果你可以調動所有的人手聯手進攻，大家的機會便相等了。」

洗佩山背負着手在豪華的書房中踱着步，道：「我不要均等的機會，我一定要一舉殲滅了他們！」

「除非你有犀利的槍械，那也許有希望。」青年道。

「你的意思是赤手空拳的搏鬥沒有希望了？」洗佩山問。

「不錯。」

「好！好！」洗佩山緩緩地點着頭，道：「如果你助我殲滅了他們，要甚麼報酬？」

「不要。」

「你說甚麼？」洗佩山幾疑自己聽錯了。

「我不要任何報酬。」

「你——」洗洗山凝視着那青年，道：「你究竟是為了甚麼？」

青年澀然一笑，道：「洗先生，我只希望殲滅『太白山堂』，如此而已。」

「難道你和『太白山堂』有仇不成？」

「不，」青年搖着頭，道：「我和『太白山堂』沒有仇。」

「那你究竟是為了甚麼？」

「洗先生，如果你答應我助你的話，便不要問我為甚麼，」青年堅定地道：「我絕對不會告訴你的。」

「——」洗佩山猶豫了一會，說道：「好吧！」

「且慢！」王貴忽然叫道。

洗佩山愕了一然，向王貴望去，道：「幹甚麼？」

王貴指着青年，道：「這人口出大言，也文也武，不知究竟有沒有眞本事，老爺怎能輕信於他？」

洗佩山轉頭向青年望去，緘默着。

「洗先生，他是你的隨身保鏢，對不對？」青年問道。

「不錯。」

王貴捲起了衫袖，磨拳擦掌，道：「來來來，讓我先考驗考驗你的功夫！」

青年向洗佩山道：「洗先生，怕不怕弄髒了你的地氈？」

洗佩山微微一笑，道：「不碍事。」說罷退到一旁，他早已想進一步看看那青年的武功底子了。

青年轉身面對着王貴，道：「來吧！」

王貴運力雙臂，凝視着青年，根本連見面禮也免了。（按：空手道高手與人比賽武功時，多半先躬身向對手行個禮。）

洗佩山雙眼眨也不眨地凝視着蓄勢待發的兩人。

王貴忽然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叱喝一聲，一掌向青年打來。

青年覷準他的來勢，忽然一腳踢去，這一腳快如閃電，足尖踢中王貴手腕，只聽王貴「啊呀」一聲，手腕顯然受傷。

青年並不乘勢追擊，反而輕飄飄地後退幾步，望定了王貴。

「你看看你的手腕，有沒有事？」青年問道。

王貴伸手摸了摸被青年踢中的手腕，除了一陣微痛之外並無異狀！

他是武術大行家，自然知道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剛才青年那一腳若是用足了力，自己這腕骨非斷不可！

不過無論如何，照面之間連被青年佔了兩次上風，王貴心下仍然不服，他叱喝了一聲，大踏步向前，「呼呼」兩掌向青年面門胸膛擊去。

青年右臂陡地一長，先格開了面門那掌，左臂向上一揚，伸開五指，竟然抓住了王貴手腕，向下一壓，跟着右腿足膝向上一蹬，王貴又是叫了一聲，騰騰騰連退三步。

王貴這一驚非同小可，那青年動作快若鬼魅，自己生平那裏碰過這樣的對手？

他輕輕提了左腕一下，除了陣陣微痛之外，並無異狀，這才放心。

「再來一次吧！」青年道：「這次出手快一點，你太慢了！」

王貴咬住牙關，心想在主人面前接二連三出醜賣乖，若是不搶回一點顏面，這「洗府」以後如何待下去？他驀地吸了口氣，揮動着雙臂揉身而上，看情形已經不是切磋功夫，而是要以性命相搏了。

青年見王貴勢若瘋虎向自己撲了過來，倒也不敢怠慢，兩人近身相鬥起來。

洗佩山一直雙眼眨也不眨地望着兩人，只見拳來腳往，動作快若閃動，一時間也分不出是誰在攻，是誰在守了。

忽然，只聽王貴「哎呀」一聲，雙手掩住

了臉，退開戰圈。

洗佩山向前望去，只見青年以「金鷄獨立」式站在當地，伸在半空的手鮮血淋漓，而王貴指縫間也淌出了殷紅的血來。

鮮血「噗！噗！」地淌在地氈之上，剎那之間，黃色地氈染紅了！

青年緩緩地站直了身子，仍然望定了王貴，怕他受傷之下，突然又撲過來拚命。

洗佩山一顆心怦怦地跳了起來，他最初看到王貴的武功時，以為天下間無人是他敵手，不料突然間跑出一個自稱「無名小卒」的小子，照面之間便把他重創了！也不知是驚是喜。

「王貴，你不碍事吧？」洗佩山問。

王貴忽然一個轉身，向外奔去，可是他雙手掩面，看不到半掩着的鐵柵，「彭」地一聲撞了上去。

這一撞非輕，然而，王貴卻再也不哼聲，向外疾衝而出。

「他只是眼皮受損而已，我沒有傷到他的瞳孔。」青年說着垂首一看，洗佩山這時才看到他手臂上瘀青一片，顯然是被王貴擊中的。

「他的武功也算不錯了，」青年苦笑着說：「可惜動作太慢！」

「王貴的出手不算慢了，剛才他——」

青年不待洗佩山說下去，便道：「洗先生，那『太白山堂』堂主能夠在十分之一秒之間，奪下圍攻他的三個大漢的匕首，再在他們面上各賞了一巴掌，你認為這種身手和王貴比起上來怎麼樣？」

洗佩山心下一懍，天下間竟然有這等武功的人，武俠片中所描寫的一切，都不算誇大的了？

「我不信有這等身手的人！」

「誰相信呢？」青年黯然嘆了一口氣，道：「二百年來，大概只有他一人練到這種身手了。」

洗佩山望着地氈上的那灘鮮血呆呆出怔，道：「無論如何我不會和他干休。」

青年搓撫着手臂，緘默着不出聲。

洗佩山踱了一會步，忽然停住，道：「我決定這兩天內約他一會，看看他究竟是甚麼三頭六臂的人物！」

× ×

葉暉掛下電話後，打着哈哈向剛入房間的王小克道：「小兄弟，你可知道剛才是誰打電話來？」

王小克搖了搖頭，說道：「不會是洗佩山吧？」

「哈哈！也差不多了，是他的首席保鏢區祥打來的。」

「幹甚麼？」

「洗老頭要見我，和我談判。」

「你答應了？」

「當然！」葉暉道：「昨天晚上的行動只不過是向他施一個下馬威而已，今天晚上，我要他服從我的條件！」

「甚麼條件？」

「他和外埠的生意，我佔五成。」

「他肯答應嗎？」

「哼！怎輪到他不答應？」葉暉道：「他不怕一次又一次地接不到貨嗎？」

王小克在沙發上坐了下來，懶懶地問：「他約你在甚麼地方見面？」

「他的『地牢』中。」

「到他的地方去？」王小克愕了一然。

「怎麼啦？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洗老頭以為我不敢去，我偏偏要去！」

「葉大哥，如果他在暗處埋伏下槍手，豈非送羊入虎口？」

「哈哈，我會這樣笨嗎？」葉暉道：「我有辦法應付的。」

「甚麼辦法？」

「天機不可洩漏，總而言之，到時你留意四週動靜，一有異動，咱們立時先制住洗老頭，他『億金之體』，不會胡來的！」

「我……我要和你一道去？」

「不錯，」葉暉點着頭，道：「而且就只我們兩人。」

王小克瞪大了雙眼，心想葉暉要不是瘋了，就是胆色過人！

從來沒有人敢到洗佩山的「地牢」去尋釁的！

「小兄弟，只要解決了洗老頭，剩下來的，就只有戴天環了，」葉暉眼眶裏透着興奮的神采，道：「那時候，哈哈，『太白山堂』威震東南亞，黑社會的歷史，將會為我改寫！」

王小克呆呆地望着葉暉，這個最初看上來毫無機會的「計劃」，如今竟然逐步在實現中，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小兄弟，你好好休息一下，今天晚上大家可能要費點神哩！」葉暉道。

那天晚上，葉暉命手下取了十分豐盛的晚餐入房，和王小克享用過之後，拍拍肚子，望了望腕錶，道：「小兄弟，咱們應該起程了，別讓洗老頭等得太久。」

王小克站了起身，葉暉打開抽屜，取出一個裝着物事的膠袋，道：「走吧。」

兩人來到樓下，白彪早已把車子駛了過來，等兩人上了車後，一踩油門，車子向前疾馳而去。

一個小時左右，車子已經來到洗佩山那幢維多利亞式的別墅門前了。

大門前的鐵柵自動打了開來，出乎王小克意料之外，除了一個大漢站在鐵柵旁之外，並不見到其他人。

葉暉神情突然緊張了起來，緊緊拿着那個膠袋，雙眼望向前方。

車子在別墅前停下後，區祥立時迎上前來，替他們打開車門。

「洗老爺在三樓等你們。」區祥道。

葉暉緩緩地點着頭，搭住王小克的肩膊，隨着區祥向內走去。

兩人一踏進大廳，立時留心戒備起來，王小克手中緊揑着幾顆玻璃彈子，葉暉則把那膠袋捧在胸前。

王小克心下暗暗奇怪：葉暉懷中膠袋中裝着的是什麼？

他想：當洗佩山未查出那價值一千三百萬的毒品在什麼地方之前，是不會貿然殺害葉暉和自己的，因此，泰然自若地向梯級走去。

兩人來到三樓，只見洗佩山獨自一人坐在流綫型寫字枱之後，「地牢」中並無其他人。

「請坐！」洗佩山微欠一欠身。

葉暉拉了張椅子，在流綫型的辦公枱前坐下，道：「洗先生，在未正式談話之前，有一件事我要先聲明一下。」

「什麼事？」洗佩山雙眉一揚。

「我這膠袋裏裝的是一個爆炸力極强的炸彈！」葉暉指着懷中的膠袋說。

他此言一出，不但洗佩山勃然變色，便是王小克也大感意料之外。

——他帶了一顆炸彈來赴會！

王小克側頭望了葉暉一眼，想不到其中的關鍵。

「你……你這是什麼意思？」洗佩山沉聲問。

「為了保障我們的安全，」葉暉左右望了一眼，道：「洗先生，你若是埋伏了槍手想暗殺我們，在我死前，會按下炸彈的掣，這個房間中，無人可以倖免！」

洗佩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葉暉又道：「當然，你也不能離開這裏，會議之後，還請你移玉親自送我們下去，以示光明磊落。」

洗佩山搓了搓手，道：「葉先生，我那批貨是被你吃了？」

「不錯。」

洗佩山料不到葉暉承認得如此爽快，雙眉一揚，道：「葉先生，你可懂這一行規矩？」

「我當然懂，可是有什麼法子？我對一班手下並不刻薄，因此在在需錢，洗先生大人大量，借一點來使使，大概不成問題吧？」

「那……那批貨值千餘萬！」

「所以，我今天也是特地來道謝洗先生你的。」

洗佩山大力一拍枱子，道：「我要你原璧歸回，一點都不能少！」

「洗先生，你在這行撈了幾十年，應該知道規矩，」葉暉淡淡一笑，道：「如果我肯吐出來，當初也不會下手了，除非——」

「除非怎樣？」

「你有力搶回去！」

洗佩山霍地一聲站了起來，道：「姓葉的，你原來並無妥協之心，是有意來找『架樑』的！」

「洗先生，我看你年紀也不少了，這幾十年來油水也撈了不少，最好急流勇退，還可以安享晚年，否則——」說着冷冷一笑，並不說下去。

「好！好！」洗佩山咬着牙道：「我便看看你『太白山堂』有多大能耐搶我的飯碗。」

說罷，右腳暗中踩下桌底一個暗掣，數十個大漢立時自外衝了進來，把王、葉兩人圍在當中。

「好啊！你早已安排好陷阱了！」葉暉舉起手中膠袋，喝道：「姓洗的，你如果稍一移步，我立即按掣引爆炸彈！」

洗佩山陡地一呆，他實在沒料到葉暉有此一着，登時站在當地不敢動彈。

「叫他們退下去！」葉暉道：「老實說，這一班膿包也濟不了什麼事，若是大家在拳腳上較量一番的話，我半個小時之內，便能把他們全部料理了。」

洗佩山望着葉暉手中的炸彈，沉吟了一下，道：「你肯和我的手下較量武功？」

葉暉哈哈一笑，道：「只要不用槍械，他們一齊上來我也不怕。」

「當眞？」

「洗先生，我在個多月內開創了『太白山堂』，難道不是憑眞功夫？」葉暉道：「如果你的手下無人可以敵我，你便如何？」

「如果你輸了呢？」洗佩山反問。

「好極！」葉暉笑道：「如果我輸了，非但把那千餘萬的貨吐出來，以後更不騷擾洗家的人！」

洗佩山雙眉一揚，葉暉又道：「如果我一旦把你的手下打敗了，你便怎樣？」

「這個——」

「讓我開出條件來，看看你合不合心水吧，」葉暉搶着道：「我勝了的話，你從此之後的一切生意，我都佔五成，每月拆賬，至於你的手下，也要全部歸附『太白山堂』，由我來保護洗家。」

洗佩山又驚又氣，心想如此一來，我洗佩山打下來的江山，不是一下子報銷了嗎？

然而，他是一個極工心計的人，臉上並不現喜怒之色，又想：就算不幸輸了，仍可賴賬，將來派殺手去把他殺掉算了。

洗佩山未見過葉暉之前，雖然聽聞他的武功奇高，野心極大，但心想他終歸也是一個流氓，自己儘有辦法對付他，因此並不大把葉暉看在眼內。

如今，葉暉一出手便用炸彈要脅住自己，並且口出大言，看來眞的要把自己苦心經營的一切搶奪過去，不由暗暗後悔：早知如此，趁他踏進別墅時就下令殺了他了！

「怎樣比法？」洗佩山淡淡地問，這時候，他已下定決心，不論要用什麼手段，都要除掉葉暉。

「一齊上來可以，車輪戰也可以，」葉暉道：「只是聲明不可用刀和槍。」

洗佩山沉吟了一下，道：「好吧，王貴，你出來！」

王貴正站在葉暉背後，聞言答應一聲，踏前一步。

「你先和葉先生玩玩。」洗佩山道。

「是。」

葉暉側頭向王貴望去，只見他眼皮上貼着膠布，臉上一片青腫，不由笑道：「洗先生，這人便是你的空手道七段好手王貴？」

「正是他。」洗佩山冷靜地答，他派王貴出戰，目的不外想一衆手下看清楚他的武功底細而已。

「怎麼掛了彩啦？」葉暉笑吟吟地道：「是不是昨天晚上和嫂子拌過咀來？」

王貴聞言叱喝一聲，一掌向葉暉面門擊去，原來他昨晚被神秘青年擊敗之後，羞愧無已，正欲離去，卻被洗佩山叫人把他留住了。

洗佩山向他好言相勸，說是自己正在用人時候，如果留下來的話，將來對付「太白山堂」的人馬時，也可出一分力。

王貴心想既然鬥那青年不了，此番離去，那裏還有顏面在武壇立足？如果在對付「太白山堂」時重創一兩個敵人，還能挽回點面子，因此答應了。

他見葉暉對自己的神態輕慢無禮，心下大怒，不由分說，一掌向葉暉攻去。

不料他甫一出手，便聽洗佩山大喝一聲：「且慢！」

王貴倒也是乖巧之人，硬生生把那一掌收回了，轉頭望住洗佩山。

「葉先生，你手中的物事——」洗佩山向葉暉手中的膠袋一指。

葉暉哈哈一笑，把膠袋交給王小克，道：「小兄弟，你曉得怎樣用的了？只要一按掣，炸彈便自行爆炸，記住好好看着洗先生，勿讓他離開此房。」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腦際一亮，自己那裏懂得用這炸彈了？看來膠袋中裝的一定是「詐彈」，只是用來恫嚇洗佩山的。

葉暉這才向王貴說道：「好啦，放馬過來吧！」

王貴見葉暉一副有恃無恐，穩操勝券的樣子，心下打了個突。

若是平日碰到葉暉這種神態，他必然暗想對方在找死，可是，自從吃過那神秘青年的虧後，王貴已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自己的功夫，實在不足爲恃的。

他脫下鞋子，雙手比劃着，繞着葉暉的身子，慢慢地走着。

葉暉雙手直垂，根本沒有迎敵的準備。

王貴驀地大叫一聲，飛身向葉暉撲來。

葉暉紮穩了馬步，雙拳直遞而出，迎向王貴雙掌，竟是擺明了硬碰硬的格局。

王貴那一雙肉掌已練得能摧堅折銳，見葉暉竟想和自己硬碰，心下竊喜。

「噗！」地一聲王貴只覺左掌掌心一痛，五指齊斷，右掌慌忙間一縮，這才逃過同樣遭遇。

他哼也不哼聲，叱喝一聲，揉身而上。

剎那之間，兩人戰在一團。只見王貴神情緊張，葉暉卻是神定氣閒。

不一會，葉暉大喝一聲，雙肩陡地一長，向王貴面門抓去。

王貴當時正一腳向葉暉面門踢去，被他側身避過，腳未落地時，忽見眼前一花，跟着雙腿一陣劇痛，慘叫起來。

葉暉一擊得手，並不乘勝追擊，向後彈開一步，冷冷地望住王貴。

「他們是一路的！」王貴突然嘶叫起來：「他們是一路的！」

洗佩山見葉暉出手傷了王貴雙眼時，心頭一懍，覺得他的身法好熟，經王貴叫了出來，腦際一亮，想到了那神秘青年。

他向人叢中望去，卻不見那青年的影子，心下暗暗吃驚。

「大夥兒一齊上！」區祥叫了起來。

那「地牢」面積甚大，雖然聚集了三四十人，似有不少空曠的地方。經區祥一叫，那三四十個大漢立時發了聲哄，向葉暉攻去。

那三四十個大漢都是十中挑一的壯碩之輩，大部份更學過拳腳功夫，這一圍攻上來，聲勢極是驚人，葉暉倒也不敢怠慢，深吸了口氣，竄入人叢中應戰。

王小克一面留意着戰場，一面監視着洗佩山，他雖然恨葉暉入骨，但由於白小妹性命在他手中，若是葉暉遭到危難，自己當然要出手拯救。

葉暉一竄入人叢之中，呼爹喚媽之聲立時此起彼落，還不到一刻鐘，已經有四五個大漢被他重創得伏在地上爬不起來了。

過了一會，又有四五個大漢跌地不起，區祥眼見人多反而累贅，呼哨一聲，衆人立時退了開去。

葉暉掠了掠頭髮，臉上微紅，胸口起伏喘着氣，但卻還是笑着說道：「怎麼啦？投降不成？」

洗佩山親眼見過葉暉的功夫，心下大大吃驚，見那神秘青年還未現身，不由大急。

「阿燦，阿廣，阿傑，阿水，阿四，咱們先來！」區祥說着和那四個同伴攻上前去。

葉暉笑道：「人多不成，人少更不行！」他一邊說話，一邊閃電般地遞出五拳，除了區祥外，那四個大漢都閃避不及，被他擊退了。

「阿明，阿生，阿榮，狗屎陳，阿白，你們上！」區祥又大聲叫道。

那五個大漢都是白鶴派門徒，拳腳功夫相當不俗，應命上前圍攻葉暉。

葉暉見這五個大漢果然有點武功根底，於是打點精神迎戰。

六人拳來腳往苦鬥了一會，其中一個大漢胸口中了葉暉一腳，口中鮮血狂噴仰天跌倒。

另一個站在一旁的大漢，立時補上，把葉暉圍在當中。

葉暉武功雖高，但經這麼久一戰，精力耗去不少，行動已無剛才迅速了。

不一會葉暉悶「哼」一聲，背上吃了大漢一拳，區祥見了大喜，叫道：「對啦，阿燦，再來一次！」

「再來你媽媽的一次！」葉暉大怒，倏地竄上前去，一拳摑在區祥面上，登時把他打個鮮血直冒，吐了兩顆大牙出來。

那五個大漢像幽靈般又纏了上來，葉暉罵了聲粗口，轉身迎敵。

又過了一會，葉暉臂上、腳上都中了拳，額上也滲出了汗珠，但他越戰越勇，動作雖無先前之快，下手卻一樣甚重。

「去吧！」葉暉抓住一個大漢手腕，大力一甩，那大漢立時跌跌撞撞向旁倒去，身子碰到一個同伴，兩人同時仆跌下地。

葉暉哈哈一笑，雙手叉腰，冷眼向站在他面前的大漢們望過去。

洗佩山見葉暉的武功果然如那神秘青年所形容一般，背上不由出了一身冷汗，慢慢地伸手到腰間，接觸那把暗藏着的短槍。

不料就在此時，耳際傳來一個冷冷的聲音：「洗先生，你不會笨到想連累大家陪你一塊死吧？」

洗佩山心下一懍，調頭望去，原來是王小克，他手中緊緊握着那顆「炸彈」，凝視着自己，臉上都是戒備的神色。

王小克忽然伸手往他腰間一探，把手槍奪了過去。洗佩山想去搶回，怎料王小克高高舉起了那個炸彈，沉聲道：「洗先生！」

洗佩山無奈，只得垂下手來。

大漢們明知不是葉暉敵手，還是繞住了他四週，伺機進攻。

「喂，你們要嘛快點動手，要嘛跪下地來投降，大爺可沒有時間和你們耗下去啦！」

衆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正欲上前夾攻，忽聽一個聲音自後傳來：「退下！」

那聲音並不大，但尖銳異常，衆人回頭一望，原來是那神秘青年到了。

洗佩山認得他的聲音，可是一看他的樣子，卻不禁一呆。

原來那青年上唇黐上假鬚，鼻樑上架着太陽眼鏡，和以前的樣子截然不同。

青年緩緩地向葉暉走了過去，圍住葉暉的大漢們，紛紛退開。

葉暉一見那青年出現，雙眉陡地一揚，兩道灼灼的眼光，眨也不眨地望定了他。

青年來到葉暉面前，凝視着他。

雖然青年戴着太陽眼鏡，但葉暉也可以感覺到他那兩道凌厲的眼光，正牢牢地望着自己。不知道爲了什麼，葉暉一顆心怦怦地跳了起來。

青年不發一言，擺起架式向葉暉挑戰。

葉暉見他馬步紮得甚穩，心下暗暗一驚，他早已調查清楚洗佩山手下的實力，卻不見有這樣的人！

「你是誰？快快報上名來！」葉暉道。

青年冷哼一聲，一拳向葉暉身上打了過去，葉暉見他出拳既快且準，來勢極是凌厲，當下收斂起輕敵之心，上前迎敵。

兩人都是拳術大行家，出手又都快如閃電，大廳中衆人屏住氣息，看看兩人倏進倏退地戰在一團。

葉暉經過這一個小時的混戰，精力消耗不少，出手比最初慢了許多，但還是看得衆人眼花撩亂。

大廳中只聽「呼呼」拳聲，沒有人敢出聲透大氣。

不一會，青年大叫一聲「着！」一拳擊在葉暉肩膊之上。

洗佩山見青年得手，不由大喜。葉暉悶哼一聲，揉身又上。

兩人拳來腳往，迅速無倫地戰在一起，王小克幾時見過這樣精彩的搏鬥？不由暗自將自己的「威風八路拳」和兩人的拳法作一比較，只覺龐清所授的「威風八路拳」沉實穩重，兩人的拳法都着意一個「快」字，眞可以說各有千秋，不分軒輊。

就在這個時候，「叭」地一聲，葉暉胸膛又着了青年拳，騰騰騰連退三步。

葉暉驚訝交集地望住青年，張大了口，訥訥地道：「你……你……」

「不錯，是我！」

葉暉臉上驚訝之色盡褪，代之的是陰鷙的微笑，道：「好啊！踏破鐵鞋無覓處，你終於自動找上門來了！」

青年冷哼一聲，並不答話。

「這三年來，你倒是躲得很好啊，我四處追查，仍然找不到你的影踪！」

「別多說廢話了，上吧！」青年冷冷地說道。

葉暉斜眼打量着青年，說道：「唔，你的功夫倒是精進了不少，可惜和我還差着一大截兒！」

「可是你出手慢了！」

「那是剛才應酬一班嘍囉，花了點氣力，若在平日，這時我早已把你斃了！」

青年竟然由衷地點着頭，道：「不錯，若在平日，我不是你的敵手！」

「現在也未必是我敵手，」葉暉冷冷一笑，道：「好吧，就讓我了結這幾年來的一樁心事吧！」說罷呼地一拳向青年攻去。

青年身手敏捷，一側身避了過去，刹那間，兩人又戰在一起。

王小克凝視着兩人的身型，忽然腦際一亮，那天到葉暉家中找小辣椒時，在街上碰到的那人，不正是眼前這個蓄鬚的男子麼？

他爲什麼偷偷潛入葉暉家中搜查？到底想查些什麼東西？

聽兩人口氣，好像早在三年前已經結怨，而葉暉一直在追殺着那人。

那人自知不敵，因此躲躲藏藏，直到現在才現身和葉暉決鬥。

王小克想到這裏，心底下「啊呀」一聲叫了出來，忖道：「這人和洗老頭勾結了，故意找人消耗葉暉體力，然後來佔這個便宜，看來葉暉要糟！」

果然，只聽葉暉一聲慘叫，倏地彈跳着向後退。

王小克急忙向他望去，只見他臉頰上有四條血痕，顯然是被青年手指甲抓傷的！

葉暉伸手摸了摸面頰，見掌上都是鮮血，咬了咬牙，怒吼一聲，飛身撲上，又和青年戰在一起。

青年見葉暉勢若瘋虎的猙獰面目，忽然想起他的蓋世武功，心下一怯，就這麼緩了一緩，胸口中了葉暉一拳，腳下被一個受創的大漢絆住，仰天跌倒。

葉暉得勢不饒人，一腳往青年的胸口上踢去。

青年雙手一抱，抓住了葉暉足踝，使力一拉，葉暉立足不住，也跟着仆倒下地。

青年倏地彈跳起身，一拳往葉暉背上擊了下去。

葉暉聽得拳風，陡地向旁翻滾過去，青年那拳落空，踏前一步，又是一拳直遞而出。

葉暉背貼着地，一腳向青年面門踢去，青年重施故技，雙手一抱，便欲去抓他足踝，不料葉暉這一腳只是虛招，踢到中途，忽然縮回，跟着一個借力，自地下彈跳起身。

他站直了身子，又向青年攻了過去，可是由於剛才胸口中拳，已然受了內傷，動作加倍地慢了。

不一會，青年又是一拳擊在他右肩之上，葉暉悶哼了一聲，還了一拳，退到牆邊，大力地喘着氣。

洗佩山見葉暉已經處在下風，心下竊喜，道：「把他殺了！」

青年並不理會洗佩山的話，逕自向葉暉走去。

兩人面對面凝視了半晌，青年忽然問道：「你的老毛病呢？看來也該復發了吧？」

葉暉聞言神色一變，臉上肌肉起了一陣抽搐。

「唔，三年來，你的病還是醫不好對不對？」青年冷笑着道：「經過這番劇烈運動後，應該開始了吧？」

也許是心理作用的關係，葉暉竟覺得身體內的隱疾有發作的跡象。

他怒吼一聲，縱身向青年撲去！

青年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但葉暉來勢的確太過凌厲，不由自主地向後退了一步。

葉暉右臂陡地一長，向青年門面抓去，青年使了個「鐵橋板」功夫，身子向後一仰，避過了他那一抓，葉暉飛起一腳，向青年下陰踢去。

他這一腳是蓄勢而發，正是孤注一擲，青年慘叫一聲，仰天跌倒。

「小兄弟，走！」葉暉叫着，逕自向外衝去。

王小克眼見處境對己方不利，抓住了洗佩山，道：「洗先生，送我們出去！」

洗佩山在王小克炸彈手槍雙管齊下指嚇下，只得乖乖聽話，隨着王小克向外走去。

衆大漢見主人在敵人手掌中，均是站在一旁，不敢攔阻。

王小克拉了洗佩山一把，道：「快！」飛奔下樓。

他來到地下，只見葉暉正倚在門口相候，不遠處站着兩個大漢，驚詫交集地望住他。

王小克奔上前去，道：「走吧！」

「喂！你們走便走，我可不再跟了！」洗佩山叫了起來。

「對不起，洗先生，我們想借你的座駕車用一用。」王小克把槍咀頂住了洗佩山的腰間說。

「這——」

「快！」王小克沉聲道。

洗佩山無奈，只得向遠處的大漢叫道：「把我的車子開過來！」

葉暉向外望去，不見白彪的車子，道：「洗老頭，我的司機呢？」，喝道：「快點說！你把我的司機怎麼樣處置了？」

「我……我沒有。」

這時，洗佩山的豪華房車——平治六〇〇已經駛了過來，王小克急急道：「咱們快走吧，還理白彪幹什麼？」

「不！我怎能抛下我的弟兄不顧，獨自逃生？」葉暉道。

王小克聞言呆了一呆。

機擒巨梟　拯美凱旋

在王小克眼中，葉暉只不過是一個權力慾極大的人，他那些要改變世人對黑社會的觀感，冠冕堂煌的話，只不過是一種托詞而已。

黑社會最崇尚的是「義氣」兩字，想不到葉暉在這種情形之下，竟會顧及到白彪的安危，這種義氣，的確很難得的。

「你不放我兄弟，我抓了你回去抵押！」葉暉厲聲叫道。

「龍頭大哥，我在這裏！」白彪出現在門口。

葉暉這才放開洗佩山，道：「今天你輸了，慢慢和你算清楚這筆賬，我那些條件你不會忘了吧？」

洗佩山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吶吶地說不出話來。

葉暉說罷，逕自向外走去，跳上了白彪的車子，王小克急忙自後跟上。

洗佩山眼睜睜地看着兩人離去，後面忽然傳來那青年的聲音：「快，快阻止他們！」

洗佩山轉過頭去，只見那青年臉色蒼白，手按着下陰，踉踉蹌蹌地自樓上奔了下來，叫道：「不要放走他們。」

洗佩山自然也明白放走了葉暉和王小克，無疑放虎歸山，但在當時的情形下，却如何加以阻止？

青年喘着氣奔上前來，道：「快截住他們，別讓他們逃了！」

洗佩山這時才定過神來，命令手下上前追截。

然而，葉暉和王小克已經駕着車，向外疾馳而去，青年一個箭步竄下前去，跳上了那架平治六〇〇，向司機道：「追！」

司機一踩油門，車子怒吼着向前追去。

白彪駕着車衝出洗佩山的別墅後，轉了個彎，向下山的路駛去。

「他們追來了！」白彪望了望倒後鏡，說道。

「是那個狗娘養的小子！」葉暉恨恨地說道。

王小克明白他所指的「狗娘養的小子」，便是剛才和他交手的青年。

然而，他甚少聽到葉暉罵這樣的粗口，究竟兩人之間有什麼深仇大恨？

「哼！他既然夠胆追來，等一下便乘機送他歸西！」葉暉道。

這時，車子來到一個轉彎，白彪一踩剎掣，把車速減低，忽然揚起一陣槍聲。

車子擋風玻璃首先被擊碎，跟着，白彪渾身一震，伏在駕駛盤上。

王，葉兩人這一驚非同小可，若是任由車子衝下去的話，下面是三四百呎的懸崖，掉下去勢必粉身碎骨。

王小克應變奇快，把白彪的屍身一推，伸腿踏住剎掣，車子戛然一聲巨响，引擎停止。

然而，由於那是在斜坡，車子跟着慢慢地向下面滑了下去。

當王小克把手掣拉了起來時，「砰砰砰」的槍聲又響了起來。

擋風玻璃早已被子彈擊碎，這時碎玻璃四外迸射，王小克急忙伏身藏在車廂之下。

槍聲仍然响個不停，據王小克估計，那是自動輕機槍發射的效果，槍手就埋伏在前面轉彎處的半山上。

「小兄弟，你不碍事麼？」葉暉的聲音自後座傳來。

王小克應了一聲，葉暉罵了句粗口，道：「是洗老頭派人中途埋伏的？」

王小克並不認爲是洗佩山佈下的伏綫，因爲他聽到後面也有玻璃碎裂聲响，青年的平治六〇〇一樣受到襲擊。

忽然，槍聲停止了。

四週一片死寂。

王小克輕輕地，慢慢地挪動身子，伸手打開車門，一輪子彈又自上面掃了下來，急忙縮手。

「你們要命的快舉高雙手出來投降！」有人自上面叫道。

王小克壓低聲音問道：「你猜，他們是什麼人？」

葉暉沉吟了一下，道：「難道是戴老頭派人來坐收漁人之利？」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

這時，那叫聲又响了起來：「你們已經被我們包圍住了，要命的乖乖出來投降！」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倘若眞是戴天環派來的人，這時候走出去投降，無疑等於送死。

「太白山堂」最近一連串的行動，戴天環自然知之甚詳，更加明白葉暉對付了洗佩山之後，跟着便會去對付他，而這正是一舉消滅葉暉的大好機會。

王小克剛才已把車門打開，他向外望去，隱約看到了下面的懸崖。

忽然，王小克聽到一陣「簌簌」的聲音，心頭不由一跳。

那是有人自上面爬了下來的聲响。

看來他們要採取行動，上前追殺了。

「小兄弟，他們過來了！」葉暉噤聲道，語氣中顯露着驚惶。

以葉暉的武功，他雖然受了重傷，但對方若是赤手空拳的話，却也無須恐懼。然而，對方甚至有機關槍。葉暉空有一身武功，却不知從何施展。

「小兄弟，你有槍，是不是？」

王小克低聲答道：「是。」

「給我！」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把手中的短槍抛到後廂。

「好，你先離開車子，」葉暉道：「我掩護你！」說罷向外射了兩槍。

王小克乘機跳下車去，匍匐着身子，向黑暗中竄了過去。

只聽背後槍聲卜卜，葉暉已和伏兵駁起火來。

王小克一口氣奔到遠處一個矮樹叢中，伏下身子。

這時，槍聲又停了。

四下裏除了唧唧虫聲之外，一點聲音也沒有，王小克甚至聽得到自己粗重的呼吸聲。

又過了一會，一聲槍响劃破了死寂的夜空，跟着，有人慘叫起來。

王小克心頭一跳，暗想，莫非是葉暉遇害了？

然而，他立即推翻了這個猜想，因爲那叫聲並非葉暉的聲音。

王小克放眼望去，前面泊着那輛平治六〇〇，只是車窗全被擊碎了，一隻車門打了開來，却看不到車中有人。

那青年呢？

王小克腦際念頭轉動，慢慢地站了起身，向不遠處的一條小徑奔去。

那小徑蜿蜒着通往一座山頭，王小克手中扣住了兩顆玻璃彈，以備萬一。

不一會，他來到了一塊大石之後，向下一望，葉暉的車子就泊在下面，幾個持着輕機槍的大漢，包圍了過去。

王小克揚起手來，打算發彈傷人。

可是，他的手慢慢地放了下來，因爲其中一個大漢輕輕「咦」地一聲，道：「車中沒有人！」

另外那三個大漢奔上前去，一個打開另一隻車門，把白彪的屍身拖了下車，道：「糟糕，被他們逃了！」

一個身材高大的大漢呼叫一聲，向後面的平治六〇〇掩了過去。

王小克伏在大石之後，一顆心才定了下來——葉暉也及時逃出車子了。

就在這個時候，不遠處的草叢傳來一陣「簌簌」聲，王小克心頭一跳，調頭去看。

然而，黑暗中並看不到有人。

他腦際念頭一閃：莫非是葉暉？

「葉大哥！」王小克低聲叫道。

沒有回答。

王小克慢慢站了起身，忽然聽到山麓處有腳步聲傳了過來。

那些大漢沿着小徑追搜而來了。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向那草叢奔了過去。

草叢後有一片樹林，王小克心想樹林中大概有出路，總勝過躲在大石後。

他來到那草叢，壓低着聲音問道：「葉大哥！」

仍然沒有人回答他。

王小克屏住氣息竊聽一會，他耳朵何等靈

敏，立時聽到離自己三四碼外，有一個低低的呼吸聲。

三四碼外躲着有人。

如果是葉暉的話，必定出聲回答，顯然地，那人並不是葉暉。

——他是誰？

用不着說，必定是那個和葉暉兩敗俱傷的神秘青年了！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地跳了起來，在這種情形之下，只要大家發出一絲聲響，立即會行藏暴露，把那些手持輕機槍的大漢引來。

他腦中迅速地轉着念，眼見腳步聲越來越近，來人並不止一個。

為首那人手持輕機槍，正是在戲院中被葉暉捉弄過的胡大海。

胡大海背後跟着沈亦奇，兩人耳語了一會，分開搜索。

那沈亦奇猶豫了一會，向自己這邊走了過來。

王小克心如撞鹿，手中緊扣着玻璃彈子，心想如果那青年也在這個時候向自己偷襲的話，恐怕要命喪荒山了。

然而，背後那呼吸聲越來越急促，顯然的，那青年剎那間也緊張了起來。

王小克忽然有一種「同仇敵愾」的感覺。

就在沈亦奇經過自己身邊，向那青年藏身之所走過去時，草叢中忽然撲出一個人影，向沈亦奇襲擊。

沈亦奇猝不及防，吃了一驚，扳動槍掣，「砰砰」的槍聲響了起來。

王小克再不猶豫，站起身來，兩顆玻璃彈向沈亦奇射了過去。

沈亦奇慘叫一聲，他頸脖吃了青年一拳，背上又中了王小克的玻璃彈，仆倒下地。

胡大海聽到槍聲，向這邊奔了過來。

王小克向他射了兩顆玻璃彈，發足向樹林那邊逃了過去。

「這邊來！」青年向王小克使了個手勢，逕自向左邊樹林奔去。

王小克先是一呆，但立即跟着他，向前奔逃。

兩人才進了樹林，後面揚起了輕機槍的聲音。

青年來到一棵大樹前，向上一望，道：「會爬樹嗎？」

王小克點着頭，青年立時展開雙臂，矯捷如靈猿地爬了上去。

王小克見他重傷之下，身手仍然如此敏捷，心下暗暗佩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隨後爬上樹去。

兩人在樹椏間盤腿坐定，側耳竊聽動靜。樹林外傳來人聲，却不見有人追進來。

「他們不敢貿然追進來的，」青年附耳向王小克輕聲道：「即使追進來也不怕，你的『玻璃神彈』正好派用場！」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忽然感到和青年在一起，比和葉暉有安全感得多。

果然，過了良久，仍然沒有人踏進樹林。

「他們在外邊守着。」青年低聲道。

「那麼咱們何不從後山逃走？」

「不行，」青年搖着頭，道：「後面是峭壁懸崖，沒有路走。」

「這——這怎辦？」

青年沉吟着，半晌才道：「沒有辦法，還是在這裏躲一會再說吧。」

王小克扶着樹幹，移動一下身子，道：「如果要逃的話便要趁天未亮，這才有機會。」

「咱們這一出去，身上立時便要成為蜂巢！」青年道。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忽然想起一事，問道：「對啦，你是誰？功夫可俊得很啊！」

青年澀笑一下，道：「小兄弟，你可喜歡人家騙你？」

王小克愕然地搖着頭。

「那麼，還是不要問我的姓名吧。」

「難道你——你沒有姓名？」

青年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我當然有姓名，只不過這幾年來，一直沒有用了。」

王小克忍不住好奇地問：「為什麼？」

青年又是苦笑一下，道：「其中原因說來話長——」他頓了一頓，道：「這幾年來，我本來可以轟轟烈烈地幹一番事業，可恨為了他却要隱姓埋名，做個無名小卒，過着顛沛流離，躲躲藏藏的生活。」

「他？」

「剛才我和他交過手，你是親眼看到的了。」青年道。

「為什麼？」王小克不解地問：「你們之間有什麼深仇大恨？」

青年緩緩地點着頭，恨恨地道：「我和他此仇不共戴天！」

王小克緘默了。

半晌，他忽然問：「那麼為何你這樣信任我？我和葉暉是一夥的啊！」

「小兄弟，你和他不同，」青年兩道誠懇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道：「你和他不同。」

王小克呆呆地望定了他，一時間猜測不到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你是被逼和他在一起的。」青年忽然又道。

「你——你怎麼知道的？」王小克怔怔地問。

「我當然知道，我一開始就知道了，」青年側頭望着王小克，道：「你的朋友在他手中，對不對？」

王小克驚訝地道：「你——」

「我打過電話給你，告訴你白小妹並不在戴天環的手中，記得嗎？」

王小克目定口呆地望住了那青年，忽然發現他壓低的聲音果然和電話中的一樣。

「他把你的朋友囚禁在一個相當隱秘的地方，上個星期，終於被我查出來了。」

「真的？」王小克大喜過望，急忙追問道：「在那裏？」

「咱們脫身之後，我立即帶你去找。」

王小克又驚又喜，道：「哼！只要把白小妹救了回來，我便找他算賬！」

青年詫異地望定了王小克，道：「為什麼，難道你不想做『太白山堂』的副龍頭？」

王小克搖了搖頭，莞爾一笑，道：「你看我像副龍頭嗎？」

青年皺着雙眉，說道：「如果在三十年以前，堂堂『副龍頭』的身份，是十分受人尊重的。」

王小克見他話不對題，呆呆地望定了他。

「小兄弟，你瞭解現在的黑社會，可是對於三四十年前的黑社會，大概還不大清楚，對不對？」

王小克由衷地點着頭，雖然他自葉暉口中也聽到一點，却還不夠深入。

「以前的黑社會，大阿哥處處受人尊重，他一言九鼎，從來沒人敢違抗，而『家法幫規』之嚴，屬下無不一一遵守，唉！現在嘛，沒落了！」

他頓了一頓，無限欷歔地道：「現在的黑社會，商業氣味已經太重，大家唯利是圖，絕無忠心義氣可言，正因為如此，他才如此容易收買了深洲等人的手下！」

王小克自然明白青年所指的「他」，便是葉暉，只聽他繼續又道：「要復興洪門組織，

教那班人以義氣為重，効忠大龍頭，可談何容易！」

王小克默默地聽着，他知道青年指的是葉暉，事實上，葉暉正朝着這條路走。

「這個社會已經不同那個時代了，」青年又道：「好像戴天環，他是『信誼社』出身，也是洪門中人，如果他秉承先祖遺教的話，誰肯跟他？」

「信誼社？」王小克詫異地問：「洪門中有這樣的組織嗎？」

青年點着頭，道：「洪門自孫中山先生改組『致公堂』後，便為革命運動的中心，至宣統三年，即是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在湖北的武昌起義，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洪門卓具功績——」青年說到這裏，眼中透着異樣的神采，又道：「各地開山立堂者，風起雲湧，盛極一時，當時最有勢力的，是『大陸山』，那便是孫中山先生開創的了，其次是『大洪山』，『通洞山』，『西陸山』，『春寶山』，『棲霞山』，『太極山』，『民國山』，『太白山』等等——

「洪門除了『山堂』外，又有『會社』的組織，好像『天地會』，『三合會』，『同盟會』，『光復公會』，『洪光協會』和『信誼社』等等。」

青年伸手撕下了上唇假鬚，又道：「不過，『山堂』也罷，『會社』也罷，都是大同小異，全為洪門子弟，大家必須恪守會中規矩，上下尊卑分別得十分清楚，輩份更是半點不能含糊。」

「太白山的開山堂主，是否叫葉雄？」王小克忽然問道。

青年渾身一震，道：「不錯！」

「葉老先生是葉暉的父親？」

青年忽然淚盈於睫，點着頭答道：「不錯，葉老師傅是葉暉的父親。」

王小克說道：「那麼，葉暉的輩份比戴天環高了？」

青年沉吟了一下，點着頭道：「不錯，可以這樣說。」

「如果……如果葉暉去投靠戴天環，戴天環是不能不接待他的了？」

「這個當然，不過，我早就說過了，經過這三數十年來的變遷，洪門組織已經變了質，即使戴天環不理會他，也不足為奇。」

他頓了一頓，又道：「會中有三十六誓，其中第四誓說道：『洪家兄弟，雖不相識，遇有掛出牌號，而不相認，死在萬刀之下。』

「第七誓又說道：『遇兄弟困難，必要相助，錢銀水腳，不拘多少，各盡其力，如有不加顧念，五雷誅滅！』」

王小克吐了吐舌頭，道：「好厲害！」

「不過，戴天環還會記得這些誓言嗎？」青年喃喃地道：「葉暉去找過戴天環，出示證物，可是，戴天環反而奚落了他一頓，那是半年前的事了！」

「證件？」王小克問道：「是不是幾個印章之類？」

青年聞言一怔，吶吶地問：「你……你怎知道？」

「我親眼見過那些印信。」

「哦？」青年聲音微顫，問道：「它們在那裏？」

王小克笑了一笑，道：「那天你偷潛入葉暉家中，便是想找那些印信？」

「不……不錯。」

「唉！你倒是很精明，連雪柜中的食物也拆了開來看，可惜漏看了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

「冰格子。」

青年「啊」地低呼了一聲，道：「那些印信在冰格子中？」

「對啦。」

青年悔恨交集，道：「我真大意！」

「你要那些印信來幹什麼？」

「他要光復『太白山堂』，過過做大龍頭的癮，必須有那些印信。」青年恨恨地道：「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們取回。」

王小克張大了雙眼，望定青年，道：「取回？那些印信原來是你的？」

青年咬了咬牙，終於好像決定了什麼主意，答道：「不錯。」

「你——你也是洪門中人了？」

「是的。」青年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那麼，你是否屬『太白山堂』？」

青年猶豫了一下，點着頭。

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忽然間把許多疑團解開了，只是還有一事不明，問道：「你和葉暉的關係是——」

青年仰首望了王小克一眼，道：「小兄弟，你真是要知道？」

「我『小鬼子』的好奇心比任何人都大，」王小克淡淡地道：「不過，即使你不說，我也知道了！」

「哦？」青年不置信地說：「我便不信你知道了一切。」

王小克道：「我來問你，葉雄老先生還在不在人間？」

青年搖了搖頭，道：「他……他老人家五年前仙遊了。」

「葉老先生死時多少歲？」

「七十二歲。」

「依我看，葉暉是葉雄的兒子，但現在的葉暉，却不是原來的葉暉！」

青年聞言渾身一震，道：「你……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葉先生，你才是真正的葉暉，葉雄老先生是你的父親，對不對？」

青年瞪大了雙眼，不置信地望定了王小克，道：「你……你怎猜到的？」

「簡單得很，他一心想做『太白山堂』的堂主，於是冒認了你的名字，出來打天下，最初以為只要出示印信，便可穩穩地做其『太白山堂』的大龍頭，怎料世界變了，那些印信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他又怕你揭穿他的身份，因此一直在追殺你。

「你的武功不及他，只得躲了起來，既不敢以真姓名見人，又不願另外改個名字，因此自稱『無名小卒』，是也不是？」

青年緩緩地點着頭。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不錯，都被你猜中了。」

「葉先生——我現在可以這樣稱呼你嗎？」王小克問道。

那青年正是「太白山堂」堂主葉雄的獨生子葉暉，聞言又嘆了一口氣，說道：「隨便你吧。」

「葉先生，那麼他又叫什麼名？」

「他——」葉暉道：「他姓江，單名一個煥字。」

「唔，這個名字也不錯啊！」王小克詫異地問道：「難道他冒充了你的名字，便種下這種深仇大恨？」

葉暉咬着牙不出聲。

王小克又道：「再說，他想光復『太白山堂』，你也應該代他高興才是，莫非——」

王小克說到這裏，話聲戛然而止。

葉暉抬起頭來，問道：「莫非什麼？」

「令尊之死和他有關？」

「不錯，」葉暉咬牙切齒道：「是被他這

賊子害死的！」

王小克恍然大悟，難怪葉暉和江煥之間，仇恨如此之深了。

「他下毒害了我父親，又想斬草除根，把我殺掉，」葉暉道：「幸好我知機得快，逃過他的魔掌。」

「葉——不，江煥的武功，是你父親所授的？」

「是的。」葉暉道：「先父對他一如己出，把自己的武功傾囊相授，怎料得到他是梟獍之心，弒師而逃！」

「三年前武功不是他敵手，現在也不是敵手，」王小克担心地道：「怎樣爲父報仇？」

葉暉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今天原本可以殺他，如非有你相助，他怎逃得了？」

王小克緘默着不出聲。

半晌，他問：「其實那些印信可以僞造，又有誰辨得出眞僞，他爲何要珍而重之地把它們收藏起來？」

「小兄弟，這個你便有所不明了，」葉暉道：「『太白山堂』自先父在陝西開創後，幾十年來好不興旺，現在過半在本市打天下的黑道中人，大都知道有『太白山堂』，而那些印信，是用特別木材所造，輕易僞造不來。」

「你取回這些印信何用？」王小克又問。

「卽使我不能在本市重振『太白山堂』威名，也不讓這賊子盜用先父開創的名堂。」

王小克點着頭，道：「葉先生將來你帶我去找回白小妹，我便把那些印信給你。」

葉暉聞言雙眉一揚，問道：「這……它們在你手中？」

王小克點點頭道：「是的。那天你空手而回，却敎我無意中發現，順手牽羊牽了來。」

葉暉大喜過望，但隨卽又皺起了雙眉，道：「那奸賊今日如逃得出生天，調養數天，傷勢精力一恢復，要制住他可就難了！」

王小克咬着唇不出聲，不一會忽然問道：「他身上有隱疾？」

「唔，那是遺傳的心臟病，」葉暉道：「自小就有了！」

「他是不是一發作便要服食藥丸？」

「不錯，」葉暉道：「那是先父替他特別調配製成的『保心丹』。」

王小克呆了一呆，葉暉接着又道：「先父不但精於武功，更精於醫道，我們鄉下有不少患了病症，都是他用草藥醫治好的。」

「啊！」王小克問道：「你有沒有那種草藥的名稱？」

葉暉搖了搖頭，道：「我自小對寫作有興趣，對武功醫道却是興趣索然，不過，先父早已想把這兩項絕技傳給我，可惜他死得太突然，竟然來不及把一切交待下來。」

王小克惋惜地嘆了一口氣，他早聽說中國草藥之中，在一種什麼「蛇舌草」可治疾症，但經醫生臨床實驗後，却發現效用不大，心想如果葉雄的那種藥可治癌症，江煥爲了一己私慾把他殺了，實是千古罪人！

「剛才你問我那奸賊身上的隱疾幹什麼？」葉暉問道。

「他經過劇烈運動後，心臟病便會發作？」王小克反問。

「那也要經過長時間的劇烈運動才會，」葉暉道：「一二十分鐘的運動，是不會影響的，所以，他儘量練『快手』，務求在照面之間挫敵，否則時間一久，心臟病發作時，便要糟糕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葉先生，如果你和他交手，可支持多久不敗？」

葉暉仰首想了一會，道：「十分鐘，最多一刻鐘，再下去便要受傷了。」

王小克皺起了眉頭，道：「一刻鐘還不够，如果能够再支持五六分鐘那就差不多了。」

「除非你和我聯手對付他，」葉暉忽然道：「那就行了。」

王小克心中一懍，訥訥道：「我……我和你聯手對付他？」

葉暉先是點着頭，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小兄弟，我是沒有理由要求你幫我報仇雪恨的。」

「像江煥這種卑鄙小人，人人得而誅之，」王小克道：「只怕我的功夫還不够。」

「小兄弟，拳脚功夫你和他是還差得遠，但你的『玻璃神彈』却可大派用場！」

「你和他交手，然後我用『玻璃彈』擾他心神？」王小克問道。

「不錯。」

王小克猶豫着，一時間不知怎樣回答。就在這個時候，樹林外忽然傳來幾聲叱喝。跟着，卜卜的槍聲響了起來。

王小克和葉暉對望了一眼，心下暗暗詫異：胡大海等人在向誰開火？

他們腦際間都想起了一個人來——江煥！

江煥既然逃出了車子，自然很有可能朝這條小路而來。

「他在那邊！」有人叫了起來。

話聲甫畢，卜卜的槍聲又響起。

「是那個姓葉的正點子，別放走了他！」

王小克不由自主地向葉暉望去，他們的猜想不錯是江煥來了。

這時，兩人忽見前面人影一閃，有人進樹林，定眼一望，正是冒牌葉暉——江煥了。

江煥一拐一拐地奔進樹林，靠在一棵大樹之後，急促地喘着氣。

他忽然伸手入懷，取了一個藥瓶出來，倒了一顆藥丸在掌心，仰首吞了下去。

然後，他把藥丸放入袋中，探首去看外面動靜。

王小克把中指壓在口唇間，示意葉暉不要出聲，讓江煥去對付戴天環的人。

樹林外走進兩個大漢來，手中都拿着輕機槍。

江煥一見兩個大漢出現，立時把頭縮回，慢慢地舉起手掌，窺伺着。

當時那大漢走過大樹時，江煥忽然自後撲出，一掌向他頸脖間斬去。

大漢悶哼一聲，仆倒下地。

江煥動作極快，反手操起那把輕機槍，向另一個大漢掃射。

那大漢聽到異聲，回頭來看，不料一排子彈挺胸而過，抖着身子，仆跌下地。

江煥殺了兩個大漢，用手抹拭着額前的汗水，靠在樹幹上喘氣。

他剛才在外面殺了一個大漢，如今又把這兩個殺了。這才放下心來。

當他轉身正欲向外走去時，不遠處一棵樹上，忽然有人縱身跳了下來。

江煥大吃一驚，急忙把手中的輕機槍向前指去。

「葉大哥！是我！」

江煥定眼一望，來人正是「小鬼子」王小克，他不知王小克已得悉了自己的秘密，迎上前去。

「小兄弟，你也在這裏！」江煥大喜過望地說。

「葉大哥，剛才你一舉殺了戴天環的兩個手下，眞是精彩！」

「哈哈！他來了五個，先後都被我殺了！」江煥得意地道：「我不但武功高，槍法也準得很哩，想不到吧？」

王小克親熱地拍拍他的肩膊，笑道：「葉

大哥，你眞行！」

江煥得意地一笑道：「來，咱們走吧！」

「好！」

當江煥正欲搭着王小克的肩膊離開樹林時，忽然聽到後面「噗」地一聲——那是有人自高處跳下來的聲音！

江煥心頭一跳，急忙轉過去看個究竟。就在他轉身之際，忽覺腰間一麻，跟着，手中機槍被人奪了去。

江煥暗吃一驚，定眼望去，只見自己欲除之而後快的「葉暉」，正站在三四碼之外。而搶走自己輕機的，却是「小鬼子」王小克。

江煥雖然受了重傷，但身手和普通人仍然不同，王小克若非出其不意間奪槍，萬難得手。他奪了輕機槍後，立卽彈脚躍後數步，用槍指住了江煥。

江煥望了望葉暉，又望了望王小克，一時間驚愕無已。

「小兄弟，這——」

「姓江的，」王小克笑道：「眞正的葉暉要來取你狗命了！」

「小兄弟！」江煥陰惻惻地一笑，道：「你不要忘記白小妹仍在我手中哩！」

「哈哈，葉先生已把她的藏身之所告訴了我，這會料理了你後，我便去救她了！」

江煥面如死灰，垂下首來。

葉暉凝視着江煥，緩緩地向他走過來。

江煥轉頭向王小克道：「小兄弟，你是幫定他的了？」

「好說好說！」

江煥臉上露出不憤神色，道：「好吧，你扳動槍掣吧！」

王小克搖着頭，道：「你自恃武功蓋世，若是用槍殺你，你心中恐怕不服——」

江煥聞言心中一喜，只聽王小克接着又道：「況且，葉先生也希望能够親手替父報仇，清理門戶！」

說罷，他把輕機上的子彈夾卸了下來，又跑過去拿起另一個大漢的槍，同樣卸下了子彈，將裏面的子彈一顆一顆地取了出來。

然後，王小克拍拍手掌，道：「你們剛才打得不過癮，現在再比劃比劃吧！」

江煥咀角泛起一陣冷笑，道：「好吧，省得我再四處找你！」

葉暉剛才被江煥一脚踢中下陰，受傷實是不輕，但他見江煥此時是身上掛綵，如不趁這機會報仇雪恨，將來便會後悔無已。

他踏上前一步，咬着牙道：「姓江的，我今天替父親報仇來了！」

「哈哈！就算你殺了我，那又怎樣？難道你還能用回『葉暉』這個名字嗎？」江煥朗聲笑道：「不明就裏的人，會當你是我，把你殺了！」

葉暉冷哼一聲，道：「你多作惡孽，葉暉這名的確已被你蒙汚，便是不用，又有什麼關係嗎？」

「哈哈！那麼你將一輩子做你的無名小卒了！」江煥笑道。

葉暉冷哼了一聲，亦不答話。

「小師弟，我看你倒不如和我重歸和好，兄弟倆聯手重振『太白山堂』雄風！」

「哼！你休想！」

「唉？師父他老人家未死之前，不是直掛念着將『太白山堂』發揚光大嗎？」江煥道：「你是他的獨生子，如果不能把他老人家的遺志履行，豈非枉爲人子？」

「我本來是有意在本市重組『太白山堂』的，但並非如你一樣，只求一己私慾——」

「小師弟，你錯了，我身爲『太白山堂』坐堂香主，怎會忘了——」

他說到這裏，王小克忽然大聲道：「葉先生，他是故意在拖延時間，以待調息停當才和你交手，別中他的計！」

葉暉聞言心中一亮，自己剛才在樹上已得到充份休息，江煥剛和戴天環的手下動過手，如果大家一見面便交手的話，他的確是吃不少虧。

葉暉再不猶豫，一拳向江煥面門擊去。

江煥叫了一聲「來得好」，伸手一格，兩人拳來脚往，戰在一團。

這一場打鬥和剛才在洗佩山的「地牢」中又自不同。

剛才兩人都是精力充沛，身手十分敏捷，出手快若閃電。如今大家都受了點傷，出手慢了許多，因此王小克站在一旁觀戰，也能把他們的拳勢看個清楚。

他一面看着，一面暗暗讚嘆不已，心想那葉雄定是武壇奇葩，否則如何能敎出功夫這樣高強的兩個門徒來？

葉暉一拳擊出，眼看便要打在江煥胸膛，却被他巧妙地避過了，那身法的轉移，實在匪夷所思，王小克暗暗留心「偷師」。

師兄弟的動作改慢，便像在練武一般拆招，王小克記性較佳，心想這正是偷學失傳已久的古代拳術武功的機會，因此用心記着每一招式。

兩人鬥了一會，江煥呼吸又急促了起來，葉暉却是呼吸均勻，出拳有條不紊，專擇江煥身上要害。

江煥心想自己的優點在一個「快」字，況且交戰下去，說不定心臟病便會突然發作，只有快點把對方解決了才是辦法。

他這麼一急，登時犯了習武之人的大忌，一個不留神，左膊被葉暉擊中一下，騰騰騰退後三步。

「姓江的，我取你狗命！」葉暉踏前一步，彈跳起身，凌空一脚向江煥踢去。

江煥着地一滾，避過他一脚，心頭突然一麻，他知道老毛病又要來了，急忙伸手入袋去取藥。

然而，袋中空空如也，那裏有藥？

就在此時，葉暉又攻了上來，只得全神迎

國歌之最

▲日本的國歌是世界歷史最久的一首，歌詞是在九世紀時作的。

▲希臘國歌是最長。詞是採用希臘古代詩人所羅門的一首詩，共有一百五十八句。

▲日本及約旦的國歌是最短，祇是四句。中東兩個國家：巴林和科托爾的國歌祇有歌曲，沒有歌詞，是世界最特別的。

▲一九零九年二月九日，一隊德國軍樂隊在柏林車站一連奏了英國國歌十六次，原因是英皇愛德華七世在火車上換上一套軍隊制服時發生問題，遲遲未能在車站露面，樂隊祇有把國歌一直奏下去。是祇在一個場面中奏同一首國歌最多次數的一次。

▲世界最長的一首交響樂是奧國音樂家馬來（MAHLER）作的第三交響曲D短音階（MINOR）。該曲除樂隊外，又需要一位女低音，女子及男童合唱團各一隊和風琴助奏，全曲奏出時間是一小時半，單單第一節便需時四十五分鐘。

·德明·

敵。不一會，他窺伺一個破綻，向後退了一步，又伸手入袋去摸索。

「姓江的，你在找『保心丹』是不是？」王小克大聲問道。

江煥心頭一震，不由自主向王小克望去，只見他手中拿着一個小瓶，正是自己的活命仙丹「保心丹」。

「給我！」江煥飛身向王小克撲來。

王小克身手豈同等閒，怎會被他抓中，一個溜烟，向幾株大樹奔了過去。

「給我！」江煥怒吼着追上去。

然而，葉暉如影隨形地啣尾追來，一拳向他背上擊去。

江煥心中掛着那「保心丹」，這一拳登時被葉暉打中，張口噴了一口鮮血。

王小克剛才現身和江煥打招呼時，施展妙手空空絕技，把「保心丹」偷了過來，這時見江煥又和葉暉戰在一起，於是揭開了瓶蓋，嗅了一嗅，皺着眉叫道：「啊呀！這『保心丹』有股異味！」

江煥心急如焚，暗想如不及時服藥的話，等一下老毛病發作時便要糟糕。

「喂！姓江的，我不喜歡這股異味，不如倒掉它吧！」說着，王小克舉起了藥瓶，把「保心丹」倒到地上。江煥見狀大急，撲過來要阻止，不料又被葉暉掃中一脚。

「啊呀！」他大叫一聲，仆倒下地。

王小克恨他擄走了白小妹要脅自己替他做事，因此，用脚踩着地上的藥丸，道：「踩碎你，踩死你，踩在你的骨子裏！」

江煥眼中一黑，險險暈死過去。

葉暉眼見機不可失，急縱身向江煥撲了過去。江煥緊咬着牙關，突然展開雙臂，怒吼着向葉暉迎上前。

「砰」地一聲巨响，兩人碰在一起，旋卽像彈弓一般，分了開來。

王小克睜大了雙眼，只見兩人都躺在地上，氣若游絲，不能動彈分毫了。「葉先生，葉先生！」王小克搖着葉暉的身子。

葉暉眼皮輕輕一貶，咀角滴下了殷紅的鮮血。

「葉先生！」

葉暉這才睜開雙眼，但立卽又闔上了。

「葉先生，你說白小妹在那裏？」王小克問道。

葉暉口唇嗡動了一下，却說不出話來。

王小克把耳朵貼在他的咀間，問道：「葉先生，白小妹被他囚禁在什麼地方，快請告訴我？」

「她……她在……」

「她在那裏？」王小克又驚又急地問，倘若葉暉這個時候咽氣的話，白小妹也勢難活命了。

「她……她在離島……珍珠島上……上面。」葉暉說罷，雙腿一蹬，死去了。

王小克緩緩地站了起身，向江煥走過去，只見他面如金紙，濃重地喘着氣。

「小……小兄弟，你……你扶我回去，我……我給你一百萬……」

王小克木然地搖着頭。

「我……我給你五百萬！」

王小克仍然搖着頭——他知道江煥有這筆錢，因他剛搶了冼佩山一筆價值一千三百萬的毒品，然而，他不能要。

「江大哥，你以爲錢可以收買到任何人，對不對？」王小克低聲問。

江煥疑惑望着王小克。

「在一兩年前，不錯你是可以收買到我，因爲那時候我還不大會思想，可是現在不同了，」王小克的食指篤住自己的腦際，道：「我會思想了！」

「我……告訴你白……小妹的地方——」

「不用了，葉先生已經告訴了我。」

「小兄弟，你……你要什麼我……我都給你，只要你扶我回……回去……」

王小克站直起身，因爲他聽到了警車的「嗚嗚」聲，正自遠而近——

×　×　×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踏進「慶華大酒樓」時只見大廳中黑壓壓地一片，坐滿了人。

「上二樓去吧。」白小妹道。

「二樓大槪也滿座了，上三樓吧。」王小克道。

三人上了三樓，伙記迎了上來，問道：「幾位？」

「三位。」小辣椒答。

「請先搭搭枱好不好？」伙記說着向旁邊一張大枱指去。

王小克望了一眼，大枱中坐着兩個大漢，還有另一個在看着報紙，顯然也是搭枱客。

這時，那兩個大漢中有一個說道：「阿文，你是幾時『拜正』的了。」（按：黑語「入會」。）

「六個星期，劉老大托人『棲堂』我心想反正沒得撈，所以——」

王小克並沒有繼續聽下去，拉了白小妹和小辣椒轉身便走。

「喂，你幹什麼？」小辣椒不解地：「這裏不是有位子麼？」

「我問你，你想不想像小妹一樣被人在荒島上囚禁三十幾天？」

小辣椒搖了搖頭，張口欲說話，王小克拉了她，向外便走：「來，咱們換個地方去！」

在伙記錯愕的眼光下，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已經走遠了。

（全文完）

真人真事

張耀宗一招破鐵拳

海雲

螳螂拳分南北兩派，南螳螂拳是由少林寺三達和尚創立的，乾隆末年，三達和尚在少林寺練習技擊，時値淸晨，他忽見一隻螳螂與蛇相鬥，螳螂的體型細小，但閃避得宜，最後，還用爪抓破毒蛇的眼睛，使那一條長達五尺的毒蛇逃去，因此他有所領悟，便依照他所看見的螳螂姿勢，參入少林拳的拳理，創立螳螂拳。

當時江西的竹林寺，方丈圓寂，三達和尚被派往該處做竹林寺的方丈，敎授螳螂拳，其中有一個姓李的禪師，習技最精，後期李禪師來往於港澳之間，因爲澳門的前山以及新界的荃灣都有一間竹林寺，屬於江西竹林寺的支派，三達和尚便命李禪師到港澳照料竹林寺。

李禪師經常來往東江各地，惠州的坪山人張耀宗，嗜武如迷，但却未得名師指點，某日，李禪師路過坪山，張耀宗聆悉，急往拜見，懇收爲徒，李禪師說：「閣下喜歡拳技，如果學而不精，不如不學，想拳脚精通，必須入山苦練，你能否暫離鄉井呢？」

耀宗想得到拳術的秘要，欣然點頭，於是翌日，李禪師便帶他回到江西省的竹林寺，授以螳螂拳。

張耀宗苦練多年，然後下山，因爲學拳之人，多數跟文墨並無關連，且又不擅經商，輾轉之間，自然會開設武館，張耀宗亦屬如此，一九三〇年，香港的機利文街有一間行船館叫做「廣利和」，是客家的海員組成，因爲各海員水手，周遊世界各地，如果沒有武技傍身自衞，隨時受到當地的惡霸欺負，廣利和行船館禮聘張耀宗做敎頭，任何一個海員想學習武功，俱由張耀宗指導。

第二年，張耀宗除任職廣利和行船館的敎頭之外，還在脊箕灣西大街開設武館，敎授南螳螂拳。

當時他只是授拳謀生，絕無詆譭任何一派，如此謙虛，仍然引起當地的拳師所忌。西大街原有的一個拳師姓李，綽號脊箕灣拳王，名叫李德球，身高六尺，拳大如斗，最擅長的是穿心拳，一拳打去，給他擊中，便卽吐血重傷，他在脊箕灣設館多年，忽然來了張耀宗，開設另外一間武館，他大感不安，但因張耀宗名震東江，且又兼任廣利和行船館的敎頭，未知他的武功底細之前，不敢輕舉妄動。

有一晚，李德球帶了兩名門徒潛赴張耀宗武館，因爲該夜張耀宗拜祭三達和尚，設宴欵待嘉賓，兼且當衆表演，可以畧窺南螳螂這個門派的發拳出脚，李德球用心偷窺，看見張耀宗身型高瘦，背部微微駝起，絕非糾糾武夫，而且螳螂拳的出手並非沉重，跟他的鐵拳相較，確有天淵之別，自信必可擊倒張耀宗，因此擺在心上，等候時機，然後動手。

當時李德球有一個表兄是廣利和行船館的値理，新年擺春茗，親友雲集，張耀宗是行船館的敎頭，早被邀請，李德球也因表兄的關係，亦在邀請的嘉賓之列，他認爲時機成熟，便卽動手。

李德球所敎授的拳脚，稱做「鐵拳」，事實上他本人以及他的門徒，俱是手橋堅實，拳風虎虎的，眞個拳實如鐵，他心裏暗想，如果在脊箕灣武館登堂打架，說不過去，就算在那個地方殺敗張耀宗，知者不多，如果假擺春茗之日，嘉賓雲集，到時擊倒張耀宗，不但張耀宗的武館要閉門，就算行船館的敎頭，恐怕也要讓別人担當，到時他有可能繼位。

既然他有這種想法，蓄意傷人，當下各位嘉賓値理，在行船館的大廳之內，已經開席，還未飲宴，李德球忽然起立，向各人拱一拱手，說：「各位値現嘉賓，今夜同叙一堂，盛會難再，値得慶祝一番，我有一個提議，大槪各位必然讚成的，張耀宗師傅是東江的一位名敎頭，擅長南螳螂拳，我李某也是武林中人，希望張師傅與我過招，切磋武功，兼又使各位嘉賓値理看看，開開眼界，意下如何？」

嘉賓當中有一部份人是好事之徒，聽了不斷鼓掌，李德球聽了乘機向張耀宗的座位那邊打個招呼，說：「張師傅，請到大堂研究研究。」

張耀宗一向態度謙虛，想不到竟有李德球其人存心挑戰，自料無法推卸，索性應聲而起，走到大堂對立廳中，那時嘉賓値理就在附近，繞成一個圓形的圈子參觀，値理馬天庭做證人，發施號令，一聲開始，李德球就大喝一聲，進馬衝前，用右拳向張耀宗的心窩直衝過去。

他這一拳叫做直拳，只用右手，左手是準備對方招架之際跟着發招的，一共有七種變化，照一般情況來說，總是用左手或右手擋開，然後出擊，殊不料張耀宗的拳招另有一套，他看見對方發拳，並不閃避，只是把上半身向後一縮，同時胸前微微俯入，李德球的穿心拳打到盡，仍然無法接觸他，相差約有一兩寸，他想改用別招進攻，已經遲了，張耀宗突然發招，一招橫江截壩，右拳由右邊打到左邊，左手則由左邊打到右邊，剛剛夾住李德球的右臂，因爲這兩拳的力度由相反的角度打出來，李德球的右拳給他兩個拳頭夾着一壓，右邊的手踭痛澈心肺，幾乎折斷，登時倒下來。

張耀宗連忙上前道歉，把他扶起，說：「李師傅，眞是對不起，我發招太重，希望恕罪。」

李德球的右手仍然發生劇痛，怎能再戰呢？滿臉羞慚，只好從地上爬起來，匆匆而去。

他那晚沒有參加春茗，第二天就關門大吉，改到別個埠謀生，此後沒有再向張耀宗尋仇，總算是一名硬漢。

張耀宗在廣利和行船館以及脊箕灣的武館授技，因此，海員多數練習南螳螂拳，三達和尚是這一門派的開山祖師，發揚光大的人就是張耀宗。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侵略香港，港府在聖誕日宣佈投降，當時日軍尚未開入市區，地痞無賴，乘機搶刧，有一個黑社會的頭目叫爛賭二，勢力最大，率領爪牙十數人，高呼勝利，破門而入，有許多間大商行給他洗刧，可是，當晚「爛賭二」十多人到廣利和行船館行刧，却給張耀宗看在眼裏，勃然大怒，拆了一張四方桌，就用兩條枱脚，以雙棍的姿態打出，爛賭二那些人只有長棍單刀，沒有手槍，如何是他的對手呢？十多人狼狽而逃。

過了幾天，爛賭二就投靠日軍憲兵司令部做密偵的職務，消息傳出，張耀宗大爲震驚，心裏暗想，此人必來報仇，便卽率領門徒，偷渡回到東江的坪山，後來在東江一帶組織游擊隊，襲擊日軍，一九四五年八月，日軍無條件投降，當時張耀宗已經離開南粤，由曲江到重慶，但因他一去不返，門人無法知道他的下落，有謂張耀宗已經死於重慶，有謂他在途中受到襲擊，壯烈殉國，不知那種說法可靠。

所知的是這一點，由黃譚光繼承張耀宗，繼續設館授徒，後來黃譚光師傅已歸道山，便由黃毓光師傅由坪山來港設館仍授南螳螂派的拳技。

說到南北螳螂之分，可以說南螳螂重視一雙手，北螳螂重視一雙脚，南螳螂的橋手特別堅實，並非出手就使用螳螂爪去抓對方手臂的，先用橋手擋格，擋得住然後抓，往往出手進攻之際，手脚並用，甚至用自己的身體貼近對方的軀體，壓倒對方，這派拳脚出招另有一套，要就式躲閃側擊，要就貼身推撞，跟普通招式不同。

預告

小鬼子傳奇故事：**美人魚之秘**　上官庸著

一座價值只數百元的石膏製美人魚像，竟然有人出價十萬元要把它偷到手，而這石膏像共有數百尊，任何一尊都行。究竟石膏像中有着什麼驚人的秘密？

本故事集香艷、奇情、鬥智之大全，切勿錯過！

超人幻想傳奇故事／倪匡・文　盧令・圖

三千年死人



倒轉金字塔

大會議室的光綫很柔和，看起來好像暗了一點，外面其實是陽光普照的，只不過厚厚的窗簾，將陽光全都摒在窗外了，只有一絲陽光，從窗簾的隙縫中，射了進來，射在牆上一隻西藏藍蝶的標本之上，使得那隻藍蝶的翼，看來有一種閃耀着夢幻一樣的銀色光彩。

在會議室中的六個人，各自坐在寬大，舒適的安樂椅上，這時，五個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一個頭髮花白，看來約莫五十上下，修飾得十分整潔的中年人身上，每個人的臉上，都有着一種期待的神色。

這是非人協會六個會員的年會，這一次年會，有點很不尋常，剛才，沒多久之前，會員之一的范先生，報告了他找到新會員的經過，他找到的新會員，是一個寧願和魚一起生活在海洋中，而不願和人生活在陸地上的人。這種推薦新會員的方式，是非人協會以前從來也沒有發生過的，算是一種例外。

但是，當范先生的話告一段落之際，另一位會員表示，他也有一個例外，這位會員用聽來很平靜的聲音說道：「我也要推薦一位新會員，這位受推薦的新會員，他的情形，更加特殊——」

他在講到這裏之後，略頓了一頓，道：「他是一個死人，死了已經超過了三千年！」

同樣的話，如果是在別的場合之下提出來，一定會引起一陣驚詫聲，但是現在在開會的**六個人，全是「非人協會」的會員，要成為非人協會的會員，本身要具有和普通人完全不同的特性**，一生之中，也必然經歷過許多做夢也想不到的怪誕的事，所以，當那位會員說出了這樣的話之後，並沒有引起驚詫的聲音，只不過使大家的目光，集中在那位會員的身上，但每個人也都不免帶着一種期待的神色，等着聽一個意外的故事。

預知未來人

那位要推薦一個死了已經超過三千年的人加入非人協會的會員，在那一剎之間，看來像是沉入了沉思之中，好一會不出聲。

這位會員，大家都叫他卓力克先生，卓力克先生是六個會員之中，行踪最飄忽神秘的一個人，旁的會員，雖然一樣不知行踪，但多少總還和總管保持一定的聯絡，但是即使是非人協會的總管，也不知道卓力克先生的行踪，他到了要出現的時候，自然會出現，不然，誰也找不到他。

這時候，卓力克先生呷了一口酒，道：「正確地來說，這個人，已經死了三千零二十四年。」

各人欠了欠身子，仍然沒有人出聲。

非人協會的會員，具有各方面的知識，這時候，他們的心中或許都在想：三千零二十四年之前，那時候，發生過一些什麼事？有什麼異乎尋常的人，是在那時候死去的？當然，他們也會想到：為什麼一個已經死去了超過三千年的人，會有資格成為非人協會的會員。

這是一個謎，現在，了解這個謎的謎底的，自然只有卓力克先生一個人。

卓力克忽然嘆了一口氣，他像是看透了各人的心事一樣，說道：「這個人，在當時，並不是什麼大人物，在當時，他的身份很難說，他是埃及人，我可以肯定，他的名字，叫做魯巴。」

卓力克已經開始了他的故事，每一個人都明白，一個死去了超過三千年的人，而又有資格參加「非人協會」，那一定是一件十分不平凡，而且講述起來，一定是相當長的故事，所以他們每一個人，都盡量使自己坐得舒服，準備聽卓力克先生的叙述。

不錯，卓力克先生的故事，是一個相當長的故事。

以下，就是卓力克先生的故事：

風很猛，被烈風刮起來的沙，在半空之中互相傾軋着，發出一種細得直鑽入人心肺之中的尖銳，細微的聲音，那種聲音，幾乎是只能「感得到」，而不可以聽得到的，當你仔細傾聽的時候，可能根本不覺得這種聲音的存在，但是當你在烈風之中，吃力地踏着地上鬆軟的沙漠，彎着腰，向前一吋一吋挪移着身子之際，你就可以感到這種聲音的壓力，在剉刮着你身上的每一根神經，使你感到自己的身子，可以在十分之一秒的時間內爆散，全身就化為無數的細沙，摻進了一望無際的沙漠之中，了無痕跡。

卓力克對於這種情形，是早已習慣了的，他今年五十六歲，足足有五十年，是在沙漠中渡過的，他的足跡，踏遍了世界各地的沙漠，他在沙漠之中，完全不像是一個人，而只像是根本生活在沙漠裏的一條蜥蜴，他曾經有五個月橫貫撒哈拉大沙漠的記錄，當人家問他，在找不到水源的時候怎麼辦，他的回答是：晚上，當沙漠中的氣溫驟然降低之際，他就含着冰涼的沙粒來解渴。

這時，天還沒有黑，可以在一片黃濛濛的境地之中，就快西下的太陽，看來就只是一個棕色的圓圈，一切全是黃色的，只不過深淺略有不同而已。

卓力克彎着腰，頂着風，一步一步，在向前移動着，每當他提起脚來，深深的脚印，立時就被捲過來的細沙，完全掩沒。

卓力克喜歡沙漠的原因，這也是原因之一，沙漠，看來好像是亘古不變的，但是實際上，却每一秒鐘，都在千變萬化，億兆粒細小的沙，不斷在動，可以淹沒一切，可以令得所有發生過的事，在一眨眼間，就無影無踪。

棕黃色的太陽，終於消失不見，天黑了下來。

烈風並沒有減弱的趨勢，卓力克也沒有停下來的準備，這次他在沙漠中的行程，並不是無目的的。

戰爭爆發之後，非人協會的年會，曾經休會一次，因為各會員全在各地，因戰爭而無法分身。那一年之中，只有范先生一個人是例外，范先生是在印度東南岸的一個荒島之中，對都加連農灌輪現代知識。

卓力克早就來到了非洲沙漠，在那裏，德軍進兵神速，盟軍節節後退，德軍的坦克兵團，在非洲沙漠上，建立了強大的基地。卓力克參加了盟軍這一方面的工作，他的地位十分特殊，擔負的任務，也十分艱巨。

這一次，早在三天之前，他就看出沙漠上的天氣，要起巨大的變化。

而在沙漠上天氣變壞的時候，根本是沒有人敢以出外活動的，當然，除了他。

而盟軍的偵察飛機，早已經查明了一個建立在沙漠中心，供應縱橫非洲的德軍坦克所用的燃料的油庫。盟軍曾先後派出六個敢死隊，想去加以破壞，都沒有成功。

所以，任務就落在卓力克的身上。而卓力克，就揀了一個這樣的壞天氣出發。

他估計這樣的壞天氣，要持續六天以上，而他的步行速度雖然慢，在第五天，可以到達那個油庫，他可以有足夠的時間，來準備破壞那個油庫。他所帶的二十磅烈性炸藥，只要一經引爆，就可以使得整座油庫，和油庫外的保衛軍隊及其一切裝備，全都變得完全未曾存在過一樣。

這已是他第四天的行程了，當天色完全黑下來之後，氣溫驟然下降，卓力克的脚步反而更快了一點。他沒有帶指南針的習慣，天上的星也完全看不見，但是卓力克對沙漠實在太熟悉了，他可以從沙粒的移動，風聲的呼嘯中，判別正確的方向。

他一直走到午夜，才停了下來。在這樣惡劣的天氣中，他才停下來，不到一分鐘，柔軟的沙粒，就已經掩過了他的膝蓋，卓力克並不打算休息，他只是背風站着，用雙手遮住鼻孔，連續地吸幾口氣，然後，拔出脚來，繼續向前。

就在卓力克再次向前邁步之際，他聽到了那種異樣的聲音。

處在烈風呼嘯的沙漠之中，要辨別出其他的聲音來，具有這種本領的人，雖然不能說世界上只有卓力克一個人，但是以卓力克對沙漠的所知之深，他還未曾遇到過第二個人，和他一樣，是具有這樣能力的。

他一聽到了那種異樣的聲音，立時又停了下來。

在那一剎間，他不禁自己也有點懷疑自己這種從小就訓練出來的特殊能力。因為那簡直是不可能的，在這樣的天氣下，在這樣的沙漠之中，怎麼還可能有動物在活動，而發出聲響來？

那究竟是什麼聲音？乍一聽來，像是鼓聲，那或許就是守衛那個油庫的德軍，在虛張聲勢地開炮射擊？

但是卓力克隨即否定了這個想法，那不是炮聲，不是槍聲，也不是鼓聲，那聲音，聽來好像是敲門的聲音，好像是有一個人，被錮禁得實在太久了，急於想出來，所以一下接一下在敲打着金屬製造的門，發出那種怪異的聲響來，聽了令人心震。

卓力克呆立了並沒有多久——事實上，他要是呆立太久的話，他整個身子，都可能被沙淹埋起來，而在那極短的時間內，他已經決定，他要弄清楚那聲音的來源。

卓力克並不是放棄了他的任務，而是根據他的判斷力，他估計在這樣的風力之下，聲音傳出來的地方，和他相距，不會太遠，以他目前的移動速度，大約一小時，就可以到達目的地了。

他已經在那極短的時間之中，作了千百種設想，設想那種聲音的來源，但是却沒有一個可以令他自己滿意的答案，所以，他非要自己去看一看不可！

他改變了方向，循着那種奇怪的聲音，一直向前去，半小時之後，他放眼所能看得見的，仍然只是在黑暗中渾沌的沙漠，他的全身，彷彿是在一大團實質的黑暗之中，身子四周，全有東西包圍着。

而那種聲響，却越來越清楚了。

卓力克已經可以肯定，那是一種撞擊聲，他也已經可以作出假定，那種撞擊聲，是由於一個沉重的物體，撞在一塊相當厚的金屬板上，所發出來的。

他繼續向前走，速度加快，在沙漠中移動，那樣做事實上是很不適宜的，因為那會使體力消耗增加，而使人需要吸進更多的空氣，而在細沙飛舞之下，要吸進一口空氣，是相當困難的事。

不過卓力克在那種怪異的聲響，越來越清楚之後，他的心底，產生了一種莫名的興奮。因為以他在沙漠中的經驗而論，從來也未曾有

過同樣的事情，他心中隱隱知道，他一定可以發現一樁極其奇特的事情了。

卓力克的腳步更快，風也更猛烈，他幾乎完全無法看得清眼前的情形，他只是循着聲向前走着，突然之間，他又聽到在風聲之中，有一種尖銳的嘯聲，他倒是可以辨得出這種尖銳的聲音，是由旋風造成的，但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除非是地形上有了變化，有一個很深的洞穴，或者是一座孤峯，不然烈風是向前吹去，不會形成旋風的，而這裏的地形，又不應該有什麼變化。

卓力克心中剛在疑惑着，同時一腳踏向前去，就在那一剎間，變故發生了！

卓力克一腳踏空，他想穩住身子時，已經來不及了！

他的身子一直向下滑下去，這實在是難以想像的，卓力克在沙漠中活動了幾十年，可是從來也沒有發生過像如今這樣的事情。他的身子在向下滑去，他完全無法阻止自己下滑的趨勢，他勉強鎮定自己，天色是如此之黑，烈風又如此之強勁，以致他完全無法弄清眼前的情勢。

他只是覺得，自己在一個約莫六十度的斜面上，向下迅速的滑着，斜面上很平滑，好像是由極大的石塊砌出來的，那種情形，有點像他正從一個金字塔的頂上，循着金字塔的一個斜面，在疾滑而下。當然，斜面上也還有沙粒，但斜面上的沙粒，只有更增加他向下滑的速度，卓力克越是向下滑，心就越向上懸，他決不是一個經不起意外的人，可是當他那樣，一刻不停，滑下了約有五十公尺之際，他也忍不住大叫了起來。

當他張口一叫，他又發現了奇異的一點，本來，沙漠中的烈風，是如此之盛，一張開口，沙粒便無情地向口中撲來，迅速塞滿了嘴巴。但這時，卓力克張口叫了幾聲，雖然一樣有沙粒撲進了口中，可是數量却不是十分多，他勉力定了定神，也就在這時，他滑到了盡頭。

卓力克仍然無法知道自己滑到了什麼地方，但他知道，自己不再向下滑了，那種聲響，聽來也更加清楚，就在他的腳下響起，每響一下，他所處身的地方，就震動一下，那種震動雖然十分輕微，但還是可以清楚地感覺出來。卓力克手按着，勉力站了起來，可是他却站不穩，強風還是呼嘯着，在他站立地方的四周圍，形成一股牽引旋轉的巨大的力量。

那種強風所形成的旋轉力量，極其巨大，好幾次，卓力克感到自己，像是要被那股力量，捲得向上，直飛了上去一樣。

卓力克在試了幾次，無法站直身子之後，只好放棄了站直身子的努力，他心中想，首先，得先弄清楚自己是在什麼地方再說。

他不知道自己處身之地的形勢，但有一點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向下滑了約莫八十公尺，而他又是習慣於沙漠生活的，他自然知道，一旦流沙掩了上來，就會將他埋在八十公尺深的沙底，那時候，就算他眞的是沙漠中的土撥鼠，只怕也無法逃生了。

卓力克伏下了身子來，將他揹在背後的背包，移了一移，那背包之中，除了有烈性炸藥，乾粮和水之外，還有一支光度相當強的手電筒。

卓力克將手電筒取在手中，按着了它。剎那之間，卓力克看到了他簡直無法相信的奇景！

他是在一個極大的深坑的底部，那深坑的底部，只有三公尺見方，四面，是四幅向上伸展，至少有一百公尺高的斜面，沙粒在斜面上滾動，不是向下，反倒是向上。

沙粒之所以向上，完全是因爲強風在吹刮到了這個深坑的時候，因爲四面斜壁的阻力衝撞，而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旋風，反而盤旋向上，就像是自然形成的龍捲風一樣，將沙粒帶出了深坑。

卓力克心中駭然，還不止此，他藉着手電筒的光芒，也已經看清楚，四面斜壁的結構，的確是和金字塔完全一樣的，全是用大石砌成的。可是，砌出這樣的一個大坑，是什麼作用呢？卓力克對於古代建築，也有極深的造詣，可是他從來也不知道有這種形式的建築物。

而且，卓力克由於他在沙漠活動的豐富知識，他也可以知道，這個一百公尺深，底部雖然小，但是上面那個四方的口子，每邊都有一百公尺的大坑，平時是填滿了沙粒的，這時，這個深坑之所以顯露了出來，自然是因爲那已經連續了幾天的強風的緣故。

強風在開始時，將坑面的沙吹走，又將別地方的沙吹來填滿，如果只是刮上一兩天大風，這個大坑，也就永遠埋在沙下，不會被人發現，但強風如果一直持續下去，只要出現被帶走的沙，多過來填補的沙，那麼情形就會發生變化，當深坑中的沙，漸漸被吹走之際，就會出現一個小坑，小坑會使強風變成旋風，捲走更多的沙，終於，會將深坑中所有的沙全捲走，現出底部來！

現在的情形就是那樣，這個大坑中的沙，全被捲走了，現出了底部來。

而持續好幾天，風力不減的強風，在沙漠中也是極少見的，可能幾百年，可能超過一千年有一次！如果不是那樣罕見的強風，這樣一個建築宏偉的深坑，就一直到沙底下，決不會被任何人發現，但是現在，它却出現了！

卓力克的心狂跳着，沙漠攷古，簡直是他的狂熱，而他在無意中的這個發現，可以說是，人類自有攷古學以來，從來也未曾有過的發現。

他的心狂跳着，甚至連深坑底部發出的「蓬蓬」聲也聽不到了，他手中的電筒光照向下面，那一塊九平方公尺面積的石塊，是整塊的，上面還刻着花紋和文字，卓力克立時看出，文字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卓力克是懂得讀埃及象形文字的，這時候，他情緒的興奮，更到達了頂點。

電筒的光芒，並不能遍照九平方公尺的底部，但是在電筒的光芒之下，一塊塊石板，看得清清楚楚，旋風仍然在繼續着，沙粒在石板上打着轉，刻着花紋和象形文字的地方，因爲是凹痕，裏面聚滿了沙粒，是以看來像是潔白的石板上，寫着黃色的，流動的字，那種情形以給人也一種極之幻妙的感覺。

卓力克屏住了氣息，他逐個字逐個字地看下去，懂得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人，世界上並不多，卓力克可以說是其中最精通的一個，但是全世界有關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知識，不過是來自一塊石碑，所以即使是卓力克，對那兩行文字，還是有幾個不認識的，不過他却可以完全猜測出整句話的意思來。

整句話的意思，翻譯出來是：「從建築成功到永遠，這裏一共有三次出現的機會，猛烈不停的強風，會將全沙捲走，當聚在這裏的沙漸漸被捲走之後，石板上的負擔減輕，就會發出聲響，引幸運的人前來。當你讀到這段文字之際，應該緊抓住你的幸運。」

風仍然那麼強烈，在強風中呼吸是很困難的，卓力克讀通了那段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之後，不由自主的張大口，喘着氣。

他的口中，已經沾滿了細沙粒，但是那並沒有使他覺得太不舒服，因爲他的全副精神，都放在思索那一段文字的意義之上了！

這一段文字，在翻譯出來之後，乍一看來

，是相當顯淺的，但是看多幾遍，却又深奧莫測！

這一段話，每一句話都是很淺白的，但是仔細看起來，都是每一句話都不可解的，第一句就是那樣：「從建築成功到永遠，這裏一共有三次出現的機會。」什麼叫「到永遠」呢？難道說，建造這個好像倒了的金字塔一樣的人，早就計算出，連續的強風，可以將沙全部捲走，而又知道從建築之後一直到永遠，只有三次強風的可能？

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人類在近三十年來的科學發展，以幾何級數的方式在躍進，但是風是最不可測的，沒有人能預測風從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發生，也沒有人能預測風會持續多久，能有多大的力量。

除非承認建造這個地方的古建築師，對於風有預測的能力，不然，這一句話，就無法明白。

而且，「一共有三次」，現在，這個地方出現了，那是第幾次出現呢？不管是第幾次出現，距離這裏建造成功，估計至少已經有了三千年，要是說這個古建築師，不但有預測風的來臨，而且可以預測到三千年之後，會有那樣的一股強風，那簡直是絕無可能的事。

卓力克迅速地轉着念，他只好假定，留下這段文字的人，計算錯誤了，從建築開始到永遠，根本不止三次，而是有無數次出現的機會，只不過沙漠之中一直沒有人，所以這地方，也一直沒有被人發現，現在自己被那種聲音引了來，自然是十分幸運的一個人。

然而卓力克又開始不明白了，那段文字叫人「緊抓住幸運」，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卓力克完全明白，只要強風一止，大量的沙，又會像是流水一樣地掩過來，使沙漠恢復平整，使這個極大的深坑，完全消失。

就算現在就記下了絕對正確的方位，再要使這個深坑重現，也是很困難的，要使這個深坑重現，就得將深坑中的沙移去，那就得先在深坑的四周圍建上堤壩，阻攔沙的移入，然後才能移去坑中的沙。

這是規模極大，行動極艱鉅的工程，現在正在戰時，根本沒有可能進行，而戰爭不知甚麼時候才結束，如何「抓緊幸運」呢？

卓力克不禁苦笑了一下，他在石板上坐了下來，這時候，石板下的那種猶如重物撞擊的聲音，仍然在一下又一下有規律地傳過來，每一下，都令他感到一下一下輕微的震盪，狂風呼號着，在坑中，形成的那股旋風，既然能將沙全部捲出來，力量之大，也可想而知，卓力克像是隨時會被吹上天空一樣。

卓力克坐了大約三分鐘，在這三分鐘之內，他想了不知多少問題，而他最需要考慮的一點是：他根本不能在這裏逗留太久，他是有極重要的任務在身的！

他負擔着爆破供應沙漠上德軍坦克兵團大油站的任務，而他也必需依靠着沙漠上的強風的掩護，才能夠接近警衞森嚴的油站。如果他在這裏躭擱得太久，旋風過去了之後，他就無法接近油站，也無法完成任務。

但是，如果這時，他離開這裏，那麼，當他再回來的時候，一切一定全被沙漠掩沒，他身邊又沒有確定方位儀器，就算他對於沙漠再有經驗一點，他也無法在一望無際的沙漠之中，找到哪一處的沙下面，是埋藏着如此偉大的一座建築物的。

那也就是說，在兩件事中，他必需放棄其中之一！

卓力克先生眞正面臨決斷的關頭了，他雖然是非人協會的六個會員之一，對處理任何事，都有超人的本領，可是這時候，他也躊躇起來，無法下決定。

他所負擔的任務，極其重要——要不是這件任務重要，盟軍在中非方面的統帥部，也不會請他出馬。

他的任務，直接關係着數萬盟軍官兵的生命，間接關係着數以千萬計德軍淪陷區內人民的生活。

照這一點來攷慮，卓力克自然應該放棄這裏，當作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繼續踏上征途！

當卓力克先生想到這一點時，他幾乎已經要起身，向那廣闊的斜面爬上去了。

可是他才站起身來，望着四面宏偉得動人心魄的石壁，他的決定又動搖了。

現在，他處身在人類文明從來未曾觸及過的一個偉大的建築之中，人類歷史上的一大片空白，可以由他的發現來填補，而且他也肯定，在那些平整的石板之下，一定另有天地，可以帶給他前所未有的發現，要是錯過了這個機會的話，整個人類的發展，會受到極其重大的損失！

比較起來，似乎又是留在這裏，探索這裏的一切，來得重要！

卓力克翻來覆去地想着，又過了五分鐘之久，仍然無法下決定，他的心中，焦躁無比，他從來也沒有這樣子焦躁過，他在生自己的氣，何以這樣沒有決斷力，他用力跺了一下腳。

這一腳用力頓下去，一切全改變了，而且，接下來發生的事實，用不着他再去動腦筋，因爲一切，已經突然其來地發生了。

卓力克先生重重一腳頓了下去，剛好頓在深坑底部，九塊石板的中間一塊，也就是刻有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一塊，他的動作雖然是無心的，可是由於心中的氣惱，力道也相當大。

他一腳才踏下去，就覺得腳下的那塊石板，突然向下一沉。

卓力克的反應，也算得是快的了，他一覺出石板沉向下，身子立時向外跳去，跳出了一公尺左右，可是就在他身子向旁跳出之際，那九塊一公尺見方的石板，已一起豎了起來，當他身子落下的時候，已經踏了個空，直向下跌了下去。

當他才開始向下跌去之際，他還可以看到天空，和許多沙，隨着他一起落了下來，但接着，眼前一黑，那九塊石板，已經閤上了。

剎那之間，四周圍變得出奇地靜，沒有了呼嘯的風聲，也沒有那種蓬蓬的撞擊聲，沒有了任何聲音，卓力克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他的心的確在狂跳着，因爲他的身子在向下直跌下去，不知道會跌到那裏去。

但是那畢竟只是極短時間內的事，不到半分鐘，他的身子，已經碰到了一樣軟綿綿的東西，那東西很有彈性，當他的身子碰上去之際，立時被彈了起來，接着，又落了下去，再彈起來，連續六七次之後，才算停了下來。

卓力克大口吸着氣，石板下面一片黑漆，但空氣似乎很清新，在大力吸氣之際，不用擔心會有大量的沙，鑽進鼻孔和口裏。

他一直緊握着電筒，這時，當他的身子靜止在那軟綿綿的東西上之際，他立時按亮了電筒。

首先，他看到自己，是在一張大約九平方公尺的網上面，那張網，是用一種質料十分堅韌皮條結成的，網的四角，固定在四根直徑約有一呎的圓形石柱上，石柱上刻滿了人物和獸的圖案，刻工十分精緻，看來像是圖騰，石質和外面建成深坑石壁的大石塊，是一樣的花崗巖。

四根石柱，每一根，大約有十公尺高，而距離上面，還有十公尺，也就是說，卓力克自

上面跌下來，跌了將近二十公尺！

卓力克一看到這一點，他心中所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沒有辦法出去了！因爲就算上面的那九塊石板，一頂就開，而他又攀上了石柱頂上的話，還有八公尺多的距離，他是沒有法子跳得上去的。

當卓力克先生才一想到這一點時，他的心中，不禁起了一陣戰慄。

但是他立卽鎭定了下來，因爲他究竟是一個對各種非常變故都有十分經驗的人，他是「非人協會」的會員之一！當他發現自己已無法改變事實之際，他絕不憂慮，而是立卽想着如何竭盡自己的力量，去開拓秘奧。只要他還活着，他就有許多事要做。

那張網，離地只有一呎多，卓力克先生輕而易舉，從網上跨了下來。

這時，他才發現，建造這個奇特地方的建築師，十分喜歡應用斜面。

他站在平地上，平地的地面，也是用將近一公尺見方的石板鋪成的，一個四方形，每一邊，大約有六塊石板，形成一個上銳下豐，十分寬闊的空間。

在這個空間的四面斜壁之上，也全是各種各樣的石刻畫，那種綫條和作風，一看就可以看出，那是埃及文化全盛時代的傑作。

這樣的石板，只要將其中的任何一塊運出去，放在哪一個博物館之中，就可以立卽成爲收藏古埃及文物的權威！

反正已經下了來，而且暫時又沒有法子出去，卓力克的心境反倒平靜下來。

他先靜靜地想了想，這裏的空氣清新，他呼吸的空氣，可能還是幾千年之前，建造這裏的時候就留下來的，他一個人，這樣的空間，空氣的供應是沒有問題的。而他的身邊，有四天的食物和水。這樣說，他至少可以支持四天之久。

當然，在沒有了食物和水之後，他還可以支持三四天，問題就在於，强風不會一直持續下去，一旦風勢減弱，上面的九塊石板，會給億萬噸沙粒壓住，那時，他絕沒有法子了！

卓力克呆了極短的時間，才又用電筒去掃射，這一次，他看到在一邊斜面上，有一扇巨大的門，那門是極其光滑的整塊大石所製成的，上面有四個極大的古埃及象形文字：魯巴之門。

門緊閉着，卓力克先不向門走去，轉着身，四面照射着，他又看到了一個巨大的石頭人。那個巨大的石頭人，足足有五公尺高，彫刻很粗，石頭人的手中，是一隻極大的石鎚，石頭人站在一塊圓形的，顯然是可以轉動的石盤之上。

石盤這時並沒有轉動，在石頭上的頂部，有一根細石柱，直伸向上，抵在斜壁的一塊大石上。

卓力克吞了口口水，他立卽想起上面石板上的那段小字：「當聚在這裏的沙漸漸被捲走之後，石板上的負重減輕，就會發出聲響。」

他知道，在石頭頂石柱所抵的那塊石板之後，一定有着機械裝置，通向頂上的九塊石板，負重減輕，那九塊石板向上升起，就會觸動機械裝置，使石人站立的圓盤轉動，石人手中的石鎚，就會敲在石壁上。

卓力克可以肯定他自己的料想，因爲在離石鎚成弧綫的石壁上，有着被石鎚敲擊過的痕跡。地下還有許多石屑，在石壁的凹痕之上，好像也有着字，卓力克走近去，電筒光芒射上去，當他看清楚凹痕的字跡之際，他不禁呆住了。

那兩行字刻着：「你是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機會，來到這裏的，請進魯巴之門，可惜的是我們的年代，隔得太遠了！」

卓力克眞正地呆住了！

旁人或者無法想到那兩行字如何來的，但卓力克却想得到。

看到地上的石屑，卓力克就可以料到，那些字是早已刻上去的，在石盤轉動，石人手中的大鎚可以撞到的石壁之上，一定一共有三層文字，當第一次發生强風，上面深坑中的沙被捲走之際，石鎚就打破了第一層的石板，現出字跡來。如果在第一次這地方出現就有人進來，那麼他看到的文字，可能是「你是幸運者，這地方第一次顯露，你就進來了。」之類。

但，這地方第一次顯露時，顯然沒有人進來。

卓力克不知道這地方造成之後，到第一次顯露，其間隔了多少年，算它是一千年吧，顯露的機會一閃卽逝，然後又是寂寞的一千年，誰也料不到一望無際的沙漠之下，會有這樣偉大的建築物。

然後，便是第二次顯露，一樣地，沒有人發現，於是又是一千多年的寂寞。

直到現在，第三次顯露，他來了！

卓力克這時，還不知道這地方建造成功的正確年份，但是從古埃及象形文字看來，肯定已超過了三千年。這眞正是不可思議的事，三千年前，一個還在使用如此落後的文字的人，有什麼方法，可以預測三千年之後的沙漠上的强風的來臨？

卓力克先生呆呆的站立在石壁之前，望着石壁上刻着的字，好半晌，才轉過身來，望着那扇門。

那扇門上，刻着四個大字，「魯巴之門」。門緊閉着，卓力克也想不到如何可以開啓它，但是他知道一定有方法的，因爲石壁上刻着的字中，有「歡迎進魯巴之門」的字句。

「魯巴」是什麼意思呢？是一個當時埃及人所信奉的神的名字？但是卓力克的記憶之中，在埃及人所信奉的各種各樣的神祇之中，似乎沒有一個叫「魯巴」的。

卓力克這時，整個人，整個心靈，已經完全沉醉在一種極其難以形容的，神秘的境地之中，他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似乎完全忘記了自己，忘記了他擔負的任務，忘記了他背上的烈性炸藥，忘記了時代，忘記了戰爭。他像是在一個悠遠的，不可捉摸的空間中向前進，每跨出一步，就是向過去接近一百年，他屏住了氣息，因爲他正走向人類一個極端的秘奧之中。

卓力克終於來到了那扇巨大的石門之前，他伸手去撫摸那光滑的石門，面對着石門上那四個大字，他眞想虔誠地跪下來膜拜一番。

當卓力克的手碰上石門之際，他就覺得那扇巨大的石門，在緩緩移動。卓力克怔了一怔，稍爲用了一點力，整扇石門，竟然被他向旁，移了開來。

卓力克手中的電筒向下照去，發現石門之下，是一個凹槽，而在凹槽之中，全是一種膠質的油漿，整扇石門，就是「浮」在這種滑潤無比的油漿上的！

卓力克又吸了一口氣，當他在沙漠之上，發現這個深坑之際，一切已經够令得他驚奇了，但是和現在相比較，當初的那種驚訝，簡直完全不是一回事！

卓力克再揚起電筒，向前面照去，在電筒的光芒下，他看到，眼前是一個走廊，環成四方形，走廊很寬敞，走廊一邊的石壁，也是傾斜的。

卓力克曾經進入過不少金字塔，在大的金字塔中，也有類似的結構。

這時，卓力克完全明白了，整個建築物的主要部份，是一個深埋在沙下面達一百公尺深

的一座沙下金字塔，上面的深坑部份，則是一個倒轉的金字塔，整個建築的情形，就像是兩隻碗，碗底相接，放在一起，在上面的那隻碗，就是深坑，而現在，他已經進入了下面的一隻「碗」之中，照每一層高度來看，這座地下金字塔，至少應該有四層之多！

卓力克無法想像，他將會在這四層的沙下建築之中發現些什麼，他先繞着走廊，走了一轉，發現第一層，除了走廊的石壁上，是一幅極其大的圖畫彫刻，刻得很淺，但是十分清楚，在鉅大無比——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畫，它刻滿在走廊的壁上，約有兩百公尺長，二十公尺高，刻的是許多許多的人，正在從事建造工作。

卓力克仔細地看看，看到了一小半，他就明白了，他看到的，就是七萬埃及人，在建造這座偉大得不可思議的建築物的情形，他看到上千人在開鑿大石塊，也看到上千人在搬運着石塊，圖中所看到的搬運方法，可以解決埃及人何以能建造這樣巨大的建築物之謎，卓力克看到的是，地上有一個巨大的槽，槽中全是黑色的油漿東西，而巨大的石塊就是「浮」在這種油漿之上，滑過去。卓力克對這種油漿也不陌生，「魯巴之門」就是「浮」在這種油漿之上的。

一直來到了另一扇門前，那扇門上，刻着一個人，一隻手舉着，像是發號施令，和壁畫中其他的不同，他穿着十分奇特的服裝，他的雙眼，在電筒光芒照耀下，烱烱生光。

卓力克立時發現，那是兩顆極大的，奇妙的深黑色的寶石。

在那個人像之旁，有着另一行字，刻的是：「魯巴在指揮監造魯巴之宮，魯巴之宮是人類最偉大的建築，從它開始建造起到永遠。」

從人像上看來，「魯巴」顯然是一個人的名字，而且就是像上的這個人，看來他很瘦削，或許是由於那兩顆奇妙的黑寶石，使得他看來，有一股懾人的力量。

卓力克先生已經知道這座建築物的名字了，它叫作「魯巴之宮」！

魯巴之宮，卓力克無法不承認門上所刻的字句，它的確是人類所能造成的最偉大的建築物了！

卓力克又移開了門，門內是一個更大的大堂，中間部份，是一個方形的孔，有石級通向下面，在那巨大的大堂中，有着各種各樣的石像，卓力克一眼就可以看出來，那是古埃及的諸神。

每一座石像，都有十公尺左右高，使人在這些石像之間走動，感到出奇的渺小。

卓力克如痴如醉地摸着每一座石像，連他自己也不知在這些石像之間，盤桓了多久。

卓力克像是有點醉酒一樣，走下石階，又到了下面的一層，下面一層，在走廊之旁，一共分爲四間大石室，走廊上一樣是刻滿了壁畫，同樣是建造「魯巴之宮」時的工作情形。

卓力克將每一間大石室的門全移了開來，他那種如痴如醉的神情更甚了，甚至他的脚步，也有點虛浮，脚步不穩，要扶住石壁，才能前進。

這四間石室中，全是古埃及人所用的各種器具，四間石室中的陳設，完全是仿照埃及法魯王的宮殿造成的，在石室中的石像彫刻得更精細，也和常人一樣大小，每一個石像，都有不同的動作，而且每一個石像，全有衣服，所有的衣服，看來好像全是金屬絲編織而成的。

卓力克在第四間石室之中，看到一個斜躺在榻上的美女，那美女手中提着一串葡萄，葡萄完全是紫晶的，而各種各樣的寶石，充滿了每一種裝飾品和器具之上。

卓力克不由自主，大聲叫了起來：「魯巴！魯巴！你究竟是什麼人？」

他的問題，當然得不到答案，只不過在寬大的石室之中，響起了陣陣囘音。

卓力克仍然不知道在這一層逗留了多久，但時間一定極長，因爲他手中的電筒，光芒已開始變得微弱了，那至少已使用超過五小時以上了！

在通向第三層石級之際，卓力克坐了下來，並且熄滅了電筒。他並不覺得疲倦，他的精神，處在一種極度興奮的狀態之中，但是他却必需節約使用電筒中的電源，因爲要是電筒不能再發出光芒來，他就無法繼續察看這座偉大無匹的「魯巴之宮」下兩層的情形了！

當他熄了電筒之後，就什麼也看不到了，而且什麼聲音也聽不到——說什麼聲音都聽不到，或者不是十分正確，應該說，什麼外來的聲音，全聽不到了。自他身體之內發生的聲音，還是可以聽得到的，而且會比平時响了千百倍，他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聲，腸胃中發出來的咕嚕聲，甚至懷疑自己聽到了自己血流的聲音。卓力克坐了並沒有多久，又着亮了電筒，再向下一層走去。電筒的光芒，已遠不如初着亮時那樣明亮，但是還可以看到四周圍的情形，第三層也是四間石室，比上一層的四間，大了許多，所放置的，也全是大型的東西，有戰車，有石刻的馬匹，有各種巨型的工具，卓力克一間一間看過去，到最後一間，電筒只剩下一絲紅綫了。

終於，電筒光熄滅了！

卓力克先生猶豫了一下，他不願意用火，因爲用火會消耗氧氣。這時候，他根本沒有攷慮自己是不是能够出去，是不是能够回到地面上。

他所攷慮到的，只是如何使自己留在這「魯巴之宮」內更久！他要毫不保留地弄清楚「魯巴之宮」內的一切，這時，他完全像是回到了三千多年前的古埃及社會之中，和古埃及人生活在一起，那些人或獸的雕像，是如此栩栩如生，使他覺得他們似乎在講話，講着他所聽不懂的古埃及語言。

卓力克也已經有點明白這個偉大的人物，建造這座「魯巴之宮」的目的了。「魯巴之宮」是儘可能地將古埃及的生活，保留下來，好讓後世的人知道，當時的文化已經發達到什麼程度，可以讓後世的人知道，當時的古埃及人，是如何生活的。

卓力克摸索着石級，向下走去，當他在絕對的漆黑之中，覺得他已經走完了石級之際，他才燃着了一枝火柴，火柴的光芒很微弱，閃耀着，但已足够使他看到，那已經是最底的一層了！

最底的一層，並沒有間隔，全部是廣闊無比的一個大堂，在它的正中部份，有四根柱子，四根柱子距離相當近，和它們的高度相比較，顯得很不配。

而在那四根石柱之間的，是一張床，不但有一張床，而且床上還躺着一個人！

卓力克剛來得及看清那床上的人，臉色不像是那些石像時，火柴已經燒痛了他的手指，熄滅了！卓力克像是發狂一樣，再去燃第二支火柴，可是由於他的手，在不能控制地竭力地發着抖，他浪費了三支火柴，到第四支，才又燃着。

這一次，他眞正看清楚了，他急速地走向前，來到了床邊上。

床上躺着的，絕不是石像，而是一個人，這個人卓力克絕不陌生，在他下來第一層的時候，就在門上，看見過他的刻畫。

那是魯巴！魯巴的屍體！

魯巴的屍體看來完全不像是木乃伊，完全像是一個熟睡着的人，卓力克一直來到床邊前，他呼吸急促，他手上的火柴又熄滅了。

就在他手上的火柴又熄滅之前的一刹間，他看到床上的魯巴，彎着腰，慢慢坐了起來。

燒完的火柴變成灰，眼前又是一片黑暗。

剛才，當卓力克看到床上有人躺着的時候，他還只是手在發抖，但剛才那一刹間，他眼看躺在床上的人竟緩慢地坐了起來之際，他的全身發起抖來。

他並不是一個膽小的人，而事實上，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之下，在時間上，他已經跨躍了三千多年，當然不會再顧慮到生死問題，因爲人的生死，在時間上，至多不過一百年左右而已。

他的身子之所以會劇烈地發着抖，完全是因爲神秘的氣氛，就像整座山一樣，天崩地塌地壓了下來，超過了任何人所能負荷的程度，卓力克還算是「非人協會」的會員，如果他是普通人的話，早已經變得瘋狂了。

卓力克全身發抖的結果，是他手中的火柴，落到了地上，一聽到火柴跌在地上散落開來的聲音，卓力克震動了一下，連忙蹲了下來。

當他在伸手在地上摸索着，想拾起火柴來之前，他深深地吸了幾口氣，使自己更鎭定。

他的一隻手，按在床邊上，床是石質的，摸上去滑膩而有玉的感覺。他在想：我剛才看到床上的是魯巴，又看到魯巴坐了起來，這是不是我眼花呢？

不單是魯巴在床上坐起來，是不可能的事，即使是魯巴躺在床上，也已經夠不可思議的了。魯巴是距他進了「魯巴之宮」之前，三千多年的人，就算他的壽命再長，他死了也已經有三千年左右了，一個死了三千年的死人，如何可以保持肉體不變，看來如生前一樣？「魯巴之宮」裏面又不是眞空的，非但不是眞空，而是空氣還十分清新，使人呼吸暢順！

要卓力克先生相信魯巴已死了三千年，而肉體仍然絲毫沒有變化，他寧願相信魯巴還沒有死，他淩亂的思緒之中，迅速掠過人類長壽的傳說，以中國爲最多，一個叫彭祖的人，據說活到八百歲。另一個叫東方朔的人，記不清自己活了多少歲，只說西王母花園中的桃子，三千年一熟，他已經看見過桃子成熟了三次！

那麼，魯巴是不是還活着呢？

卓力克焦切地期待着，期待他能够突然聽到魯巴發出的聲音。

可是，四周圍却是一片死寂。

卓力克又吸了幾口氣，他不點火柴，而只是慢慢伸手向前去摸索。如果床上的人眞的是魯巴，而且已經坐了起來的話，他是可以摸得出來的。

卓力克伸出手去，他伸手出去的動作十分緩慢，當然他不是爲了害怕，而是爲了享受，他要盡量享受那一刹那，證明床上的魯巴，是不是眞的坐了起來。

不管他伸手的動作是如何緩慢，他終於碰到了床上魯巴的手。

卓力克的身子又震了一震，他的指尖碰到的，正是床上魯巴的手指，卓力克再慢慢向上摸索上去，他碰到的肌膚，不像是人，而像是經過鞣製的牛皮。

終於，卓力克可以肯定，魯巴的確是坐了起來了，他觸摸到魯巴的胸，額，和他的頭，魯巴是坐着，直挺挺地坐着，他剛才並沒有看錯。

卓力克嘆了一口氣，他連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要嘆氣，然後，他又燃着了一支火柴。

當這根火柴又發出光芒，使他可以看到眼前的情形之際，他不禁有點後悔自己爲什麼不早一點燃着它。他這時已經弄清楚魯巴坐起來的秘密了，在魯巴的背部，有一根金屬的支撐棍，撐着魯巴的身子。

這根金屬棍，自然是有人來到了床邊，床邊的石板有了重量的負擔，觸動了機械裝置而伸出來的，這或許是魯巴所安排的，對於來訪的客人的一種禮貌上的歡迎吧。

但是，這至少又證明，魯巴雖然死了三千年，但是他的身體還是柔軟的。

卓力克一共燃了十支火柴，來察看魯巴的面部，同時，輕撫魯巴的肌肉，肌肉堅韌如牛肉，那一定是經過特殊方法處理的，但卓力克對古埃及對屍體的保存方法雖然有研究，却沒有一種方法，是可以將屍體保存得如此之好的，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一種方法，在書籍中沒有任何記載，同樣地，「魯巴之宮」的存在，它的建造工程，在歷史中也沒有任何的記載。

直到第十一支火柴，卓力克才注意到，在大堂的四壁，全是一個一個的石洞，在那些直徑不到三吋的圓洞之中，看來全放着一卷一卷的羊皮紙。

卓力克又奔到牆前，這時，他眞恨自己何以在上面幾層，用完了電筒的電，他隨便取出了一卷來，打開，羊皮紙上寫着清楚的字，全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卓力克頻頻劃着火柴，他完全無法看得懂那卷羊皮紙上，寫的是什麼，他像是一個見到了極度的寶藏的人，但是在他和珍寶之前却有一種無形的，無法突破的障碍一樣，那簡直要令得他變成瘋狂！

卓力克取了一卷又一卷，每一卷之中，他至多只能看懂一兩個字，他直起身來，看到手中的火柴，已經只有兩三支了。

他眞有點不能控制自己，他對着坐在床上的魯巴，大叫道：「講給我聽，這些書上，記載着什麼，講給我聽！」

他的呼叫聲，響起巨大的回聲，他衝到了床前，這時，他才看到魯巴的右手，也握着一卷羊皮紙。

同時，他也看到，在魯巴的右手之下，有一個瓶狀的東西，瓶中儲着那種黑色的濃油，還有着棉蕊，那一定是一盞巨大油燈。

卓力克先點着了燈蕊，燈蕊上的油都乾了，所以在開始時，只是一點綠黝黝的火，接着，發出了一陣極其輕微的，劈劈拍拍的爆裂聲，綠色的火光閃動着，漸漸變得明亮了起來。

卓力克勉力使自己鎭定下來，他知道，他已經進入了一個寶庫，一個眞正的寶庫，那些一卷又一卷的羊皮，上面寫滿了他所不認識的字的羊皮，是眞正的寶藏，比同樣大小的鑽石，還要名貴。

他定下神來，只望着坐在巨大石床上的魯巴，這個死去了已應該有三千年的人，屍體保養得如此之好，連臉上的每一條皺紋，都可看得清清楚楚，而每一條皺紋之中，都彷彿蘊藏着無窮的智慧和知識。

卓力克以一種極虔誠的心情，輕輕地去扳開魯巴的手指，將魯巴握在手中的那卷羊皮，小心地取了下來，當他取下那卷羊皮之際，他甚至有一種幻覺，感到魯巴正在向他微笑。

卓力克先生將那卷羊皮，放在床上，就在魯巴的脚旁，慢慢展了開來，在那一刻，他要竭力控制着自己，才能使自己的心臟不致跳得劇烈到無法負擔的程度。

和其他的羊皮上的字不同，這一卷羊皮上的字，是用一種鮮艷的紅色的墨水寫成的，那種紅色，至少已經經歷了三千年，但是看來還是如此艷紅奪目，就像是才自人體內流出來的血。

卓力克無法將整卷羊皮攤平，他只好隨攤開來隨看。他仍然不能完全看得懂上面的古埃

及象形文字——如果給他充份的時間，例如三年，他有信心可以將之完全讀通，但是現在，遇到他看不懂的地方，他就只好跳過去，貪婪地讀着下圖，那卷羊皮上，約超過一千字，卓力克可以認識的，不過是十成中的三成，但就在他看得懂的三成之中，已足以令得他幾乎窒息了。

卓力克先生看完，再看一遍，在第二遍中，他並沒有能多認出一兩個字，但就他所看得懂的部份而已，他也可以了解這卷羊皮上，以艷紅墨水所寫的，就是魯巴的一份自述。

——開始，魯巴就說他的知識，他的能力，是超越時代的，他如何有這樣的能力，連他自己也不明白，他不斷地做着當時其他人不能了解，不能明白的事，他是超卓而無法比擬。

他曾經給當時的統治者號召，奉命建立金字塔，這裏，魯巴之宮，就是他建造金字塔所得的報酬，而當時的統治者，並不知道魯巴之宮的規模，比任何金字塔更偉大，更壯觀。

在羊皮上，並沒有太多的文字，記述「魯巴之宮」建造的經過，事實上那是不必要的，因爲在每一層走廊上，那詳盡的雕刻壁畫，已經展示了全部的建造過程。

接下來的一大段文字，是卓力克幾乎完全看不懂的，魯巴在這段文字之中，好像提到了他的上代，也好像提及，他的那種本領，智慧和知識，是由他上代遺傳而來的一種本能。

卓力克在努力揣摸這一段文字的含義之際，忍不住仔細打量這時高「坐」在他面前的魯巴，想努力找尋出他和普通的人有什麼不同之處來。

但是，在外表上來看，是絕對分不出有什麼不同來的，魯巴的外形，完全是一個普通人，甚至頭也不是特別地大，卓力克實在無法明白，魯巴爲何會有自己的才能，是由他的祖先遺傳而來的那種想法，因爲他既然是一個普通人，他的祖先，自然也是普通人，而且人的歷史文明，是越向前去，越是落後的，何以落後的祖先，會有智能上的優良遺傳，帶給比他們進步的後代？

卓力克由於思索過甚，臉上滿是汗珠，他也顧不得去抹，只是一直看下去。再接下來的一段，他倒可以看得懂一大半。

那一大段，說的是他的許多想法，和他的知識，根本無法爲當時的人所接受，所以，他就將之完全寫了下來，以供後世人的研究，他預言，經過了若干年之後，他所想的一切，一定會實現的，這就是他建造魯巴之宮的主要目的。

卓力克看了那一段，只好苦笑，他早已知道，那幾千卷羊皮上，他看不懂的文字之中，蘊藏着無可估計的知識和智慧，但是只怕魯巴也料不到，他的魯巴之宮，終於被人發現，但是他使用的文字，却已沒有人看得懂了！

前後才多少年？不過三千多年，地球繞着太陽，只不過轉了三千多轉，和宇宙永恆的運轉比較起來，那三千多轉，算得了什麼？可是就在那微不足道的三千多轉之中，一切全改變了，當時的文字，完全是不可解的謎！

卓力克先生深深地吸着氣，這時，他已看到了最後的一段了。

最後的一段，是致看到這卷羊皮的人的，卓力克也可以看到三四成。

在羊皮上，魯巴寫着，他希望，魯巴之宮是在第一次顯露之際，就有人來，他最不希望的是，最後一次顯露，才有人到。

魯巴又寫着，如果是最後一次顯露，才有人來到，來到的人，應該注意四壁上端圓洞中的羊皮卷，那上面記載的東西，才是最有價值的，但卽使那時，和他建造魯巴之宮，已經有三千多年，他預料他的想法，還不一定能爲那時的人所接受。

卓力克抬頭向上看着，在四壁的圓洞中，全是羊皮卷，最上端的離地很高，但當然，壁上全是圓孔，要攀上去取，也不是什麼難事。

卓力克也無法明白，什麼叫作卽使在三千年之後，人家也不能明白魯巴的想法。

然後，到了這卷羊皮的最後一段了，最後一段，卓力克倒是全可以看得懂的。

魯巴在最後一段之中，指示着離開魯巴之宮的辦法，沒有別的離開通道，還是進來的那地方，進來的人，必須趁在烈風靜止之前出去，不然就得永遠留在這魯巴之宮內。出去的辦法是在那張大網之下，有着機械裝置，可以利用大網的彈力，將人彈上去，上面的石板，會自動打開，使人能够離開。

直到這時候，卓力克才想起，自己來到魯巴之宮，不知道已經有多久了，烈風可能已經停止！

但不論如何，他必須將魯巴之宮寫下來的那一切，盡量帶出去，羊皮實在太多了，他一個人，根本不可能完全帶走，而且，他一定沒有太多的時間了，現在只能照魯巴的指示去做，因爲他是在魯巴之宮最後一次顯露才進來的，所以他應該取走最上端的那些羊皮。

卓力克發出了一下沒有意義的呼叫聲，奔向石壁，就着石壁上的圓洞，向上攀去。

在卓力克的足尖伸入圓孔之中，手攀在圓孔之中，向上攀去之際，圓孔中的羊皮卷，紛紛跌了下來。每跌下一卷，卓力克就感到難以形容的難過，因爲他知道每一卷羊皮上，都有着可供他畢生研究的知識，他像是一個面對着太多的食物而又只允許他在一小時內盡量吃的兒童一樣，幾乎忍不住要哭了出來。

他攀到了石壁的最頂端，伸手在圓孔之中，將羊皮一卷一卷地拿出來，抛下來，他的身子，像是壁虎一樣，在石壁上移動着，卽使是在最上面的一排圓孔中的羊皮，也有兩百卷以上，卓力克在取到了其中的一大半之後，實在已經精疲力盡，再也支持不下去了。

他自然要考慮到，如果僵硬的手指，再也無能支持他的體重，他就會從二十公尺之高跌下來，如果那樣跌下來的話，他就只好在這裏長期和魯巴作伴了。

卓力克在又抛下了一卷羊皮之後，他咬着牙，心裏在叫着：原諒我，我實在支持不下去了！

他開始緩慢小心地向下落來，足尖循着圓孔，他終於回到了地上，然後，一停不停，將他抛下來的羊皮，集中起來，他早已抛開了身上的炸藥，和他爲了完成那次爆炸任務所携帶的一切，這時，他又撕破了一件上衣，將之撕成一條一條的布條，連結起來，將他自石壁最上端的圓孔之中，取到的羊皮，一起紮起來，然後，又塞了兩捲在袴袋之中，後退着，來到了那最下一層宮殿的入口處，再望了坐在床上的魯巴最後一眼。

然後，他向上奔去，雖然他的精力過人，體力超人，但這時，如果不是在魯巴之宮內所遭遇的一切，使他處在極度的興奮情況之中的話，他也決沒有氣力，再奔上那幾百級石級的了。

他終於又來到了第一層的大堂中，他攀上了那張網，照着那卷羊皮上的指示，在黑暗中摸索着，摸到了一個凸起的槓桿，然後將那槓桿，用力地壓向下。

在那一刹間，卓力克腦中所想的，實在太多了，以致他事後，根本無法正確地回想起當時的心情，但是有一點，他是可以出去了，他是唯一到過魯巴之宮的人！

小槓桿被壓了下去，卓力克只覺得那張網，陡地向下沉去，緊接着，就向上疾彈了起來，他和他帶着的一大綑羊皮卷，一起被彈得向上，直飛了起來，而也就在那一剎間，他見到了亮光。

可是也就在那一剎間，卓力克覺得事情有點不對頭了！他的身子，被彈得向上飛起，同時，上面的石板也翻下來，使他可以彈出去，他也看到了亮光，這一切，和魯巴的指示，是完全一樣的。

但是，他所見到的亮光，却只是極小的一點！

極小的一點小亮光！在剎那之間，卓力克根本無法明白，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那一點小亮光，看來只不過拳頭大小，他是絕對無法在這麼小的一個空間中，穿射出去的！而卓力克也根本沒有別的辦法可想，因爲他身子懸空，正因爲那張網的極大的彈力，在彈得向上飛起來。

卓力克的錯愕，只是極短時間內的事，他立即知道，魯巴的指示並沒有錯，錯的是，他巳經遲了一步！

一定是烈風巳經漸漸靜止了，在上面那個深坑中，被烈風捲走，但只要風勢一弱，沙就會回來，這時，沙巳經回來了！

沙在深坑的底部，巳經積聚了相當數量，石板一翻下，沙就像是瀑布一樣，向下瀉來，從四面八方瀉下來，只留下當中一個小圓孔。

當卓力克明白了這一點，眼看他自己，迎着狂瀉下來的沙，向上彈去之際，他發出了一下大叫聲，他那一下大叫聲，只叫出了一半，他整個人巳經穿進了狂瀉而下的沙瀑之中，那股力量，令得他身子陡地向下一沉，而也就在那一剎間，他雙手一齊向前伸出，他在雙手向前抓出之際，實在並不希望抓到什麼，最大的可能是，他抓到兩把沙，然後，整個人，隨着下瀉的沙瀑，再落下來，然後，永遠沒機會出去。

但是，或許是魯巴的設計够好，或者是他的運氣够好，他雙手伸出去，抓到了石板的邊緣！

他的身子穩住了，沒有隨着沙瀑向下落去，但是他的全身，都在沙瀑之中，狂瀉滾動中的沙，向他的眼，耳，口，鼻中灌進來，沙粒似乎要進入他的每一個毛孔之中，他被埋在沙中，不但是被埋在沙中，而且是被埋在滾動着的，高速滾動的沙瀑之中！

卓力克先生畢生在沙漠中活動的經驗，到底在這種緊急關頭，發生了作用，他並不張皇失措，而是勉力運用雙臂的力量，使自己的身子升向上。

他努力的掙扎，使他的頭部，首先離開了沙，他用力搖着頭，呼着氣，睜開眼來。

當他睜開眼來之後，他所看到的，眞正是亙古難得一覯的奇景。

卓力克看到，大深坑底部的沙，巳經積有兩呎深，烈風還在繼續着，人的感覺，可能覺不出風力的强弱有什麼不同，但實際上，風巳減弱了，所以，沙在大深坑四面廣闊的斜壁上，奔瀉着滑下來，而深坑的底部，因爲石板巳經打開，沙在向下漏去，奔瀉着的沙粒，就像是奔瀉的水一樣，在爭着向下漏去之際，現出沙的漩渦來。

卓力克像是在一個巨大無匹的漏斗的底部，而這巨大無匹的漏斗，正有大量的沙，傾瀉而下。卓力克知道，自己實在是沒有太多的時間了，就算把握每一秒鐘，是不是能爬上這巨大廣闊的斜壁，也在未知之數。

深坑底部的積沙，在迅速增高，自四面寬達一百公尺的斜壁上，滾瀉而下的沙，數量遠遠超過自石板翻下出現的洞所能漏下的沙，卓力克才掙扎着探出頭來，不到十秒鐘，沙又來到了他的頦下，他再掙扎着，身子冒了上沙來，可是，沙瀑在他的身子上流過，使他的皮膚，像是被刀子刮過一樣地疼痛，而當他的身子，掙扎着冒出沙來之際，他的身子，就像是通過了一個恰好能供他身子通過的容器一樣，他身外的一切，全都被擠出去，消失了。卓力克在一回頭之際，還可以看到，那一大綑羊皮的一角，在沙瀑中現了一現，然後，立時隨卽沙瀑，瀉了下來，從那裏來的，還是回到那裏去了！

卓力克先生大聲叫了起來：「不！」

當然不會有人聽到他的叫聲，當他才掙扎出來之際，積沙在他的股際，他叫了一聲，積沙巳來到他的腰際，卓力克忙從沙中爬出來，自四面斜壁上滾下來的沙，勢如萬馬奔騰，就算他能來到斜壁的面前，他的力量，也決無可能對抗沙瀑狂瀉的力量，他是決不可能，在斜壁上向上爬上去的了！

那麼傾斜而光滑的石壁，就算完全沒有沙粒在上面，要向上爬去，也不是容易的事，何況是現在。

卓力克只不過向四面看了一眼，他剛才還是站在沙面上的，這時，沙又來到了他的小腿彎，他忙又拔出了雙脚來，他感到自己在移動，彷彿是要被沙向下漏去所形成的那股漩渦，扯得向下跌去。

他忙又伏在沙上，勉强向前，掙扎出了幾步，重又站了起來，才一站起，沙又蓋過了脚面，卓力克抬頭望向上，頭上是廣闊的天空，風勢顯著減弱，巳經可以看到蔚藍的天空，而卓力克只是抬頭看了看天，沙又巳來到了他的腿彎，每一秒鐘，沙增高一呎！

卓力克眞正沒有辦法可想了，他那時所想到的，只是一點：我出不去了！我出不去了！

可是，當他再度將脚拔出來，又踏在沙面之際，他陡地發出了狂喜的呼叫聲！

他在那一剎間，眞恨不得自己爲自己的愚蠢，而打自己兩個耳光！他所想到的，竟是去爬上那巨大寬闊的斜壁，而事實上，他是完全不需要那樣做的！他只要不斷將埋進沙堆中的小腿拔出來，再踏在沙面上，四面傾瀉來下的沙瀑，積聚的沙，就會以每秒鐘一呎的速度，湧得他向上面升上去！

才由絕望而變得可以生存，那又是一陣異樣的興奮，隨着風勢的迅速減弱，四面斜壁上的沙瀑來勢，也格外兇猛，沙的積聚也更快，那也就是說，他上升的速度，也來得更快。

卓力克並不知道究竟過了多久，斜壁巳經完全被沙掩沒，他也可以看到了廣闊的沙漠，風勢更弱，一切全像是完全沒有發生過一樣，只有在沙漠的一點之上，有一個小小的凹痕，可以看得出，那是沙的向下漏着，所出現的一個小漩渦。

沙粒將會像水一樣，漏進魯巴之宮，細小的沙粒，會佔據魯巴之宮的每一個空隙，將之緊緊塞滿，完全充滿了沙粒。

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就算能記下正確的地點，也是無法再令魯巴之宮顯露出來的了！

卓力克怔怔地望着那個小凹點，不多久，那個小凹點也消失了，那就是表示，魯巴之宮，巳經被漏下去的沙所注滿了！

卓力克在那剎間，突然覺得異樣的疲倦，再移進一步，也在所不能了，他仰天躺了下來，沙漠上的風，巳完全停止，卓力克就這樣一動不動地着躺。

他的腦中，在那剎一間，幾乎是一片空白，什麼都沒有了，魯巴之宮，他的爆炸任務，以及一切的一切，像是完全消逝了！

卓力克只是躺着不動，和風靜止了的沙漠一樣，看來是完全靜止的。

一直到天色又漸漸黑了下來，一陣摩托聲，傳了過來，幾輛吉普車，駛了過來，車上全是軍人，每輛車上，都有人用望遠鏡在搜索着，而其中兩輛車上的軍人，一起叫了起來！前面有人！

卓力克先生被盟軍的搜索隊發現了。

× × ×

非人協會大客廳中的光綫巳很黑暗，也沒有人提議開燈，彷彿每一個人都感到，在黝暗的光綫之下，聽卓力克先生叙述他的經歷，似乎更適合一點。

卓力克先生也靜了下來，過了好一會，范先生才道：「那任務呢？你沒有完成！」

卓力克道：「是的，我沒有完成爆炸汽油站的任務，但是，我並不感到有甚麼不對，一場戰事的成敗，只能改變幾十年的歷史，而人類的歷史是永恆的！」

其他幾個會員，稍爲挪動了一下身子，那可能是表現他們對卓力克的話的異議。

那又瘦又高的會員道：「所以我以後沒有再聽到有關你的任何消息，你脫離了沙漠部隊，躲在什麼地方？」

卓力克輕輕嘆了一聲，說道：「在我離開了戰地醫院之後，我過着幾乎與人世隔絕的生活。」

大客廳中又靜了下來，很明顯，卓力克在他的故事還沒有開始之際，巳經說過，他要推薦一個巳死了三千年的人做會員，這個人，當然就是魯巴。

而從他的叙述來看，魯巴這個古埃及人，眞的很了不起，如果在當時，就有非人協會這個組織的話，他毫無疑問的可以成爲會員。

但是，他無論如何是三千多年前的人了，他的想法再卓絕，也無法和現代人相比的，那麼，卓力克先生的推薦是不是可以被接納，就大有研究的價值了！

所以一時之間，沒有人出聲，突然，一下咳嗽聲，打破了靜寂。

這一下咳嗽聲，倒引起了在坐每一個人的注意。

因爲這一下咳嗽聲，自大客廳一個最陰暗的角落傳來，坐在那角落中的一個人，當然也是非人協會的六個會員之一，但是却也是最神秘的一個。

他的神秘，不但是在於他的外形——他有着難以形容的外形，看來好像很普通，但是仔細看着他，却又每一處都和普通人不同，你要見得他次數多了，才會發現，他最與衆不同的，是那一雙像貓一樣的眼睛，他的眼珠是暗綠色的，在黑暗中會閃光，其他的五個會員，都認定有這種眼睛的人，是可以在幾乎等於黑暗的環境之中，看得到東西的。

但是，其餘五個會員，却從來也不敢肯定這一點，因爲這個會員，完全不喜歡說話，他入會巳超過二十年，在每一年的例會中，他們都有見面，可是在這二十年中，他們聽到他講過的話，絕不會超過二十句。

由於這位會員講的話是如此之少，所以其餘五位會員，對他可以說是一無知，當然，除了知道他的名字是阿尼密。五個會員也無法從這個古怪的名字上來揣測他究竟是什麼地方的人。

而且，自從他們第一次見到阿尼密起，一直是那樣子。阿尼密是他們這一代非人協會的會員，最遲入會的一個，他們的上一代，將他們六個人引進非人協會的，是當時獨一無二的會員，在介紹阿尼密時，也沒有多說什麼，只是作了一個簡單的介紹詞，那簡單的介紹詞，給他們很深刻的印象，也更增加了阿尼密這個人的神秘性。

那介紹詞，說阿尼密不是一個普通人，他巳經勘破了生死的界限，知道了生和死的眞正含義。

也一直到現在，其餘五個會員都弄不明白，這幾句簡單的介紹詞，究竟是什麼意思。

由於阿尼密是如此不喜歡說話，因之這時，他的一聲咳嗽，就引起了人家的注意，每一個人都立時感到：阿尼密要講話了！

不愛講話的阿尼密，果然開口講話了，他的聲調很低沉，緩慢，道：「就像所有的超現實故事一樣，你的經歷，結果是什麼現實的東西也沒有留下，而只不過剩下了你的經歷。」

這幾句話，聽來很不客氣，很有點指責卓力克的經歷，根本是他自己編造出來的味道。

其餘會員，在聽得阿尼密這樣說之後，一起向卓力克望去，范先生有點感慨地道：「是啊，沙瀑將你帶在身上的羊皮全冲走了！」

卓力克先生的神情却很平靜，道：「是的，沙瀑冲走了我繫在身上所有的羊皮，這是極其令人痛心的事情，但是，我在臨出來之前，還抓了兩卷，硬塞在袴袋中，這兩卷羊皮，却留了下來。」

各人一聽得卓力克這樣講，都現出了一種莫名的興奮，連一直坐在陰暗角落中的阿尼密，也直了直身子，發出了「啊」地一聲。

由於他是一個不喜歡講話的人，所以他只是發出了「啊」地一聲，並沒有對他剛才的那幾句話，向卓力克表示歉意。

卓力克又道：「你們以爲我躲了起來是幹什麼？是躲避戰爭。不是，我每天幾乎工作二十小時以上，我在努力想讀通那兩卷羊皮上的古埃及象形文字！」

大客廳中又靜了下來，一陣悉索的聲响，卓力克取出了兩卷羊皮來，放在一張几上，攤開，兩頭都用鎭紙壓起來，使羊皮全部顯露。

那兩卷羊皮攤開之後，一卷面積極大，約有兩平方呎，另一卷是狹長的，只有一平方呎。面積大的那一卷，上面的文字，是用鮮紅色的顏料寫上去的，雖然光綫很黑暗，但是羊皮上的那種鮮紅，一看之下，還像是能直紅到人的心中去。

范先生欠了欠身，着亮了一盞燈，又調整了一下燈光照射的角度，使燈光能够直射在那卷攤開了的羊皮之上。除了卓力克之外的五個會員，就算對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多少有點認識，但是其程度也決及不上卓力克，更何况卓力克又對之研究了近兩年之久。

所以，他們都一起望着卓力克，那又高又瘦的會員，指着那張有鮮紅的字的那一張羊皮，道：「這就是魯巴手中的那一張，你曾說過，這是他的自述？」

卓力克道：「可以這樣說，當時，其中有一大段，我看不懂，經過了兩年來的苦心揣摸研究之後，我還是不能完全懂，但巳明白他的意思了！」

范先生「嗯」地一聲，說道：「你所懂的那一段，是關於什麼遺傳的，他究竟說了些什麼？」

卓力克先生的手，在那卷羊皮的鮮紅色的字上，輕輕地撫過，他的臉上，同時也現出了一種極其虔誠，崇敬的神色來。

卓力克先吸了一口氣，才道：「他的那一段記載，是很難解釋的，他說，人類的智力，是得自祖先的遺傳，每一個人都不一樣，有的人得到多，有的人得到少，有的人甚至完全得不到。」

范先生道：「這很容易了解，人生下來就有聰明和愚魯之分。」

卓力克的神情很惘然，他指着一個字，道：「你們看，將這個字解釋爲『祖先』，是我的揣測，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中，『祖先』並不是這個字，可是這裏，這個字一共出現十七次，可見它是佔着極重要的地位，我勉强將它譯成『祖先』，是因爲這樣，在文理上可以接得上去！」

卓力克在解釋了一番之後，才又對范先生道：「魯巴的意思，還不是說人生下來就有聰明和愚魯之分那樣簡單，他的意思是，人類文明的進步，全是依靠人類的想像力而來的，而人的想像力，是無邊無涯的，對一件具體物件的想像力，是來自遙遠的記憶。」

各人都皺着眉，卓力克的話，十分難以明白。

卓力克又道：「所以，遙遠的記憶，比遺傳來得恰當，或者說，是遺傳而來的遙遠的記憶。譬如說，麥迪生發明電燈，在大家都使用油燈的時代中，他必需先有想像，先想像有一種燈，不用油，不會被風吹熄，明亮，方便。這種想像是怎麼來的呢？照魯巴的解釋是，本來就是有這種燈的，人類的祖先見過，用過，但後來不知怎麼消失了，但是用過，見過這種燈的記憶，却在遺傳下來，在麥迪生的腦中，成爲一種想像，麥迪生是有了這種想像，才能不怕失敗地去做，終於將電燈造成功的！」

各人互望着，卓力克又道：「照魯巴說，人類『祖先』的一切文明，會逐年逐年，在不知道什麼人的腦中，形成記憶，於是，一項新的發明誕生，一種新的想法形成，實際上，這全是人類祖先早已有過的，而他自己——」

卓力克頓了一頓，指着羊皮：「在這上面，他表示了痛苦，因爲他和時代不適合地，過早地得到了太多的遺傳的遙遠的記憶，早了六千年。「

范先生站了起來，又坐了下去，道：「早了六千年！魯巴已知道了今後三千年人類科學的發展？」

卓力克堅定地道：「照魯巴的說法，是人類科學的恢復，逐步逐步的恢復。」

卓力克先生的聲音，有點激動，而非人協會的客廳中，其他的會員，却都保持着沉默。

卓力克望着各人，苦笑了一下，道：「這很難使人相信，是不是？」

范先生伸手，在臉上撫了一下，道：「卓力克，這或者只是魯巴的一種想法，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我是說，這種想法，本身也是魯巴的想像力的之一。我個人承認魯巴是一個有着豐富想像力的天才，像他那樣的天才，在他的那種時代之中——」

范先生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瘦長子立時接了上去，說道：「那眞可以說是超時代的了！」

卓力克先生皺着眉，說道：「你們的意思是——」

另一個身形很結實，頭髮已經半禿的會員道：「我個人的意見是，魯巴的這種說法，沒有可靠的根據！」

卓力克的神情，顯然有點失望，但是他一點也不氣餒，而且很像是胸有成竹一樣，他環顧各人，道：「那麼，如何解釋有些人會成爲發明家，想出許多人類完全沒有的東西來這一點呢？」

卓力克的這個問題，引起了一陣低語。

范先生首先道：「卓力克，我看你被魯巴之宮中的一切迷惑了，有的人能成爲發明家，想出許多人類未曾有過的東西，就客觀而論，那是人類文明一點一滴進步的結果，有了先前的許多進步，才累積起來，成爲某一種成果。在主觀方面而論，那是由於這個人的本身的努力——」

卓力克插口道：「先要有一種想法，但想法是很多人會有的，人想飛，就有了飛機的發明，想飛的人有很多個，不止一個——」

卓力克還沒有說完，但是范先生却作了一個手勢，阻止卓力克先生打斷他的話，插口講下去，道：「以你說過的麥迪生發明電燈這一點而論，就是一類文明累積的結果，如果不是富蘭克林先生發明了電，麥迪生的想像力再豐富，也不能有電燈的發明的！」

卓力克緩緩地搖着頭，道：「是的，所以魯巴生不逢辰，他太早得到了『遺傳』所以無法配合時代，照我的意見，富蘭克林之所以能發現電，應用電，也是得自祖先的特殊的『遺傳』——」

各人雖然都耐心地在聽卓力克說着，但是從他們的神態上，都可以看得出來，他們的意見，和卓力克是完全不相同的。

卓力克又道：「如果說，麥迪生是所有人之中，第一個想到『電燈』這樣東西的人，那當然是不對的，在麥迪生之前，可能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到過，但因爲時代的不適合，所以他們的『想法』，未曾得到實現，這就是時間的配合。」

其他的會員都不出聲，在「非人協會」的聚會之中，是很少出現這樣情形的，可是卓力克却充滿了信心，他又道：「如果我告訴你們，魯巴在三千年前，已經知道了相對論的理論，你們有什麼意見！」

最神秘的會員阿尼密，又咳嗽了一聲，道：「用古埃及象形文字寫下的相對論？」

卓力克取過了另外的一卷羊皮來，手在上面撫摸着，說道：「我還不能够十分肯定，但是在這卷羊皮上，他們可以看到，這些奇怪的符號——」

卓力克指着羊皮上的文字，事實上，各人早已看到那些符號了。

這種符號，在看不懂的人來說，是完全沒有任何意義的。

范先生道：「這是什麼？就是愛因斯坦的那個著名的公式？卓力克，我看——」

看范先生的神態，像是想打斷卓力克的這個話題，不讓他再說下去了，卓力克也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的神情，有點激動，道：「等一等，我還沒有說完。」

卓力克的神態十分嚴肅，以致范先生揮了一下手，表示了他的歉意，大客廳中又靜了半晌。

卓力克又道：「我花了很多時間，想弄明白這些符號表示什麼，但是我失敗了，不過，有點文字，我是可以讀得通的，大家不妨聽一聽。」

各人都沒有反對的表示，又靜了十幾秒鐘，卓力克才一面指着那卷羊皮，一面緩緩地讀着。

他讀得很緩慢，而且有時，跳過幾個字，顯然是那幾個字，是他不認識的，所以他讀的語句，甚至是斷續的，不連貫的，但是，在座的各人，却全可以聽得出，他在唸的是什麼。

卓力克先生唸道：「光在一種人不能生存的環境中，沒有人能呼吸的東西，看來和普通環境沒有不同的環境中，行進的速度，是永恆的。……兩個……作相同的，永不相交的方向行動，靜止的時間，比動作的時間較短……動作和靜止……同一時間，而並不同時……」

瘦長會員在卓力克讀到這裏時，陡地站了起來，揮着手，叫道：「別唸！」

卓力克先生立時靜了下來，瘦長會員的臉上，現出一種很駭然的神色來，其餘各人也是一樣。

只有阿尼密，因爲在陰暗的落角中，所以看不見他的神情。

但是却可以聽到他在喃喃自語，道：「相對論，相對論！」

瘦長子又坐了下來，卓力克的聲音，聽來很平靜，道：「這裏還有一段文字說明，這種理論出現之後，人類的科學，就會突飛猛晉，到達一個新的紀元，然後，是另一種新的理論再出現，再將人類的科學面貌，推進到另一個更新的階段。」

不知道是什麼人，發出了一下微弱的聲音，道：「那又是什麼理論？」

卓力克道：「別忘了魯巴得到的『遺傳』，超越了他生存的年代，六千多年，這種新的理論，可能是我們這年代很久以後的事，我們當然無法知道。」

各人都不說話，卓力克又說道：「不過，有幾句說明，倒是可以看得明白的，魯巴說，當科學推進到這個新階段——我應該說，回復到這一階段之際，人類得到的是一種用之不竭的寶藏，成爲一切動力的來源，而這個來源，是和太陽有關的，你們看，這裏，太陽這個字，一共出現了三十二次，你們總可以認識這個字吧！」

當然，誰都認識「太陽」這個字的，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太陽就是一個太陽。卓力克道：「我的推斷是，一種新的理論，造成了科學的發展，由此而導致太陽能的廣泛的利用，我們不能不承認，地球上的生命，全是由太陽而來，而人類對這生命的泉源的利用，實在是太少了，是不是？」

其餘五個會員都點着頭。

卓力克又嘆了一聲，道：「可惜的是，我只帶了兩卷羊皮來，要是將魯巴之宮中的羊皮，全帶了出來，而我們又能將之讀通了的話，那麼，人類歷史的進展，一下子就以可推進三千年！」

瘦長會員搖頭道：「也不會有這樣的情形，你忘記了時間因素的限制？」

卓力克立時道：「我當然不會忘記，但誰知道，那種新的理論，不是可以突破時間的限制的呢？」

各人又靜了片刻。卓力克望着各人，知道大家對他的提議，已不再反對了，他又道：「現在的問題是，我將之讀作『祖先』的這個字，還有一點問題，在這個字的字形上，有着極其遙遠的含義，和我們普通所說的祖先這個字眼不同，我的意思是，那是『上一代人』——這代人已完全毀滅了，在他們毀滅之後的若干百萬年，地球上又出現了生命，神秘的遺傳，仍然存在，發生作用，生命又開始慢慢地依照遺傳的安排而進化，終於出現了人，而人則依照遺傳的安排，而恢復其文明。」

這可以算是卓力克先生的結論了。

范先生有點苦澀地笑了一下，道：「這個字，或者可以解釋爲從遙遠地方來的人？人類本來不是生活在地球上，而是從老遠的外地來的？」

卓力克道：「誰知道？或許魯巴知道，或許我們以後的人會知道。魯巴是這樣偉大的一個人，所以他——」

其餘五個會員齊聲道：「他應該成爲我們協會的會員。」

卓力克滿意地笑了起來。

這時阿尼密又咳嗽了一聲，道：「我也要推薦一個會員。」各人都向他看去，阿尼密仍在陰暗之中，他的聲音從鼻孔中透出來，道：「我要推薦的，是一個還未曾出世的人。」剎那之間，大客廳中，是異乎尋常的沉寂，眞正的異乎尋常。

（完）

鐘鼓齊鳴死裏逃生

・慧心・

由於各國的生活方式不同，體型不同，打鬥的招式也有很大分別，亞洲方面的人，體型比較細小，故此，多數比較注意跳躍出擊，研究脚法，少用硬碰的方式決鬥，西洋拳就不同了，因爲那邊的人體型比高大，能够捱得起對方拳頭，故此需要連續打擊，而且要一拳打中對方神經密集之處，在兩人相鬥之際，閃避出擊，多過用手擋格，更加不會伸手抓住對方的手腕，施展擒拿手，再者，西洋拳打得出色的人，有資格在拳鬥場的繩圈裏面搵食，無形中就養成了一種風氣，即使脫下了拳術手套，仍然用西洋拳的辦法打鬥。近年來歐美的體育界人士以及拳擊方面的高手，忽然注意到脚法，而且十分重視李小龍踢出去的十幾種脚法，進而喜歡欣賞李小龍所主演的戲，這種情況，並非偶然發生，而是他們的目光已經擴大許多，知道西洋拳並非最理想的一種拳術。

舉個例說，要是一個體重二百二十磅的拳擊冠軍戴上了拳術手套，在繩圈裏面稱雄，這樣子的一個人，渾身是勁，跟一個體重只有一半的中國人交手，那個中國人僅得一百一十磅，站在他的臉前，好像小孩子跟成年人交手一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那個中國人再用西洋拳的方式應戰，必然打輸，就算使用日本柔道或者羅馬摔角的方式應戰，也是輸的，原因是他體型太過細小，捱不起對方的打擊，至於他發拳打擊敵人，却又因爲拳頭太細，擊打的力量太過薄弱，想用摔角的方式把敵人拌跌，更不容易，故此他想獲勝的話，一定要向對方的要害出擊，換句話說，可以使用中國的功夫取勝。

隨便說說吧，中國功夫裏面，有些絕招眞的以小敵大，而且一招就把對方打暈，有一招叫做「鐘鼓齊鳴」，用自己的兩隻手掌拍打對方兩隻耳朵，一齊發力，那種壓力可以震盪敵人的神經系統，使他暈倒，假如單是打擊一隻耳朵，那是沒用的，氣力再大，對方也不會暈倒，反之，雙手齊出，同時打在對方耳朵上面，便會發生壓力，透過耳孔，傳入他的神經系流之內，非暈不可，對方就算是個大力士，也無法抵禦。

此外，人體最弱的兩處，眼睛和下陰，也不會因爲整個人的體型特別高大，該處就會强壯起來，中國功夫有幾十個絕招打擊這兩個地方，苦練多年，確有把握取勝。除此之外，咽喉也是一個要害，雖然他比不上眼睛和下陰等地方那麼脆弱，但是，它一旦受擊，仍會發生很沉重的傷害。無法再鬥。

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如果有人在咽喉上面吃了一棍，就算他的喉管沒有破裂，他也發生窒息之感暫時無法再戰，練習過功夫多年，而且打過沙包的人，一拳對準氣管劈下去，那種壓力跟棍打相差不遠，故此，就算不准打眼睛和下體，只打咽喉，仍有把握取勝，問題是他有沒有辦法避過對方的凌厲攻勢，自己出擊而已。一句話說，中國的功夫練習得到家，可以跟任何一個彪形大漢決鬥，而且絕不吃虧。

游俠傳奇故事／

朱　羽・文
盧　令・圖

獵　人（二）

前文提要：

上囘書至新城縣團練白雲天自白溝鎭押解獨行大盜吳一霸囘縣衙，詎甫進衙門，吳一霸突遭人行刺身死，白雲天嚴令下屬保守秘密，並着人往約親手生擒吳一霸的武青雷會晤，擬請他協助偵查派人刺殺吳一霸的幕後主使人，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居住在客棧，方自保定到來的土娼遭人暗殺，而協助白雲天辦事的白彪也被人在大街刺殺，兇案迭生，全城震動，武青雷等不及約晤期間便秘密與白雲天會晤，當武青雷返回寄居的一盞香時被人在酒壺中放下毒蛇，險遭毒手，他爲此陷入一片沉思中——

烏雲掩星月　驟雨飄血腥

是誰想置他於死地？爲什麼用這種不一定可靠的方法？毒蛇不一定會咬得到？縱使咬到也不一定會死呀？爲什麼不在酒內下毒？那不是更有效嗎？

那麼，對方這一招只是想嚇嚇人嗎？白溝鎭的武青雷是輕易就可以嚇倒的嗎？唔！大概是想試試我的功夫……許多疑問都先後從武青雷的腦海中閃過，但是，最後一個問題却讓他牢牢抓住了——

誰知道我在這兒？對！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這時，馮二嫂已穿得很週整地從臥房中走出來，武青雷將叠起來的椅子搬了兩張下來，二人相對而坐。他輕言細語地說：「二嫂子！不必害怕，也許是那個捉狹鬼存心跟我鬧着玩兒……」

「武爺！」馮二嫂神色凝重地說：「不！這絕不是鬧着玩兒的，我看，一定是有人要你的命。」

「二嫂子！別說得那麼嚇人，」武青雷故作輕鬆地說：「我又沒有仇家，再說，又有誰知道我在這兒呀？」

「怎麼！你還怕沒人知道？我的武爺，那三個痞子你拿他們當什麼好人？跟你平起平坐，只怕到處去宣揚啦！」

「二嫂子！他們三個平日裏雖然游手好閑，倒還都是些血性漢子。我要問妳一樁事，」武青雷的臉色很正經。「妳千萬要實說。」

馮二嫂頗有感慨地說：「武爺！像我這種人，別人誰也不會拿正眼瞧，承你看得起，我還敢不說實話麼？」

「好！」武青雷似乎怕她不好意思，故意將目光移向別處。「丁三爺跟妳到底有什麼關係？」

「他跟我好過。」過了好一陣子，她才囘答；似乎是鼓足勇氣才說出口的。「半個多月了，就那麼一次，再也沒見過他的影兒。」

「如此說來，他也太無情啦！」

「他有家有業，有財有勢，又是地方上的副團練，我這種人那配？玩玩罷了，是我傻，前前後後都沒有想清楚，就答應了。武爺，說句話您也許不信，我咀上風騷，暗地裏却挺規矩。馮二死後，丁三爺還是頭一個。」

武青雷可沒有去說馮二嫂傻，也沒有帮忙

她去指責丁三爺無情，他心中想的是另外一回事，沉吟了一陣，才低聲說：「二嫂子！說句良心話，我可沒有像別人那樣將妳看成浪蕩女人。各人有各人的際遇，各人有各人的立場，別人是勉强不來的……二嫂子！我想問妳點事，我知道妳絕不會瞞我，不過，事後妳却不能在別人面前提起咱們談過的事……」

「武爺！」馮二嫂連連地點着頭說：「您放心，我不是不懂事的蠢貨，只要武爺交代過的，我絕不會洩漏半點風聲。」

「好！坐下，慢慢聊，」等馮二嫂在他對面坐定了，武青雷才開了口：「丁三爺是打什麼時候開始，常到妳這兒來坐坐？」

馮二嫂很認眞地想了一想，才囘答：「約莫三個月了。」

「天天來？」

「可以這麼說，我已記不太清楚，最多也不過缺了個三兩天。」

「他每天大都是什麼時候來？」

「總在晚上八，九點鐘。」

「一個人？」

「嗯！不過，有時也會有朋友來會他…」

「都是些什麼人？」

「不一定。這種情況並不多，兩個多月來也不過三，五回，那些人來得都很晚，總是在關店之後，每回來會他的人都不一樣，好像不是縣裏的人。」

「到了關店的時候，三爺還賴着不走？」

「武爺！他是地方上的副團練，誰敢得罪他？再說，有他在，也免得那些浮浪子弟來糾纏，我只不過睡晚一點罷了。」

「唔！那些人來會丁三爺的時候都談些什麼？」

「武爺！不用提啦！每當有人來會他的時候，他總是支使我作這作那的，怕我偷聽了他們談話似的……」馮二嫂突然警覺：「武爺！你怎麼突然問起這些來了？」

「二嫂子！我說句話妳可別吃驚。」武青雷放慢了語氣，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放青竹絲在酒壺裏想要殺我的人恐怕就是丁三爺。」

雖然武青雷已經先打了招呼，馮二嫂還是免不了大吃一驚，就好像那條死去的毒蛇突然又復甦過來在她的脚上咬了一口。她喃喃地說：「丁三爺！爲什麼啊？」

「爲什麼？我可不知道。整個新城縣只有丁三爺知道我在妳這兒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武爺！您跟丁三爺，是什麼樣兒的交情呢？」

「交情這兩個字可難說得很，有的人萍水相逢，却能一見如故；有的人相處數十年，依然各懷異心。我跟丁三爺算什麼樣兒的交情，我可眞說不上來，打個比方吧！我去瞧他的時候，他還敎我跟他『會靴子』哩！……」

馮二嫂竟然懂這句話，不禁羞紅了臉罵了一聲：「缺德鬼！」

「二嫂子！我可是在跟妳說正格的，咱倆的脚可以揷進同一隻靴子，這交情够好啦！我尊他長幾歲，稱他一聲三爺，其實咱倆是平輩……」武青雷頗有感慨地苦笑着，「丁三爺不算是個壞人，他不該如此算計我，要不然他就一定是走錯了路，身不由己……」

話聲突然刹住，像是有一把無形的刀將武青雷的話硬生生地斬去了尾巴。

在馮二嫂的眼中，武青雷的樣子變得非常可怕，他的眸子中放射出像青冷的光芒，好像在看什麼，也好像在聽什麼，他的手緩緩下伸，抓住了一條長板櫈的腿。

突然，武青雷揮動着那條長板櫈，吭瑯一聲，洋油燈碎了，屋內一遍漆黑，就在馮二嫂剛要張口驚呼的那一瞬間，一隻巨大的手按住了她的嘴，另一隻手摟着她的腰將她掀倒，一連幾個滾翻，兩人都到了牆脚根。

馮二嫂已發覺抱着她在地上滾動的是武青雷，同時也了解武青雷必定發現了什麼情況。他是抱得那麼緊，那麼有力，若是在床上，必定能使她銷魂蝕骨，可惜這是在冷冰冰的地上，而且還在生死邊緣。

按住她嘴巴的那隻手輕輕放開，武青雷在她耳邊悄悄說：「就躺在這裏，不管發生了什麼事，都別動，也別出聲。」

馮二嫂沒有說話，而她的雙手却緊緊地抱住了武青雷的腰，似乎唯有如此，她才有安全感。

「二嫂子！妳聽我說，」武青雷咬住她的耳朵輕言細語：「外頭有三個人，趁他們各自分散，我還可以分別對付他們，如果讓他們聚在一處，咱們就只有死路一條，快放手。白溝鎭的武爺是獵人，可不是躲避獵人的野獸。」

「小心點！」這娘們眞够種，並沒有嚇暈，她的手放鬆了，小嘴兒竟然在武青雷的頰上親了一下。

武青雷那還有心情享受軟玉溫香，他急促地問：「妳這兒有沒有後門？」

「後門早就封死啦！」

「妳的睡房可有窗子！」

「有的……」

「就這樣躺着，千萬別出聲。」

這漆黑的夜晚就像一座莽莽叢林，置身其間的獵人必須要靠嗅覺和聽覺去辨別野獸匿身之處。武青雷不愧是個高明的獵人，他判斷的人數就非常準確；三個，一個不多，一個也不少。

有一個在茶園的大門處，他一身黑衣，若不是目光銳利的人，絕難發現他的存在。他蹲着，用一把犀利的尖刀在撬門。

另一個則在馮二嫂睡房的窗下，他也是一身黑衣，也在用一把犀利的尖刀在設法撬開窗戶，他置身處是一條僅能通過一人的小巷，因此他在工作時顯得不太順手。

還有一個守在後門口，他當然也是一身黑衣，他的任務似乎也是破門，而當他發現後門已被粗大的木條封死時，並沒有堅持去執行他的工作，只是靜靜地站在陰影下。

武青雷靜靜地站在馮二嫂的睡房門口，他的眼睛可以看見睡房中的窗戶，也看得見前面的角門；他的耳朵自然也聽得見這兩處用刀尖撬動的聲音。門窗一破，外面的人一露形，他就可以置對方於死地。而他也非常担心：萬一門窗同時破，兩個人同時露相，那就有了麻煩，因爲他沒有分身之術。

結果是角門先撬開，敵人很機警，角門呀然推開之後，並沒有立刻進來。

武青雷作了斷然的處置，他將睡房門帶上，並加反扣，然後閃身門邊，準備對前門進來的人展開迎頭痛擊。但是，洞開的角門中並沒有人走進來。

他探頭向外看，廊下，街心，都沒有人，這只有一種解釋：在前面撬開的人不敢冒失闖入，去召集他的同伴去了。

這種判斷未必肯定，但是武青雷非得信任自己的判斷不可，因此他飛快而又輕巧地衝出，一縱而至對街的屋簷下。

他的判斷是對的，當他剛在陰影下站定時，就看見三個黑衣人從茶園旁邊的那條小巷中魚貫走出。

當獵人發現野獸時，應該非常高興；但是也有例外，如果你單獨一個人去打獵，突然發現了一羣野獸，你最好還是小心翼翼地掩藏你的行跡。

那三個黑衣人絕不是初出道的嫩貨，從他

們行動中就可以看出他們很有經驗。兩個人守在門邊，一個人走了進去；那人一進門就擦亮了火柴，如果他遭到襲擊，門外的兩個人就會同時支援。也許他們要犧牲一個伙伴，但是任務却完成了。

最先進去的人找到了破碎的洋油燈，點燃，雖不如先前那樣亮，依然能照亮屋內每一個地方。他仔細搜查，除了躺在地上的馮二嫂之外，再也沒有發現別人。

他拍拍手，另兩個同伴也走進了茶園。他們分頭再搜查一次：肯定他們所要獵取的野獸逃脫了。

兩個人合力將躺在地上的馮二嫂架了起來，另一個人抓住了她的頭髮，沉聲喝問：「說！那個姓武的到那兒去了？」

若說馮二嫂不怕，那是欺人之說，不用說婦道人家，就是換了個男的，也會心驚膽顫。但是馮二嫂怕得並不厲害，因爲她知道武青雷就在她左右，而且還深信武青雷能够獨力對付這三個黑衣人，因此她竟然垂下了眼皮，來個不理不睬。

問話的漢子的另一隻手抽出了雪白鋒利的匕首，擦地一聲將她的上衣挑開，露出了她那雪白堅挺的胸域，冷冷的刀子就貼在她溫暖的肌膚上，獰笑着說：「二嫂子！妳要存心當啞巴，沒關係，我就在妳這身細皮白肉上多劃幾道血口子，妳要是連痛都不喊一聲，我就喊妳一聲女光棍。」

馮二嫂不禁打了一個冷顫，口裏也說了話：「你們問的是那個姓武的？」

「白溝鎭的武青雷，妳還裝什麼蒜？」

馮二嫂該如何回答呢？她委實不知道武青雷上那兒去了呀？求饒麼？那豈不被武青雷笑話？心念一橫，口氣也硬了：「要殺要剮隨你們，我可不認識什麼姓文姓武的。」

「瞧！」旁邊一個黑衣漢子揷上了嘴：「毛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二哥！囉嗦甚麼？割她一個奶子下來，看她還敢不敢在大爺面前硬？」

馮二嫂閉上了眼，在她的心目中，武青雷是她這一生中所認識的唯一的男人；一個眞正的男人，她要在他面前擺個樣子；馮二嫂可不是傳說中的馮二嫂，不是街坊隣居瞎說的那種浪蕩女人。

問話的那個漢子並沒有立刻動手，看來他並不想用强，而且他的口氣還緩和了許多：「二嫂子！妳和白溝鎭姓武的八桿子打不着，遠吶！你犯着爲他受罪？實說了吧！他上那兒去了？」

「我方才就已說過了，我不認識什麼姓武的。」

「二嫂！這不是睜眼說瞎話麼？方才他還坐在這兒跟妳說長道短哩！」

「如果你們問的是他，我還是答不上來，燈一熄，他就溜了。你們三個在外頭的人都沒有瞧見，我關在屋裏頭，又怎能瞧得見？」

「二哥！囉嗦甚麼？這種娘兒們是『橫』『豎』『上』『下』都够緊，給她一刀，包管她偷了幾個漢子都立刻招出來。」

「你們是要找我麼？」突然，在屋子裏響起了武青雷的聲音。

三個黑衣人一驚回頭，發現武青雷如泰山般沉穩地坐在那兒，面帶微笑，可惜壺中無酒，不然，他說不定還會淺飲細酌一番。

三個人不禁面面相覷，姓武的好大膽呀！莫非他在要什麼花樣？莫非他已佈好了圈套？不對啊！姓武的將兩隻手放在桌子上，這似乎是一個交代：他手裏旣沒有刀，也沒有槍，大可以放心。

愈是如此，他們三個愈不放心。馮二嫂是被放開了，而那三個黑衣人還是保持着剛才聞聲轉過來的姿勢，絲毫沒有改變。

「我就是白溝鎭的武青雷，」武青雷的態度非常輕鬆。「二嫂子！去換件衣服，燒壺茶，我要和這三位朋友好生聊聊。夤夜來訪，必有要事……來！各位請坐。」

揪住馮二嫂頭髮，逼問她的人大概就是三個人當中的首領，他向另外二人打了一個眼色，三個人果然各搬一把椅子坐了下來，從他們坐下的地方可以看出來，他們已對武青雷採取包圍之勢。

武青雷一副毫不在乎的模樣，雙手胸前環抱，兩脚擱上了茶几，以漫不經心的語氣問：「三位朋友是受了何方高人的差遣？」

那三個黑衣人自然不會回答，不但不答，反而有了動作，三個人的行動顯然是在同一個暗號之後展開，整齊劃一，不分先後。左右二人，各抬右脚，踢向武青雷的腰際；正面那人以方才威脅馮二嫂的那把匕首閃電般擲出，直取武青雷咽喉。

似乎一切都在武青雷的算計之中，他就坐在椅子上來了一招鯉魚打挺，人已翻在椅子背後，左右二人的兩脚落了空，正面來的匕首也篤地一聲揷在椅子背上。

武青雷並沒有反擊，他雙手扶着椅背，微笑着說：「若是想玩玩，這地方太小，若是要拚命，咱們又沒有深仇大恨，各位還是坐下聊聊吧！」

領頭那人低喝一聲：「風緊！扯腿！」

三個人立刻同時轉身向外縱去，武青雷自然不會讓他們走脫，長臂一伸，就抓住了那個領頭者的後衣領。

另外兩個黑衣人正要衝出角門的時候，却像撞上了一道無形之牆，在極大的挫力下又退了回來。武青雷在這飛快的一刹那已感到事態不妙，連忙將手中抓着的黑衣人往旁猛力一帶，可惜他還是晚了一步。

三個黑衣人遭到了同一命運，每個人的胸口都揷着一把刀，還是老套——殺人滅口。

武青雷再度打熄了燈，而他並沒有追出去。從對方那手準確的刀法看來，如果武青雷一定要追出去，那只有兩種結果：一是自己胸口也揷進一把飛刀；一是跑得上氣不接下氣，連個鬼影兒也見不到。

「武爺！武爺！」黑暗中傳來馮二嫂惶急的聲音。

「我在這裏。」

馮二嫂摸索着走到他的身邊，抓緊了他那結實的臂膀，關切地問：「武爺，您沒有怎麼樣吧？」

武青雷伸出臂膀環抱着她，這個動作與男女關係完全沾不上邊，純粹出於內心的撫慰。他輕柔地說：「二嫂子，剛才讓妳受驚了，如果我不待在這兒，妳早就已入了夢鄉，這都怪我……」

「武爺可別這樣說，」馮二嫂偎進了他的懷裏。「武爺待在這兒，是看得起我……」

「別說閒話了，我問妳，地上躺着三具屍首，妳敢一個人待在這兒麼？」

「怎麼！武爺！您要走？」馮二嫂緊緊地抱住了他的腰。

武青雷說：「我要去找白大爺，這三具屍首得連夜處理掉，若是傳揚出去，妳的茶館只怕再也沒有茶客登門啦！」

「武爺！我寧可摸黑去找白大爺報信，教我一個人待在這兒，殺了我，我也不幹。」

「那麼，咱倆一塊兒去好了。」

狙擊者不可能還在外面等着，儘管武青雷如此判斷，他還是小心翼翼地作了許多試探，才帶着馮二嫂離開了一盞香茶園。

白雲天還沒有睡，武青雷輕輕一敲門，一報名姓，他就親自出來開了門。武青雷將發生的情況簡略地說了一遍，白雲天就立刻趕到對面縣衙裏叫了幾個人，跟着武青雷來到一盞香茶園。

其結果却使每一個人大感意外，地上的屍首已經不見，甚至連血漬都沒有留下。如果不是白雲天非常相信武青雷，他一定會認爲是武青雷在胡亂編造故事。

「白大爺……」武青雷冷冷地說：「對手的實力如此龐大，手法如此狠毒，如此俐落，你沒有想到吧？」

「很簡單，武老弟！有誰知道你今夜宿在這兒？」

「有四個人知道，不過只有一個涉嫌。」

「誰。」

「您的副手丁三爺。」

「他？」白雲天大驚失色，不停搖着頭。

「白大爺！我只說明一件事就足够了，今兒吳一霸送到縣裏來的時候他裝病告假，請問：這是爲什麼？」

彷彿武青雷今晚留在縣裏未回白溝鎭，是存心要找白雲天的痛處，而且還是一踢一個正着，使白雲天連閃避的餘地都沒有。

白雲天不愧够得上沉穩老練，他並不去袒護自己人，但是反過來說，他也不相信跟隨他多年的副手會來一招豬八戒下山——倒打一釘耙。歇了好一陣子，才很沉靜地問：「武老弟！你能肯定老三是裝病？」

「絕對能肯定。」武青雷說得斬釘截鐵，擲地有聲。

「武老弟！你倒說說看，是怎麼看出他裝病來着？」

「方才他躺在床上，我跟他聊了好一陣子。儘管他蓋着棉被猛發汗，他說話的時候我聽得出來他的一雙鼻孔都通氣。白大爺！您可曾見過感染風寒的人鼻孔通氣的？」

「你當時沒說破？」

「我只是暗暗納悶，當然沒有說破。」

「好！你跟我來。」從語氣中可以聽出白雲天已經冒了火。如果丁川浩眞是裝病告假的話，他是決心要辦人了。

「白大爺！」武青雷站在那兒一動都沒動。「這兒怎麼辦？」

「這兒！」白雲天似是不明白他的意思。

「剛才丁三爺着人跟馮二嫂送胭脂花粉來，說是上次他到省城去馮二嫂托他帶的，馮二嫂說根本就沒有這回事。這當然是一顆問路石。後來我到您那兒去，回來時馮二嫂已經歇下了，門掩着，桌子擺着酒菜，是馮二嫂爲我備下的，結果酒壺裏却鑽出來一條奇毒無比的青竹絲。這些跡象對丁三爺好像都不大有利，我不希望咱們前脚走，後面就有人來將馮二嫂這個證人滅了口。」

「好！我帶來的人全部留下。」

「有用麼？」武青雷的口氣好傲，他眞是抓住機會絲毫也不放鬆。

「武老弟！」白雲天苦笑着道：「你到底要我怎麼樣？你說，我依。」

武青雷道：「您一個人去看丁三爺的病，我留在這兒。」

「好！」白雲天扭頭就向外走，走了兩步，又回過身來說：「武老弟！你爲了捕捉吳一霸，的確費了不少心力。放心，這件事情我會給你一個完滿的交代。」

白雲天帶着人走了，武青雷默默地坐了下來。若說他存心找機會報復白雲天，那倒不至於，因爲他在頂撞白雲天之後，他並不快樂。

馮二嫂也默默地坐着，經過這一場驚險之後，她似乎比以前穩重了許多。雖然她一直斜眼瞅着武青雷，却一直沒有開口說話。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她才開口輕聲道：「這眞是丁三爺幹的？」

「沒錯。」武青雷回答得毫不猶豫。

「如果不是他，或者他是眞病了，你往後在白大爺面前就不好說話啦！」

「二嫂子！妳究竟是爲誰在担心！爲了丁三爺？還是爲我？」

「唉！」馮二嫂不輕不重地嘆了一口氣，眉尖輕輕蹙起。「武爺！我若說爲你，你信麼？若說爲他，可能麼？」

「爲什麼不可能？一夜夫妻百日恩……」

「武爺！」馮二嫂突然一聲冷叱，臉色都青了。「我招也招了，悔也悔了，你又何必風言風語地取笑我？……」

「對不住，對不住！」眞想不到武青雷這種鐵錚錚的漢子會在馮二嫂面前低頭，由此可見，他很通人情，很講道理。「算我失言，我實在不該這樣說的。」

「算啦，武爺！」馮二嫂又嬌媚地笑了。「只要您看得起我，您別說打罵，就是拿刀子殺了我，我也是甘心的。」

這話雖是發自肺腑，却太露骨，也不知有心抑或無意，武青雷竟然一本正經地跑到門口去檢查門閂去了。

如此一來，馮二嫂竟也忸怩了，跑到灶下，拿火棍猛通爐灶，通了半晌，也沒通出半點火星來。

一段冗長的沉靜之後，街上傳來了急促的脚步聲。

白雲天第一個露面，他站在門檻處並沒有跨進來。他的面色在油燈的光亮照射下，顯得格外蠟黃，彷彿他跑了這一趟已經耗盡了他所有的精，氣，神。

跟去的人自然也跟了回來，却都站得遠遠的。

這個現象倒使得武青雷發了楞，他怔怔地望着白雲天，也不知過了多久，才輕輕地問：「沒有遇着丁三爺？」

「他死了。」白雲天的聲音很輕，很輕。

「死了？」

「嗯！懸樑自盡，他沒有臉見我。」

「唉！」武青雷搖了搖頭嘆息。「一個可憐蟲。」

「武老弟！」白雲天的目光中浮現了悻悻之色。「他以死償還了他犯的罪惡，不要再責罵他了。」

「白大爺！」武青雷冷冷地說：「您眞是使我失望，是您太累了麼？還是因爲天氣太熱，使您的精神不佳？」

「武老弟！」白雲天的語氣一直都很和氣，此刻却有了微慍。「此話怎講？」

「丁三爺怎麼知道您要去找他？他怎麼知道我識破他的裝病？就算他全知道，難道他不會逃？爲什麼一定要死？白大爺！你精明一世，糊塗一時啦！我敢打賭丁三爺不是自盡的，是別人殺他滅口。別人將他利用過之後再將他殺掉，他豈不是一個可憐蟲？」

這番話說得白雲天雙眉倒豎，額上青筋鼓張得像是一條條黑色的蚯蚓，他的軀體就像一個點燃了引綫炮竹，眼看就要爆炸。

在頃刻間，白雲天又突然衰竭，頭低下了，身子佝僂着，聲音也低得使人幾乎聽不見：「想不到我敗得這樣慘！」

「是的。」武青雷的語氣中沒有絲毫同情意味。當然，白雲天這種人絕不需要別人的同情；武青雷也絕不會去同情白雲天這種人。「你敗得很慘，連翻本的機會都沒有。」

「你說我連翻本的機會都沒有？」白雲天用力昂起了頭。

「您要追查的眞相，您要追查的人，都像斷了綫的風箏，上那兒去找？上那兒去覓？」

「錯了。」白雲天緩緩地搖着頭，嘴角處流露出一絲辛酸的笑意。「一百根綫斷了九十九根，總算還有一根綫頭抓在我手裏。武老弟！我不想跟你比銳氣，更不敢跟你比豪情，唯有這件事情要跟你打賭，我還可以翻本。」

「哦？」武青雷不禁一怔，因爲他知道白雲天絕不會吹牛。

「夜太深了，你也該歇歇。明兒一大早，是你上我那兒去？還是我上你這兒來？」

「我也不去，你也不來。」

「哦？」這回輪到白雲天發楞了。

武青雷冷冰冰地說：「還是那句老話，咱們各幹各的。年輕人富機智，老一輩的多經驗，這大概正是年輕人跟老一輩前輩各顯身手，一較長短的大好機會。」

白雲天喟然地搖着頭，走了。

馮二嫂跑到武青雷的身邊，有些嗔怪地說：「武爺！您到底是在跟壞人鬥？還是在跟白大爺鬥哇？」

「妳不懂，」武青雷摔上了門閂，回身往裏走。「二嫂子！我今晚要睡在房裏。」

「我睡外頭嗎？」

「妳跟我一起睡。」

「武爺！」馮二嫂的頭差點垂到胸口上去了。「您……您怎麼又改變了主意呢？」

「因爲丁三爺已經死了，這不算是『會靴子』。」

「武爺！此刻說這種話太殘忍了吧？」

「老虎吃人是獸性大發，人獵老虎就變成了運動。不够殘忍就不够資格成爲一個傑出的獵人。」

馮二嫂嬌笑着說：「武爺！您倒挺會說大話。待會兒打獵的時候，希望你一槍就將我打暈，若是一槍打不暈我，我可就不服你啦！」

× × ×

徐鵬舉起得很早，當然，昨夜他也睡得很安適。看上去，他的精神顯得格外飽滿。

紅日剛剛昇起，鳥兒在枝頭跳躍，這是一個晴朗的早晨，也是一個和平寧靜的早晨，徐鵬舉站在窗前作着手臂擴張的運動，突然他的運動中斷，兩隻手臂僵硬地停留在半空中，彷彿是那位魔法師的魔指對他點了一下，將他給「定」住了。

爲什麼呢？因爲他發現對街有一個人，街上一定會有人，並不稀奇；只因爲此刻街上格外冷清，那人是唯一的。他靠在騎樓下的柱子上，目光向這邊瞅着，還用手掩着嘴巴連打了幾個呵欠。一大清早就疲態盡露，因爲他已經在那兒站了很久。也許整夜，也許半夜。

徐鵬舉畢竟不是平凡人，魔法師所施的定身法很快就被他解開，他並沒有離開窗前，仍舊繼續作他的手臂擴張運動，直到他作够了爲止。然後，他才打開房門，喊店小二爲他打洗臉水。

洗過臉，吩咐店小二爲他鎖上房門，來到店堂吃了一碗麵，然後走出了客棧。他似乎想測驗一下對街那個人是不是專門在這兒釘他的。結果，他的判斷證實了，那個人果然跟了上來。

他信步徜徉，轉了一個圈，又回到客棧。雖然那個人緊緊地跟着他，但他絲毫不緊張，反而感到高興；他非常明白，昨晚新城縣一定不太安寧，而他却在聚賢棧裏睡覺。不過，他對小玉嘴裏說的那位「老爺子」却有點不滿，新城縣已經沒有我的活兒了，還將我「釘」在這兒幹什麼？難道還有別的差使？

剛一跨進客棧大門，店小二就告訴他有客。有客？徐鵬舉不禁一楞。客已經迎上來了，三十多歲，瘦瘦精精的，穿得很體面，說話也很斯文：「這位就是徐鵬舉先生麼？」

「是的。」徐鵬舉非常鎭定，他這種人是不大容易慌亂的。「請問閣下是……？」

「請問您可就是兩年前在保定文林齋開過一次畫展的徐鵬舉徐先生？」

「正是鵬舉。那次書畫展說穿了只不過是向親友告帮，那値一提。」徐鵬舉拱拱手，再問：「閣下台甫如何稱謂？」

「敝姓蔡，草字雨春，是衙門裏的師爺。縣長大人正想找一位高明書家代書一副壽聯，雨春正愁無覓處，却想不到誤打誤撞遇上了徐先生，眞是有幸，有幸！」

「蔡師爺！」徐鵬舉微微一皺眉。「說句良心話，鵬舉自幼倒是挺喜歡舞文弄墨，只因爲那書畫展挨了不少老前輩的罵，一怒之下，折了志氣，再也沒有提過筆，這……只怕有辱方命了。」

「徐先生！我可不是浮言誇捧，你的畫怎麼樣，我是外行，不敢評論；您的字，我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眞箇是鐵劃銀鈎，蒼勁有力，以您的年齡，那眞是難有的火候。徐先生！昌平縣的熊老爺子您可曾聽說過？」

「哦！他老人家好像是前清最後一科的武舉人吧！今年只怕已有九十多歲了。」

「嗯！熊老爺子今年九十三歲，他對您的字有一句最得體的評論。」

「哦！」徐鵬舉雖暗懷戒備之心，然而一到得意時，也會逐漸忘形。

「熊老爺子說，您握筆的腕力是罕見的。他老人家說，如果您是武將，手中的筆一旦換成了刀，刀過處，必定橫掃千軍。」

「哈哈！太誇捧了！太誇捧了！」

「徐先生！熊老爺子年高德劭，文武全才，倘若沒有眞才實學，休想得到他老人家的讚賞啊！」蔡雨春顯然很會掌握情勢，說到此處，語鋒立即一轉：「徐先生！我就去準備文房四寶，務必請您大筆一揮。」

「這……？」

「徐先生不必推辭，咱們回頭見。」蔡雨春似乎唯恐徐鵬舉再拒絕，一溜烟似地走了。

「徐先生！」老賬房走過來打招呼：「眞是失敬得很，若不是蔡師爺提起，還不識您這位鼎鼎有名的書法大師哩！」

「過獎了！」徐鵬舉客氣了一句，又漫不經心地問：「蔡師爺如何知道我住在這兒？」

「哦！蔡師爺常到小號走動，號簿就放在桌上，翻着玩兒，看見了您的大名，他就問您多大年紀，那兒人氏……他就猜到您是誰了，於是就在這兒候着……」

「哦！這倒挺巧的。我回房裏去歇着，蔡師爺再來的時候，着人先知會我一聲，我也好迎出來，別再亂了禮數。」

「是！」老賬房必恭必敬地應着。「您歇着吧！」

早晨很涼快，正好睡個回籠覺。然而徐鵬舉却睡不着，他一直在想那位蔡師爺……好像太巧了，的確太巧了，巧得使人起疑心。

徐鵬舉也不知在床上躺了多久，正迷迷糊糊要入夢，忽聽門外有人喊：「徐先生，蔡師爺來訪。」

來人不僅是蔡雨春，還有白雲天，就在徐鵬舉一楞之際，白雲天搶先說了話：「徐先生！剛剛蔡師爺提到您，所以特地趕了來。一方面爲昨天的事向徐先生道歉！二方面嘛！見識見識徐先生的高明書法。」

蔡雨春頗感意外。「你們見過？」

「唉！」白雲天苦笑着連連搖頭。「昨兒這裏出了命案，因爲命案現場在隔壁房，我難免盤問了徐先生一番，唉！眞是不該！」

「白大爺說那兒話？」徐鵬舉很客氣地說。「這是白大爺份內的事，怪不得……有頭緒了麼？」

「查出一點兒端倪了，死的娘兒們也不是好東西，她在保定府拐了人家一批錢財，逃來新城，想必是那邊派人追了來，奪回錢財，又要了她的命……」

「唉！」徐鵬舉搖頭嘆氣地說：「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可悲，可嘆！」

蔡雨春惦記着他的差使，可不願意盡說閑話，連忙吩咐跟班的將房中那張方桌拖離了牆，取出帶來的文房四寶，他親自磨墨，攤紙，就要請徐鵬舉當場揮毫。

徐鵬舉也不客氣，捲起了衣袖，一面握筆潤墨，一面將蔡雨春早就擬好的壽聯看了一遍，笑着問道：「這是誰的大作？」

「雨春胡謅的，尚請徐先生斧正。」

徐鵬舉笑着說：「這位龔老太爺一定名重一方，不然身爲父母官的也不會送這樣一副壽聯了。」

的確，那副壽聯誇捧得非常厲害。是這樣寫的：「鳳翔九宵，壽比九宵高；鳴震三江，福勝三江長。」

上款是「龔老太爺鳳鳴公六十大慶」，聯語嵌進名字，不足爲奇，身爲父母官稱壽翁爲公，並以如此誇張的聯語賀壽，可見這位龔老太爺在地方上有多重的份量了。

墨酣筆飽，徐鵬舉一揮而就，雖然他自謙兩年未握管，仍然揮洒自如，筆筆有力。

蔡雨春讚口不絕，而白雲天却將話題落到龔老太爺的身上：「徐先生沒有聽說過這位龔老太爺？」

「沒聽說過，也許是我孤陋寡聞。」

「他老人家家大業大，財勢顯赫，但却不侍財伏勢，修橋補路，施藥施粮，總是跑在人的前頭。鄉團籌募軍火，他總是捐輸最多，新城縣有他老人家，眞是縣民之福。」

「哦！」徐鵬舉似是聽得津津有味。「龔老太爺的壽誕之期是那一天呀？」

「就是明兒呀！」蔡雨春插上了嘴。「熱鬧得很哩！徐先生要不要去瞧瞧？」

「這太冒失了吧？」徐鵬舉笑着說：「素未唔面，那有貿然去拜壽的道理……」

蔡雨春搶着說：「徐先生！明兒縣裏有一個龐大的賀壽團，就冲着您的墨寶，當然是咱們縣長大人的上賓。徐先生！這是百年難見的盛會，京裏的名角兒都請到了，有一連串的好戲哩！」

徐鵬舉冷冷地說：「蔡師爺！承您看得起，把我當自己人，我也就要說幾句不客氣的話了。我這個人最怕交結權貴，也最怕熱鬧場面，一向自由自在慣了。你要是教我跟縣長大人同進同出，同起同坐，那比坐監還要難受。蔡師爺！您饒了我吧！」

蔡雨春不禁笑了。

白雲天緊接着說：「蔡師爺！徐先生瀟洒慣了，也就莫逼他。不過……徐先生！你可不能就走，多住個幾天，雲天是個武夫，却喜歡交結雅士，趕明兒給龔老太爺拜過壽，還要陪您喝個痛快，好生討教討教。」

徐鵬舉說：「一定奉陪！一定奉陪！」

客人告辭，徐鵬舉很知禮數地將這兩位貴賓送到客棧的大門口。

拐了一個彎兒，蔡雨春才開了口：「我說白大爺，雨春說的不錯吧？如果他眞是我知道的那個徐鵬舉，就絕對不是你心中所要的那個人。您瞧瞧，要人品，有人品；要文才，有文才，那會是殺人兇犯啊！」

「的確，」白雲天的語氣很低沉：「說眞的，如果誰要說這個姓蔡的會殺人，我頭一個就不信。」

「那不就結了，您趕緊朝別的方向去查查吧！」

「不過，蔡師爺，咱們今兒個心機可沒有白費。」

「當然啦！最少也撈到了姓徐的一幅墨寶，把縣長的賀禮解決了。」

「那是你的收穫，我也另有收穫。」

「哦！」蔡雨春不禁停下步來，楞楞地望着白雲天。

「瞧！我在床脚下檢到這玩意兒。」白雲天手裏拿着一根女人用的髮夾。「這是洋貨，縣裏的娘們很少用，賽鳳那娘們的頭上就有這玩意兒。這最少證明賽鳳生前曾經到姓徐的房裏去過。」

「我說白大爺，您別鑽牛角尖啦！難道就不許別的娘兒們用這類玩意？姓徐的昨天住進客棧，也許那根髮夾早幾天就掉到床脚下了。白大爺！別的我不敢說，對喜歡舞文弄墨的人我倒清楚得很，若是讓他們看見殺豬宰牛，他們會好幾個月不敢吃肉食哩！」

白雲天沉默了好一陣，才喃喃地說：「唔！我好像是在鑽牛角尖哩！」

× × ×

晌午過後，黃泥巷就開始熱鬧起來了。陶婆子剛剛打開那扇「半開門」，就有客人擠了進來。陶婆子一搭眼，就尖聲嚷叫起來：「喲！沈少爺！你畢竟來啦！小草驢想你快都要想瘋了……」

「算啦！」沈炳坤嘴裏叨着烟捲兒，一副流裏流氣的模樣兒。「你說小草驢是假的，是你惦記着我欠你的三塊大洋是不是？來，連本帶利還你四塊，够不够？」

白花花的大洋錢，半點不假，陶婆子兩隻銅鈴眼瞇成了一條綫：「我說沈大少，誰不知道你是好信用，別說是區區三塊，就算是三十塊我也不急啊！謝啦……小草驢，看看是誰來啦？」

小草驢像一陣風似地捲了出來，發出一陣令人心癢的浪笑：「喲！喲！喲，是我的炳坤呀？你這個沒良心的，我還以爲你死在那個騷娘們的被窩裏了……」

「小草驢！沈大少好久不來了，還不趕緊請到房裏去好生侍候，盡在這兒磨什麼牙？」陶婆子眉開眼笑地將她那張塗滿了白粉的臉子往沈炳坤面前一湊。「沈大少！這個下午小草驢都是你的啦！好好兒溫，有她的客人來，我自會打發。」

大熱天，一「溫」就「溫」出一身汗，何況沈炳坤心裏還有事，小草驢的看家本領七十二哆嗦才不過三哆嗦，他就草草終場了。

小草驢眞够殷勤，遞上毛巾把子之後，拿着大蒲扇不停地爲沈炳坤揮扇驅熱。

沈炳坤有一搭沒一搭地問：「噯！聽說你們這兒來了一個新貨，叫什麼小玉的？……」

「喲！」小草驢立刻沉下了臉。「原來你的心裏想着她呀？難怪方才那麼不濟事……你去找她好了。」

「幹嗎呀！」沈炳坤趕緊伸出手臂摟住她。「我只不過問問罷了……」

小草驢說：「小沈！老實告訴你，你若是存心來找樂子的，就別去惹小玉，你若找她，包管找不了樂子還要受一肚子窩囊氣。」

「怎麼呢？莫非她是個母夜叉？」

「人倒是挺標緻的，可惜呀！黃熟梅子偏賣青。黃泥巷又不是省城裏的大班子，講什麼排場？這種暗門頭，私案子，賣的就是肉。大洋三角關門，五角拉鋪，一塊宿夜，她難道不知道？哼！她偏要擺個臭架子，客人找她，只

陪着喝喝茶，說說話兒，稍稍體面的客人也只許拉乾鋪，只許看，不許動。來了不過三天，就得罪了不少客人。也眞怪，陶婆子竟然由着她。」

「哦！她來了才三天？」

「嗯！今兒個才第三天。」

「她是那兒人？以前幹過這一行麼？」

「怎麼回事？小沈！」小草驢又瞪眼了，「你問得那麼清楚幹什麼？是打算討她作老婆麼？」

「妳瞧，眞是天生一隻醋罈子，人總是有好奇心的，問問又怎麼了？」

小草驢說：「要問你去問她，我怎麼知道她是那兒人？我又怎麼知道她以前有沒有幹過？眞新鮮。」

「好！好！」沈炳坤豎起了白旗。「算我白問。」

沈炳坤不問，小草驢却又自顧自地說了下去：「這種娘兒們也眞怪，兩腿夾得嚴絲合縫，生怕她的寶貝被人偷了去，却又往私窯子裏跑，也不知道她打的是什麼主意，比如說昨晚吧！聚賢棧有客人指名叫她，沒多久就讓一個耳光給搧回來了。」

「她前天才來，怎麼就有人指名叫她？」

「這有什麼稀奇？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就傳遍啦！妳是怎麼知道這兒有個小玉的？」

「還不是聽別人說的。」

「那不就結啦！好嫖的男人對這兒的消息可留神得很哩！」

「小草驢！好事有人傳，壞事也有人傳，她那種待客的態度一旦傳揚出去，誰還會來找她？」

「那可不一定，什麼樣的人，就玩什麼樣的鳥，武大郎還玩夜貓子哩！比如說昨晚吧！剛被人家一個耳光搧回來，就有一個小像伙子跟上門來了。什麼人都不叫，偏叫她。喝了兩口茶，說了幾句話兒，就是大洋一塊，咱們賺三角大洋可要被爺們折騰個半死，小沈！你說氣人不氣人？」

「我看吶！那小伙子一定是頭一回上陣的嫩手。」

「沒錯。一身細皮白肉，怯生生的，一隻剛紅了冠子的小公鷄。小沈！若是你，肯化一塊大洋連騷味兒都沒聞着就走麼？」

「當然不幹，」沈炳坤心滿意足地將小草驢摟個風雨不透。「所以我就喜歡找你……」

小草驢連忙施出了渾身解數，可惜沈炳坤依然是草草終場。小草驢打趣着說：「小沈！我看你該到陳鐵牛那兒去買兩瓶大力丸啦！」

「別胡扯！」沈炳坤一面穿衣服，一面說：「我今兒還有要緊的事哩！改天來，一定殺妳個片甲不回。」

沈炳坤沒有說假話，他的確有事，因爲武青雷還在等他的消息哩！他心頭覺得非常高興，武青雷交代他的事不但辦成了，而且還滿載而歸。

× × ×

龔家橋距離新城一十八里地，在縣城的西南角上，與白溝鎭正好成犄角之勢，正在易水與白溝河的接點上，佔了水利之便，土地自然肥沃，因此龔姓逐漸成了大戶。

龔家橋這個地名倒有些古怪，前後左右連個橋墩子都沒見着。爲什麼叫龔家橋呢？且聽龔家族人的說法：許多許多年之前，龔姓的老祖宗出了一個狀元，奉皇旨歸里省親，正逢易水乾旱，只剩下一灘泥漿子，渡船不能行，馬匹不能過，狀元公又不能脫下御賜朝靴淌泥漿子。於是縣太爺立卽鳩工星夜趕造了一座狀元橋，於是……許多許多年前龔姓老祖宗是否出過狀元？是否眞有這檔子事，已無從查考，反正住在這兒的人十個當中有八個姓龔，那是絕對錯不了的。

龔家橋不是莊子，不是村子，它街頭整齊，市面熱鬧繁華，比起白溝鎭來絕不會遜到那兒去。有人說，白溝鎭是河北最大的鎭，龔老太爺就頭一個不服氣。爲地方爭面子，你可千萬不能說他氣量太小。

龔老太爺的宅子在龔家橋的西頭上，這宅子有多廣，沒人說得上來；有多深？也沒人說得出，中間是朱漆大門，兩邊是一字粉牆，打個比方，如果你慢吞吞地圍着粉牆繞一個圈，如是吃過响午時份從大門口開始，才回到大門口正好吃晚飯。不信是不是？龔家橋的人都那麼說。

平日，那兩扇朱漆大門總是關着的時候多，今日却是大敞着的。爲什麼？那還用問？今兒十四，明兒十五，龔老太爺的六十大壽，今兒是暖壽之期，當然要朱門大開納福添壽啊！

套句洋名辭，約莫午後二時，太陽正毒，街上正靜，突然一陣奔雷般的馬蹄聲在長街上響起，俄頃間，一匹白馬如閃電般衝進了龔家大院。

院子裏看上去靜得似乎連個鬼影也沒有，其實不然，就在這匹白馬衝進朱漆大門的那一刹那，兩邊房廊下如兔起鶻落般躍起來好幾個皂衣漢子，看架勢，一個個都具有非凡身手。說也奇怪，他們的目的顯然是想攔住那匹白馬，但他們只不過一露頭又飛縱回去，再也不見了影兒。難道那匹馬上坐着什麼妖魔鬼怪，將他們嚇退了麼？

那匹白馬去勢雖疾，收勢也快，馬上人顯然有一套上乘的馭駕之術，才進大門丈許，就發一聲嘶鳴，前蹄掀起，硬生生地兜住了。

——馬上人絕不是妖魔鬼怪，而是一個年輕姑娘，雖然滿面汗濕淋漓，却絲毫不減她的嫵媚之色。八個字——剛健婀娜，嬌姣多姿。

她抬手擦去臉上的汗，牽着那匹健壯的白馬，正要往側院的馬房裏走，突然正面廊簷下傳來一聲大喝：「站住！」

這一聲喊簡直像打雷，雷聲也不如這一聲喊有威嚴。那年輕姑娘果然不前停步，連那匹白馬都像有靈性似的豎起了耳朶。

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快步跨過庭院，來到那個年輕姑娘的面前，氣冲冲地咆哮道：「明天是妳爺爺的大壽，一再吩咐你們不要亂跑，就妳偏不聽話，說，整個大半天，妳跑那兒野去？」

不用說，這中年男子準是龔鳳鳴龔老太爺的二公子士豪，這年輕姑娘正是龔士豪的寶貝女兒玉雙；一個比男孩子還要野的嬌姑娘。

「士豪！」一個三十許，四十不到，風姿綽約的婦人跟着衝了出來，邊跑邊叫：「你這是幹嗎呀？教訓孩子也得讓她到屋裏來喲！頂着惡毒太陽，怎麼受得了呀？」

「哼！每回我罵人她都裝啞巴，今天非得回了我的話才讓她過關。」龔士豪似乎下了決心，狠狠地一跺脚。「說，妳上那兒去了？」

這丫頭也眞擰，勾着頸子就是不說話。

「士豪！要問也得上屋裏來問啊！」那婦人伸手拉住了年輕姑娘的手。「玉雙！跟娘上屋裏來。」

龔士豪急得一跺脚：「蕙茹！孩子都是被妳寵壞了。她現在已經不把她的老子放在眼裏了……」

「得了吧！」婦人一張嘴巴也够利，絲毫不肯讓步。「如果不是你教她騎馬，教她玩槍，她那會這麼野？哼！還來怪我哩！」

龔士豪氣得只有連連跺脚。

女兒在母親面前總是得寵的，龔玉雙一回到房裏去，她娘就忙不停啦！爲她擦臉，爲她

擦身子，爲她脫靴子，爲她換衣服，爲她端上涼茶後，然後爲她梳頭髮。口中很柔和地說：「玉雙！瞞妳爹可以，可不能瞞妳娘。妳今兒一早就出去了，這時候才回，妳到底去了那兒呀？」

龔玉雙抿着嘴唇，似是不願說，到最後還是說出來了：「我到白溝鎭去了一趟。」

「又去找那姓武的？」

「嗯！」她點點頭。由於頭髮在她娘手裏，使她點頭的動作看來非常僵硬。

「玉雙！不用說爹罵妳，連娘都要罵妳了。玉雙！妳這麼恁般沒志氣呢？人家姓武的，根本沒將妳看在眼裏，妳又何必一天到晚揪着他？」

「誰說我一天到晚揪着他來着？」小嘴兒嘟起來了。

「既不想揪着人家，爲什麼三天兩頭往白溝鎭跑？」

「娘！妳瞎說個什麼勁兒？」龔玉雙頭髮一甩，從梳粧枱前站了起來，「我只是去問問他，趕明兒要不要來跟爺爺拜壽。」

「玉雙！不是娘埋怨妳，都十九了，也該端點身份。去問他幹嗎呀？他來，咱們不嫌，他不來，咱們也不怨。我說妳呀！……」

「娘！我可不是這麼個想法。」龔玉雙咬着手指甲兒，神色顯得很凝重。「他若不來，就是瞧不起爺爺，也就是瞧不起我……」

「玉雙！我的乖閨女！瞧不起妳又怎麼樣？白溝鎭的武青雷瞧得起誰？他連百里方圓恁誰都要豎大拇指的白大爺都沒放在眼裏哩！又何況妳這個黃毛丫頭？」

「哼！」龔玉雙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他若瞧不起我，我就跟他沒完沒了！」

「喲！玉雙！」她娘的眼睛瞪得像銅鈴，就像她女兒心裏藏了什麼秘密似的。「妳憑什麼跟他沒完沒了？莫非……呀！莫非他欺負過妳了？」

「娘！」龔玉雙急得直跺脚。「妳……妳想到那兒去了？妳女兒又不是三歲，兩歲，他敢動麼？」

「那我就放心了……」她娘還不停地用手拍着胸脯。「玉雙！他明兒個到底來還是不來呀？」

「不用提啦！差不多將白溝鎭，都找翻了，就是沒見着他的鬼影兒。問他家裏的人，說是到保定去了。哼！鬼才信！根本是存心在躱避我。」

她娘突然詭譎地笑了：「我說玉雙呀！妳可就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啦！武青雷在那兒我可清楚得很哩！」

「哦？娘知道？快說嘛！」

「吳一霸的事弄得沸沸騰騰，難道妳沒聽說？姓武的八成在縣太爺那兒邀功等賞哩！」

「哇！」龔玉雙大叫一聲，跳了起來。「我怎麼沒有想到哩！他準在縣裏，娘！妳可要帮我一個忙。」

「幹嗎？」

「我要到縣裏去一趟，爹若問起來，妳就說我在妳房裏睡覺，今晚全家人跟爺爺暖壽，我一定準時趕回，從今兒起，我每晚一炷香，默禱上蒼保佑妳多福多壽……」

「玉雙！妳就是說破咀皮我也不答應。」

「娘！」龔玉雙耍賴了。「妳要是不答應，我就躺在床上不起來，也不去跟爺爺拜壽，也不吃，也不喝……」

「唉！我眞拿妳沒辦法，不過話先說好，日落之前妳一定要回來。妳爹的火爆脾氣一發，娘也護不住啊！」

「娘——妳放心——」

× × ×

路邊三棵老槐樹，樹蔭下正好歇涼。這時樹蔭下就坐着兩個人，他們是武青雷和常老五。當然，他們絕不是坐在這兒貪涼快。

「常老五！你算過沒有？從黃泥巷陶婆子門口到這兒有多遠？」

「我走了兩個來回，精確地算過，約莫三百來步。」

「嗯！從陶婆子到這兒有三條不同的路，你計算的是那一條？」

「當然是算最遠的一條。武爺！咱們可以這樣假定，白彪當時正在想心事，所以脚下也就不擇路。如果他想快些回到他大伯那兒去，就不該繞到這兒來。」

「對！常老五！你們三個人當中數你的頭腦最好。我再問你一個問題，如果有個人跟在白彪後面，他會發覺嗎？」

「他一定會發現，白彪這點警覺性還沒有嗎？」

「殺他的人一定是預先等在這裏了？」

「我想是的。」

「那麼，問題就來了。殺人者預先並不知道白彪要經過這兒呀？」

「武爺！」常老五的腦袋瓜兒還眞管用。「咱們這樣假定，兇手從聚賢棧就釘上了白彪，一直釘到黃泥巷，又從黃泥巷走出來。當白彪繞遠路的時候，他可以抄近路。瞧！那邊是一排矮牆，如果兇手抄近路，還可以使白彪不離開他的視綫，到這兒剛好堵上。」

「嗯！不太離譜了。不過，我認爲兇手不是從聚賢棧跟來的，而是從黃泥巷追出來。」

「爲什麼？」

「因爲那時還沒有殺死白彪的理由。」

「您是說……？」

「殺死白彪的動機是白彪見過小玉之後才形成的。」

「武爺！您說小玉是殺人的主謀？」

「常老五！咱們現在既然認爲白彪的死與小玉有牽連，當然先要將她看成發號施令者。白彪去的目的不是狎暱，他必然問了許多露骨的話，於是小玉認爲這個人非做掉不可了……不過，又有了一個新的問題，她如何通知行兇的人？」

「也許兇手早就潛伏在陶婆子那兒了。」

「僞裝嫖客等待小玉的指示嗎？」武青雷立刻又將這種可能性否定了。「不可能。他一接到小玉的指示就要行動，匆促離開會使人生疑。而且他和姑娘們週旋太久，也會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個高明的殺手絕不會如此作。」

「那麼……？」

「常老五！姑娘們送客人到門口是很尋常的事吧？」

「當然。」

「那麼，我們可以假定小玉是在送白彪到門口時向行兇的人下達了指示，一個眼色，或者一擺頭就行了。」

「武爺！難道行兇的人一直站在陶婆子門口聽候差遣麼？」

「常老五！」武青雷重重在他肩頭上拍了一下，「問得好！問得好！私窠子門口有狎客在走動那不足爲奇，若是老站在那兒就不妙了。那麼，他一定潛伏在一個別人不注意的地方，而且還能隨時注意小玉的指示。」

常老五說：「那可就難了啊！」

「猛一想的確很難，如果經過仔細的安排，那就沒什麼稀奇了。常老五！不知你留意到沒有？小玉的房間有一扇窗戶。」

「有的。」

「窗戶後面是一塊空地，堆滿了垃圾，再過去是一座魚塘，不過，魚塘好像已經沒有再養魚了。」

「對！塘裏沒有水。」

「可是塘邊那看守魚塘的草寮並沒有拆除，如果有一個人躲在那兒，是不會引起別人注意的。」

「武爺！你是說……？」

「如果那個行兇的人躲在草寮裏，就正好對着小玉的窗戶。小玉只消關關燈，或者拿一條紗巾在窗口揮動一下，就和他取得了聯繫，然後，他再到陶婆子的門口來聽候下一步的指示。」

「對！可能，很有可能。」常老五顯得很高興。

「當然，這一切都是假設，也許白彪的死壓根兒就沒有關係。不過，咱們既然有了這種假設，就得往這條綫上去追。」

「是！武爺您吩咐。」

「從此刻起，你和熊斌搭檔，嚴密監視那座草寮，如果發現有人上那兒去，就釘住他不放。」

「是！我這就去。」

「慢點！常老五，你可知道這樁工作有多危險嗎？」

「放心，武爺！咱們會小心。」

「常老五！你懂得不少，不過，跟這種人比起來你又嫩得多了，我告訴你幾個原則：首先，你和熊斌兩個人盡量不要暴露目標；還有，不管任何情況，兩人都不要分開。如果發現什麼，也不要來找我，就那麼釘着，我自然會不時來察看，這回你們要獵的可不是一頭地老鼠，而是一頭狼，狼是既兇殘，又狡猾的。」

「是！武爺！」常老五興緻勃勃地說：「只要跟您打過獵，就一定會成爲一個高明的獵人。」

「那是一定的，不過你必須活着。」這不是說風趣話，武青雷的態度很嚴肅。

「是的。多麼高明的獵人如果死了也就沒轍兒啦！」

武青雷拍拍常老五的肩膀，站起來離去。常老五的行動也眞够快，等武青雷走了幾步再回頭望時，他已消失了踪影。

武青雷也就回到一盞香茶園去，因爲他還約了曹祿待會兒在那邊碰頭。

今天茶座上可熱鬧得很，而且高談闊論之聲震耳欲聾，新城出了這麼多事怎會沒人談論？白彪被殺！丁三爺上了吊，這都是天一般大的新聞啊！武青雷剛坐下，就有一個人到了他的面前，是他作夢都想不到的龔玉雙。

「咦！」武青雷不禁大吃一驚。「妳？妳怎麼跑到這兒來啦？」

「怎麼？」龔玉雙將她的茶盞端到武青雷的茶几上，大模大樣在他對面坐下。「怎麼！只許男人泡茶館，女人就不能來？」

「嗨！」武青雷不想跟她頂。「妳也眞能找。」

「那有什麼稀奇？吳一霸那麼會躲，也讓你逮着了，難道你比吳一霸更厲害？」

「別在這裏嚷嚷，說吧！找我幹什麼？」

「我要問問你，明兒，去不去跟我爺爺拜壽？」

「不一定。」

「不一定？」龔玉雙那一雙修長的眉毛倏地挑了起來。「這是什麼話？」

武青雷說：「我還不知道，趕明兒有沒有空。」

龔玉雙說：「如果你是待在這兒領賞，明兒也會有空，告訴你，縣太爺明兒也要去跟我爺爺拜壽。」

「龔玉雙！我不喜歡妳用這種口氣跟我說話。」

「武青雷！我也不喜歡你用這種口氣對我說話。」

「那不就結啦！誰教妳來的？」

「我的腿教我來的……我上午會去過白溝鎭。」

「眞難爲妳。」

「也去過你家。」

「唔！」武青雷勾下了頸子，不想搭話。

「你們家出來一個梳長辮子的大姑娘，說你到保定去了，眞會騙人！哼！我就不上她的當，人倒是挺漂亮的，武青雷！是什麼時候騙上手的？」

武青雷猛地抬起了頭，目中射出憤怒的火焰。

龔玉雙在她娘面前使性子，耍千金小姐脾氣，在武青雷而前她可不敢。見武青雷驟然變色，霍地站起，連忙陪着笑臉說：「這是幹嗎呀？就算我不該問，也犯不着發這麼大的脾氣喲……這都是閒話，要緊的還是明兒你到底要不要去跟我爺爺拜壽。」

武青雷倒也不願意使龔玉雙過份難堪，又見對方陪着笑臉，只得又坐了下來，緩緩地說：「我方才就說過了，只要有空，我就一定去，只怕勻不出空來，至於壽禮，大概今兒就會先送過去。」

「武大哥！誰稀罕你的壽禮啊！只要你明兒去拜壽，我臉上就有光彩啦！」龔玉雙的話已經非常露骨。

「這我可就不明白啦！」武青雷却佯裝不懂。「明日是妳爺爺作壽，又不是妳過生日，我去不去，跟妳又有什麼關係？」

龔玉雙的眼睛瞪得溜圓，滿臉錯愕之色，她似想不到武青雷會說出這種冷漠無情的話。

「喲！」一聲嬌嬌滴滴的嚶叫，馮二嫂像陣風似的捲了過來。「原來這位姑娘是來等武爺的，我說哩！那有大姑娘坐茶館的……嘻嘻！是那家的閨女？眞標緻哩！」

龔玉雙氣得眞想動手了，不過，當着武青雷的面，她不敢過份放肆，冲着馮二嫂瞪了一個白眼，氣呼呼地說：「白溝鎭我也去過了，如今我又跑到這騷狐狸窩裏來，算是盡了心，你愛去不去，不過，話可要說明，你若明兒不去，我就跟你沒完沒了。」

她的話眞像一串鞭炮，劈哩嘩啦放完後，掉頭就走。馮二嫂似乎想喚住龔玉雙，武青雷冲她一瞪眼，她那張開的咀吧才又閉了起來。

「武爺！」馮二嫂冷冷說：「你以爲我想留她多坐一會兒麼？我只不過想問問她，那兒是騷狐狸窩。咱們這兒是作買賣的地方，請她咀吧放乾淨點。」

「二嫂子！往後若是再遇見她，最好是莫惹她。」

「怎麼？她是閻王的女兒，惹不得？」

「她是龔老太爺的孫女兒。」

「龔老太爺？莫非就是那龔家橋那位大善士？……」

「沒錯兒。」

「啊呀！那麼一個大好人，怎麼會生出這樣一個母夜叉似的孫女兒，老天爺也太捉弄人啦！」

「二嫂子！冲茶……」那邊有人叫，馮二嫂這才擰着茶壺去忙她的了。

武青雷趁這個機會站了起來，走出了一盞香茶園，如果馮二嫂看見他離開，一定又會問這問那的。

如果女人不喜多話，那就太可愛了。

武青雷很順利地找到了曹祿，後者一直在客棧中待命，當然不會撲空。從他們談話的內容中可以聽出，今天他們還是第一次見面。

「曹祿，一共來了幾個人？」

「連我五個，其中有……」

「別跟我報名報姓的，只要你說來了幾個，我就知道來的是那些人，够了。我看，今天只怕還用不上他們。」

「我已經吩咐過了，誰也不許離開客棧，隨時聽候大哥的指示。」

「曹祿！福記騾馬店跟咱們是老來往，去借一匹快馬，趕緊回白溝鎭一趟。」

「是！我這就去，是有什麼差遣？」

「教錢姑娘趕緊到縣城裏來一趟，最好在天擦黑的時候進城，來了之後，就投聚賢棧，掛號的時候就說從保定來的，就用本名也無妨，反正也沒人認識她。住進去之後，手面闊綽點，有機會就盡量擺譜，我會找空檔跟她連絡的。」

「我記住了。還有別的吩咐麼？」

「對了！告訴管事的，明兒龔鳳鳴老太爺六十大壽，今兒一定要將壽禮送過去，豐盛點，也新鮮點。」

「這倒不勞大哥您費心，聽說壽禮一大早已經送到龔家橋去了；是整整一百盒最新奇的焰火，是遠從京裏頭買來的哩！」

「那就行了，你快去吧！」

「大哥！」曹祿小心翼翼地說：「可千萬別怪我多嘴……拏吳一霸本來就不是咱們份內的事，如今晚兒，人拿到了，也送到了白雲天的手裏，往後咱們可以不管這檔子事兒。大哥！我看您還是回白溝鎭去享您的福吧！」

「怎麼啦！曹祿？什麼事嚇破了你的膽子了？」

「武大哥！我曹祿跟了您好幾年，也多少長了點兒眼力，看光景，這檔子事再管下去還挺囉嗦的。」

「曹祿！你跟了我那麼多年，也該了解我的脾氣，稀鬆平常的事兒連問都懶得問，要管，就得管囉嗦費氣力的事兒。曹祿！走人吧！別在這兒閑磨牙了。」

「是！」曹祿不敢再嘵舌了。

武青雷又走了回頭路，他還得再上一盞香去泡一陣子，待會兒熊斌，常老五，沈炳坤還要在那兒跟他碰頭。剛走了沒幾步，就看見熊斌探頭探腦地走過來。

武青雷忙不迭地迎過去，沉聲發問：「大狗熊！你走路探頭探腦地幹什麼？」

「找你啊！」熊斌一個大步走到武青雷的面前，嗓門壓得低低的：「武爺！炳坤給人宰啦！」

這無異拿棒子在武青雷頭頂上重重地敲了一下，眼面前只冒金花。好一陣子，他才問道：「傷得重不重？」

「武爺！您還問傷得重不重哩？翹啦！一刀穿心，神仙也救不活哩！」

「在那兒？」

熊斌說：「巧着哩！就在白彪被宰的同一個地方。」

「走！咱們瞧瞧去，」武青雷邊走邊問：「你們三個人不是在一起的麼？怎麼讓他放單了呢？」

「武爺！是這麼回事，他有一套嶄新的杭紡褂褲押在當舖裏，今兒武爺賞了他幾塊錢，他就想將新衣裳贖出來，咱們約好了在馮二寡婦那兒見，就這麼分了手。我跟常老五剛坐下，茶還熱得沒進口，就聽說炳坤讓人給宰了，常老五趕去出事的地方，我就四處來找您。」

「我也剛離開一盞香沒多久呀！」

「是啊！您前脚走，我跟常老五後脚就到了一盞香，炳坤跟咱們分手，算到現在，也不過半個鐘頭而已。」

「大狗熊！他去當舖贖當，非得經過那個地方麼？」

熊斌立刻傻了眼，接着又連連搖頭：「不對啊！不對啊！贖當不走那條路，那是上黃泥巷去……」

武青雷說：「莫非小沈又想抽空去找小草驢溫一溫？」

「不會吧？一大早他就吃飽啦喝足！這時候私窠子裏熱得透不過氣來，我看……」

二人邊說邊走，已經到了命案現場，四週圍了不少人，白大爺帶了人在現場維持秩序，仵作正忙着驗屍，七嘴八舌，衆口紛紜，只聽到一片嘈雜之聲。

常老五眼尖，立刻跑了過來。

武青雷顯然不願意跟白雲天照面，立刻打了一個眼色，一個人背轉身子向僻靜的地方走去。

「武爺！」常老五雖然很够鎭定，說話的聲音仍然有些發抖：「一刀從左肋下刺進去，直透心臟，刀法又準，又狠。」

「常老五！」武青雷兩道銳利的目光釘着他，語氣非常有力：「你可要在我面前說老實話，我吩咐你監視魚塘邊那座草寮，但是你偷懶，怕熱，又將這樁差使交給了沈炳坤，是不是？」

常老五就像被人用鋼釘在脊樑骨上扎了一下似的，猛地打了一個冷顫。腦袋瓜兒忙不迭地點了又點：「是的。……可不是我偷懶，怕熱，是小沈搶着要幹這份差使，我可拿他沒辦法……」

「常老五！我不怪你，若是你去幹這份差使，如今晚兒死的一定是你。我太小看了對方，你們一露頭，對方就立刻看出了苗頭，眞厲害！」

常老五說：「武爺！如此說來，陶婆子的私窠子就脫不了干係，尤其是那個名叫小玉的臭婆娘……」

「常老五！」武青雷垂頭喪氣地說：「對方敢這樣明目張膽地蠻幹，就一定有把握。如果咱們現在就公然地直搗陶婆子的私寨子，咱們就別想獵什麼老虎，花豹了，充其量又是抓幾隻地老鼠而已。」

「武老弟！你也在這兒？」背後突然傳來白雲天的聲音。

武青雷想躲，却躲不掉，只得面對現實，冷冷地說：「來瞧瞧熱鬧。」

白雲天目光從常老五，熊斌的臉上掃過，面上立刻有恍然大悟的表情，一揮手，冷冷地說：「你倆到邊上去站一會兒，我要跟武老弟說幾句話兒。」

這兩個混混，平日見了白雲天就像老鼠見着貓，那敢說個不字，連忙走開了。

「武老弟！我倒沒想到你用上了這三個混混兒。」

「他們都是血性漢子，沒有人指引他們才走了邪路……」

「走邪路總比走死路要好得多。」

「白大爺！我不明白，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那麼，我就說得更明白一點，沈炳坤被殺，你要負完全責任。」

「哦？我倒要聽聽其中的道理。」

「昨晚我向你露了點消息，今天你就貿然派姓沈的展開了行動。一動就被對方咬上了，殺他跟殺白彪的人是同一個。如果你沉得住氣，不輕舉妄動，姓沈的恐怕還不會死。」

武青雷面部的肌肉在不停地抽搐，刺耳的話也立刻從他那歪曲的嘴形中流露出來：「我是應該對沈炳坤的死負責，但是輪不到你白大爺來指責我。如果吳一霸不在縣衙門口挨那一刀，早就天下太平，沒有這些事了。」

這是致命的一擊，然而白雲天却沒有激烈的反應，他的臉上竟然還浮現淡淡的笑：「武

老弟！我早就料到這是你最厲害的反擊……我無意指責你，我只是想趁機告訴你一件事，我們各幹各的，對誰都沒有好處，只不過給予敵人可乘之機。」

「白大爺！我只是一個獵人。」

「不錯，你是一個獵人，而且還是一個傑出的獵人。」

「白大爺！你應該說我是一個年輕的獵人。我全身充滿活力，我的反應快，耐力强，如果我選擇伙伴，一定會選擇一個同樣年輕的好手。絕不會去選擇一個年邁體衰反應遲鈍的人。白大爺！這就是我不願與你合作的原因。」

只有年輕人才會逞意氣嗎？不盡然。上了年紀的人也同樣會逞意氣。白雲天挨此重擊之後，立刻揚臂高呼：「來人！」

他的侄子白月新立刻帶了兩個彪形大漢跟了過來。

白雲天招手向熊斌和常老五一指：「將這兩個人帶回去，死者沈炳坤是他們的朋友，我有話要問他們。」

武青雷忍不住開腔了：「白大爺！如果你用這種手段來報復我在言語上的不敬，那就未免太有失氣度了……」

「武青雷！」白雲天那張面孔此刻已是蒼白得毫無血色，說話的聲音也在微微發抖。「請你聽清楚我所說的每一個字：你立刻離開新城，回到白溝鎮去，我辦案子不希望有人攪和。三天之內，我若是沒法子將吳一霸的案子查個水落石出，我就從新城爬到白溝鎮來向你謝罪。」

白雲天巳經動了肝火，而武青雷却不肯退讓。他怒氣沖沖地問道：「你憑什麼不讓我留在縣城裏？」

「憑我是鄉團的總練。」

「哦！原來你是仗勢欺人。」

「隨你怎麼說。」白雲天似是巳經無法尅制他的肝火，回身向他的侄子下令：「月新！從現在起，你就跟住他。若是日落之前他還賴着不走，你就攆他；攆他不走，就將他關進大牢。他若抗拒，就格殺不論。」

衝突的結果會如此嚴重，倒是武青雷想像不到的，他楞在那裏，眞不知道該如何去善其後。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死人抬走了，看熱鬧的人也被鄉團的團勇驅散，現場只剩下了武青雷和白月新兩個人。

「武大哥！」白月新輕輕地說：「你剛才的話委實也太重了一點，傷了大伯的心……人怕傷心，樹怕剝皮，難怪他發那麼大的火。」

「他也傷過我的心。」

「那件事早就過去了，武大哥心胸豁達，方圓百里之內，年輕人莫不拿你當偶像，你難道……？」

「這些都不去說啦！你眞的要執行白大爺的命令？」

「武大哥！他老人家的命令，誰也不敢違抗。」

「好！我絕不讓你這個作小輩的為難，這麼着，白大爺限令我日落之前離城，日落之前我還可以去料理幾件私事，咱們約個地方待會兒見面，你看着我出城……」

「武大哥！非常對不住，大伯既然這般吩咐，我只有依令行事，武大哥！我要親眼看着你出城。」

武青雷聳聳肩，自嘲地說：「新城縣不是白溝鎮，沒我抖的。既然如此，我這就走，也免得你放不下心。」

武青雷倒很乾脆，說走就走，白月新也很認眞，一直跟出城好幾里路，他才回了頭。

武青雷絕沒有耍心眼兒，找個機會再回頭。被白雲天一盆冷水潑下來，他巳顯得心灰意冷了，抱着幸災樂禍的心情，等着看白雲天的笑話；也等着白雲天從新城爬到白溝鎮來向他謝罪。

他的步子跨得很大，走得很快，他只希望能在路上碰到曹祿，遇上錢瑞芝，他心頭不免滋生了疚愧之情。為了誘捕吳一霸，錢瑞芝幫了不少忙，如今弄得灰頭土臉，眞不知道該如何向她交代。

潑刺一聲，路邊的樹林間突然有了響動，武青雷的反應很快，但他並沒有循聲轉頭，他只是等待着敵人的突襲，故作不知在反擊時才會佔到便宜。

「武老弟！」樹林間傳來一聲輕喚，是白雲天的聲音。

武青雷不得不停住了，他轉頭望去，果然，是白雲天，他潛伏在樹林子裏，向武青雷招手。

這是怎麼回事？趕來向他賠不是麼？要追他回去幫忙麼？……雖然這些疑問一時得不到答案，武青雷還是轉身走進了樹林子。

「武老弟！」白雲天伸出一隻手來按在他的肩頭上。「首先我要為剛才的事道歉，那是迫不得巳的。你也該想得到，我白雲天就算吃糞長大的，也不可能當衆說出那番話來。」

「白老爺！究竟是怎麼回事呀？」

「武老弟！你還不明白麼？敵暗我明，從沈炳坤的被殺，就可以看出對方把你的行動也摸透了。外頭都知道你我之間有過節，我就正好利用上了。明處，我將你轟走，你暗暗再走回去，對方就不防了呀！」

武青雷說：「好計策！不過，我的面子往那兒放呢？」

「武老弟！為地方，為百姓，你我個人的面子又算得了什麼？來！我問問你，你可是命沈炳坤去探了陶婆子的私窠子？」

「有這回事。」

「武老弟！我當然不能怪你這椿事作得不對，但是你却打草驚蛇了。小玉那娘們太有問題，我巳查出點她的底細來了。」

「她根本就有問題，陶婆子那兒只是一個據點，她在那兒坐鎭指揮，她手底下只怕有不少好樣兒的殺手。」

「武老弟！這只是猜測，憑據呢？」

「憑據早晚要被咱們抓到。」

「武老弟！這內中只怕牽扯很大，我說出來之後，你一定會大吃一驚。小玉姓樊，她父親名叫樊期海，是華北有名的武師。想想看，樊大武師的女兒會去幹流鶯，這不太玄了麼？」白雲天說。

武青雷顯得非常吃驚，不過他的驚色只是一閃而逝，低着頭，很沉靜地問：「白大爺的消息確實麼？」

「絕對可靠。」

「如今樊期海這個人呢？」

白雲天說：「下落不明，我正在派人追查他的行踪。」

關於樊期海的事，武青雷沒有再提。話鋒突地一轉：「白大爺將我攆了出來，如今又教我偷偷回去，我在那兒落脚呢？」

「武老弟！你的事我全明白，一盞香那兒不是個很好的落脚點嗎？」說這番話，白雲天多少有點打趣的性質，接着，他的神色突然一正：「武老弟！我還是重覆那句老話，為地方，為百姓，一切多包涵。待這椿公案了結之後，我會當衆給你找回面子。」

「白大爺！我想趁機問您一句話，您巳經伸出了巨靈掌，是存心打一頭老虎呢？還是拍死一隻蒼蠅就算了？」

這話問得很含糊，但是白雲天却聽得懂，

他神態嚴肅地說：「我當然是為了要打一頭猛虎才伸出我這隻手的。」

「行了！白大爺！有這句話，不管多大的委屈我都受……白大爺回去之後，還得麻煩你辦一椿事。」

「什麼事，你說。」

武青雷說：「派人把常老五跟熊斌這兩個人抓起來。」

「哦！」白雲天大為訝異。「為什麼？」

「詳情以後會告訴您……將他們抓起來之後，單獨緩禁在縣衙裏，派人嚴加看守……嗯！白大爺！縣衙可有側門？」

「有好幾處哩！是……」

「請白大爺隨便選一處側門，在門外掛燈為號，今夜三更時候，請白大爺在那側門邊候我一候。」

「咦！武老弟！瞧你那副神秘勁兒，要幹什麼呀？」

「我要去問問常老五和熊斌，到時候你就會明白。」

「好！三更，我一定等你。」白雲天轉身走了幾步，又回過頭來說：「武老弟！我又要舊話重提，你若知道什麼，或者發現什麼，一定要告訴我，可不能再悶在肚子裏。」

武青雷冷冷地回答：「白大爺！我還是回您那句老話；該告訴您的我是一字不瞞；不該告訴您的我是一字不漏。您可以請回了。」

白雲天又對他凝視了一陣，似乎還想說什麼，却又沒有說出來。最後輕輕嘆了一口氣，這才走了。

武青雷站在原地未動，目光凝視着向晚的天色，心中彷彿若有所思。他的目光仍是那樣深沉，神色仍是那樣鎭定，只是嘴角處逐漸流露出一股陰冷的笑意。

剛上燈，徐鵬舉就走出了聚賢客棧。他還是那樣悠閑地東逛西蕩，最後來到了城隍廟前那片空地上；也依然來到了那老頭兒的測字攤前；那老頭兒也是照樣瞇着眼睛打盹兒。

「老先生！」徐鵬舉一聲輕喚。

「測字？」那老頭兒將盛着紙捲兒的盤子推了過來。

一切過程和頭一次完全一樣，老頭兒在攪動盤中紙捲兒的時候暗暗將手中夾帶的一個紙捲兒丟了下去，徐鵬舉也是照樣拿起了那個紙捲兒。而所不同的是：紙捲兒展開後是一片空白。

「老先生！這無字天書如何解？」

「你仔細聽，我這裏有三句六字詩，只說一遍：紅黃藍黑青紫，除却巫山不是，抬頭無語問蒼……外帶一句話，明日夕陽之前。您都聽明白了？」

「聽明白了。」徐鵬舉的神色顯得很沉重，他抓了一把銅元放在攤子上，然後離去。

現在，他的脚步變得非常沉重。

這三句不成詩的詩，只不過是江湖黑道上慣用的「砍脚」切口，「砍脚」就是隱去了最後一個字。七色應該是紅黃藍黑青紫白，第二句應該是除巫山不是雲，第三句則是抬頭無語問蒼天。所隱去的三個字湊在一起是「白雲天」，再加上那句話，就變成了「明日夕陽西下之前要幹掉白雲天」。這是天般大的擔子，如今落在他的肩頭上，他的脚步怎能不沉重？

徐鵬舉有溫文雅儒的外表作掩護，又具有等待，守候的耐性，再加上他那精湛的刀法，使他成為一個非常成功的殺手。他的眼中沒有强弱，貴賤之分，在他的刀尖所指之下，都是相同的一條命；一條脆弱的生命。去放倒白雲天，他也並不覺得有何吃重。他只是覺得老爺子在這種節骨眼上下達這個命令很不近情理。按常情，他根本就不該留在新城，老爺子偏教他留下。……早晨對街有人釘着，接着，蔡雨春又和白雲天雙雙前來索字。這些都不是偶然的，說句良心話，徐鵬舉不在乎去對付任何武功高强的人，却害怕去對他有了防範的人。

脚步沉重，心情也沉重，但他還是走完了那一條青石板鋪砌的大街，回到了聚賢棧。

櫃前站着一個女客，喜歡玩刀的人多半也喜歡女色。徐鵬舉不免多看了一眼；年齡約莫二十冒頭，穿着樸素，梳着兩條辮子。當徐鵬舉進門的時候，她回頭望了一眼，徐鵬舉發現她生得很俏麗，只是那雙眼睛太利，太亮，不該長在一個女孩兒的臉上。

「徐爺！您坐會兒，我給這位姑娘掛過號就來侍候您。」老賬房向徐鵬舉打過招呼之後，將號簿往那女客面前一推。「姑娘掛個號，這是鄉團白總團練立下的規矩。」

那女客爽爽氣氣地說：「賬房先生！這支筆在我手裏怕有千斤重，就勞勞您的駕吧！我叫錢瑞芝！趙錢孫李的錢，瑞氣千條的瑞，芝蘭的芝……對了，就這三個字，從保定來，住幾天就走……」

「行啦！」老賬房冲那女客一笑，然後揚聲吆喝：「大牛！送這位姑娘上樓去二號房，到後面叫張婆子來侍候這位姑娘沐浴淨身。」

大牛帶那姓錢的女客上了樓，老賬房也堆着笑臉跑到了徐鵬舉的跟前，殷勤地問：「徐爺！吃過了麼？」

徐鵬舉輕笑着說：「老先生！你讓這位姑娘住二號房，也不怕鬧鬼嚇着她？」

「徐爺！您行行好小聲點，我也不願店裏出命案……再說那間房老那麼空着也不行啊！早晨我巳請道士作過法，不會出邪事的。」

「老先生！我是說着玩兒，您可別在意……對了！」徐鵬舉將嗓門壓低了一些：「今晚幫我琢磨一個……」

「徐爺！只要您吩咐，那能不照辦……」

「老先生！剛才那姓錢的妞兒怎麼樣？」

老賬房說：「徐爺！這可不能亂來啊！她又沒有向櫃上打招呼，我看也不像是作生意的娘兒們。」

徐鵬舉說：「那可不一定，單身女客，年紀輕輕的，出遠門，投客棧，絕不是什麼良家婦女……你給我探探路。」

「徐爺！這千萬使不得……聚賢棧的老字號，萬一傳揚出去，那有女客敢上門？再說，那娘兒們咬我一口逼良為娼，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啦！」

「瞧你，」徐鵬舉輕輕地笑了。「嚇成這個樣子！好啦？算我沒說……勞您駕，吩咐廚房弄點吃的，喝的吧！」

這時，大牛急匆匆地從樓上跑下來，手裏捧着一捲沒開封的大洋，大驚小怪地說：「那位錢姑娘可闊氣哩！她交……交五十塊大洋押櫃！……」

老賬房接過那封大洋，責怪地說：「這有什麼稀奇，貴重金錢交櫃，她是怕放在身邊弄丟了。」

「您聽我說呀！」大牛攤開另一隻手掌，掌心裏出現了一塊亮閃閃的龍洋。「打賞就是一塊錢，我一個月的工錢也沒這樣多哩！她還吩咐送一桌全席上去，菜要好菜，酒要好酒，多少錢她全不在乎。」

老賬房楞住了，他心裏想：這小娘們帶多少錢出門呀？徐鵬舉也有些楞，不過他的臉上却又浮現了古怪的笑容。

× × ×

一盞香茶園巳經關了店，往日這時候，馮二寡婦早就將桌椅板櫈收拾好，掃好了地，洗澡睡覺了。今兒她却坐在那兒發楞。這也難怪，武青雷一脚插進來將她的心情全都攪亂了。

若是別的女人，誰還敢坐在那兒？而且角門還敞開着？昨兒晚上的經歷還不够教人膽寒麼？馮二寡婦可就是與衆不同，她的想法自然也跟別的女人不一樣，能够與武青雷那種鐵錚錚的男子漢一夕繾綣，死又算得了什麼？她倒眞希望昨夜那幾個黑衣漢子來把她殺了，她一死，可就在武青雷的心裏生了根，那多值得！

眼前有個黑影兒一晃，角門砰地一聲關上了。她懷疑自己花了眼，更懷疑是不是在作夢，因爲站在面前的竟是武青雷。

她想大吼大叫，更想撲進他那結實有力的臂彎中，可是她立刻發現武青雷將一根食指豎在唇間，她靜靜地站在那兒，如呆如癡地望着他。

「二嫂子！給我弄點吃的。」武青雷輕輕地說。

馮二嫂現在確定她心中思慕的男人又回到了她的身邊，他需要吃、喝，當然還需要別的……他所需要的，她都能使他滿足。於是她笑着說：「武爺！瞧你困乏的樣子，來！先坐下，我去倒水，你先洗個澡，吃的、喝的也給你預備妥啦！」

武青雷什麼也沒說。白溝鎭的武爺是挺神氣的，可是他在馮二嫂面前一點兒也不神氣，他無言地接受她的安排。

沐浴之後，武青雷覺得舒服多了，這時，酒、菜、麵點都已擺在桌上了，馮二嫂坐在一旁看着他吃，臉上浮現着很滿意的笑。

她應該會問很多話，一直問到武青雷心煩意躁，發了脾氣爲止。但她卻壓根兒就沒開口。晌午，武青雷曾有一個想法——如果女人不多話，那就太可愛了。現在，他就覺得馮二嫂很可愛。

「什麼時候啦？」還是武青雷先打破了沉默。

「快三更天了。」

「妳一個人待在這兒不怕麼？」

「想到你，我就什麼也不怕。」

「三更的時候我要出去一下。」看到馮二嫂臉上有失意的表情，武青雷又連忙說：「不會去太久，一會兒就回來。」

馮二嫂說：「武爺！我不是怕冷清，是怕你太勞累。」

武青雷投射出感激的目光，心中卻在暗暗嘀咕：倘若女人不經常吐出纏人的情絲，那豈不是更可愛？

武青雷吃飽喝足，吩咐馮二嫂關好門窗，熄去燈，還教她一些應變的方法，這才離開了一盞香茶園。

縣衙他曾去過，當然知道那兒開着側門，才繞了半個圈兒就看見一盞燭光搖曳的燈籠。這會兒長街上也正好傳來了三更的梆鼓聲，武青雷剛才到那座側門之前，門就悄悄打開了。

門內，有兩個人在守候着，是白雲天和白月新。

白雲天自己去關門，他向他的侄子揮揮手：「月新！快些帶路。」

「白大爺！」武青雷輕聲說：「我想單獨問他們兩人幾句話，我並不是不信任白大爺手下的人，只是……時機未成熟之前，我不希望有一星半點的消息外洩。」

「武大哥！」白月新搭上了話兒。「這一點大伯早就想到了，人是我用套子騙來的，整個晚上是我和白福星輪流看守，再也沒有別人知道這事，待會兒你進去之後，我和白福星會走得遠遠的。」

武青雷沒有接腔，他實在也沒什麼好說。

常老五和熊斌被緩禁的地方是一間值夜房，除了桌椅板櫈之外再也沒有別的家具。兩個人已經伏在桌上睡着了，開門的響動才將他們驚醒。

常老五看見武青雷就像見着救星似地嚷了起來：「武爺！這是怎麼回事啊？……」

武青雷揚手截斷了他的話，坐下，剔亮了燈，這才緩緩開口：「算你們運氣好，若不是白大爺將你們留在這兒，你們早巳沒命啦！」

「武爺！這……？」熊斌剛張口，又被武青雷一揮手給堵了回去。

「你們聽清楚，我問，你們答，我問誰，就誰答。」武青雷停了一下，將目光逼視着常老五：「我吩咐你跟熊斌輪流監視乾魚塘旁邊的草寮，而且一再交代，兩人絕不要分開，你照作了嗎？」

常老五斬釘截鐵地說：「我沒敢違抗武爺的交代呀！」

「熊斌！眞的沒違抗麼？」

「武爺！眞的。」

「好！大狗熊！下午你在街上遇着我時，你是怎麼說的？嗯？現在你再重說一遍。」

「武爺！我……忘了，您提一提……」

「你說，沈炳坤有一套杭紡褂褲當在當舖裏，剛好我今天賞了他幾塊大洋，他想贖出來，而且還跟你們約好了在一盞香見面。你跟常老五剛坐下，就聽說他被人殺了。」

「武爺！我是那麼說的。」

武青雷的臉色沉了下來：「誰教你們離開魚塘的？」

這一問，兩人的臉色發了青，在昏黃的油燈光芒照射下顯得毫無血色，而且兩人還不約而同地打了一個冷顫。

武青雷的語氣和神色又緩和了一些：「沈炳坤從黃泥巷回來之後，我就吩咐他少在外面跑，今天巳經沒有他的活兒了，你們是怎麼跟他碰上的？而且，我連一個銅子兒也沒有賞給他，是他自己在臉上貼金，還是你們瞎猜的呢？沈家很有錢，炳坤又是獨子，他想花多少錢就有多少錢供他花，他會拿一套杭紡褂褲去當當？當時我正心急，後來又跟白大爺頂上了嘴，差點讓你們給混矇過去了，現在，你說實話吧！」

「武爺！」常老五插上了嘴：「咱們絕不敢……」

「常老五閉嘴，我要大狗熊說。」

「武爺！」熊斌額頭上巳經見了汗，不過，他倒還能强持鎭定。「我說的都是實話……不過，我們是錯了，不該爲了想喝一杯茶，歇一會兒，就離開了魚塘……」

「好吧！你們嘴硬，那我就讓白大爺來問，刑房裏全是稀奇古怪的刑具，只要你們熬得住，你們就一個字也不用說……」武青雷說着就站了起來。

常老五和熊斌竟然不約而同地跪了下來，同聲哭泣着說：「武爺！咱們不是有心騙你，實在是迫不得巳，而且也想不到沈炳坤會遭到那樣慘的下場……我們該死，我們該死！」

「起來！」武青雷叱喝了一聲：「男子漢大丈夫哭個什麼勁兒？……常老五！你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常老五用衣袖擦乾了眼淚，說出了實情：「武爺！我跟你分手之後，立刻就找到了大狗熊……離那魚塘不遠的地方有一座紫竹林，咱們就選了那個地方，又遮蔭，又便於藏匿。誰曉得咱們才鑽進竹林就被人家堵上了……是兩個穿黑衣服的……老實說，我跟大狗熊並不在乎，可是他倆一開口，咱倆是膽寒了……」

熊斌又搶着說了下去：「他們說，如果我跟常老五不聽他們的話，我的老娘和常老五的妻子兒女就要被他們的兄弟幹掉……」

「他們說，」常老五又接上了腔：「只是跟沈炳坤有點事兒需要面談，教沈炳坤到竹林中去跟他們會一面就行了。咱們當時發了急，根本就沒有深思，我知道小沈在乾坤池澡堂睡覺，就去告訴了他，小沈也不在乎，穿好了衣裳就往魚塘那邊跑。我跟大狗熊一想不對，就趕緊跑到一盞香去找武爺，馮二嫂說你剛離開，我跟大狗熊就決定在一盞香等你一會兒，緊接着，小沈被殺的消息就傳來了。」

熊斌搥打着自己的胸脯，懊惱地說：「我們眞該死！怎麼對得起死去的小沈啊！」

武青雷輕拍着他們的肩膀，使他們的情緒先穩定下來，然後才緩緩地說：「這件事錯在我，根本就不該教你們三個跟我跑腿辦事。……你們二人還得委屈幾天暫時待在縣衙裏，一露面就會沒命。」

「不！」熊斌憤怒地說：「我們要爲小沈報仇。」

「不用逞一時之勇，對手實在太厲害，而且你們必須活着指認兇手。聽我的話，好好待在這兒。我想對方還不至於眞的殺害你們的家眷，那是嚇唬你們的……我會請白大爺連夜將你們的家眷安頓好……我再說一句，你們沒錯，錯在我。儘管安心。」武青雷再次拍拍他們的肩頭，這才退出了那間值夜房。②（未完）

奇人奇技

李長清苦練氣功

麥海雲

在武俠小說裏面所寫的英雄人物，往往涉及大力士，那種大力士屬於彪形大漢，雙手可舉千斤，這一類的人物造像，顯然是由於傳統性的英雄主義所影响，我國古代項羽，綽號楚霸王，就有這種英雄氣概，歐美方面都相信古代的大力士參孫能够推倒一座廟宇，使菲尼基的人因爲廟宇倒塌，全都死亡，他本人也同歸於盡。

事實上眞的大力士能够如此出色，力舉千斤，推倒一座大廟呢？恐怕未必有這樣高的成就，因爲人體由於百多條肌肉組織而成，最有勁的肌肉不過如此，决非每條肌肉都像鐵枝似的堅實，如果有一個人能够拗彎鐵枝，並非他本人的肌肉硬過鐵枝，而是他懂得運氣，能够把全身的氣力集中在兩隻手上面，把它拗曲。

總之，大力士是一個空洞的名稱，能够把渾身氣力集中於某一點，做出一些驚人的舉動來，這種人已經算是了不起的。

李長清是四十年前巳經成名的一個大力士，他的體型並非特別高大，不過他的肌肉結實倒是眞的，他往往在戲班當衆表演，渾身肌肉鼓起來，好像有一隻小鼠在胸背之間走動，由於肌肉條條隆突起來，就算用鐵鉗去鉗它，也沒法鉗得住，因爲他的皮膚特別結實，就像鼓皮一樣。

李長清是華北的人，後來他成名之後，才到南方走動，他在北平和天津一帶的馬戲班表演各種空中飛人的絕技，能够用一雙脚抓住繩子，逐步由低處爬到高處去，那雙手是縛着的，稍爲失愼，就會跌個半死。

他最有份量的一種表演就是拗鐵枝，先把特別粗大的鐵枝豎起上面加上一塊板，板上坐着一個大胖子，起碼有三百磅過外，證明那一條鐵枝是很堅挺的，跟着胖子跳下來，移開橫木，他就把那條鐵枝放在手臂上面，把它拗曲，變成一個個圈子似的繞在手上，這不算奇，更難得的就是他能够依着相反的方向把鐵枝鬆開，又再把它拉直，沒有半點彎曲的姿態，看來就像沒有拗曲之前那麼挺直。

拗鐵已經不容易，把它拉直，恢復原狀，那就更加困難，他卻玩得十分輕鬆，可見他的氣勁非同小可，能够把渾身力量移到指掌之間，任意支配。

那時他以氣功享譽，他到南方來，在香港上環的一條街正式開設「中國氣功學院」，教授氣功，求學的人，逾二百名。

向來懂得表演大力戲的人，很少懂得氣功，只是修眞養性之士然後練習運氣長生之法，他卻兼而有之，實屬難能可貴。

至於李長清所練習的氣功，與別不同，他分小氣功與大氣功兩種，所謂小氣功，人人可練，先由靜坐養神，然後張口吸氣，每次所吸之氣，沉落丹田，即是小肚臍孔下面一寸之處，稍爲停頓，然後把它用口呼出去，直到每次吸氣都覺得小肚發熱，似乎結實了許多，然後把這種暖氣運行全身，這個方法是用呼吸鍛鍊體魄的，只是氣功的入門。

如果你想拗鐵枝，就要練習大氣功，先把一爐燒紅的炭放在房間之內，炭還沒有燒透，就有種臭味發生，叫做炭氣，吸了它會損害健康的，故此必須燒紅，那一爐紅炭放在臉前距離六尺之處，因爲爐中的炭散播熱氣，房間裏面熱騰騰的非常難受，練習氣功之人，張口吸進由炭爐發出來的熱氣，到了丹田，又再呼出，仍以上述的方法使它運行全身，但因每次吸進的熱氣使血液發燙，故此運氣抵達身上任何一處，都是特別有勁的，他就憑着這種由炭爐吸來的熱氣所變化而生的氣功做各種表演。

在他所表演的範圍之內，有一項最精采的表演，叫做「飛劍殺人」。

他先行在馬戲班的某一個角落放下一個稻草人，即是用禾稈草紮成的人形東西，其實是一個草包，上面戴了一頂帽子身上卻穿了一件外衣，看來有點像人，他把這個草包用鐵枝豎起來，放在距離五十尺的一處，然後把右手往自己的嘴巴抹了一下，張開了口，突然一條劍光飛過去，嚓的一聲，作爲草包的東西，人頭落地，劍光繞了一個圈，回到他的手中，跟着他就向觀衆解釋，古人說的飛劍就是這一套，所謂劍光，它是從一種比較彎曲，看來好像鐮刀似的鐵器反映出來，如果用一把小劍向前拋擲，決不會飛回來的，但以鐮刀形的飛劍拋出去，它就繞了一個彎子，飛回原處，這種東西就像澳洲人最喜練習的曲木，那種曲木看來像鐮刀，本來是用以嚇羊羣的，即是說，有一堆綿羊走散，就用曲木飛到牠們的頭上去，使牠受到驚嚇，不會走散，憑着這一招，一個人就可以管二三百頭綿羊，如果澳洲的曲木能够有此本領，那麼，中國的功夫也可以施展這一套，殺敵於百步外，問題是有沒有辦法把曲木變成彎曲的劍。

李長清晚年在本港創立氣功學院，用許多種方式指示學員練習氣功，不止是爲了技擊上的需要，更重要的還是養生之道，他活到八十，然後壽終正寢，總算是難能可貴。

驚魂六記故事之一

古龍·文
盧令·圖

血鸚鵡

前文大畧

青年劍客王風身中要命閻王針，雖遇名醫也只能暫保性命百日，是以鋤强扶弱，悍不畏死，在他戮除七海山莊莊主海龍王之夜，墓地上偶遇王府總管郭繁兄弟郭易，得悉血鸚鵡與及七年前太平王府庫藏珠寶一夜之間神秘失踪，郭繁全家盡死種種怪事，時名捕鐵手無情鐵恨追到，以郭易爲郭家惟一生存之人，迫問王府竊案眞相未果，郭易經已暴斃棺中，鐵恨要探求死因，將屍體運返衙門交老仵工蕭百草解剖，王風爲澈底了解眞相亦隨往，解剖結果證明郭易中毒，並在大腿內側剖出一辟毒珠，與鐵恨前此在劇盜滿天飛屍體上所得到的一方碧玉同屬王府五寶之一，鐵恨斷定當年刼案是人爲，不信血鸚鵡之事，笑言遇血鸚鵡，第一個願望即求死，也就此際血鸚鵡奴才血奴突然曳玲出現，兩人窮追至墓地，竟眞的遇上血鸚鵡，鐵恨也竟眞的如願當塲暴斃，王風將屍體帶回，蕭百草完全找不到死因，指絕非人力所爲，王風遂將屍體裝入棺材代運返故鄉，途經一鎭，醉酒平安老店，劇盜譚門三霸天突來認爲出門做買賣遇上棺材不吉利，正想將棺材踢出門外，兄弟三人竟被窻外飛入的紅石擊斃，譚老臨終出示一明珠，手指簷下鸚鵡籠，王風追查究竟，從老掌櫃口中獲知鎭中有妓院鸚鵡樓，其中有一妓女就叫血奴，頓起疑心，托着鐵恨棺材往訪，竟發覺血奴房中牆壁畫着十萬神魔滴血化鸚鵡的情景，血奴並說出除了血鸚鵡血奴外，還有魔血化成的紅石，吞下便得見魔王，王風拿出擊斃譚門三霸天之紅石，血奴搶過吞入口中，即遭魔祟，狀若瘋顛，王風竭力將之制服，決意毀去牆上魔畫，衝出園外，抓住飲酒亭中的一人，要他帶往購買刷牆白粉，該人恰爲附近數百里官階最高的驛丞安子豪，從他口中，王風方知該鎭人事複雜。到了雜貨店，王風一再遭襲擊，其中有巫婆宋媽媽指使的三個刺客，還有一手執魔刀的黑衣人，王風以魔石擊之，竟肉消骨蝕，幾經艱險，他終於將白粉帶回，調水粉刷牆壁，其時鐵恨棺材突然無故震動，他驚訝未已，一官差帶着兩名捕快闖入，要開棺驗屍，棺蓋打開，鐵恨口卸辟毒珠，面目如生，官差探手棺中，整隻手突變黑色，驚慌昏倒，血奴以爲着魔，建議找隔壁巫婆宋媽媽，但門戶關閉，王風踢開門入內，被赤裸的宋媽媽糾纏，他死命掙開，踢飛宋媽媽，血奴亦掌燈來到。兩人回到血奴的房間，就發覺棺蓋再次打開，一個捕快嚇死於棺材旁邊，地上留下並排的一對對脚印，鐵恨屍體赫然已變做殭屍，消失無踪，放在樓下小屋的官差亦在殭屍手下化做一灘濃血，只剩一隻黑手。翌日清晨，安子豪又因手下捕快的死亡，趕到鸚鵡樓，將他叫到院子裏說話。

爲友甘冒險

秋色滿院，秋風滿院。

天外突然吹來了一聲冷笛。

何處樓台？誰家冷笛？

笛聲中無限傷悲，秋也就更蕭瑟了。

安子豪既不傷秋，也不悲秋，他又在考慮，考慮應該怎樣繼續未完的說話。

王風又替他說了出來：「你可是要我遵守法律？」

安子豪點頭，表情更嚴肅，道：「國家的法律，本來就是每個人都應該遵守。」

王風笑了，笑得有些無可奈何，道：「你這話實在很有道理，只可惜並不是每個人都懂得。」

安子豪冷冷的道：「不懂得的人據我所知，大都只是沒有將法律放在心上。」

王風點頭，承認這是事實。

安子豪一偏臉，盯着王風，道：「你好像也沒有將法律放在心上。」

王風道：「只因爲法律並不公平，也並不怎樣有效。」

安子豪尚未表示意見，王風已又道：「法律就像蜘蛛網，捕捉小蒼蠅倒還可以，至於大黃蜂，輕易就可以將它毀壞！」

安子豪歎了一口氣，道：「執法的確比立法更難！」

他一聲冷笑，接又道：「不過只要守死網旁的那隻蜘蛛够大，行動够迅速，就算大黃蜂，撞上去還是得遭殃！」

王風道：「那種蜘蛛好像並不多。」

安子豪道：「最少有四隻。」

「三隻。」王風忽然亦歎氣起來。「鐵手雖無情，可惜這一次遇上了一隻比大黃蜂還大

追秘剖屍骸

好幾百倍的血鸚鵡！」

安子豪道：「我知道你帶來的那副棺材裏頭就載着四大名捕之一的鐵手無情鐵恨！」

王風道：「四滅一是不是只剩三？」

安子豪只有點頭。

王風又歎氣起來，道：「即使是他，在他生前，相信也有很多事情束手無策，蜘蛛網不够堅韌，漏洞也多，一隻蜘蛛的力量豈非亦是有限？」

安子豪點頭，歎息道：「譬如七海山莊的莊主海龍王，他就完全沒有辦法。」

王風瞪着安子豪，他奇怪這個人爲什麼在他面前提起七海山莊那個充滿了罪惡的地方，提起了海龍王那個姦淫擄掠，無所不爲海盜。

安子豪還有說話，道：「對於能够將海龍王一家數十人一夜之間殺得乾乾淨淨的俠客，當然他同樣完全沒有辦法。」

王風的目光更奇怪，道：「你知道的倒不少。」

安子豪道：「也不多。」

王風道：「還知道什麼？」

安子豪道：「你本來叫王重生，鐵胆劍客王重生名滿天下，所做的幾乎都是行俠仗義的事情！」

王風怔住在那裏。

安子豪接道：「七海山莊事發的那天早上，有人看見你走入七海山莊！」

王風道：「也有人看見我殺人？」

安子豪搖頭，却問道：「你當時有沒有殺人？」

王風沒有回答。

安子豪道：「我知道你殺的都是該殺的人，但法律上並不容許這種事情存在。」

王風忽問道：「你可是已找到了我殺人的證據。」

安子豪一再搖頭，道：「七海山莊離這裏雖然還近，可不是我管得到的地方。」

王風道：「你管的只是這裏？」

安子豪不覺挺起了胸膛，一張臉在陽光下也發了光。

他又盯着王風，道：「所以我絕不希望有人在這裏犯法。」

王風微微一笑，問道：「我有沒有在這裏犯法呢？」

安子豪反問道：「殺人算不算犯法？」

王風不能不點頭。

安子豪又問道：「昨天在街上你是不是殺了一個黑衣人？」

王風道：「我只不過用一塊小紅石打在他耳後的穴道之上，那並不是致命的地方。」

安子豪道：「石上淬毒就足以致命！」

王風道：「你怎麼知道石上淬毒？」

安子豪道：「誰說我知道，我只知道那個黑衣人倒在你的脚下之後，不久就化成了飛灰，連骨頭都消蝕，你却說只是用石頭打了他一下。」

王風道：「是以你那樣推測？」

安子豪對於「推測」這兩個字眼，並無異議。

王風又道：「你當然也不知道那塊石，本來並不是我的東西，石上即使淬了毒也與我無關。」

安子豪的面上立時露出了笑容。

一種充滿了譏誚的笑容。

他笑着問道：「石頭自己會不會打人？」

王風居然還笑得出來，道：「自衞算不算犯法？」

安子豪一怔。

王風笑接道：「我相信有件事你一定還知道。」

安子豪沒有問什麼事。

王風隨即說了出來：「首先動手的是那個黑衣人，不是我。」

安子豪怔怔的望着王風，苦笑道：「你這個人有胆識，口才也很好，要說服你承認曾經在這裏犯法，實在不容易。」

王風笑了笑，道：「我本來就沒有在這裏犯法，所以，你也根本就不必特別提醒我遵守法律。」

安子豪道：「其實你就算承認犯法，以我力量的單薄，也不能將你怎樣，不過，那一來，我請你離開這裏，你也就不好意思不離開的了。」

王風道：「你說那許多，目的原只是在要我離開這裏？」

安子豪點頭，道：「這裏本很太平，可是你一來，這裏就亂了。」

王風並沒有否認。

× × ×

平安老店內譚門三霸天的死亡，長街上那個黑衣人的肉消骨蝕，死在棺材旁邊的捕快，只剩一灘濃血，一隻黑手的官差。

到現在爲止，先後已六個人死在這裏，每個人的死亡多少都跟王風有點關係。

譚門三霸天是與他發生爭執在先，那個黑衣人是給他打倒地上，鐵恨的棺材亦是他帶來這裏。

最要命的是變成了殭屍的鐵恨現在仍不知去了什麼地方。

活着的時候，他已經够兇，死後無疑亦已成厲鬼，他到底還會鬧出什麼事情，這裏到底還會亂成怎樣？

王風連想都不敢再想。

他只有歎氣。

安子豪也歎氣，道：「你不單止帶來了棺材，帶來了死亡，而且還帶來了一隻殭屍，所以這裏的人都並不歡迎你留下。」

王風道：「要我離開，並不是你個人的意思？」

安子豪道：「並不是。」

王風道：「我好像聽你說過，在這裏眞正能够說話的只有兩個人。」

安子豪道：「這裏，本來就是兩個人的天下。」

王風道：「武鎭山武三爺好像還沒有意思要我離開。」

安子豪道：「沒有。」

王風道：「要我離開的，只是李大娘的意思？」

安子豪承認。

王風的一雙眼瞳突然顯露出一種很奇怪的笑意，道：「李大娘的家中是不是也有人做官，而且做得很大？」

安子豪又是一怔，顯然並不明白王風的說話。王風好像已看出，接着道：「那如果不是，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原因你要穿上官服來傳遞李大娘的說話。」

安子豪沒有作聲，但表情上却變得非常奇怪。

王風接着又道：「官服所象徵的是官家的權威。」

安子豪仍沒作聲，默默的踱了出去。

× × ×

秋陽更絢爛。

日已又升高了很多。

花徑上轉了一個彎，安子豪突然收住了脚步，道：「你決定留在這裏？」

王風點點頭，說道：「你可以這樣回覆李大娘。」

安子豪又問：「留多久？」

王風道：「最低限度也得尋回我朋友的屍體。」

安子豪道：「鐵恨已變了殭屍。」

王風道：「無論他變成了什麼，都是我朋友。」

安子豪淡淡一笑，道：「他變了殭屍之後是不是也認得你這個朋友？」

這問題王風不能回答。

他還沒有見過鐵恨那隻殭屍。

安子豪隨又笑道：「據講殭屍只在晚間才出現。」

王風道：「據講是這樣。」

安子豪道：「只要你今夜還留在這裏，即使見不到你那位殭屍朋友，也應該有機會見到另一隻蜘蛛。」

王風並沒有忘記安子豪口中的蜘蛛代表什麼，道：「四大名捕又來了一個？」

安子豪道：「這一個比鐵恨更有名氣！」

王風道：「這一個是那一個？」

安子豪道：「鐵恨向來在南方走動，他奉職北方，却走遍天下，憑我這說話，你總該想到他是那一個。」

王風道：「毒劍常笑？」

這名字出口，他的眼瞳中突然露出了憎惡之色。

安子豪道：「正是毒劍常笑！」

王風眼瞳中的憎惡之色更濃，對於毒劍常笑這個人，他似乎深痛惡絕。

× × ×

毒劍常笑，的確比「鐵手無情」鐵恨更有名。

鐵恨偵破的案子無疑已不少，還不能與他相提並論。

這未必他比鐵恨更聽明，但毫無疑問，他比鐵恨更有權勢。

鐵恨只是平民出身，他却是當今天子至寵的一個妃子的兄長，就是他的父兄還有近戚在朝中，亦不少身居高位，所以鐵恨不能動的人，他都能動，他辦起案來，當然亦比鐵恨來得方便。

傳說他奉職北方，却走遍天下，是奉了當今天子的密命，暗中調查各地的官員。

這傳說並非只是傳說。

事實他經手的大都是那方面的案件。

他出身峨嵋劍派，峨嵋劍派的「奪命十二劍」據講已有九成火候，出手的迅速，已不在峨嵋劍派的掌門半臉大師之下。

他用劍不單止快，而且狠。

他的心更狠！

鐵恨辦案只針對主謀，調查清楚才下手拿人，他辦案，却是本着寧枉毋縱的主張，是以他調查的如果是兇殺案，枉死在他劍下的人往往比兇手所殺的更多，多幾倍！

那其中當然不乏善良的百姓。

是以他的聲名並不好。

王風不喜歡這種人這種行事作風。

安子豪好像也不喜歡，面上亦現出憎惡之色，道：「他走到那裏，那裏的人就遭殃，這裏相信也不會例外。」

王風道：「你怎麼知道，他一定會走來這裏？」

安子豪道：「他座下有十三個跟班，都是六扇門中的好手，除了侍候他左右，替他搜集證據之外，還兼任他的開路先鋒。」

王風道：「開路先鋒已到了？」

安子豪道：「昨日就到了。」

王風道：「現在在什麼地方？」

安子豪道：「諸魔羣鬼的幽冥世界！」

王風詫聲道：「他怎會去了那個世界？」

安子豪道：「遇着殭屍他想不去那個世界也不成。」

王風聳然動容，試探問道：「那個只剩一灘濃血，一隻黑手的官差莫非就是常笑座下的十三個跟班之一？」

安子豪道：「所以我知道常笑今午不到，今夜必到！」

王風說道：「這裏的人，只怕眞的要遭殃了。」

安子豪就道：「第一個遭殃的，却也許是你。」

王風道：「哦？」

安子豪說道：「莫忘了那隻殭屍跟你交朋友。」

王風沉默了下去。

安子豪笑了笑，又道：「如果你是個聽明人，在他未到之前最好就趕快離開。」

王風笑應道：「我不是個聽明人。」

安子豪閉上咀巴，再次舉起了脚步。

這次他却是踱向院外。

王風並沒有跟上去，只是盯着安子豪的背影。

太陽才爬上屋脊，安子豪迎着陽光，在他的後面，拖着長長的一個影子。

他背後的官服亦因爲照不到陽光顯得異常的黯淡。

即使在烈日的照耀下，都沒有絕對的光明，任何東西都仍有陰暗的一面。

安子豪明裏是朝廷命官，但暗裏又是什麼人？

他的背影並不是完全陰暗，陽光在他的周圍勾出了一個鮮明的輪廓。

在他的周圍，都閃着光彩。

一種神秘的光彩。

這個人是不是也有些神秘？

他怎會知道那許多事情？

王風想不透。

「看來我眞的不是個聽明人。」

他喃喃自語，轉過身，亦舉起脚步。

× × ×

西風驚綠。

窗前的兩個盆栽幾乎都已褪盡了鮮色。

血奴外露的一邊胸脯却仍像早春綻開的鮮花。

她畢竟年青。

一個人的青春不會朝夕就消逝。

只是，花謝了還會重開，一個人的青春一去永不復回。

人怎樣年青，始終也會有衰老的一天，發覺這衰老的降臨，也許就是在朝夕之間。

無論你活得是否有意義，那會子的感覺相信都不會怎樣好。

血奴當然還沒有這種感覺。

她盯着那兩個盆栽，只因爲從那裏望下去，整個院子的景物都盡入眼簾。

人也不例外。

她看見安子豪離開，也看見王風步返小樓，却始終沒有回身。

一直到王風入門，在椅子上坐好，她才回頭。

王風的目光亦落在她面上，道：「你都看到了？」

血奴嫣然道：「你這個人實在有幾分本領，附近數百里官階最高的安子豪居然大清早就來給你問候。」

王風苦笑道：「不是問候，是警告。」

血奴道：「警告你什麼？」

王風道：「兩件事。」

血奴道：「我可否知道？」

王風已說了出來。「第一件是李大娘不喜歡我留在這裏。」

血奴冷笑道：「她也不喜歡武鎭山留在這裏，可是這麼多年了又何曾見她如願以償？」

王風道：「武鎭山在這裏已生了根，並不易動搖，我不同。」

他就像風中的落葉，水中的浮萍，只是個沒有根的浪子。

一個沒有根的浪子，豈非到處亦是孤立無助？

血奴盯着他，道：「不過你也莫忘了憑你的身手，若是不願走，她未必有你辦法。」

王風道：「這我可不敢肯定，我不認識她的人，也不清楚她對待敵人，向來採取什麼手段。」

血奴道：「她不是已叫了安子豪穿上官服到來迫你離開？」

王風道：「如果就是恐嚇的手段，這個人倒也不難應付。」

血奴道：「你不受恐嚇？」

王風道：「她能恐嚇我什麼？」

血奴道：「最低限度你還有一條命。」

王風笑了。

他的生命雖未盡，已將盡，一個生命已將盡的人，又豈會再因爲生死恐懼。

血奴奇怪的盯着他，道：「你只是一個人，說不定她眞的有能力殺了你，難道你連死都不怕？」

王風道：「給你說對了。」

血奴怔住在那裏。

王風道：「要我死的人也不止她一個。」

血奴道：「還有誰？」

王風道：「毒劍常笑！」

血奴吃了一驚。

王風鑑貌辨色，道：「你好像也聽過這個人？」

血奴沒有否認。

王風道：「昨夜那個要開棺驗屍的官差，就是他的開路先鋒，所以他今午不到，今夜必到！」

血奴道：「這就是安子豪警告你的第二件事情？」

王風點頭道：「殭屍是我帶來的，那官差死在殭屍手下，我當然亦脫不了關係。」

他生怕血奴不明白，隨即加以解釋：「毒劍常笑的行事作風向來都是寧枉毋縱！」

「我知道。」血奴倏的舉步向門外走去。

她仍是那種裝束，左半邊身赤裸，只有右半邊身穿着衣裳。

頭也是一樣，只有右半邊臉上抹着脂粉，耳上戴着珠環，髮上插着珠翠。

脚步一移動，髮上的珠翠就幌動，裸露的半邊胸脯也在顫動。

王風眼都直了。

血奴雖然沒有再望他，那種顫動已是一種強烈的誘惑。

他的咽喉又開始發乾，忍不住問道：「你要做什麼？」

血奴道：「出去走一趟。」

王風吃驚道：「就這個樣子出去？」

血奴失笑道：「我只不過到隔壁。」

王風不由的打了一個冷顫，他並沒有忘記隔壁是怎樣的一個地方。

血奴接着道：「我忽然想起該去一看宋媽媽，昨夜他雖然還可以開聲咒你，但語聲已聽出有些不妥。」

王風道：「我不過打了她一石，再在她雙膝之間撞了一膝蓋。」

血奴道：「你倒將她打慘了。」

王風道：「當時我却給她嚇怯了，混身的氣力最多只剩三成。」

血奴道：「那已經足够，你應該看出她已有多大年紀。」

王風點頭道：「不過她已然還能够開口咀咒我，那一撞相信還不成問題，我只担心那塊石。」

他沉吟着接下去：「那是塊魔石，就我所見已有四個人在那種石的一擊之下死亡！」

血奴却笑了起來。「你似乎忘記了她是個巫婆。」

王風冷笑道：「我沒有忘記，奇濃嘉嘉普的妖魔最好也沒有忘記。」

血奴道：「所以，我非要去探一探她不可了。」

王風道：「你對她倒也關心。」

血奴道：「她本來是我的奶媽，我是吃她的奶長大的。」

王風不知怎的忽然想起了宋媽媽那一對乾癟了的乳房。

他又打了一個冷顫。

血奴居然看出他在想着什麼，嬌笑道：「你也許不知道，她年輕的時候也是個美人，混身上下都美得很。」

王風並不懷疑血奴的說話。

他倏的又站起了身子。

血奴不由道：「你又準備做什麼？」

王風道：「跟你去探一下那個宋媽媽。」

血奴一怔說道：「你以爲她還會高興見到你？」

王風道：「他本來就不高興見到我，但我要見她，她還是非要見我不可。」

血奴並沒有忘記，王風昨夜是用脚將門踢開。

她忽又問道：「你還敢再到那個地方？」

王風抬頭望一眼，道：「現在是白天，太陽底下不成還有什麼妖魔鬼怪。」

血奴道：「那個地方終年不見陽光。」

王風一時間又彷彿回到了那個地方，嗅到了那種惡臭，感到了那種陰森可怖。

他的咀巴却仍很硬，道：「你敢去的地方我為什麼不敢去。」

血奴閉上了咀巴。

王風還有說話：「你像是不高興我再到那個地方。」

血奴道：「我只是關心你，昨夜你不是給嚇得的失魂落魄？」

王風道：「有過一次經驗，就不會再害怕的了。」

他一頓，急問道：「你眞的關心我？」

血奴道：「假的。」

王風歎口氣，道：「我只也不過在想知道那魔石對她有什麼影响。」

× × ×

漆黑的門陽光下完全不見光澤。

那種黑色，是一種死黑色，已不像人間所有。

門上彫刻着奇怪花紋，王風現在總算已看清楚，却仍看不出那是什麼東西。

不祥與邪惡本來就不是什麼東西。

那種奇怪的花紋只是象徵着某種難言的不祥與邪惡，血奴是這樣解釋。

王風不能不相信。

門又在內關緊，格子上糊着的不是紙，是黑布。

血奴屈指在門上輕輕的叩了三下，輕輕的叫了一聲：「宋媽媽。」

一個聲音，立時在裏頭傳了出來：「血奴麼？」

聲音很微弱，但毫無疑問，是宋媽媽的聲音。

王風悄聲說道：「這巫婆的生命力還算強韌。」

他說話的聲音很低，宋媽媽却竟聽到，陰笑道：「姓王的小雜種也來了？」

王風苦笑道：「她的耳朶的確靈得很。」

這句話才說完，宋媽媽咀咒的聲音已在內傳出。

「天咒你，咒你下地獄，上刀山……」

她莫非還是赤裸着身子，跪在祭壇的前面，咀咒王風的死亡？

血奴偏過臉，冷冷道：「你是不是還想進去？」

王風趕緊搖頭，趕緊舉起脚步，却不是走向血奴的房間。

血奴忙叫住：「你又去什麼地方？」

王風道：「什麼地方也去。」

血奴道：「幹什麼？」

王風道：「找人，死人。」

血奴明白他的說話，冷冷道：「去找那殭屍？」

王風道：「反正，我是閒着，總要找些事做。」

血奴道：「殭屍夜間才出現。」

王風道：「日間也出現，不過出現的是具屍體。」

他輕歎一聲，道：「只要找到屍體，也許就有辦法要他不再變做殭屍。」

他實在不願他的朋友變成殭屍。

血奴道：「這也好，活閻王已然今夜必到，就算是少了隻殭屍，這裏也已够熱鬧的。」

她笑笑又道：「殭屍已是半個鬼，鬼最喜歡的據說就是墓地之類的地方，你知不知道這裏東面有一大片山墳，西面也有個亂葬崗？」

王風道：「現在知道了。」

血奴道：「你最好莫要再惹上其他的寃魂野鬼。」

她又去叩門。

宋媽媽的咀咒聲終於停下。

門突然打開，一個頭伸了出來。

黑蛇一樣披散的黑髮，混濁的眼睛，汚血滿佈的臉龐，宋媽媽簡直就已像個妖魔。

她的身子竟還是赤裸。

王風看了她一眼，只一眼，他就跳起了幾乎一丈，翻過小樓的欄干，慌忙跳到樓下去。

宋媽媽瞪着他的背影，桀桀的一笑，沒有了牙齒的口張開，面上就像是突然開了一個黑洞！

她的面容更顯得恐怖。

凄厲的咀咒聲，剎那又從她面上的黑洞吹出。

「天咒你……」

三個字出口，她的人就給血奴推了回去。

血奴連隨亦舉步跨入門內。

門馬上關緊，咀咒聲同時斷下。

宋媽媽看來還可以活下去，血奴已見到，已可以放心，為什麼還要入內？

這屋子裏頭，是不是還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 × ×

王風瞪着那關閉的黑門，眼瞳中充滿了疑惑。

他並沒有離開。

黑門才關上，他便從樓下跳了上來。

他沒有走近，宋媽媽過人的聽覺他不能不有所顧慮。

他想了一想，把身子往側一閃，閃入了血奴的香閨。

才從血奴的香閨出來，為什麼他又回去？

那剎那他的眼神很古怪，行動也顯得很古怪，就像個賊溜入別人家中，準備偷取什麼東西。

莫非方才他在血奴的香閨看到了什麼寶貝東西，發現了什麼秘密，現在乘血奴不在，偷取那樣東西，發掘那個秘密？

他本是個鐵血男兒，來了這地方之後，彷彿亦染上了邪氣。

也許他根本就不該來這地方。

× × ×

血奴的回來並不是很久的事情。

房中的東西都是原來的樣子，王風如果不是極小心，就可能沒有移動過房中的東西。

是以她並不知道王風曾經回來。

綺窗下的粧台上有一面大銅鏡，鏡中有她的影子。

她正在看着鏡中的自己。

纖細柔軟的腰，修長結實的腿，豐滿嫩滑的胸膛，這些加起來已够迷人，何況她還有一張美麗的面龐。

她怔怔的看着，彷彿就連她也給鏡中的自己迷住。

秋陽已射綺窗，射在她身上。

她半露的肌膚緞子一樣陽光下閃着光采。

她輕笑一聲，突然將那右半邊身的衣飾卸下。

瀑布一樣的一頭秀髮立時奔流，她裸露的整個身子都是沐浴在秋陽中。

秋陽於是也倍覺嬌麗。

她輕揉着自己的胴體，忽然走過去，打開靠牆的衣櫃，取出一套湖水綠的衣裳。

完整的衣裳。

然後她對鏡坐下，細理雲鬢，再穿上那整套的衣裳。

然後血奴就不見了。

血奴是血鸚鵡的奴才。

半邊的翅是蝙蝠，半邊的翅是兀鷹，半邊的羽毛是孔雀，半邊的羽毛是鳳凰——血鸚鵡的奴才本來就每一樣都只得一半。

是以她身上的衣飾本來也只得一半，現在她的身上都穿着得整整齊齊。

這那裏還像個血奴？

她突然改變裝束當然有她的原因。

可能只為了要外出走一趟，也可能是為了應付一個人。

如果是這樣，這個人一定比王風，比武三爺更難應付。

比他們兩個更難應付的人，也許並不少，但必來這裏，而且快將到達的人却似乎只得一個。

常笑！

毒劍常笑！

× × ×

毒劍常笑無論到什麼地方都絕不會只是一個人。

就像是血鸚鵡，他也有十三個奴才。

十三個他親自挑選的六扇門好手總有一大半終日追隨在他的左右，還有一小半，不是奉命去調查，就是先行在前面替他打點。

他們各有他們的本領。

有的天賦追緝的才能，比獵狗還要靈敏，有的善辨眞僞，任何珠寶玉石着手就知道是否贋品，有的只一眼，便可以說得出某種傷口是由某種兵器造成，其中自不乏精研各種藥物的高手。

左右有這些人使喚，他不成為名捕才怪。

他的名字本來也是個好名字，他的人也就像他的名字，喜歡笑，時常笑。

殺人的時候他也是滿面笑容。

笑本來是快樂的象徵，用殘酷的手段對待犯人在他來說也許就是一種樂趣。

他的綽號並不好，却貼切。

劍上其實沒有淬毒，毒的是他的心，他的手，一出手他往往就取人性命！

這比用毒豈非更來得迅速？

× × ×

正午。

秋陽絢爛，秋風却蕭索。

風聲中還有雁。

雁聲凄愁，秋意更覺瀟瑟。

秋，本是聲的世界，雁聲正是秋聲中的靈魂。

馬蹄聲與秋聲却並無關係，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可以聽到。

這下子一來，更驅散秋聲中的靈魂。

嘹亮的雁聲，一下子被密雷也似的蹄聲掩沒。

× × ×

馬蹄雷鳴，十四匹健馬並排衝入了長街。

長街的入口雖濶，還容不下並排十四匹健馬。

馬未到，鞭先到，長街入口處兩旁樹木的橫枝鞭影中碎裂激飛，十四騎硬衝開了一條闊道。

馬蹄後漫天塵土，塵土中葉落如雨。

那都是楓葉。

楓是秋天的樹木，秋風一吹到，葉就緋紅了起來，燦爛如朝露，正是秋容的胭脂。

長街在這胭脂兩旁襯托之下，就像個嬌麗的佳人。

美酒不可糟塌，佳人不可唐突。

只可惜就算眞的面對佳人，來的這些人亦未必憐香惜玉。

這秋容的胭脂怎不給紛紛摧落？

× × ×

健馬衝入了長街就分出了先後。

馬蹄亦緩下。

常笑一騎當先，按轡徐行，一身鮮紅的官服秋陽下紅如鮮血。

他面上掛着笑容，和藹的笑容。

相貌亦是一副慈祥的相貌，即使穿上了官服，他也是顯得和藹可親。

有誰想到這樣的一個人，他的心，他的劍，竟比毒蛇還狠毒？

他今年不過三十六歲，做這份工作不過十年，死在他手上的人却已過千。

平均每三日，就有一個人死在他手上。

知道這些事的人，是不是仍覺得他和藹可親？

在他的身後，是十二個官差，一個老人。

那個老人竟是蕭百草！

常笑這一次的行動莫非也有必需用到仵作行中這位斲輪老手的地方？

蕭百草實在已够老，要他那樣的一個老人騎馬趕路簡直就是要他受罪，隨時他都有可能跌倒馬下。

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常笑不得不將他綑綁在馬鞍上？

× × ×

街上的行人並不多，現在都已兩旁讓開，只有兩個人例外。

其中的一個就是附近數百里之內，官階最高的安子豪。

他身旁站着個頭戴紅纓帽的帶刀捕快，那是他的手下。

在他的驛站裏本來有兩把刀，現在却只剩一把。

常笑就在他的面前停下馬。

他連忙一揖。

這一揖雙袖幾乎及地，道：「卑職……」

兩個字才出口，說話就給常笑打斷：「你就是安子豪？」

他居然知道安子豪這個人的存在。

安子豪眞有點受寵若驚，趕緊道：「卑職正是安子豪。」

常笑的目光緩緩由安子豪的那一身官服上移，移到了他的面上，道：「你是個驛丞？」

安子豪道：「是。」

常笑一笑道：「附近數百里，官階最高的應該是你的了。」

安子豪道：「好像是……」

常笑道：「是就是，幹嗎用『好像』這些不確實的字眼？」

說話中已有斥責的意思，他的面上仍帶着笑容。

安子豪却不由打了個寒噤，囁嚅着道：「卑職知罪。」

常笑笑道：「我沒有說你有罪。」

安子豪道：「沒有。」

常笑道：「這附近數百里的事情你是必也清楚。」

安子豪道：「清楚。」

穿上官服他本來很够神氣，但在常笑的面前却一點也神氣不來。

他就像變了條蟲，應聲蟲。

他也不敢說不清楚。

對付糊裏糊塗的官員他知道常笑通常就只有一種辦法。

一個人的腦袋給劍砍下來，就算眞的有毛病都不會再成問題的了。

他也記得曾有人說過常笑那支劍是一支上方寶劍。

這傳說是否事實他都不在乎，更不想用自己的腦袋去證明。

常笑似乎很滿意安子豪的答覆，笑道：「很好，由現在開始，你就跟住我左右，我也許

有用得着你的地方。」

安子豪道：「是。」

常笑轉問道：「你是從萬通的口中知道我到來？」

安子豪道：「萬兄昨夜到來的時候，已吩咐準備今日接待大人。」

常笑道：「萬通現在在什麼地方。」

安子豪吶吶地道：「在這裏。」

常笑道：「他在忙什麼？」

安子豪道：「沒有忙什麼。」

常笑道：「那怎地不來見我？」

安子豪道：「他不能來見大人。」

常笑道：「莫非給人打散了，只剩下半條人命？」

安子豪面露驚愕之色，道：「他只剩下一隻黑手，一灘濃血！」

常笑愕然變色道：「這到底怎麼回事？」

安子豪抖聲道：「昨夜他帶着我的兩個手下去開棺驗屍……」

常笑道：「驗鐵恨的屍？」

安子豪道：「他們撬開的據知就是鐵恨的棺材。」

常笑道：「驗出了什麼？」

安子豪顫聲道：「殭屍！」

常笑嘆息道：「鐵恨變了殭屍？」

安子豪點頭，一張臉已在發青。

常笑卻笑了。「他的人活着時兇得很，死了後不想也變做惡鬼。」

安子豪點頭道：「殭屍的確是種惡鬼。」

常笑道：「萬通的胆子很小，果真遇上了殭屍，嚇都只嚇死他的了。」

安子豪道：「嚇死了的還有一個手下。」

常笑關心的問道：「他也是只剩下一隻黑手，一灘濃血？」

安子豪搖搖頭道：「他整個身子都得以保存，只是一張臉給嚇的完全扭曲。」

常笑說道：「聽你這樣說，他才是給嚇死的。」

他又笑了起來，道：「萬通的死因就成問題了，聽講殭屍會吸血，也會將人扼殺，但令人變成一灘濃血，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安子豪道：「也許那是隻毒殭屍。」

常笑道：「那實在毒得可以，現在那殭屍是不是還在棺材裏？」

安子豪搖了搖頭，說道：「事發後就不知所踪。」

常笑微微頷首，忽又問道：「護送棺材的他那個朋友又怎樣了？」

安子豪道：「王風？」

常笑道：「正是王風。」

安子豪道：「他很好。」

常笑又笑了。「鐵恨變了殭屍不成還認得朋友？」

安子豪沒有回答，事實也不知應該怎樣回答。

常笑笑着又問道：「昨夜這裏是不是發生了很多很奇怪很恐怖的事情？」

安子豪點頭微喟。

常笑道：「你都已知道？」

安子豪點頭道：「是。」

常笑道：「詳細給我說清楚。」

他的說話就是命令，安子豪不敢不遵從。應聲他沉吟起來，彷彿在考慮應該從何說起。

常笑提醒他，道：「你可以由王風護送棺材的到達開始。」

安子豪一言驚醒，道：「一切的事情的確在他到達之後才發生。」

他想了想接着又道：「那得從平安老店說起的了。」

常笑道：「平安老店是什麼地方？」

安子豪道：「是個客棧，也是家酒舖。」

常笑又問道：「在那裏？」

安子豪道：「就在這長街前面不遠。」

常笑道：「很好。」

安子豪不明白常笑這很好又是什麼意思。

常笑並沒要他多傷腦筋，接道：「現場聽故事最好不過，我們也正好在那裏歇下來。」

他連隨滾鞍下馬。

十二個官差不在話下，只有蕭百草一個人例外，他給繩子馬鞍上縛緊了。

安子豪這才注意到蕭百草，試探着問道：「那位老人家……」

常笑截口道：「他只是個犯人，自有我的人侍候他，用不着你操心。」

安子豪又問道：「他犯了什麼罪？」

常笑不答只笑。

這一次他的笑容却像冬雪一樣嚴寒，春冰一樣森冷。

安子豪不由的打了個寒戰。

他沒有再問下去，趕緊在前面引路。

畢竟他也是個聰明人。

× × ×

平安老店的老掌櫃同樣是個聰明人。

人老精，鬼老靈。

一個人活到那麼大的年紀，即使本來是個笨蛋，也應已識相。

他看出安子豪引來的常笑絕非普通人。

普通人根本就不會十二個官差追隨左右。

所以他非常合作。

他說的比安子豪更多，也更詳細。

安子豪只是聽說，他都是親眼目睹。

可惜他並沒有安子豪的口才，他的說話甚至沒有層次。

常笑聽的雖辛苦，仍耐着性子聽下去。

對於老掌櫃的態度他看來還滿意，面上總是掛着和藹的笑容。

他喜歡合作的人，因爲那實在省事。

老掌櫃說的並不快，但終於將話說完。

安子豪早已沒有說話。

店子裏立時死寂一片，就像變了個墳墓。

陰慘的氣氛籠罩着整個店堂。

昨夜在這裏發生事情本來就已有幾分恐怖，老掌櫃怪異的聲調再加以渲染，這恐怖又平添了幾分。

何況店堂的地上現在還放着譚門三霸天的三具屍體。

扭曲的臉龐，猙獰的神態，譚門三霸天的屍體就已在訴說着事情的詭異，恐怖。

打破這種死寂的是常笑。

他的目光仍在掌櫃面上，道：「你事後可有打掃過這地方？」

老掌櫃搖頭，道：「有位外來的萬大人吩咐我不要移動任何東西，由得保持原狀，等他回來再檢查，可是他帶着我們這裏的兩個捕快，到現在還不見回來。」

安子豪脫口道：「他不會再回來的了。」

老掌櫃顫聲道：「昨夜鸚鵡樓發生的事情我已聽說……」

常笑打斷了他的說話，道：「他們是自己到來還是你去請他們到來？」

老掌櫃道：「發生了這種事本應去告官，可是我還未出門，他們就來了。」

常笑點點頭，喃喃道：「萬通大概追那副棺材追到這裏。」

他的目光落在屍體之上，又笑了：「這個人雖然急利貪功，總算還有分寸。」

對於萬通的死亡，他一點也沒有顯示可惜之意。

他的面容儘管和藹可親，內心却是冷酷無

情。

他微微欠身，笑笑又道：「四塊石頭王風取了一塊，應該還有三塊，還在這裏。」

這說話出口，不用他吩咐，十二個官差正展開行動。

× × ×

血紅色的石頭，紅得可怕。

十萬神魔，十萬滴魔血，滴成一隻血鸚鵡，據講其實只用了九萬八千六百八十七滴，剩下的一千三百滴，化成了十三隻血奴。

還有十三滴。

最後這十三滴都結成了石頭，十三塊血紅的石頭。

表面上是石頭，其實那還是魔血。

× × ×

常笑並沒有看見魔王。

那三滴魔血，他一滴都沒有喝下。

十二個官差無需找遍店堂便找到了那三塊石頭，奉到他手上。

鮮血也似紅得可怕的石頭，散發着某種說不出的血腥氣味。

他稍近鼻端，輕嗅一下，一笑，斜遞了出去。

三個官差忙迎了上來，各自從常笑的手中取過一塊紅石，退過一旁。

他們將紅石頭放在桌子上，相繼卸下背負的一個皮箱子，打開。

箱子裏有多種精緻的工具，多種奇怪的藥物。

他們正是常笑座下精研藥物的三個人。

石頭上若是淬毒，無論什麼毒，只要在人世間曾經出現，他們都能夠分辨得出。

魔血却並非人間所有。

他們的檢驗是否還會有結果？

× × ×

常笑的目光又落在屍體之上，突喝道：「解下蕭百草，帶入來！」

兩個官差應聲忙退下。

常笑不其又笑了。

一個人的說話能夠迅速發生作用，實在是一件很值得開心的事情。

× × ×

蕭百草馬上給帶上。

他躬着腰，活像隻蝦米。

即使是一個年青人，給縛在馬鞍上那麼久，腰身一樣也很難直得起來。

他一面倦容，神態却異常落寞，好像並不在乎自己的遭遇。

兩個官差左右挾着他，迅速的將他帶到常笑面前。

常笑盯着他，緩緩道：「蕭老頭，可還挺得住？」

蕭百草落寞的目光一瞥常笑，道：「常大人還準備拿老夫怎樣？」

就連說話他都已顯得有氣無力。

常笑沒有答，倏的一揮手。

兩個官差立時鬆手退開。

沒了人扶持，蕭百草的一個身子，便搖幌起來，就像是秋風中淺渚的蘆葦，並沒有倒下去。

常笑一笑道：「很好。」

蕭百草的聲音，也在搖曳，道：「什麼很好。」

常笑道：「這裏有三具屍體，我屬下懂得解剖屍體的只有兩個人。」

他一頓，一字字地道：「我要徹底弄清楚他們三個人的死因！」

蕭百草說道：「你要我解剖其中的一具屍體？」

常笑道：「憑你的經驗，也許不必剖開屍體就已知死因。」

蕭百草道：「三具屍體兩個人已可應付得來，做了第一次，第二次定必得心應手，兩個人一起動手亦不會再費上多少時候。」

常笑道：「總不如三個人同時着手的快，我向來清楚自己的耐性有限。」

蕭百草歎氣道：「不知你是否也清楚，我已經老眼昏花，雙手亦不大靈活，要我動手更費時失事。」

常笑大笑道：「好像你這種昏花老眼，世上還不多。」

笑聲忽一斂，他又道：「沒有用處的東西，我向來不會帶在身上，你可想知道我向來是用什麼方法處置那些東西？」

蕭百草沒有作聲，他不想。

常笑隨即一拍手，道：「替蕭老先生準備工具！」

工具早已準備好，馬上就送上。

蕭百草不敢不接下。

替他準備工具的正是他的兩個同行。

常笑目光一掃，笑道：「他們兩個雖不如你的經驗老到，但也是你們仵作行中的高手，無論發現了什麼，最好你都不要對我隱瞞。」

這句話又是警告蕭百草。

蕭百草只有點頭。

常笑接着又道：「也不要給我鐵恨那種報告。」

蕭百草索性將頭垂下。

不管死因是什麼，只要是世間有過的，他都能查出。

只要殺鐵恨的是人，不管是用什麼武器，什麼方法，都瞞不過他。

他却查不出鐵恨的死因。

所以殺鐵恨的兇手絕不是人。

這是他對鐵恨的死因所呈的報告。

他是那一行中的斷輪老手，從來沒有人懷疑他的判斷。

常笑却顯然例外。

他將蕭百草扣押起來，莫非就因爲懷疑這個報告？

× × ×

三把刀，三隻手。

銳利的刀鋒在靈活的手指控制之下，閃動着慘白色的光芒。

刀劃下的慘白的皮肉外翻，血泥漿一樣骨都骨都湧出！

紫黑色的血！

血雖未凝結，已將凝結。

落刀的地方不約而同，正是魔石擊中的地方。

蕭百草不在話下，兩個官差都曉得應該選擇什麼地方着手。

他們果如常笑所說，亦是那一行的高手。

三具屍體右腿關節處的肌肉都已凹下，紫黑的一片。

譚天龍還多用一條左腿，他那條左腿亦同時遭殃。

蕭百草現在只剖譚天龍的右腿，他只得一張刀，兩隻手。

骨頭都打碎，肌肉不凹下才怪。

肌肉一剖開，碎骨便露了出來。

碎骨赫然亦是紫黑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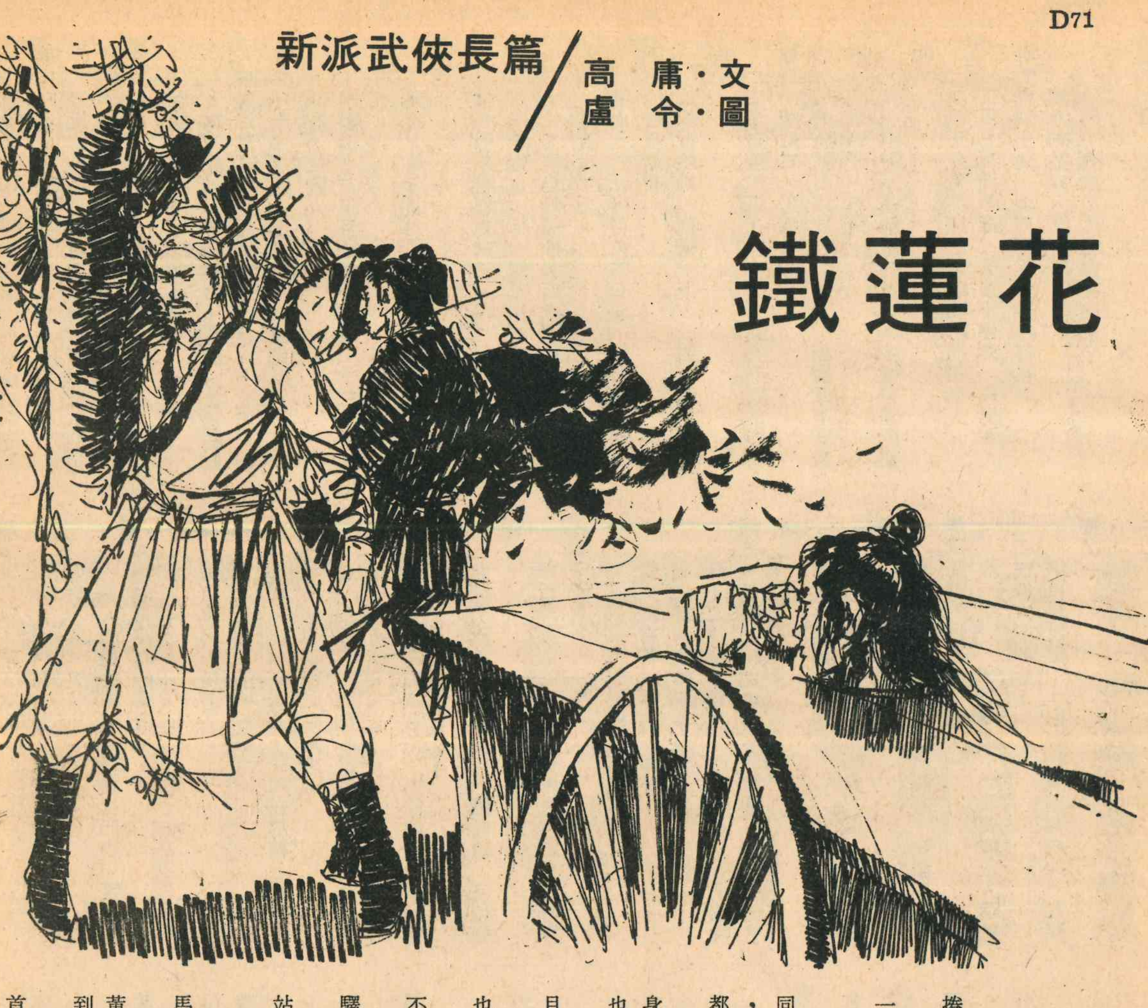
常笑盯着紫黑的血，紫黑的骨，一雙眼都發了光。

除了他，所有人都已給當前的情景嚇呆。

食飯的桌子變了剖屍台，酒館的飯堂變了驗屍室，三個赤裸的屍體同時在解剖！

空氣中充滿了一種令人作嘔的，混合着藥香和屍臭的氣息。

慘白的鋒刀，慘白的肌肉！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高　庸・文
盧　令・圖

鐵蓮花

絕計劫囚車　巧裝陷虎阱

烈日當空，萬里無雲。

雙槐驛幾乎要被火毒的太陽烤焦了，熱風捲起滿天黃塵，每一粒泥沙都是滾燙的。

除了驛站石屋前那兩棵高大的槐樹，四周一片枯黃，見不到半點綠意。

金三太爺就坐在槐樹樹蔭下。

在他身後，併排站着四個慓悍的年輕人，同式的白色蔴紗短衫，白府綢長褲，白布護腿，白皮箭靴，甚至頭上的斗笠和肩後的劍穗，都是一色雪白。

儘管風沙撲面，驕陽似火，四個白衣人的身子，仍然挺得像標槍一樣直，八隻眼睛，眨也不眨瞪着由西方延伸過來的黃泥古道。

金三太爺也凝視着古道盡頭，眉端深鎖，目光中明顯流露出幾分焦急。

古道上只有陣陣飛捲的塵土，此外，什麼也看不見。

金三太爺分明在等待什麼，而且已經等了不少時間了。

什麼事能勞動金三太爺甘冒酷暑來到雙槐驛？

什麼人能使金三太爺親自坐在這荒涼小驛站上等候？

哦！來了。

一陣黃塵捲過，古道上飛一般馳來三騎健馬。

馬色棗黃，馬上人也混身黃衣，難怪捲在黃塵中不易看出來，等到看見，人和馬都已經到了近前。

三騎同時勒韁，健馬昂嘶，人影落地，爲首是個四十多歲的矮胖子，後面是兩名跨刀壯漢。三人臉上全是汗漬和塵土，分明剛經過一番風塵僕僕，兼程趕到這兒來。

金三太爺沒等他們喘過氣，下巴微抬，問道：「如何？」

矮胖子拱手答道：「剛得到傳報，車子由金鈎楊玉田親自押送，虎牢三劍同行，清晨已過赤金峽，兩個時辰以內可到雙槐驛。」

金三太爺點一點頭，又問道：「沿途情形呢？」

矮胖子道：「已經遵照老爺子的指示，沿途驛站酒店共計七家，都已給價收買，封閉水井，拆去爐灶，食物全部毀棄，水缸裏也泡了死老鼠……六十里內，他們絕對找不到一樣可吃的東西，一滴可喝的水……」

金三太爺半閉着眼睛，一面傾聽，一面微微頷首。

「……附近三百三十四戶居民，也都在三天以前全部搬遷一空，每戶發給一百兩銀子，田產牲畜另外折價，如今已是鷄犬絕跡，不見人烟。」

「唔！很好！」

金三太爺抬頭望望天際那火球般的烈日，嘴角不禁綻現出一抹得意的微笑，喃喃自語道：「金鈎老楊是條好漢，虎牢三劍也算得是一流高手，可是，在飢渴交迫之下，再頂着這火辣辣的日頭，縱是鐵打金剛也要被溶化了。」

矮胖子陪着笑臉道：「老爺子神機妙算，任憑那楊玉田再謹愼，今天也非栽個大跟斗不可。」

金三太爺淡淡一笑，站起身來，說道：「這兒你也好好安排一下，金鈎楊玉田爲人精明，當心別露出了破綻，事成以後，立刻帶人來見我。」

「是！」矮胖子答應得頗有自信！「老爺子請放心，那楊玉田就是生了翅膀，也飛不出老爺子的手掌心。」

金三太爺走了兩步，忽又停住道：「我讓古家兄弟留在附近，必要時可助你一臂之力，但務必要記住，除非萬不得已，咱們自己的人最好不要露面。」

「是！是！」

矮胖子連聲應諾，目送金三太爺上了馬，在古家四兄弟簇擁下，離開了雙槐驛石屋，轉身對兩名跨刀壯漢擺擺手說道：「把畢老三叫出來。」

× × ×

畢老三是個又瘦又黑的窮叫化，混身沒有四兩肉，滿頭亂髮，一身破衣，搭拉着眼皮，一副三天沒吃飯的樣子。

可是，他一見了矮胖子，就像小鬼遇見城隍爺似的，精神突然一振，急忙趨前兩步，恭恭敬敬作了個長揖，道：「小的畢虎，見過吳大總管。」

矮胖子吳總管只從鼻孔裏輕輕嗯了一聲，算是還禮，冷着臉道：「我交待你的事，你都記住了？」

畢老三忙道：「記住了，小的把總管的吩咐背了一百多遍，每一句話，每一個字，全記在腦瓜子裏了。」

吳總管道：「這是咱們老爺子可憐你無親無故，流落街頭，也是我極力保薦，才賞給你這個發財的機會。」

「是！是！是！」畢老三的鼻子差點碰到地面：「小的一定全心全力去辦事，不讓老爺子和吳總管失望。」

「你要知道，這件事關係重大，老爺子托了我，我再交給你，你若把事情辦砸了，那可就……」

「總管請放心，小的知道輕重，絕對不會弄砸。」

「那就好！」

吳總管一揮手，和兩名壯漢上了馬，叮囑道：「車子不久就到，你先把附近馬蹄痕印清掃乾淨，店裏也趕快準備一下，小心侍候。」

三人勒轉馬韁，正要離去，畢老三忽然伸出手，涎着臉輕問道：「吳總管，請問……小的那一百兩賞銀，應該到什麼地方去領……」

吳總管回過頭，不耐煩地道：「等着向金鈎楊玉田去拿吧，他若只給你九十九兩，你也別把酒搬出來……」

馬蹄揚起飛塵，轉瞬間已消失在東去的路頭。

雙槐驛又恢復了原來的荒涼和死寂，塵土蔽空的古道，火毒的太陽，高聳的樹，孤獨的石屋……

× × ×

驕陽，古道，黃塵。

轔轔車聲從古道盡頭傳過來，不久，出現了一隊人馬——那是二十幾條皂衣漢子，簇擁着一輛囚車。

車前一騎當先開路，馬上坐着蘭州府的總捕頭，金鈎楊玉田，方臉，濃眉，闊肩，粗腰，兩柄金光閃閃的護手鈎，斜掛在馬鞍旁。

車後三騎馬上，是三個混身勁裝的中年人，黑色疾服，配着黑色劍穗，連馬匹也是漆黑色。

這一抹黑色，透着深深殺氣，令人望而生畏。

但這時，無論人和馬，都蒙上一層黃土，烈日當頭，揮汗如雨，人跟馬匹同樣顯得精疲力竭，困頓不堪。

最辛苦莫過於那推車的車夫，全身衣服早被汗水浸透，乾枯的嘴唇已呈灰白色，脚步蹣跚，踉蹌欲倒，若非旁邊有人帮扶着，只怕囚車早就翻進路溝裏了。

最舒適的，却是囚車中那位犯人。

他盤膝坐在車籠裏，頭部露出檻外，既不必自己走路，更無須負荷推車，竟然勾着脖子，呼呼地睡熟了。

人在囚檻，鐐銬加身，眞虧他一點也不在意，居然睡得那麼沉，陣陣鼾聲，仍然那麼起落有序。

旁邊一名捕快低聲咒駡道：「娘的，他倒挺會享福，咱們被烤得頭上冒火，身上出油，他倒睡起大頭覺來。」

另一個搖搖頭道：「他當然篤定睡覺啦，砍頭也不過碗大的疤，反正是活不成了，不睡白不睡。」

「哼！六扇門差事眞不是人幹的，下輩子我寧可變狗，也不幹這種連犯人都不如的捕快了。」

「少說兩句吧！連楊老總不也是跟咱們一樣，整整這一路下來幾十里地，何曾撈到一口水喝！」

「呃！說來眞他娘的怪事，上次經過這條路，一切都還好好的，怎麼突然變得荒無人烟了？」

「我猜，八成這一帶發生了什麼災害。」

「那準是鬧瘟疫，否則，不可能居民逃得一個不賸。」

聽見這話的，都不禁由心底裏冒出一股寒意。

誰也沒接口，因爲沒有人能否認眼前的事實，却又都不願意承認這是事實。

過了好一會，有人輕吁道：「你們瞧，那不是雙槐驛到了麼？」

立刻又有人道：「到了又如何？還不是跟前面一樣，灶倒牆塌，水缸裏泡着死老鼠。」

雙槐驛在人們心裏剛燃的一綫希望，又被這一盆冷水澆熄。

不久，車馬到了石屋前。

金鈎楊玉田舉目四望，道：「囚車先推到樹蔭下歇着，小心戒備，不准擅離。」

捕快們早就盼望着這句話，連忙推着囚車奔進了樹蔭底下。

有樹葉遮隔陽光，人人都感覺到眼前一暗，涼意附身，二十幾條漢子圍在囚車四周，喘氣的喘氣，抹汗的抹汗，眞是說不出的舒服。

金鈎楊玉田下了馬，大聲道：「過來一個人，到石屋去瞧瞧裏面還有人沒有？」

捕快們彼此互望，誰也不肯動。

大家肚裏都懷着一個想法：一路下來，幾十里內人烟絕滅，看情形這兒也不會例外，與其化工夫去搜查一座空屋，不如在樹蔭下多涼快一會兒。

楊玉田何嘗不瞭解衆人的心思，於是舉手指着道：「陳六，康八，你兩個進屋去找找看，沒有人，或許還有什麼吃的喝的東西。」

被指名出列的陳六和康八雖然滿肚子不情願，也只得懶洋洋離開了樹下蔭涼地，手按刀柄，向石屋走，口裏却在嘀咕着：「找有屁用，有吃的喝的，還能輪到咱們？早給餓鬼吃光了……」

就在這時候，石屋門口突然搖搖幌幌出現一條人影。

陳六和康八猛抬頭，眞的以爲白日見鬼，一聲驚呼，掉頭就跑……

楊玉田也吃了一驚，急忙摘下護手雙鈎，橫身擋住囚車，喝道：「什麼人？」

人影緩緩從屋門走出來：「我姓畢，是這兒酒店的掌櫃。」

大夥兒全怔住了，想不到雙槐驛居然還有活人！

有人就可能有食物，大夥兒心裏又興起希望。

楊玉田道：「屋裏還有沒有別人？」

畢老三搖搖頭：「只有我一個。」

「其他的人呢？」

「聽說里泉驛鬧瘟疫，附近數十里的人全逃光了，只賸我守着這間店，捨不得走。」

果然是鬧瘟疫，大夥兒的心都往下沉……

楊玉田突然一探左手鈎，寒光閃處，已鈎住了畢老三的頸脖子。

畢老三嚇得一哆嗦，急道：「你……你這是要幹什麼？」

楊玉田用鈎端輕輕抬起畢老三的下顎，在陽光下仔細看了一遍，道：「畢掌櫃，你不像有病的樣子？」

畢老三道：「我本來沒病，若有病豈不早就死了。」

「可是，你說這兒鬧瘟疫？」

「我說的里泉驛，或許瘟神還沒有到雙槐驛來。」

「唔——沒病就好。」

楊玉田點點頭，收了雙鈎，道：「你這店裏，可還有吃的東西？賣些給咱們。」

畢老三聳聳肩，道：「能吃的早已吃光，最後還剩下幾十個鷄蛋。」

楊玉田道：「鷄蛋也很好，快替咱們煮熟送來。」

畢老三搖頭道：「那是我留着活命的，不能賣。」

「畢掌櫃，咱們是蘭州府的官差，押解要犯路過此地，已經整整一天沒進過飲食……」

「對不起，那些鷄蛋就是我的命，天王老子來也不能賣。」

「咱們願意多給你銀子。」

「再多銀子也不行，你們只爲了塡肚子，我却要靠它活下去。」

楊玉田想了想，道：「那麼店裏有酒沒有？分售一些給咱們解解渴。」

畢老三道：「酒倒有一大罈子——」

衆人一聽說有酒，不由齊聲歡呼起來。

陳六和康八更是迫不及待，爭先恐後向石屋奔去。

「喂！等一等。」

畢老三忽然張開雙臂，擋住了屋門，道：「酒是可以賣給你們，但得先講好價錢。」

楊玉田笑道：「你要多少錢？你說吧！」

畢老三伸出一個手指頭，緩緩說道：「這個數。」

楊玉田道：「一兩銀子？」

畢老三冷笑道：「那只好看看酒罈子。」

楊玉田道：「這麼說，竟是十兩銀子一罈酒？未免太貴了些……好吧，看在瘟疫成災，進貨不易，咱們買下了。」

畢老三漠然說道：「十兩銀子，只能聞聞酒香。」

楊玉田道：「你究竟想要多少？」

畢老三道：「十個十兩。」

「什麼？一百兩？」

楊玉田張大眼睛，失聲道：「你……一罈酒你居然敢賣一百兩銀子？」

畢老三道：「不錯！」

捕快們都勃然大怒，紛紛叱罵……

「這小子一定是瘋了，瘟疫燒得他打胡亂話！」

「我看這小子是窮瘋，哄抬物價，擾亂金融，眼睛裏還有王法嗎？」

「大爺們走到那裏都是白吃白喝，給錢已是破例賞臉，這小子竟敢敲大爺們的竹槓！」

「給他臉不要臉，乾脆一鍊子鎖了他，咱們自己去搬酒……」

楊玉田擺擺手道：「不許起鬨，這兒是疫區，一物勝金，也是情理中事，嫌貴咱們可以不買，却不能怪他漫天喊價。」

捕快們不敢再爭辯，却一個個怒目瞪着畢老三，恨不得將他生吞活剝。

楊玉田含笑拱手道：「畢掌櫃，我跟你打個商量如何？」

畢老三道：「沒有什麼好商量，一百兩銀子，少一個子兒也不賣。」

楊玉田道：「咱們願意出一百兩銀子，只希望你能將鷄蛋也分售一半，讓咱們塡塡肚子好趕路，這總行吧？」

畢老三看看那些捕快的臉色，終於沒敢再堅持，伸手道：「那得先付銀子，要現銀，不收銀票。」

楊玉田從馬鞍旁取下銀包，算了算，還不够一百兩，又將虎牢三劍身上的碎銀借來，才勉強湊足百兩之數，交給了畢老三。

有錢能使鬼推磨，不片刻，酒搬出來了。

捕快們都舔着乾裂的嘴唇，興冲冲的圍過來。

楊玉田却攔住衆人，親自拍開封泥，湊近罈口聞了聞，然後倒出了一碗酒，遞給了畢老三。

畢老三說道：「你是怕酒裏有毒，要我先喝？」

楊玉田道：「對不起，咱們官差在身，不能不謹愼。」

畢老三毫不猶豫，接酒一飲而盡，又自己倒了一碗，仰頸子再喝光……

他還想倒第三碗酒，却被康八將酒碗奪了過去，罵道：「一百兩銀子一罈酒，得折合多少銀子一碗？你倒越喝越上癮了？」

衆人見畢老三試飲後並無異狀，不禁又躍躍欲動。

楊玉田低喝道：「別忙，藥性有急緩之分，且再忍耐一會兒。」

大夥兒只好強忍着渴意，眼巴巴望着酒罈子直嚥唾沫。

足足過了頓飯之久，畢老三仍然行若無事，絲毫沒有中毒的現象。

陣陣酒香撲鼻，饞得衆人心癢難抓。

有人忍不住低聲嘀咕道：「根本沒有什麼毒嘛，何苦庸人自擾……」

又有人道：「我寧可被毒死，也不願這樣被渴死……。」

「唉！可惜便宜了那黑良心掌櫃，早知要嚐試酒中有沒毒？我才頭一個就願意幹……」

這些閑話，楊玉田全當沒聽見，只全神貫注着畢老三，仔細觀察他的每一個細微反應。

前後等了將近半個時辰，畢老三仍舊神色如常，毫無異樣徵狀。

楊玉田這才釋然擺了擺手，道：「每人限喝一碗，剩下的留着，等一會還得送鷄蛋下肚子……」

話還沒說完，捕快們已經一擁而上。

這罈酒，對一個渴得快要發昏的人來說，眞無異玉液瓊漿，活命仙露。

喝完一碗，人人都覺得意猶未盡，但楊玉田一向待人平等而嚴厲，他自己和虎牢三劍也同樣每人只分飲一碗，涓滴不多，大夥兒無話可說，只有忍着。

畢老三問道：「現在，我可以去煮鷄蛋了吧？」

楊玉田笑笑道：「當然，我派兩位兄弟去帮你生火煮蛋。」

向陳六和康八呶了呶嘴。兩人會意，這是楊玉田不放心畢老三，防他在煮蛋時弄什麼手脚，特派兩人名爲帮忙，實爲監視。

畢老三好像一點兒也沒發覺，欣然領着兩

人向石屋走去。

才走了五六步，畢老三突然連幌了兩幌，整個人就像一截木頭似的，直挺挺倒在地上。

陳六和康八急忙趨前查看，兩人俯下身子，也栽倒在地上，沒有再站起來。

緊接着，「噗通」之聲不絕，二十餘名捕快連虎牢三劍在內，突然紛紛倒在地上。

酒裏有毒！

誰也沒想到酒裏果然有毒，甚至連畢老三也沒想到，等發覺時，已經太遲了。

轉瞬，雙槐驛變成了活地獄……

楊玉田大驚，慌忙撤出護手雙鈎，但遊目四顧，週圍已沒有一個活口。

突然，他也感到胸腹間一陣劇痛，手一鬆，雙鈎墜地，人也倒了下去，恰好倒在那隻酒罈邊……

石屋依舊，風沙依舊。

樹蔭下正散發着濃烈的酒香，雙槐驛又恢復了死寂。

遍地死屍，只有一個人還活着，就是檻車中那名瞌睡的囚犯。

其實，他不知什麼時候就醒了，冷眼目覩這些經過變化，忽然露齒一笑，喃喃道：「世界上有兩種東西千萬買不得，一種是太便宜的，一種就是太貴的。」

說完，閉上眼睛，又沉沉睡去。

× × ×

蹄聲由遠而近，吳總管，古家兄弟，帶着七八名跨刀壯漢，重又出現在石屋前。

一名壯漢搖頭感嘆道：「都說金鈎楊玉田爲人精明，想不到也會中計。」

另一人笑道：「他再精明，也想不到下毒的人會跟自己同歸於盡。」

吳總管得意地道：「畢老三何嘗願意同歸於盡，他只是財迷心竅，不知道我預先給他的那粒『解藥』，僅能使毒性延緩發作，並不能救他的命。」

笑語中大家紛紛下馬，逐一檢視屍體，查看有無漏網之魚。

有人便想從畢老三的身上取走那一百兩銀子。

吳總管立刻喝止，道：「不許拿，那是他應得的一份賞銀，咱們不能因爲人已死了就昧良心。」

古家兄弟沒有下馬，領着兩名跨刀壯漢逕自來到囚車旁。

那囚犯好像被蹄聲和人語聲驚擾了好夢，半睜眼皮，用不耐煩的目光冷冷掃了古家兄弟一眼，又瞌睡如故。

古家兄弟揮揮手，兩名壯漢合力推着囚車，由古家兄弟四騎護送，離開了雙槐驛。

他們專爲刦奪囚車而來，却顯然跟車中囚犯並不認識，彼此沒有交談過一句話。

其餘跨刀壯漢們，分頭清理現場，掩埋屍體……

臨到要埋葬畢老三的屍體時，吳總管忽然道：「且等一等！」

只見他從懷裏取出一張銀票，折疊整齊，輕輕塞在畢老三的手心內，却順手將那一百兩現銀揣進自己的懷中，然後洋洋自得道：「聽說鬼魂都是隨風飄移的，人已死了，何不讓他在幽冥路上輕便些。」

名震西北的麒麟莊總管，當然絕不會看上區區的百把兩銀子，他這樣做，完全是替死者着想。

他只是疏忽了一點——那家出票的銀號，未必在陰間地府設有分店，畢老三要想持票兌現，只怕有點麻煩。

× × ×

麒麟山並不太高，但怪石嶙峋，山勢奇特，遠遠望去，眞像一隻蹲伏着的麒麟。

麒麟有角，金三太爺的莊院，正如麒麟頭上那隻角，聳立在山頂；莊以山名，武林中無人不識金三太爺，也無人不知麒麟山莊。

金三太爺是武林中赫赫名人，麒麟山莊更被江湖道士視爲禁地，自問身份差些的朋友，連麒麟山脚也不敢靠近，凡是有幸踏進過莊門的，莫不引爲平生最大榮耀。

今天，麒麟山莊更與平時不同。

由莊門通山脚的馬道兩旁，一對對跨刀莊丁嚴密佈哨，周圍十里內不准閑人駐足，甚至本莊的婦孺也要全部躲在屋內，門窗緊閉，嚴禁偷窺。

正廳上，擺着一席豐富的酒菜，但大廳所有窗戶，都垂着極厚的窗帘，廳內都亮着燈。

那盞燈懸掛在大廳中央，上覆銅罩，燈光恰好照亮酒席桌面，其餘地方仍然一片黝黑，爲了使大廳不致因窗帘深垂而燠熱，酒席旁放着四隻大木桶，桶中盛着冬季窖藏的冰塊，陣陣涼意，充溢全室。

桌面上放置兩副杯筷，這表示只有一位客人。

金三太爺早已坐在桌邊等候，客人竟遲遲未到。

能使麒麟山莊如此隆重相迎，那位客人當然絕非等閑之輩。

普天之下，能使金三太爺親自肅坐恭候的客人，絕對數不出五位。

他是誰？

莊丁們都忍不住好奇，個個引頸企盼，渴望着早些見見這位貴賓。

日影偏西，客猶未至。

莊丁們都等得不耐煩了，金三太爺却仍然很有耐心的坐在大廳內，不時從衣袖中取出一份紙頁來低頭審視。

那是一張羊皮紙，上面繪畫着山川地形，並且用密密麻麻的小字，標誌出重要的地名稱謂。

但那些字，形狀却非常奇怪，有的像符籙，有的像蚯蚓，很難辨識。

圖是完整的，紙却是四份拼湊而成——顯然，這是一份十分珍貴而秘密的地圖。

金三太爺全神凝注這張圖，臉上竟流露出悲憤之色，眼中淚光閃爍，雙手也不停的顫抖，就好像對這張地圖有什麼深仇大恨似的。

當他看過全圖，却又謹愼的摺好，小心翼翼放回袖內，然後仰面長吁一口氣，綻現出欣慰和得意的微笑，又好像對這張地圖有無限親切和珍惜。

這種奇特的神情變化，彷彿他收藏的並非一副紙繪的地圖，而是一件有生命，有感覺的活物。

突然，他濃眉一揚，站起身來……

× × ×

馬蹄和車輪聲，由山脚蜿蜒而上，直駛大廳。

莊丁們都楞住了——迎候將近兩個時辰的貴賓，難道就是這輛囚車？

除了車中那位囚犯，再無一個外人，不是他還有誰？

那囚犯亂髮披面，難辨五官，一顆頭斜垂在車外，隨着車身巔簸左右幌盪，也不知是睡着了，還是熱昏了？

車到廳前，金三太爺適時出現在大廳門口，一見這情景，登時拉下臉來，喝道：「你們這四個該死的東西，叫你們去迎接鐵大俠，誰讓你們就這樣連車推來？」

古家四兄弟急忙滾鞍落馬，垂首答道：「鐵大俠一直熟睡未醒，咱們不敢驚動……」

「胡說！」

金三太爺一面叱斥，一面巳快步跨下石階，手起掌落，劈開了囚車，扯斷了鐐銬，大聲道：「還不快些攙扶鐵大俠進廳去。」

古家四兄弟應聲奔上前來，那姓鐵的囚犯却自己從破車中站起，搖搖手道：「不敢勞駕，這幾步路我還走得動。」

金三太爺抱拳當胸，道：「鐵老弟，請恕愚兄失禮，未能親迎……」

姓鐵的囚犯露齒笑道：「彼此，彼此，我也很失禮，沒想到會來貴莊作客，連件衣服也來不及換。」

說着，伸個懶腰，打個呵欠，逕自向大廳走去。

金三太爺回頭對古家兄弟呶呶嘴，低聲道：「小心戒備，任何人不准入廳……」

等他跟進去，姓鐵的巳經大馬金刀坐在上首客位上，指着席間杯筷問道：「就只你我兩個，沒別的陪客了麼？」

金三太爺笑道：「鐵老弟是高人，何用俗夫作陪。」

姓鐵的道：「高倒未必，口渴肚子餓却是眞的，你既然存心作東，我就不客氣了。」

金三太爺道：「鐵老弟儘管請便。」

正想親手執壺，姓鐵的巳搶過酒壺，大口往喉嚨裏灌，抓起肉塊鷄腿，大把向嘴裏塞，眞個是狼吞虎嚥，旁若無人。

金三太爺沒有動箸，只含笑看着他吃喝，一隻手却攏在袖中，輕輕撫摸着那幅羊皮紙地圖。

燈光照在姓鐵的臉上，使他的面部輪廓看來巳較清晰……

那漆黑的濃眉，烱烱的眼神，挺直的鼻樑，以及額上那條淺淺的疤痕……一點也沒有變，可不還是名聞大江南北的鐵羽。

這些都不算重要，重要的是那份不羈，那份傲慢，還有那份常人難及的機智和沉着，除了「神手」鐵羽，絕沒有第二人。

神手！不錯。

就是那雙曾在一夜之間，連敗正邪各派數十名高人的手，使江湖爲之轟動，武林爲之震撼。

這雙手，可算是世界上最敏捷，最堅定的手，也是武林中人人欽羨，人人畏懼的手。

現在，這雙手就在金三太爺眼前，腕上還留着扯斷的銬鍊，手中握着的巳不是刀柄，而是牙箸和酒杯。

× × ×

金三太爺憐惜地注視着這雙手，直等到他放下牙箸，離開了酒杯，才輕輕嘆息道：「鐵老弟，這一次眞是太委屈你了。」

「委屈？哈哈！」

鐵羽用袖子抹抹嘴唇，笑道：「我本就要進關來，楊玉田怕我路上太熱，特別用車子來接我，又不收車錢，有什麼委屈？」

金三太爺點點頭道：「當然，楊玉田跟你老弟比，那是螳臂擋車，不自量力，祇不過，愚兄聽到風聲，也算替你担了好幾天心。」

鐵羽揚眉道：「你担心什麼？怕楊玉田會生吃了我？」

金三太爺道：「老弟，話可不是這麼說，你的仇家不少，難保沒有人想落井下石，中途加害，而且，楊玉田爲了防範出事，也很可能下毒手，毁了你的武功。」

鐵羽哈哈大笑道：「他們或許有那種打算，可惜沒有那份膽量。」

金三太爺道：「現在總算安全了，老弟，你大約還不知道，爲你的事，愚兄這次擔了多大風險，毁了多少條人命？」

「那是你的事。」

鐵羽聳聳肩，又拿起酒壺：「你大可不必費心，我並沒有求你咱們誰也不欠誰的情。」

這話够傲够絕情，金三太爺却一點也不生氣，反而笑着道：「鐵老弟，你可千萬別誤會，路見不平，尚且要拔刀相助，何況愚兄一向對你很器重……」

鐵羽舉手攔住他的話，冷冷道：「器重是一回事，交情又是一回事，咱們之間似乎沒有這份交情。」

金三太爺眞是好性子，笑笑又道：「從前咱們是很少交往，難道今後你也不願意交我這個朋友？」

鐵羽道：「我願意跟天下人做朋友，却不願欠朋友的人情債。」

金三太爺道：「愚兄並沒有說你虧欠了什麼，你又何必如此耿耿於懷？」

鐵羽微笑道：「可是，你金莊主的爲人，絕不會平白無故帮助朋友，也從未像今天這般折節下交，你這樣做，當然不會毫無目的，對嗎？」

金三太爺默然不答。

不答覆也就是等於默認，所以鐵羽又笑着接道：「我這個人平生從未受人恩惠，更不知道什麼叫報恩，金莊主，你若後悔，現在還來得及將我加上鐐銬，押解到蘭州府去，如果想藉市恩跟我談什麼條件只怕你會大失所望。」

金三太爺也笑了起來，道：「人人都說神手鐵羽是一毛不拔鐵公鷄，果然名不虛傳。」

鐵羽居然並不否認：「這麼說，我是猜對了？」

金三太爺道：「猜對了一半。」

「哦？」

「我救你，的確是有目的，但並不能稱爲條件，因爲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咱們只是彼此合作去做一件事，做成了，於你，於我都有好處……」

「好了！」鐵羽截口道：「不必再說下去了，我拒絕合作。」

「難道你不想知道是什麼事？」金三太爺仍不氣餒道。

「任何事都拒絕。俗語說：生意好做合夥難。我不想聽命於人，受人指揮。」

「如果由你全權行事，根本不必聽命於人，受人指揮呢？」

「那就不叫合作了。事情不成，你白費一番心血，事成了，我不一定願意分潤給你。你當然絕不會幹這種爲人作嫁的傻事。」鐵羽冷冷地說。

「我幹！」金三太爺的答覆竟出人意外堅定：「只要你答應去做，我願意無條件供給你各種協助，事成之後，一切利益全歸你獨得，我絕不分潤絲毫。」

「那你爲的是什麼？」

「爲出一口氣。」

「一口氣？」

「是的，一口怨氣。」

金三太爺眞的長吁了一口氣，臉上又佈滿悲憤之色，緩緩道：「爲了出這口怨氣，我巳經耗盡了畢生心血，如果事情不能辦成，我非僅死不瞑目，死後更無顏去見金家的列祖列宗。而這件事，除了你鐵老弟，再沒有別人能辦得成，這就是我不惜代價救你的原因。」

現在輪到鐵羽默然了。

從金三太爺的神情和語氣，他忽然感覺到這件事內情太不單純，也必然十分棘手，同時，又激起了無限好奇。

越是棘手的事，也越能引人入勝。鐵羽默默注視着金三太爺，內心巳被難以抑制的好奇所充斥。

他沉默了好一會，才故作平靜的笑了笑，說道：「你是有很厲害的仇家，要我去替你報

仇？」

「不！麒麟山莊在武林中還薄有名聲，對付區區仇家，我還用不着求人。」

「那麼是爲了跟誰爭强鬥勝，要我助你一臂之力？」

「金某一向自足，與人無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豈會爲意氣如此煞費苦心？」

「哦！我明白了。」鐵羽用調侃的口氣道：「想必是你看上了那家的漂亮閨女，不能到手，要我替你拿個主意？」

金三太爺苦笑道：「愚兄年逾知命，還能被女色所惑？老弟這是存心取笑了。」

鐵羽聳聳肩頭，道：「武林中人，整天爭的不過是名，利，仇，色四個字，既然你不爲爭名，不爲尋仇，也不是爲了女色，那一定是爲財啦？」

金三太爺凝重地點點頭，道：「不錯，是爲財，而且是一筆巨大的財富。」

「有多大？」

「足够你招兵買馬，組成十萬雄師，建立一個國家。」

「啊！那可眞不是個小數目呀。」鐵羽伸了伸舌頭，忽然壓低聲音，曖昧地說道：「是誰的錢？」

金三太爺肅容道：「那本來是屬於我金家祖先的財富，後來被强奪了去，事隔多年，那當年奪財的人早巳死了，如今變成無主寶藏，人人可據爲己有。」

鐵羽笑道：「聽起來的確令人心動，你能再說得明白些嗎？」

金三太爺道：「我只能告訴你這些，如果進一步瞭解詳情，除非你先答應合作的事。」

鐵羽仰頭乾了一杯酒，用袖子抹抹嘴唇道：「金三爺，你可眞是一點虧也不肯吃，兜了個大圈子，仍然還是這句老話。」

「因爲這筆財富實在太大，更何况事關金家祖先榮辱，我不能愧對祖先。」

「如果我答應了你，事成後，這筆鉅額財富歸我所有，你難道就不愧對金家祖先？」

金三太爺搖頭道：「我巳經說過，取這筆財富只是爲了替祖先出一口怨氣，至於得回財物之後，我願意送給誰，那是我的權利，跟金家祖先無關。」

鐵羽不敢相信，這是眞心話，却又無辭反駁。

一個人煞費苦心取回祖先遺物，然後又將祖先遺物拱手送人，天下那有這種怪事！

但是，樹爲一張皮，人爲一口氣，或許金三太爺自感無力取回祖先遺物，又不甘遺物久落外人手中，與其抱憾終生徒呼負負，不如伴許重酬，先設法取得財物再作安排，倒也並非絕無可能。

鐵羽更想不通，那筆財富究竟落在什麼人手裏？憑金三太爺的勢力，竟然無法取回，非求助於外人不可……

唉！管他呢，那是姓金的事，跟姓鐵的何干？

鐵羽聳聳肩站起身子，道：「金三爺，抱歉得很，我這人是天生窮命，無福享受橫財，承蒙欵待，改日再還席，這件事恕我沒法帮忙，告辭了！」

他可是說走就走，毫無留戀之意，話落，人巳到了大廳門口。

金三太爺突然沉聲道：「請留步！」

鐵羽回過頭來，笑道：「怎麼？三爺還有什麼指教？」

金三太爺深吸了一口氣，緩緩道：「鐵老弟，我再說一遍，這可是一筆敵國的財富，難道老弟毫不考慮？」

鐵羽笑道：「我也再說一遍，橫財不發命窮人，我沒有那份福氣，也沒有那份興趣。」

說着，他又想走。

金三太爺道：「就算你帮我一次忙，也不行？」

鐵羽搖搖頭，道：「帮忙是情份，不帮忙是本份，咱們之間，好像還沒有那種交情。」

金三太爺冷然一笑，道：「好吧，咱們不談交情，只論利害，你帮我一次忙，我也同樣帮你一次忙……」

以指沾酒，在桌上寫了一個字，接道：「如果我用這個人的行踪跟你交換，不知道你還有沒有興趣？」

那個字，只有五劃，是個黑白的白字。

鐵羽眼裏立刻射出精光，臉色和嘴唇同時泛「白」，人影疾閃，五指巳牢牢扣住了金三太爺的肩頭。

「神手」的雅號確非倖致，不但出手快，身法也快得驚人。

金三太爺既沒有閃躲，更沒有驚駭，好像胸有成竹，早料到對方會有這種舉動。

鐵羽一直是傲慢的，對金三太爺的利誘和懇求，始終未曾在意，現在却露出難以抑制的激動。

那個字，就像一柄鐵錘，重重擊在他的心頭，粉碎了他的傲慢，震撼了他的身心……

鐵羽的五根手指，幾乎要陷進了金三太爺的肩肉之中，聲音却軟弱得好像病重的呻吟，嗄聲道：「她在什麼地方？告訴我！她在什麼地方？」

金三太爺搖頭道：「抱歉得很，這是機密，我不能輕易說出來。」

「三爺，算我求你帮忙……」

「不！帮忙是情份，不帮忙是本份。咱們之間沒有那種交情。」

鐵羽五指一緊，咬牙切齒道：「說！不然我就捏碎你的骨頭！」

「殺了我也可以，如果你不想知道答案，儘管下手。」

「你……你要怎樣才肯說？」鐵羽恨恨地一哼道。

「先坐下來，咱們再談。」

鐵羽鬆了手，頹然坐下，却抓起酒壺仰頭猛灌……

金三太爺冷冷的注視着他，嘴角噙着得意的微笑，直到他拋下了空酒壺，才伸手輕拍他的肩頭，道：「老弟，事隔多年了，你還忘不了她？」

鐵羽恨恨地道：「我永生永世也不會忘記，我恨不得剝她的皮，抽她的筋！」

金三太爺無限同情地道：「難怪你如此痛恨，只要是男人，誰也忍受不了這種侮辱，當年，她也的確太絕情了……」

「不要提當年！」鐵羽突然怒目大喝道：「咱們只談現在，只要你說出她的下落，讓我報了仇，任何交換條件，我都同意！」

金三太爺却含笑搖頭道：「不！這話應該改一改！只要你先履行了交換條件，我就說出她的下落，不僅說出她的下落，並且帮你報仇雪恨。」

「報仇不用你相助，但必須等我先報了仇，才能履行交換條件。」

「這就談不攏了。」

金三太爺雙手一攤道：「你目的全在報仇雪恨，等大仇巳報，誰能保證你還願意履行承諾？」

「那麼，當我履行了承諾，誰又保證你確實知道她的下落？」

「要我先說出她的下落也行，但是，那女人並非易與，萬一你報仇不成，反被所乘，我的指望豈非落空？」

「你認爲我不是她的對手?」

「鐵老弟話不是這樣說法，這些年你固然已經名聞江湖，人家也沒有白活，據我所知，那女人不但武功比當年精進甚多，手下奇人異士更不少，論勢力，足可稱得上一方霸主，報仇的事絕不如你想像的那麼容易。」

「那是我的事，你只要告訴我她的下落就行了。」

「老弟，不是我潑你的冷水，沒有麒麟山莊從旁協助，你單人雙手，絕對報不了仇，何況，有錢能使鬼推磨，你若能先取得那份巨大財富，報仇行事也方便得多，我這全是替你打算，句句出自眞誠。」

鐵羽斬截鐵地道：「不管你怎麼說，大仇未報，休想我會答應你交換條件。」

金三太爺沉吟了一會，笑道：「咱們若這樣堅持己見，永遠也談不出一個結果來，看情形，總得有一方讓讓步才行。」

「讓步的除非是你，我是言出必行，絕不讓步。」

「好吧!」金三太爺無可奈何地笑了笑，道：「誰叫我痴長幾歲，我可以先說出她的下落，但是，你必須答應我兩件事。」

「你說!」

「第一，我只能安排一次機會，讓你跟她見見面，但一切得聽我的指揮行事，你不能動手，也不能以本來的面目出現，見面只爲了證明我沒有騙你，報仇却一定要留待將來。」

鐵羽未置可否，只道：「還有一件呢?」

「第二，我這裏有件東西，請你替我辨認一下，也等於證明你的確有合作的誠意……」

沒等他把話說完，鐵羽已伸手說道：「拿來。」

只這簡短兩個字，無疑表示鐵羽已經接受了條件，更足以證明他是多麼急于想見到那位深仇似海的女子。

她是誰，跟鐵羽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這些，金三太爺當然一清二楚，所以他才胸有成竹，料定鐵羽終會接受條件。

他神秘地笑笑，從袖筒中取出那張羊皮地圖。

鐵羽接過一看，立刻皺起了眉頭。

金三太爺試探着問道：「怎麼樣?圖上寫些什麼?」

鐵羽不答反問道：「你從那裏得來這張地圖?」

金三太爺道：「這個你先別管，只看看這是張什麼地圖?上面寫的是什麼文字?」

鐵羽道：「這圖上繪的是太行山附近形勢，註譯却是蒙古文，看來可能是前朝元兵南侵時繪製的行軍秘圖……」

「嗯!這就不錯了。」金三太爺點點頭，順手又將地圖摺好，藏回袖中，微微一笑，說道：「我對蒙古文一竅不通，鐵老弟却生於大漠，精通蒙古文字，因此，這件事必須仰仗老弟大才。」

鐵羽詫道：「難道這張蒙古文地圖，就跟你家被刦的財物有關?」

對於這個問題，金三太爺却沒有正面答覆，只笑了笑道：「詳細情形，咱們以後再談吧，現在該我實踐諾言，我得去替你安排一下，莊中已準備了客房，老弟儘可隨意起歇，不必拘束，愚兄要告退了。」

鐵羽一伸手臂道：「慢着，我沒有耐性久等，你得告訴我，需等幾天?」

金三太爺想了想，道：「多則五日，少則三天，愚兄一定儘快設法替你安排。」

鐵羽起身道：「既然如此，我也不想在你莊中枯等，三天後我再聽回音。」

金三太爺居然並未挽留，只是親切地叮囑道：「老弟，就在附近城鎮散散心無妨，可千萬別走遠，一有消息，我好隨時跟你連絡。」

送走鐵羽，立刻擊掌召來總管吳濤，低聲道：「派人日夜嚴密監視，詳細記錄三天內他去過些什麼地方。」

吳濤領命怱怱而去。

金三太爺重又取出那份蒙文地圖，一面觀看，一面却連連冷笑道：「哼!含辛茹苦幾十年，我若連區區蒙古文字都看不懂，還配姓金嗎?」

他既然懂得蒙文，又何須千方百計救鐵羽脫困，再耗盡口舌向人求助?

圖是元兵行軍圖，跟金家失物何關?

他似乎非常痛恨這份地圖，却不時取出瀏覽觀看，每當面對地圖，忿懣之情又溢于言表，究竟是什麼原因?

麒麟山莊雄踞西域，金三太爺也早已富甲一方，何致于爲財耿耿於懷數十年?

若說事關祖先榮辱，爲什麼又寧願將取回的財物拱手送給別人?……

這些，都是金三太爺內心的秘密，除了他自己，誰也不瞭解。

但世上絕沒有永遠的秘密，任何隱密詭謀，總有一天仍會揭露——

距麒麟山十餘里外，有個小鎮，名叫鳳凰集。

這鎮集的命名，顯然是根據麒麟山莊而來——既有麒麟，少不得也有鳳凰。

其實，小鎮哪一點都配不上稱爲鳳凰，那簡陋的房舍，髒汚的街道，甚至鎮上那近百戶經營賭場，娼寮的居民，簡直連「烏鴉窩」也不如。

但這地方挺熱鬧，滿街全是秦樓楚館，酒肆賭窟，吃的，喝的，玩的，可說一應俱全，不折不扣的女人淘金地，男人銷金窟。

因爲往來鳳凰集的，如非江湖豪强，便是武林高手，或多或少，却跟麒麟山莊有點關係，否則，決不敢在金三太爺眼皮下走動。

鐵羽離開麒麟山莊，就住進鳳凰集上最大的客棧——天口別館。

客棧掌櫃不是別人，正是麒麟山莊總管吳濤的姪兒，名叫吳俊，別號吳癩子。

天口別館這名稱，據說就是吳濤親筆題的，「天口」兩字相合，豈不就是個「吳」字?這兒既供應客房和酒菜，又設着賭場，更準備了南國佳人，北地脂粉，客人住進來，吃，喝，嫖，賭隨心所欲，只要有銀子，其它的事就「別管」了。

是以，鳳凰集雖然簡陋，天口別館却十分豪華，如果說天口別館是鳳凰集上的鳳凰巢，這話一點都不過份。

鐵羽住進天口別館，身上沒有半文錢，除了那件汚髒的囚衣，便只有滿身風沙臭汗。

但吳癩子已得到叔叔的通知，絲毫不敢輕慢，急忙安排蘭湯沐浴，新衣更換，還親自送來一百兩銀子，陪笑道：「鐵大俠名滿天下，光臨小號，正是小號的榮幸，這兒的一切費用全部記賬，毋須掛慮，謹先送上紋銀百兩，權充賞人的使費，如果不够，請隨時吩咐櫃上補送。」

鐵羽好像並不意外，只淡淡一笑，說道：「掌櫃的，你不怕供錯了菩薩，將來落得血本無歸?」

吳癩子道：「鐵爺取笑了，像鐵爺這樣的貴賓，八人大轎也不定能請得來，只要鐵爺不嫌簡慢，已是小號的無上榮耀。」

鐵羽揚了揚眉，道：「哦?眞沒想到，鐵羽這名字居然還值一百兩銀子。」

他揣了銀子，謝也沒謝一聲，便整衣出門，獨自踅進附近一家賭場。

等到從鎮上幾家賭場逛了一遍出來，口袋裏已經多了八十幾兩碎銀，外加三個金戒子，四五枚翡翠烟嘴，以及一隻波斯國的鑲瑪瑙鼻烟盒。鐵羽返回天口別館，把銀子全交給櫃上，呼酒痛飲，召妓獻唱，又將翡翠烟嘴分賞了跑堂的夥計，金戒子送給了唱小曲的筱翠鳳，瑪瑙烟盒賞了操琴的瞎眼老頭……然後帶着酩酊醉意，踉蹌回房，倒頭大睡。

夥計原想替他介紹個粉頭侍寢，無奈鐵羽已經爛醉如泥，雷都打不醒了。

吳癩子猶不放心，親自往上房查看，不禁搖頭冷笑道：「看來這個姓鐵的只是個酒鬼賭徒而已，老爺子未免過份抬舉他了。」

於是，回到櫃枱，提筆寫了一份紙束，內中詳細註明鐵羽的行動，何時入浴，何時更衣外出，何時往賭場押博，何時回店徵歌買醉……最後寫道：鐵某現醉臥小店房中，插翅已難飛去，我等當繼續監視，隨時記錄其行動轉報，敬請釋念!寫畢封好，交給一名親信夥計連夜快馬送去麒麟山莊面呈吳濤。

那夥計應諾，接了紙束，忙去後廳牽出馬匹，配妥鞍鐙，正要跨上馬背，突覺右腰脅下微微一麻，便失去了知覺……。

不知過了多久，心頭一震，又清楚過來，低頭看看，一隻脚仍在鐙中，再摸摸懷裏，紙束也沒有遺失。

那夥計又當自己一時眼花，失神了片刻，並未在意，翻身上了馬，直奔麒麟山莊。

快馬抵莊，吳濤立刻傳見。

那夥計呈上紙束，吳濤拆開看了，連連點頭嘉許道：「很好，難得你家主人肯如此巴結差使，你回去告訴他，就照現在的辦法進行，事完之後，莊主定有重賞。」

遣走了夥計，吳濤得意地帶着紙束逕入後莊求見金三太爺，道：「鐵羽現住鳳凰集天口別館中，一切皆入掌握，這是他今天的行止記錄，請莊主過目。」

金三太爺接過細看，又將紙束移近燈前照視辨認了好一會兒，突然沉下臉來，頓足道：「糟了，你們這批蠢物，把事情弄砸了……」

吳濤愕然道：「怎麼會?」

「怎麼不會?」金三太爺將紙束扔在吳濤臉上，怒叱道：「你自己仔細瞧瞧，究竟是妾字?還是店字?」

吳濤恍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急忙拾起紙束湊近燈前照視……

這一看，也不期駭然變色。

原來吳癩子的紙束中，本寫的「鐵某現醉臥小店房中……」却不知被誰將「店」字改爲「妾」字，變成「鐵某現醉臥小妾房中……」

吳濤初看未知字經塗改，竟然還直誇姪兒，肯「巴結差使」，如今只窘得臉上白一陣，紅一陣，恨不得找個地方鑽進去。

金三太爺長吁道：「人言鐵羽精明，果然不錯，他故意取出紙束，塗改後仍交由原人送來，豈止有意譏諷，簡直在向咱們炫耀示威，這眞是麒麟山莊的莫大恥辱。」

吳濤囁嚅地道：「莊主的意思，咱們應該如何應付?」

金三太爺苦笑一聲，道：「咱們除了如約帶他去見白娘子，還能怎麼樣?」

吳濤嗄聲道：「但白娘子她……」

金三太爺突然一擺手，截住他的話，仰面喝道：「屋上可是鐵老弟嗎?何不請進屋裏來談談!」

屋頂上一陣輕笑，道：「老爺子好靈的耳朶，可惜猜錯人啦!」

隨着笑語聲，一條纖細的人影穿過窗口，俏生生落在房中。那是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一身墨黑夜行衣，背揷雙劍，皮膚也油光黑亮，但黑裏帶俏，反而另有一種野性的美。

金三太爺似乎微感意外，但瞬間卽恢復了鎭定，笑道：「黑妞，你來得正好，咱們剛剛還談到妳家姑娘……」

黑妞笑着道：「可不是，我也正好聽見你們在背後議論我家姑娘哩，說了實話便罷，否則，我可要回去一五一十告訴咱們姑娘，叫你們吃不完兜着走。」

這當然只是玩笑話，由此可見，這位黑妞跟麒麟山莊很熟，而且已熟到不必拘禮程度。

金三太爺却收斂了笑容，低聲道：「黑妞，這可不是件玩笑事。你先說，深夜來此，有什麼事故?」

黑妞道：「無事不登三寶殿，我是奉姑娘差遣，特來跟老爺子打聽一個消息。」

「甚麼消息?」

「咱們聽說有個名叫神手鐵羽的人——」

「等一等!」金三太爺舉手虛按，同時向吳濤道：「你去外面守望，謹防有人竊聽。」

吳濤去後，金三太爺好像還不放心，又親自去窗口張望了一遍，才正色問道：「妳家姑娘也聽到姓鐵的消息?她怎麼說?」

黑妞道：「姑娘聽說那神手鐵羽已經到了西北，又聽說在玉門關附近失風，被蘭州府總捕金鈎楊玉田逮住了，後來不知怎的又中途脫逃，連楊玉田也失去下落。」

金三太爺暗暗吃驚，忙又問：「妳們還聽到什麼消息?」

黑妞道：「沒有了。姑娘不知道這些消息是否確實，才命我特地趕來跟老爺子打聽。」

金三太爺心念電轉，忽然長長嘆了一口氣，道：「想不到妳家姑娘的消息倒眞快。」

黑妞道：「這麼說，消息是眞的了?」

金三太爺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却反問道：「妳家姑娘有沒有告訴過妳，關於那神手鐵羽的來歷?」

黑妞搖搖頭：「姑娘沒提起，只是好像對那姓鐵的很重視，急於想知道他的去向。」

金三太爺沉吟了一下，道：「既然這樣，我有幾句口信，請妳儘快帶給妳家姑娘，妳要仔細記住了……」他壓低嗓音，幾乎是咬着黑妞耳朶道：「消息絕對正確，神手鐵羽的確已到西北，而且是專爲當年的事來的……」

黑妞岔口道：「當年的什麼事?」

「這個妳不必問!照我的話轉告，妳家姑娘自然會明白。」

黑妞不便再追問，只好靜待下文。

金三太爺接道：「老實說，姓鐵的這次在玉門關失風，就是我暗中跟楊玉田透的消息，同時，咱們在押解途中堅壁淸野，切斷所有的水源，樣樣安排妥當，存心要讓姓鐵的活活飢渴而死，誰知天不從人願，竟被姓鐵的脫逃了，楊玉田和手下二十餘名捕快，外加虎牢三劍，都不幸喪了性命，一個也沒有活着回來。」

「哦——」黑妞聽得心弦震動，不覺驚吁出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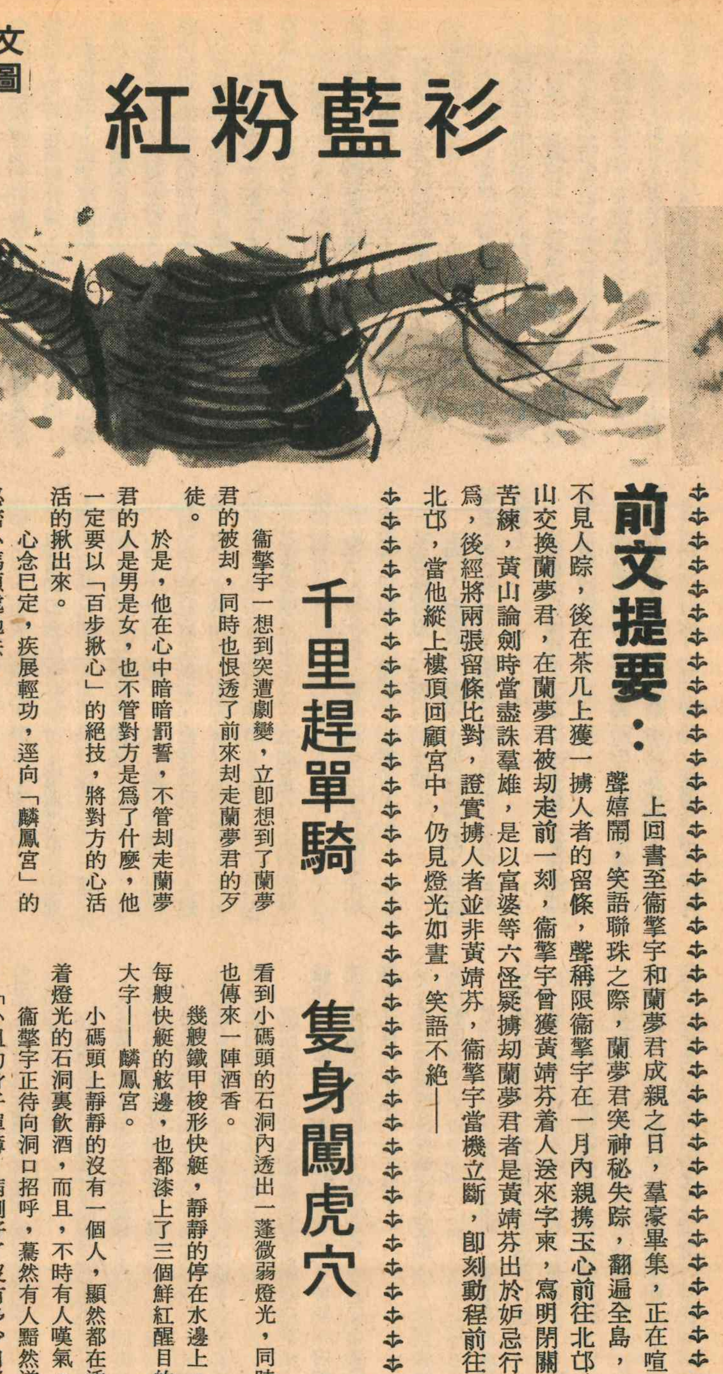
「爲了這件事，姓鐵的今天午間已經找來麒麟山莊，向我逼問妳家姑娘的住處，並且限我在三五天之內，帶他去跟妳家姑娘見面，否則，他要將我莊中婦孺殺得一個不留。」

「你答應了沒有?」

「我怎麼會答應?」金三太爺慷慨激昂地道：「憑友誼，論親疏，我金克用性命可以不要，豈能做出出賣妳家姑娘的事，不過——」

他語氣突然一轉，嘆口氣道：「姓鐵的武功和手段，妳家姑娘最清楚，我這點基業雖然不值得珍惜，却不能不替莊中近百名婦孺設想，何況，姓鐵的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千里迢迢尋到西北來，見不到妳家姑娘，決不會罷手的……」①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憶文・文
盧令・圖

紅粉藍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衞擊宇和蘭夢君成親之日，羣豪畢集，正在喧聲嬉鬧，笑語聯珠之際，蘭夢君突神秘失踪，翻遍全島，不見人踪，後在茶几上獲一擄人者的留條，聲稱限衞擊宇在一月內親携玉心前往北邙山交換蘭夢君，在蘭夢君被刧走前一刻，衞擊宇曾獲黃靖芬着人送來字柬，寫明閉關苦練，黃山論劍時當盡誅羣雄，是以富婆等六怪疑擄刧蘭夢君者是黃靖芬出於妒忌行爲，後經將兩張留條比對，證實擄人者並非黃靖芬，衞擊宇當機立斷，卽刻動程前往北邙，當他縱上樓頂回顧宮中，仍見燈光如晝，笑語不絕——

千里趕單騎　隻身闖虎穴

衞擊宇一想到突遭劇變，立卽想到了蘭夢君的被刦，同時也恨透了前來刦走蘭夢君的歹徒。

於是，他在心中暗暗罰誓，不管刦走蘭夢君的人是男是女，也不管對方是爲了什麼，他一定要以「百步揪心」的絕技，將對方的心活活的揪出來。

心念巳定，疾展輕功，逕向「麟鳳宮」的秘密小碼頭處馳去。

衞擊宇雖然竄房越脊，身法如箭，但他仍極注意那些擔任警戒的佩刀壯漢和背劍少女。

這時他所看到的每一個擔任警戒的人員，不管是男是女，俱都痴立發呆，神情黯然，再沒有傍晚時的歡愉神情，個個笑逐顏開。

看了這情形，衞擊宇心中一陣凄然難過，因而也更恨透了刦走蘭夢君的歹徒。

雖然，寫在留柬上的字跡，娟瘦秀麗，確是出自女子手筆，但他却以爲刦走蘭夢君的人並不一定是女子。

心念間業巳馳出宮外，他立卽進入樹林，逕向那道由山隙伸進湖面的小碼頭馳去。

到達山隙，沿階而下，一連幾個轉彎，巳看到小碼頭的石洞內透出一蓬微弱燈光，同時也傳來一陣酒香。

幾艘鐵甲梭形快艇，靜靜的停在水邊上，每艘快艇的舷邊，也都漆上了三個鮮紅醒目的大字——麟鳳宮。

小碼頭上靜靜的沒有一個人，顯然都在透着燈光的石洞裏飲酒，而且，不時有人嘆氣。

衞擊宇正待向洞口招呼，驀然有人黯然道：「小姐的身子單薄，病剛好了沒有多少日子，那經得起這麼個折騰法?……」

只聽另一個人哼了一聲，接口道：「黃帮主巴不得我們小姐早些死，她好一個人獨霸咱們島主……」

一個蒼勁聲音立卽低叱道：「小張，不准胡說，在事情沒鬧清楚前，你怎的知道小姐是黃帮主刦去的?」

依然是那個叫小張的倔强道：「方才我還在前殿聽很多人說，黃帮主爲了不讓小姐先她和島主成親，所以才把小姐刦走了！」

話聲甫落，驀然一個粗宏的聲音，恍然問道：「領班，你看咱們島主會不會娶黃帮主做老婆……?」

只聽一個中年人凝重的說：「這就要看咱們小姐是不是她刦走的了?」

是另外一個人的聲音，問道：「這話怎麼說?」

只聽中年人解釋道：「如果是她刦走了咱們小姐，就是咱們島主喜歡她，三位老奶奶也不會答應呀！」

驀聞那個蒼勁的聲音，凝重的說：「就是這話嘍，我所以堅持小姐不是黃帮主刦走的原因，就是在這一點。你們放心，黃帮主的人聰明的很，她才不會做這種傻事呢！」

一個中年人的聲音，贊聲道：「領班這話很有道理，黃帮主人長的標緻，又聰明，武功也是頂尖的，說眞格的，我倒希望她嫁給咱們島主……」

另一個人贊聲道：「對，當初黃帮主在咱們這兒僞裝當女管家的時候，那眞是把宮裏宮外整理的井井有條，把那些刁鑽的僕婦侍女們，也管理的服服貼貼……」

驀聞那個粗宏嗓音的漢子，哼了一聲道：「人家是統領近萬英豪的一帮之主，那麼多武林男女高手都聽她的，還管不了你『棲鳳宮』的幾個黃毛丫頭和幾個黃臉婆子?」

突然又有一人恍然問：「領班，看黃帮主那天哭咱們晉天雄總管，哭得哇哇的，那不會是假呀?爲什麼他們的夫妻是假的呢?」

只聽那個蒼勁聲音的領班，冷冷的說：「晉天雄是她的親表哥嘛，她爲什麼不眞哭?」

話聲甫落，洞內立卽響起一片驚啊！

衞擊宇聽得一楞，忘了身在何處，也不由「啊」了一聲，脫口急聲道：「原來晉總管是芬姊姊的親表哥?」

如此一說，洞內頓時大亂，一陣桌椅聲響，燈光人影連幌，逕由洞內一連縱出來六七人之多。

當前一人，年約六旬開外，頭髮業巳花白，想必就是那位領班。

其餘人等，有的三十多歲，有的二十六七，每人穿着新衣，腰繫紅絲帶。

這些人一見碼頭上站着的是衞擊宇，俱都大驚失色，紛紛急忙抱拳躬身，道：「參見島主！」

衞擊宇擺了擺手，和聲問：「那一位是此地的領班?」

只見那位六旬開外的老人，急忙上前一步，再度抱拳躬身道：「老奴劉和堂，忝爲小碼頭的領班！」

衞擊宇和聲吩咐道：「辛苦你一趟，送我到西岸！」

領班劉和堂趕緊恭聲道：「不敢當，老奴伺候您！」

說罷躬身肅手，恭請衞擊宇上船。

衞擊宇微一頷首，舉步登上就近的一艘快艇上。

肅立在一旁的六個壯漢，個個惶惶不安，斷定方才大家說的話島主都聽到了。

這時一見衞擊宇上船，其中一人趁機向領班劉和堂，恭謹低聲問：「領班，島主急於上岸，你一人……」

話剛開口，領班劉和堂巳揮了個手勢，示意他可以了。

劉和堂一俟衞擊宇在前座坐好，立卽坐在中間的操槳座上，其餘幾個人立卽將後座的一對槳拿了下去。

這些人也都是在低層跑的老江湖，一看島主指名要劉領班一人划船，便知島主有話要問劉和堂。

當然，大家也都心裏明白，必是詢問有關總管晉天雄是「天坤帮」黃帮主的表哥的事。

就在大家忖測間，劉和堂巳緩緩撥正船頭，雙腕一翻，快艇立卽向狹道口前馳去。

幾個壯漢一見，趕緊抱拳躬身，朗聲道：「恭送島主！」

默然坐在前座的衞擊宇，並沒有回答，僅揮了揮手。

想是領班劉和堂有意在島主面前表示他並不老，只見他將一艘梭形包甲快艇，操縱的既快捷又熟練，在狹窄的水道內，左彎右轉，雖然一片漆黑，却沒有一絲船撞山危險現象。

果然，一出水道口，衞擊宇巳凝重的問：「劉領班……」

劉和堂一聽，趕緊恭聲道：「老奴在！」

衞擊宇繼續問：「晉總管是黃帮主的親表哥，這話是誰說的?」

劉和堂立卽以鄭重的口氣，恭聲道：「是晉總管親口對老奴說的！」

衞擊宇「噢」了一聲，繼續問：「他爲什麼好端端的對你說這些?」

劉和堂見問，不禁有些遲疑。

衞擊宇見沒有回答，不禁回頭察看，發現劉和堂的老臉上現出難色，因而和聲道：「如果不便說，不必勉强！」

說罷回過頭去，繼續望着前面漆黑一片，隱隱泛光的無際湖面。

劉和堂則有些遲疑的說：「是當時老奴問起他，爲何和黃帮主分房睡，談來談去才談出黃帮主是他的表妹的問題！」

衞擊宇繼續問：「你當時知不知道黃帮主的眞正身份?」

劉和堂道：「不知道，不過由晉總管的口裏得知黃帮主前來『棲鳳宮』，目的是暗查她昔年的一位仇家是不是隱藏在咱們宮裏……」

衞擊宇立卽問：「這話你信不信?」

劉和堂有些遲疑的說：「老奴當時曾警告過晉總管，要他別做糊塗事，他當時也曾答應了老奴，過兩天就勸黃帮主回去，誰知，就在第二天的傍晚，他就死在『粉蝶三郎』的鐵沙掌下！」

衞擊宇沒有再說什麼，因爲他的思維早巳又沉緬在去年秋天，他冒充自己前來「棲鳳宮」偸盜「玉心」的前塵往事裏。

當然，首先映現在他腦海裏的就是總管晉天雄被「粉蝶三郎」掌斃的一幕。

他仍清楚的記得當時黃靖芬抱着晉天雄奄奄一息的身體，放聲痛哭情景，那時，誰敢說他們不是夫妻?誰敢說他們之間沒有感情?

但是，誰又眞的知道，黃靖芬由於愧悔交加，深覺對不起她的親表哥而放聲痛哭呢?

現在，他聽了劉和堂的話，並沒有絲毫疑慮這話是揑造的，因爲當晉天雄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曾把他的手和黃靖芬的手拉在一起，要他照顧她一輩子，同時說出黃靖芬的眞實名字。

現在想來，晉天雄當時不但知道自己卽將不久人世，而且也知道他衞擊宇就是「玉面神君」的眞正兒子衞小麟，所以才把黃靖芬的終身託付給他衞擊宇，如今想來，設非是他晉天雄的親表妹，他恨黃靖芬不和他同房尙且不及，那會在臨死之前仍想着黃靖芬的終身幸福?

但是，他衞擊宇有沒有眞的給與黃靖芬幸福呢?

心念至此，不自覺的嘆了口氣。

在後座操槳的劉和堂一聽，立卽寬慰的說：「島主，小姐巳經被人刦走了，懊喪於事無補，想辦法查出癥結，把小姐給找回來才是正途……」

衞擊宇黯然「噢」了一聲！問：「劉領班，你認爲小姐是黃帮主刦去了嗎?」

劉和堂却有些遲疑的說：「這問題島主應該比老奴清楚！」

衞擊宇聽得悚然一驚，他突然發覺這個老領班不但說話有技巧，而且對事體的看法也有其獨到之處。

因而，不自覺的回頭驚異的問：「劉領班來『麟鳳宮』多久了?」

劉和堂趕緊回答道：「老奴以前是先宮主『鳳宮仙子』的轎伕!」

衞擊宇心中再度一驚，「噢」了一聲，不自覺的將坐姿轉了過來，同時謙聲說道：「失敬失敬，那麼……那麼，你一定也到過不少地方了?」

他本待想說：「那麼你一定也見過我爹了?」但是，他突然覺得提起往事，必然會扯出兩老的戀情，因而才隨便改說了那麼一句。

只見劉領班不禁有些嚮往的微微一笑，說道：「當年抬着仙子走南闖北，的確跑過不少地方!」

衞擊宇由於有了方才的顧忌，僅會意的「哦」了一聲，沒敢再問什麼。

但是，老經世故的劉和堂似乎窺透了衞擊宇心事似的，也改變話題謙恭的問：「島主連夜離宮，可是要去看『天坤帮』的黃帮主?」

衞擊宇虎眉一蹙，也技巧的問：「你認爲我不該去?」

劉和堂立即凝重的說：「老奴認爲島主應該在其他方面着手!」

衞擊宇對這位老領班已有了新的看法，因而鄭重的問：「你說說看!」

劉和堂也認眞的說：「其他方面的人爲什麼要刦走小姐，因爲老奴不在內宮，無法忖出對方的動機和原因，但老奴却可以肯定小姐不是黃帮主刦去的!」

衞擊宇立即正色問：「你可是根據外傳黃帮主和我之間……」

話未說完，劉和堂已正色道：「不不，老奴敢於如此武斷，還有另外一個最大原因!」

衞擊宇心知有異，因而不自覺的急切問：「那你快說出來聽聽。」

劉和堂不答反而問道：「島主可知在黃帮主擔任後宮女管家期間，她和晉總管兩人曾經引進不少武師護院和僕婦侍女來?」

衞擊宇聽得大吃一驚，俊面立變，不由脫口急聲道：「竟有這等事?」

說此一頓，突然又關切的問：「這些事三位老奶奶是否知道?」

劉和堂正色道：「前宮後宮多了這麼多人手，三位老奶奶怎會不知道?」

衞擊宇根據黃靖芬派人送來的那張紙條，再想到那上邊的偏激言詞，突然信心有些動搖了，因而焦急的說：「這麼說，君妹是他們動的手脚了?」

豈知，劉和堂竟斷然道：「不，他們那些人和島主一樣的分頭焦急的找!」

衞擊宇心中一驚，「噢」了一聲，不由目注劉和堂，驚異問：「你一直在注意他們?」

劉和堂肅容道：「回稟島主，老奴不敢相瞞，黃帮主前後共引進來男女二十二個，其中一個貼身丫頭，也是去年用小船僞裝村姑接您來的那一個被她帶走了，其餘二十一個仍留在原位置上!」

衞擊宇的確吃了一驚，不禁有些焦急的問：「黃帮主留下這麼多人究竟是何意圖呢?」

劉和堂凝重的說：「這就要請島主見了黃帮主問一問了，他們目前都很規矩，工作也很努力，每個人的身手在宮裏也稱得上是一流的，不過他們從不炫露，據老奴忖測，這些人很可能是黃帮主座前的八十一死士!」

衞擊宇神情迷惑，面現驚疑，不由遲疑的自語說：「宮裏有這麼些外幾人總不是件好事，這一次如能見到她，倒要探探她口氣……」

劉和堂立即贊同的說：「屆時島主不妨問一問黃帮主，好在這二十一個男女好手都在老奴幾個人的監視中!」

衞擊宇一聽，不由驚異的問：「你們幾個人?……」

劉和堂謙恭的一笑道：「沒什麼，都是以前跟着先宮主餵馬抬轎照顧行囊的人，如果島主願意見他們，等您回來了招呼老奴一聲!」

衞擊宇立即謙誠的連聲應了兩個「好」，同時關切的問：「這二十一個人中的領導人物，你們可曾摸清楚了?」

劉和堂一聽，不禁有些遲疑的說：「以前是黃帮主帶走的那個標緻丫頭，之後，他們各安各位，各盡各人的職責，也就看不出誰是首腦人物了。」

衞擊宇「唔」了一聲，緩緩頷首，再度進入了沉思。

他知道，劉和堂說的那個標緻丫頭，就是黃靖芬的心腹姊妹胡秋霞，也是黃靖芬最得力的一位助手。

現在根據劉和堂的述說，更加肯定了蘭夢君不是黃靖芬刦走的，但是，她埋下這麼多男女暗樁，直到今天還不撤走，這又是爲了什麼呢?

莫非是她的心情不好，把這些人給忘了?

衞擊宇搖了搖頭，他覺得這不成爲一個理由。

繼而一想，恍然似有所悟，必是黃靖芬發現了藍衫上的劍笈，一心想着閉關苦練劍法而忽略了。

但是，曾爲這些人首腦的胡秋霞，難道也把留在「麟鳳宮」的這些人給忘了?難道她也參與了練劍?

一想到練劍，他立即聯想到他在臥牛山穿了多年的那襲藍衫。

說也奇怪，那襲藍衫雖然外面有一兩處破了，但裏面却一些沒爛，當時他只知道髒了洗，洗過了穿，做夢都沒想到那上面還有一套舉世無匹的玄奧劍法。

一想到洗，他又聯想到曾經爲他洗過藍衫的柳家老妹子柳迎鳳!

回想他那天學成了父親的驚世絕學「百步揪心」和「隔山碎碑」，慌裏慌張的跑下了臥牛山，糊里糊塗的碰見了「賊僧」「丐道」「瞌睡仙」，又被他們點了穴道抬到柳家更衣洗澡，當時三位怪傑就曾談到這位柳家表妹子，只是不知道她的名字叫柳迎鳳……。

由於思維又拉回到三四個月以前的時光，因而不自覺自語道：「柳……迎……鳳……」

鳳字剛自出口，對面已響起劉領班的笑聲道：「噢，那是我們家的表小姐……。」

衞擊宇驟然一驚，立即跌回現實，急忙抬頭一看，這才發現梭舟疾進如箭，對座奮力划槳的劉和堂正謙恭的望着他笑，因而關切的問：「你說什麼?表小姐?……」

劉領班立即頷首道：「是的，島主方才說的那位柳迎鳳姑娘，就是我們家的表小姐!」

衞擊宇一聽，依然有些迷惑的問：「你是說那位柳姑娘就是你們小姐的表姐或表妹?」

劉和堂不由正色說：「就是呀!她就是先宮主的娘家姪女嘛，先宮主的名字就叫柳馥蘭嘛!」

衞擊宇一聽，頓時恍然大悟，不由連聲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劉領班突然又迷惑的問：「怎麼?表小姐今天沒有告訴您她就是先宮主的堂姪女呀?」

衞擊宇聽得再度暗吃一驚，不由脫口問：「什麼?今天?你說柳姑娘今天也來啦?」

劉和堂聽得先是一楞，接着正色說：「就是島主方才上船的半個時辰前柳姑娘才離去的

嘛!」

衞擊宇「噢」了一聲，頓時楞了，不由自語似的說道：「竟有這等事，我怎的竟不知道呢?」

劉領班吶吶了半天，想是碍於身份地位，終於沒有開口，但他旋即目光一亮道：「島主，距岸不遠，您該準備下船了!」

衞擊宇會意的「噢」了一聲，回頭一看，滿天繁星的西天邊，果然現出一片灰白色的蘆蕩堤岸。

他僅僅回頭看了一眼，依然低頭沉思，突然又望着劉和堂迷惑不解的問：「她既然來了，爲何沒去見我，爲何也沒人爲我們引見?」

劉和堂這才悻悻的說：「老奴以爲柳姑娘一定有不滿島主的地方……」

衞擊宇立即正色說：「我既沒有和她見過面，又沒有和她發生爭執，更沒有什麼地方得罪她呀?」

劉和堂依然怯怯的說：「柳姑娘來的時候，一張小臉蛋兒就緊繃着，心眼兒裏好像就不痛快!」

衞擊宇忖測道：「那可能是半路上和人家打架了!」

劉和堂聽得眉頭一皺，暗自搖頭，以下的話似乎不好再說了!

一陣沉默，劉和堂突然道：「島主，碼頭上有燈光，好像有人在接您!」

衞擊宇驚異的「哦」了一聲，急忙回頭，只見快艇剛剛駛進兩邊蘆花的水道，而堤岸上果然站着兩個人影，左邊的一人手中尚提着一盞紅燈。

打量間，已聽岸上的一人朗聲問：「是島主嗎?」

劉和堂一聽，立即道：「果然是來接島主的!」

說罷，又扯開嗓門兒大聲道：「是的，是島主到了!」

衞擊宇心中迷惑，覺得奇怪，一切都講好了，爲何又派人來接?

只聽劉和堂低聲道：「島主，可能是老奶奶另有要事交代您!」

說話之間，快艇已到了碼頭上，岸上的兩個提燈人，也正由堤上奔下來。

衞擊宇急忙站起，却似有所悟的低聲說：「劉領班，那二十一個人的事，請你幾個多加注意……」

劉和堂趕緊低聲道：「老奴曉得……不過，他們的身手都是一流的……」

衞擊宇立即會意的說：「先監視着，等我回來之後再說!」

劉和堂急忙應了個是，兩個提燈壯漢已站在碼頭上，恭聲道：「參見島主!」

衞擊宇向着劉和堂揮了一個手勢，飛身縱上碼頭，同時望着兩個壯漢，和聲道：「兩位辛苦了!」

兩個壯漢同時恭聲說了聲「不敢」，其中一人繼續恭聲道：「方才老奶奶飛鴿交代，每處『麟鳳』錢莊銀號都爲島主備好馬匹……」

衞擊宇立即不高興的說：「我已經說過，有馬出門是個累贅……」

話未說完，另一個壯漢已恭聲道：「老奶奶的意思是說，夜間趕路當然不需要馬匹，如果白天趕路有馬，那就快得多了!」

衞擊宇一聽，深覺有理，「金嫗」「富婆」「姥寶烟」三人交代的事，大都是由經驗中得來，的確，不管你有多急的事，大白天裏你也不能在官道上展開輕功飛馳。

這時一聽，立即欣然頷首道：「請回稟老奶奶，就說我會遵照她老人家的意思去作!」

說罷轉身，逕向堤岸上急步走去。

兩個提燈壯漢和仍立在梭舟上的劉領班一見，立即抱拳躬身，同時恭聲說道：「恭送島主!」

衞擊宇略微回身揮了揮手，立即展開身法，飛身縱上堤岸，直向西北越野馳去。

他這時沒有別的想法，只希望先對方到達北邙山，雖然「丐道」曾經警告他，對方不可能將蘭夢君囚禁在會面之地，但他總覺得先對方到達總較遲去有利。

施展輕功，晝夜飛馳，較之白天徒步，何止快了數倍?而他最感懊惱的，也就是白天趕路。

如今有了六位怪傑出的好主意，白天乘馬，夜間飛馳，加之「麟鳳宮」的銀號錢莊遍佈各地，所到之處，早已備好了馬匹，行程果然快多了。

這樣一來，衞擊宇既不用在外宿店，也用不着在酒樓飯店打尖，每到一處自家的銀號錢莊，對島主的恭敬伺候，情形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這樣一來，衞擊宇不但失去了發現歹徒行踪的機會，也聽不到各方傳播的武林消息了。

他好像脫離了江湖，也好像變了另外一個人，這對他急急北上的目的，似乎也有些背道而馳。

一連數天鑽趕，較之平時當然快了許多，但蘇皖豫南各地，河川如織，渡口逾百，不單渡河麻煩，等候渡船尤爲浪費時間。

衞擊宇雖然內心焦急，但計算一下時日，限期尚早，加之夜間遇到大河，依然要等到天明才有渡船，因而仍決定白天乘馬趕路，夜晚宿於客棧休息。

其次，一過河南西縣，「麟鳳宮」的銀號錢莊已不普遍，而他最後換乘的黑馬，又是一匹萬中選一的烏騅，放開鐵蹄，狂馳如飛，心中十分歡喜，這也是促他改爲乘馬趕路原因。

他雖然改變了趕路方式，但仍時時想着不管閑事不惹是非的原則，怕的是節外生枝，無法依限趕達邙山。

這天午後，衞擊宇飛馬繞過了新鄭縣城，官道上的行旅客商，來來往往，一如往常，也有人飛馬經過他的身旁。

但是，衞擊宇漸漸發覺今天飛馬馳過他身旁的武林人物增多了，而且，有的人竟覷目向他偷瞧，目光輕蔑，神情冷傲。

而最令衞擊宇感到驚愕的是，其中的二三人，似乎在前一兩天的途中碰見過。

有了這一發現，衞擊宇頓時提高了警覺，算算里程，如果今晚星夜鑽趕，明天拂曉時分就可趕到邙山了。

心念及此，不由冷冷笑了，知道他已進入了對方歹徒的勢力範圍，而他的一舉一動，也俱都受到對方歹徒的監視。

但是，當他以威稜的神色，烱烱的目光注意迎面飛馳而過的馬上人物時，却沒見他們撥馬再馳回來。

一陣疾馳，前面已現出一座千戶人家的大鎭甸，因而也漸漸將馬速慢下來。

衞擊宇凝目一看，發現鎭上街道寬大，兩街均有商店，街上行人不少，看來極爲繁華。

由於街上停有車馬，加之隱隱傳來激流壯響和叱喝聲，衞擊宇斷定鎭的那面必然又是渡口!

看看到達鎭口，身後突然傳來一陣急如密雨般的快馬疾奔聲!

緊接着，隨着驟至的鐵蹄疾奔聲，就在身邊不遠，突然響起一聲悠長震耳的怒馬長嘶。

一陣勁風，一團灰影，挾着滾滾塵烟，就在他的馬側一尺多處如飛馳過。

衛擎宇心中一驚，急忙撥馬靠邊，本能的轉首一看，只見一匹昂首豎鬃，依然狂奔的青鬃梨花大馬上，赫然坐着一位一身銀緞勁衣，背插寶劍的美麗少女。

只見銀緞勁衣少女，年約十八九歲，高挽的烏黑秀髮上，束着一個綠絲蝴蝶結，生得欖圓臉，柳葉眉，晶瑩大眼，紅潤小嘴，皮膚細白嬌嫩。

她的那身銀緞勁衣尤爲別緻，由肩頭到袖口，由袂邊到胸襟，綴滿了寸把長的綠金絲穗，那柄銀鞘的劍柄和劍穗，也是一色的金絲綠色，看來有些奇特，也覺得別具風韻。

但是，也就在他轉首的同時，那位銀裝少女也似有意似無意的略偏螓首，微蹙柳眉，神情冰冷的斜了他一眼。

緊接着，玉腕一揚，叭的一聲脆響，細而長的小馬鞭，再度抽在馬股上。

青馬又是仰頸一聲怒嘶，飛縱般，衝進鎮內。

衛擎宇看得虎眉一蹙，覺對這位姑娘一定有了十萬火急的大事情，否則，已經進了街口，何必再揮鞭催打馬匹？

豈知，心念方動，胯下突然起了變化，座下的烏騅馬，一俟銀裝少女的青馬馳過，也突然昂首嘶了一聲，逕向銀裝少女追去。

衛擎宇心中一驚，剛待收韁，烏騅馬已追上了銀裝少女，黑馬猛的一伸長頸，逕向青馬的尾部吻去。

前面的青馬本來正在發怒之際，這時突然有同類吻牠的屁股，頓時大怒，一聲怒嘶，急飛後蹄，猛的就是一蹶子。

事出突然，青馬上的銀裝少女嬌軀猛的向前一傾，脫口一聲嬌呼，所幸功夫了得，及時雙腿將馬挾住。

衛擎宇大吃一驚，心中頓時慌了，連聲吆喝，急忙收韁，一張俊面頓時漲得通紅。

青馬上的銀裝少女，只氣得嬌靨鐵青，杏眼圓睜，狠狠瞪着衛擎宇，一排晶瑩貝齒緊咬着下嘴唇，似要吆喝什麼，似乎又懶得開口。

衛擎宇神情尷尬，又慌又急，這時一見姑娘怒目瞪來，想到是自己的坐馬闖的禍，險些把人家掀下馬去，趕緊含笑拱手，表示歉意！

豈知，剛一拱手，韁繩一鬆，烏騅馬再度一聲低嘶，伸長了脖子再向前面蹦跳前進的青馬尾部吻去。

衛擎宇被閃得身形一幌，神色一驚，趕緊再去收緊絲韁。

青馬上的銀裝少女嬌軀一幌，也有些神情緊張，趕緊回頭拉緊韁繩。

說也奇怪，衛擎宇的烏騅馬，就像瘋了一樣，不停地怒嘶，硬伸長了脖子去吻青馬的尾部。

青馬正在怒火高熾，那有這份心情，不停的怒嘶暴跳，後腿連踢。

衛擎宇尚可平穩的坐在馬上，但青馬上的銀裝少女，却不停的被掀動嬌軀，連聲發出嬌叱。

兩匹神駿大馬，一對英俊男女，嬌叱怒喝，馬嘶蹄奔，糾纏蹦跳着到了街心，惹得兩街人衆，商旅行人車夫，紛紛圍觀喝好看熱鬧。

驀然有人大聲喝叫道：「姑娘還不放馬快跑？」

一句話提醒了美麗的銀裝少女，一聲嬌叱，放馬向街的盡頭如飛馳去。

接着，有人大聲笑着說：「姑娘如果不喜歡這個調調兒，馬屁股上，最好多抹一點兒辣椒！」

話聲甫落，立即惹起來兩街人衆的哈哈大笑。

衛擎宇緊蹬雙鐙，猛拉韁繩，作着撥馬回頭之際，但他仍十分抱歉的看着飛馬馳去的美麗銀裝少女。

只見銀裝少女，一面縱馬馳向鎮外，一面漲紅着一張如花嬌靨，圓睜着杏目，恨恨的向着衛擎宇瞪來。

衛擎宇看了這情形，心中愈感不安，驀聞兩街歡笑的人衆中，有人笑聲道：「奉勸少俠，乾脆讓牠們倆配一下，生下來的準是一匹千里馬……」

話未說完，又是一片哈哈大笑。

衛擎宇聽了又惱又氣，但他也明白了那位銀裝少女的青馬，正在「花信」期。

他本待等一會兒再前進，怕的是再碰上了那位騎青馬的銀裝少女。但是，兩街人衆的訕笑，使他無法再呆下去，只得放緩絲鞭，策馬緩行。

一經放緩絲鞭，烏騅越走越疾。

衛擎宇心中一驚，再度將絲鞭，勒緊了一些。

費了好大的勁兒才算把烏騅的情緒穩下來，同時也出了鎮口。

只見一道大河，水流滾滾，寬度足足有一里地。

再看坡下渡口碼頭上，兩邊鬱集了百多艘大貨船，貨物堆滿在岸邊，人羣擁擠，馬嘶人喊，數百脚夫正在那裏叱喝裝船，情形十分混亂。

衛擎宇不敢催馬奔下河邊，先仔細謹慎的遊目察看，他這時最担心的是那位美麗的銀裝少女還沒上船。

碼頭上的人馬雖多，但他只需察看一眼，便知那位銀裝少女不在碼頭上。而這時正有一艘大渡船離岸，如果銀裝少女沒有趕上那艘船，便是在鎮口的客棧裏落了店。

因爲這時紅日已經偏西，最多個把時辰天就黑了。

由於銀裝少女的不在碼頭上，衛擎宇的一顆心頓時輕鬆下來，立即策馬向坡下的碼頭上走去。

衛擎宇早已計劃好了行程，他決定先過了河再宿店，明天絕早趕路，甚或半夜裏趕程，都方便。

前進中，他發現擁擠的車馬人羣中，有三四個土衣健壯青年，正不時向拉馬的客人點頭哈腰，似乎是在討錢，因而他看到一個拉馬老者搖了搖頭。

看看將到人羣前，驀見一個土衣健壯青年向着他目光一亮，立即滿面含笑的向他奔來。

衛擎宇看得虎眉一蹙，正不知對方何意，驀見健壯青年已含笑朗聲道：「公子爺，渡船剛開，您老要是趕時間，可搭小的篷馬船，擺渡一次僅要三分銀子！」

說話之間，青年已奔至馬前，並伸手拉住烏騅馬的前籠頭。

衛擎宇舉目一看，河寬一里多地，渡船才剛離岸，因而毫不遲疑的問：「你的馬船在那兒？」

健壯青年立即興奮的轉身一指西河邊，恭聲道：「公子爺，你看，平安大貨船的旁邊，那艘新蓆棚圍油布的就是小的的船！」

衛擎宇循着指向一看，果見一排大貨船中有一艘船頭上漆着「平安」，但是，有好幾艘篷馬船停在「平安號」的旁邊，不過其中確有一艘是新船。

打量間，又聽健壯青年急切的說：「小的船寬大，人馬分開，坐位上都是新錦墊……」

衛擎宇未待青年話完已頷首道：「好吧，就坐你的船！」

說罷離鞍，立即縱下地來！

健壯青年一見，立即興奮的說：「公子爺，小的拉馬前進，您老可以坐在上面！」

衛擎宇當然不會自己高高的坐在馬上，讓別人在地上拉馬前進，但他僅揮了揮手並沒有說什麼。

健壯青年會意，立即愉快的拉馬向西河邊走去。

衛擎宇坐這種篷馬船已是第三次了，這種船是專供那些暴躁劣馬，和怕水不敢上渡船的馬所準備的，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急於趕路乘馬客人的專用渡船，這種船也大都在寬大河面上做生意。

衛擎宇一面跟在馬後前進，一面看一眼碼頭上的人羣。

只見人羣中，有車轎騾馬，有販夫走卒。當然也有不少身穿勁衣，佩帶刀劍的武林人物。有的人高聲談笑，有的人默默等船，也有穿梭在人羣中的吆喝小販。

打量間，驀聞健壯青年謙恭的道：「公子爺，到了。馬先上船！」

衛擎宇聞聲回頭，發現果然到了那艘嶄新的篷馬船前。

只見篷船四週圍着桐油布，船頭前的防雨垂簾業已掀開，一塊特製的寬大搭板由船頭直伸到河灘上。

健壯青年一聲吆喝，極熟練的拉着烏騅上了船頭。

衛擎宇也不怠慢，接着也舉步上船。

他登上船頭，發現艙內並不寬大，兩邊各有一條綿櫈，最多能坐六個人，這時左邊綿櫈上已坐了一對中年男女，女的着勁衣，男的穿長衫，根據他們身上都有兵器，顯然都是武林人物。

健壯青年見衛擎宇站在船頭上不下來，一面拉馬走進垂着大布簾的騾馬艙，一面笑着說：「公子爺，就差您一位啦，船馬上開……」

話未說完，業已拉馬走進了後艙內。

衛擎宇謙和的笑笑，舉步走進艙內。

一進艙中，神情一呆，衛擎宇的左脚立時又縮回來。

竟這麼巧，那位美麗的銀裝少女，正坐在右邊綿櫈的一角，一臉寒霜的瞪着他。

也就在衛擎宇神情一呆的同時，後艙內突然「咚咚」連聲，鐵蹄亂蹦，四五匹馬紛紛發出驚急怒嘶。

接着是一個蒼勁的聲音，惶急大喝道：「二虎兒，快拉出去，再踢幾下船漏了底……」

衛擎宇心中一驚，急忙抬頭，發現那位健壯青年，神情慌張，額角滲汗，急急忙忙的又將黑馬給拉了出來。

健壯青年一見衛擎宇還楞在艙口沒下來，立即忙不迭的愁眉苦臉說：「爺，您的馬脾氣太大啦！」

正感懊惱，埋怨湊巧的衛擎宇一聽，也忙不迭的說：「好好，請你拉出來吧！」

說罷後退，轉身向船下走去。

但是，當他轉身之際，却看到那位美麗的銀裝少女，竟得意的望着他「噗哧」一聲，掩口笑了。

衛擎宇走下船來，越想越氣，竟然這麼巧，一連停着馬船四五艘，偏偏她就在這條船裏頭。

健壯青年將烏騅拉下來，雙手交給衛擎宇，連連打躬作揖，一迭的對不起。

衛擎宇無奈，誰叫人家姑娘先上船呢，接過馬來搖搖頭，逕向不遠處的另一艘馬船前走去。

等候渡船的人愈來愈多了，到處三五成羣的一夥圍在一塊兒高談闊論。

就在這時，驀聞不遠處有人笑着說：「照你小子這麼說，那位衛島主不是艷福齊天了嗎？娶了『鳳仙宮子』的絕美女兒，還在外面金屋藏嬌……」

衛擎宇聽得心中一驚，急忙循聲轉頭，只見數丈外的一夥人，正在那裏談得起勁兒。

這夥人個個身穿勁衣，俱都携有兵器，有的四十多歲，有的二十八九，有的戴毡帽，有的則青巾包頭，根據他們的衣着扮相，均非知名的高手人物。

方才發話的那個，就是靠右邊頭上包着青巾，背上插着單刀，一臉鬍渣子的中年人。

另一個黑面膛，腰纏亮銀索子鞭的健壯大漢，却望着一個猴兒臉的年青小伙子，笑着問：「猴三兒，你小子說了半天，那位衛島主要藏的『嬌』，到底是誰嗎？」

猴兒臉的小伙子見問，立即機警的看了四週一眼，有些膽怯的壓低聲音道：「還會有誰？當然是『天坤帮』的美人帮主嘛。」

其他幾個人一聽，立即不信的低斥道：「去你娘的，人家是一帮之主，怎麼會給衛島主做小老婆？」

猴兒臉的小伙子一聽，面色立變，不由焦急的央求道：「我的親娘祖奶奶，小聲點兒，小聲點兒，這要是給『天坤帮』的高手聽見了，這是要腦袋的呀！」

另一個瘦削漢子却滿不在乎的說：「這也沒有什麼好怕的，誰不知道黃帮主早已給衛島主『穿』了？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又不是光咱們幾個在這兒胡扯，現在衛島主已和『鳳宮仙子』的女兒成了親，她黃靖芬不當小老婆又當什麼？」

如此一說，其餘幾人立即頷首附和着說：「這話也倒是眞的……」

猴兒臉的小伙子突然正色低聲道：「你們恐怕還不知道，黃靖芬她現在不當小老婆也不行了！」

其餘幾人聽得神色一驚，不由同時「噢」了一聲，齊聲問：「猴三兒，怎麼？你又聽到了新消息？」

被稱爲猴三兒的小伙子見問，立即神氣的一幌腦袋，十分得意的說：「告訴你們，黃帮主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啦……」

衛擎宇一聽，頓時大怒，心頭倏泛殺機，急忙暗運神功，揮掌就待向那個猴兒臉的小伙子遙空劈去。

但是，就在他運功提掌的同時，却見那個年齡較長的中年人，正色頷首道：「這倒是千眞萬確的事！」

衛擎宇心頭猛的一震，提起的右掌也頓時忘了劈出。

但他在心裏却忍不住驚呼道：「什麼？芬姊姊竟然有了孩子？」

心念間，那幾個人也齊聲驚異的問：「眞的有這回事兒？你們兩人是聽誰說的？」

只見那個年紀較長的中年人，不答反帶詰問道：「你們最近可聽說黃帮主出巡她七十二分舵的事？」

那幾人聽得一楞，彼此對看一眼，同時頷首正色道：「不錯，是好久沒聽他們『天坤帮』的人，談他們帮主出巡的事兒了。」

猴兒臉的小伙子尚不知方才差一點兒丟了小命，仍在那兒得意的一幌腦袋，同時兩手比了一個大肚子，道：「挑着個大肚子怎好出門？萬一別人問起來，孩子他爹呢？」

衛擎宇聽得心中一驚，神情同時一楞，因爲，他被那個「爹」字給震呆了！

他自小就沒有喊過這個字，因而他對這個「爹」字感到既新鮮又陌生，他當然也知道，將來那孩子出了世，他就是那孩子的爹！

是以，他楞楞的望着夕陽斜照的河灘，右手撫摸着自己的面頰，他心裏似乎有抑制住的

興奮和激動，因而，他不自覺的喃喃唸着那個字：「爹？爹…爹？爹…」

就在他痴呆自語之際，身後不遠處突然響起一個興奮的聲音，恭聲問：「爺，您要過河嗎？」

衛擊宇心中一驚，急定心神，剛待回頭，身邊已奔過來了一個濃眉大眼，皮膚黝黑的青年。

只見那青年再度向他一哈腰，興奮的恭聲問：「爺，您要過河嗎？小的船就還差您老一位了！」

衛擊宇一聽就還差您老一位了，不由急忙轉首去看方才銀裝少女先搭的那條篷馬船，因爲他怕眼前的這位青年就是那條船上的人。

轉首一看，就這一會兒的工夫，那艘嶄新的篷馬船早已離岸了。

打量間，身邊的青年已愉快的恭聲道：「爺，小的船在這一邊！」

衛擊宇回過頭來一看，發現身邊的青年正舉手指着身後不遠的一艘大篷船，於是頷首應了一聲，順手把手中的韁繩交給了他。

黝黑青年高興的將馬接過去，立即拉向船前。

衛擊宇沒有及時跟去，轉首再看那幾個談話的武林人物，這時也嘻嘻哈哈的向渡口碼頭上走去。

沒聽到最後他們又說些什麼，衛擊宇心中多少有些失望，但繼而一想，這些人的話那裏能信以爲眞？

心念及此，轉身向那艘大篷船前走去。

到達船前，青年已將馬拉進了後艙。

衛擊宇再不遲疑，沿着寬大搭板，急步登上了船頭，定睛向艙內一看，兩邊的綿櫈上，果然已坐了四個人。

這四人中，一個健壯老者，兩個青年書生，另一個是容貌端正的中年婦人。

衛擊宇微一頷首，不管對方理不理，邁步進入艙內。

由於健壯老者和兩個青年書生已共坐了一條綿櫈，衛擊宇只好和中年婦人坐在一起，但他都離開了一些距離。他僅本能的看到每個人的衣着，對他們的面貌，看得並不仔細，尤其是那位中年婦人。

他一坐下來便目光遲滯的望着艙口外的河堤，心裏仍想着方才那幾個武林人物談論的話意，他當然也知道，同船的其他四人，必然正在向他打量。

一陣吆喝，搭在船頭上的搭踏板已被撤了下去，接着篷船也開始了向前移動，而他的目光，也由河堤移向了天空。

這時，一個浮現在他腦海裏的不是被刦走的蘭夢君，而是曾經和他一度纏綿的黃靖芬。

在他的幻想中看到的黃靖芬，就像他平常看到的孕婦一樣，穿着寬大的羅衫，走路蹣跚，腹部又高又突出，在這樣的情形下，她當然不能出巡她的七十二分舵。

他幻想着孩子的誕生和是男抑或是女？是男，是否白胖可愛，是女，長大了是否會像她娘一樣明媚艷麗，學得一身高不可測的武功？

想到高興處，他不自覺的啞然笑了！

當然，這時他是在他自己的領域裏，不會覺得船在航行，更不想到其他的人正在對他注意。

但是，當他想到黃靖芬正在閉關苦練劍法時，他的神情又痴呆了。

因爲，一個懷了孕的女子，怎還能飛騰跳躍，疾進旋退的去練劍？

有了這一想法，他頓時想到了那幾個武林人物的話很可能是捏造的，雖然男女纏綿會生出他們的第二代，但，他不相信會眞的那麼湊巧？

再者，果眞黃靖芬懷了孕，她必會派人和他聯絡，她難道願意讓這個孩子一生下來就沒有爹？

繼而想到他當時離開她時的絕決，他的心再度開始動搖了，他不自覺的喃喃自語道：「她會的，她會的！」

現在，他已經斷定黃靖芬的練劍，只是一種因懷孕而不能外出的掩飾之詞，她只有以練劍爲藉口才能獲得「齊南狂叟」「糊塗翁」等人的深信不疑。

有了這一發現，再根據黃靖芬派人送去的那張既無稱呼也不具名的紙條加以判斷，黃靖芬懷了孕是絕對不會讓他衛擊宇知道的。

心念及此，內心既焦急又懊惱，他深悔沒有聽從「金嫗」的話，在前來邙山之前，先繞道去一趟「天坤帮」的峴山總壇。

一想到峴山，立時使他想到了被人刦走的蘭夢君。

一想到蘭夢君，他的心頭便立時充滿了懊悔，憤怒，和殺機，這一次他曾發下重誓，不管歹人是男是女，他都要把對方的心揪出來，看看他那顆心是否是血肉生成的。

尤其，當他想到對方不可能把蘭夢君擄到邙山來，而讓他前來邙山只是交出「玉心」的贖人地點，他更是恨得雙拳緊握，發出了輕微的響聲。

當然，在這種心情下，他自是不會再注意到同船其他四人看得蹙眉不解，變顏變色了。

又聽一陣吆喝聲，接着船身一震動。

衛擊宇悚然一驚，急定心神，這才發現暮色已濃，同船的健壯老人，兩個青年書生，以及那個容貌端莊的中年婦人，俱已由綿櫈上站起來，顯然正在準備下船。

他急忙起身，翹首向艙外一看，果見濛濛的暮色中，十數丈外即是一道河岸，河岸上的葱蘢樹木中尚有房屋瓦面，間有燈光透出來。

打量間，已聽拉馬上船的青年恭聲道：「爺，請先上岸，馬隨後下船。」

衛擊宇一聽，立即隨在那位中年婦女之後，登上船頭，沿着踏板，逕向河灘上走去。

走上河灘一看，這才發現距離渡口碼頭尚遠，但不遠處有一條斜道可以直通岸上，根據岸上就有人家，這座鎮甸迤邐向西，看來相當大。

衛擊宇看了這情形，料定這座大鎮上一定很繁華，是以，他決定在這兒休息半夜，四更起程，明天近午時分便可到達邙山了。

衛擊宇雖然是後上的船，但他的烏騅馬却第一個先拉下船來。

於是，他由青年手裏接過馬來，順手丟給對方一錠二兩重的銀子，略微一縱，飛身縱落馬上，一抖絲韁，直向河堤斜道上馳去。

馬後不停響着那個黝黑青年的驚異呼喊：「爺？爺…爺？您給的銀子？」

但却聽到一個蒼勁聲音，冷冷的說：「你喊他幹什麼？他身上那一樣東西留下來，都可以够你活一輩子！」

衛擊宇已飛馬馳上河岸，他不需回頭看，便知道發話的人就是那個健壯老人。

這時，他才恍惚記得那個健壯老人是穿一身深灰土布勁衣，腰束黑布帶，有沒有携兵器，他沒有注意。

那老人的面貌他已想不起來，但他深信如果再碰上了他，一定認得出來。

至於那個中年婦人，一身細布褲褂，均爲黛綠色，似乎徒手未携兵刃，早在他第一次和她對眼神時，便斷定她的內功已有相當根基。

這兩人雖然看不出他們的來歷，但也未必

心懷惡意，同時，他也敢斷定，對方未必眞的知道他衛擊宇的底細。

至於蘭夢君被刦，以及他沒能拜堂成親的消息，至少還得三五天後才能傳播到此地，這可由方才對岸幾個武林人物的談話得到證實。

有關那兩個青年書生，他認爲就是兩個讀書人，用不着去費心思！

心念間，烏騅已沿着一條斜街進入了燈火輝煌的大街上，想是由於街上人多，烏騅自動的將馬速慢下來。

衛擊宇遊目一看，街上果然繁華，販夫車馬，人聲喧嘩，大都是剛剛下船，搶着落脚宿店。

正打量間，突然發現胯下的烏騅不走了。

定神一看，他停身之處，就是一座規模很大的車馬大店，兩名店夥正愁眉苦臉的站在門前，也正以驚異惶急的目光望着他。

衛擊宇見是一座大店，本能的飛身躍下地來，至於兩個店夥的驚急神色，他以爲是店夥担心他這位客人走掉呢！

豈知，兩個店夥一見衛擊宇下馬，趕緊慌張的奔過來，滿面堆笑的急聲道：「公子爺，小店的上房都住滿了……」

衛擊宇虎眉一蹙，立即淡然道：「沒有上房沒關係，普通客房也可以！」

豈知，兩個店夥竟慌得急忙搖手，急聲道：「普通客房也住滿了，再說，以公子爺您的身份，和那些車伕轎伕趕脚伕們睡在一個大院上，也不合適……」

衛擊宇一聽，立即道：「那爲我選座獨院好了……」

話剛開口，其中一個店夥已愁眉苦臉的說：「爺，您一個睡那麼大的一個院子……」

衛擊宇一聽，頓時大怒，同時他也聯想到已經進入了對方歹徒的勢力範圍，他認爲很可能是對方的故意刁難。

是以，未待對方話完，開口怒喝道：「廢話，銀子不用你付，要你心痛？」

兩個店夥一看，頓時慌了，額角也同時見了汗，一個惶急的看向店外，一個焦急的回頭看一眼燈火明亮的櫃枱。

衛擊宇心知有異，循着店夥的目光回頭一看，發現身後不遠處就是街口。

而就在衛擊宇回頭的同時，街口的屋角下和大樹後，數道人影，一閃而逝，根據那些人的炯炯目光，顯然均非泛泛人物。

衛擊宇看了這情形，愈覺判斷的不錯，那些人顯然對這座大鎮上的所有客棧俱都提出了警告，這個客棧不敢收他，跑到任何一家客棧都是一樣。

於是，回過頭來瞪着店夥，怒聲說道：「快去請你們掌櫃的出來，你們這家店我是住定了。」

兩個神情惶急的店夥一聽，不由同時焦急的回頭再看一眼燈火明亮的賬房。

也就在兩個店夥回頭的同時，賬房的側門口已有一個頭戴瓜皮帽，鼻架老花鏡的老人將頭探出來。

兩個店夥一見，如獲救星，趕緊齊聲道：「這位爺硬是在咱們這兒住定了！」

老人家想必是個能够當家主事的人，低頭在框鏡上向着衛擊宇瞄了瞄，又看了一眼衛擊宇佩在腰間的巨型「霸劍」，僅揮了揮手，一句話沒說，就把頭縮了進去。

兩個店夥一見，如逢大赦，趕緊向着衛擊宇，愁眉苦臉的強自一笑，道：「爺，您請隨小的來！」

另一個店夥則上前接過烏騅，拉着逕向車馬大門前走去。

衛擊宇跟着店夥走進店內，遊目一看，前店的普通客房大都亮着燈光，看情形的確都住滿了。

進入中門，即是三間一棟的上等客房，由於許多上房沒亮燈光，顯然還有許多空着！但是，在前引導的店夥却悶聲不吭的繼續向店後走去。

衛擊宇一看，知道店夥要把他帶到後店的獨院去住，想到方才已經說過了住獨院，這時自是不便再改。

舉目前看，只見最後兩棟上房的後面，即是一道月形圓門。

根據裏面有花木小亭，斷定那必是一座花園獨院。

就在這時，東面遠處驀然傳來一陣烈馬怒嘶和蹄蹦，同時挾雜着吆喝聲！

衛擊宇聽得心中一驚，急忙上步，頓時呆在當地，因爲，他聽得出東邊傳來的數聲烈馬的怒嘶中，就有他的烏騅馬在內，而另一匹馬的嘶聲，也很像是在渡口對岸碰見的銀裝少女的坐騎。

在前引導的店夥突見衛擊宇不走了，而且神情驚異的側耳靜聽，不由關切的恭聲問：「爺？……您？……」

衛擊宇急忙一定心神，立即望着店夥，問：「你們店裏方才可是來了一位身穿銀色勁衣，背上揷着寶劍的姑娘？」

店夥聽得神色一驚，瞪大了眼睛脫口說：「是呀。」

衛擊宇急聲問：「她現在住在那兒？」

店夥一聽，更是大驚失色，不由惶聲央求道：「爺，小的求求您，要打架請您們到店外去打，上個月小店已經有一次了，結果是門破窻毀桌椅飛，東西砸了一大堆，掌櫃的被官府裏逮了去，挨了板子還繳了銀子……」

衛擊宇一聽，眞是啼笑不得，但想想自己的處境和方才在店外看到的那些閃躲人影，誰又敢說今晚兒上這件事不會再發生？

心念及此，立即放緩聲音說：「小二哥，你放心，只要你告訴我她住在什麼地方，我不但不去找她，反而會躲她遠一點兒！」

店夥一聽，連聲讚好，急忙轉身一指花園，壓低聲音道：「爺，那位姑娘就住在花園中的一個獨院……」

衛擊宇一聽，未待店夥話完，也壓低聲音道：「那你就給我選間乾淨的上房吧！」

店夥一聽，眞是求之不得，連連頷首稱好，急忙向左側最後一棟上房急步走去，而且，脚步放得很輕，倒有幾分像做賊，好像唯恐讓那位銀裝少女知道了出來打一場似的，衛擊宇看得心裏很不是滋味，但又不便解釋。

上房門一推，一片漆黑，只聽「察」的一聲，火光一亮，店夥已打亮了火種。

衛擊宇趁店夥燃上蠟燭之際，已把房內看了個清楚，兩明一暗，內爲臥房，陳設的確稱得上簡雅潔淨。

店夥又進內室燃上油燭，才出來親切的壓低聲音問：「爺，您老想吃點什麼，小的去通知灶上爲您準備！」

衛擊宇見店夥認定他是向銀裝少女尋仇的人，心裏又好笑又好氣，這時見他竭力討好巴結，覺得他們也實在可憐，因而淡然和聲道：「出門在外，總以簡便爲宜，檢可口的送兩樣來好了！」

店夥一聽，忙不迭的哈腰應好，連喝什麼酒也不敢問轉身走了出去。

一出房門，立即轉身將房門掩上，似乎唯恐那位銀裝少女知道他衛擊宇住進來似的！

店夥一走，衛擊宇也覺得有些好笑，心想：竟這麼巧，在街上鬧了一陣笑話，在船上又碰上了她，如今，又在同一個店裏落脚……

心念及此，恍然似有所悟，因爲他想到了自己的烏騅馬，因而不自覺的笑着說：「莫非黑馬聞到了她那匹青馬留下的味道？不然，牠爲什麼自動的停在這家店門前不走了呢？」

自語間，竟下意識的走至後窗前，伸手將窗門推開了一綫。

窗外就是那座花園，一輪明月剛剛升起，月華朦朧，景物尚看不十分清楚，但四五座精舍獨院中，又有兩個院中亮着燈，只是不知那位美麗的銀裝少女是住的那一棟。

他放下窗門，轉身踱步，他當然不會想到銀裝少女是店外那些歹徒的同路人，因爲搭船住店她都佔了先，如果銀裝少女是歹徒，她應該跟在他馬後走！

至於那些店外歹徒，他認爲只是對他的行動監視，絕不會向他採取行動，因爲對方既然約他前去邙山，必然在那邊設好了圈套讓他去投。

尤其，他假設今夜三更起程，明天中午卽可到達，如果明天絕早上路，最遲傍晚就可到達邙山，他們犯不着現在此地大打出手，故作驚世駭俗之舉。

就在這時，房外驀然傳來一陣輕微的腳步聲！

衞擊宇轉身止步，知道是那店夥來了。

果然，房門開處，那個店夥兒先探頭向內笑一笑，接着提個大菜籃走了進來。

店夥一直滿面堆笑，擺好了飯菜，又取出了一壺香茶，接着一哈腰，恭聲道：「爺！你請用！」

衞擊宇早已坐在椅上，見是兩葷兩素，白麵細餅，菜還熱氣蒸騰，知道剛出鍋不久。

拿起細餅吃了一口，覺得非常可口，剛待取筷挾菜，發現店夥仍站在一邊，裝着個笑臉望着他。於是心中一動，道：「你去吧，我吃了飯喝壺茶，自會安歇！」

店夥哈腰一笑道：「小的奉命伺候爺！」

衞擊宇虎眉一蹙。「哦」了一聲道：「那麼我夜晚睡覺你也守在這兒？」

店夥趕緊一笑道：「爺您說笑了，小的等您吃完，收了碗筷就走！」

衞擊宇會意的點點頭，問：「今天可是有人警告你們，不准讓我住店？」

店夥一聽，趕緊正色搖手道：「沒有，沒有，爺您不要多心……」

衞擊宇立卽不高興的問：「那你們方才爲什麼不讓我進來？」

店夥尷尬的一笑道：「爺，您有所不知，所謂『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繩』，小店給嚇怕了……」

衞擊宇立卽問：「可是爲了街口上那幾個鬼鬼祟祟的人？」

店夥趕緊正色道：「爺，您算猜對了，正是他們！」

衞擊宇驚異的「噢」了一聲問：「他們怎麼了？」

店夥既焦急又懊惱的說：「他們倒沒有怎麼樣，可是總在那裏搖頭幌腦盯着小店瞧。」

衞擊宇不禁有些生氣的問：「那你們怎知道那些人是衝着我來的？」

店夥一聽，立卽愁眉苦臉的一指衞擊宇的佩劍，道：「您爺身上有寶劍嘛！」

衞擊宇一聽，更加不高興的說：「住在後院的那位銀衣姑娘，不是也背着寶劍了嗎？」

店夥不禁有些不好意思的訥訥說：「姑娘總比爺們的脾氣小，再說，眞的揮劍殺人的也不多！」

說此一頓，突然又面現難色，壓低聲音繼續說：「爺，您不知道，上次小店發生事情，賠上一口棺材花了錢不算，掌櫃的還挨了一頓板子！」

衞擊宇立卽不解的沉聲問：「那你們爲什麼還讓我進來？」

店夥又無可奈何的說：「爺您身上有兵器，小的們怎敢不讓您進來？」

衞擊宇立卽正色說：「兵器是爲防身之用，怎可拿來隨便殺人？……」

話未說完，店夥又緊張的正色說：「不殺人割耳朵也是一樣的呀！」

衞擊宇一聽，覺得又好笑又好氣，只得寬慰的說：「你們放心好了，今天晚上，不會出事的……」

店夥聽得先是一呆，接着忙不迭的連連哈腰恭聲說：「謝謝您爺，謝謝您爺……」

店夥聽了衞擊宇的寬慰話，有抑制不住的激動和興奮，直到衞擊宇把飯吃完，收拾好碗盤，提着菜籃退出房去，仍沒忘了哈腰稱謝！

衞擊宇看了不禁搖搖頭，看店夥的情形，好像認定他就是今晚鬧事的正主兒了。

店夥走後，衞擊宇立卽閂門熄燈，又盤坐床上調息了一個週天，才和衣倒在床上。

他楞楞的望着皎潔月光照射的後窗，再度想了想到達邙山後的步驟，也就提着三分警覺睡着了。

不知過了多久，驀然傳來一聲嬌叱！

衞擊宇悚然一驚，急忙睜開了眼睛，但他沒有動，因爲他要側耳聽一聽，是不是在睡夢中聽覺恍惚。

也就在他側耳要聽的同時，再度傳來一個少女的怒叱聲：「好一羣大膽的賊子，連日來一直暗中跟踪姑娘，今晚姑娘定要你們濺血此地……」

衞擊宇聽得心中一驚，急忙起身，因爲，他聽出來，發話的少女就在窗外的花園裏，而且，那發話少女，很可能就是那位銀裝少女。

心念間業已下床，急忙向後窗前走去。

這時，他已明白了途中碰見的那幾個飛馬馳過的武林人物，以爲傍晚在街口閃躱的人，顯然都是爲了向那個銀裝少女尋仇。

剛剛奔至後窗下，準備悄悄推開後窗的右手又停止了，因爲，偸窺別人尋仇厮殺，乃武林禁忌，而且，自己要事在身，也不容再插手管別人的事。

就在他停手推窗之際，驀然又聽那少女怒叱道：「你們這些卑鄙無恥之徒，專門施展下五門的迷香盜竊刦人，算得什麼男子漢大丈夫，簡直禽獸不如……」

衞擊宇一聽迷香刦人，心中一動，急忙推開了一綫窗縫，同時也泛起一絲殺機怒火！

覷目向外一看，只見一片草地花圃中央，横劍站着的，正是日間碰見的那位銀裝美麗姑娘。

只是她這時，柳眉飛剔，杏眼圓睜，銀牙緊咬，嬌靨鐵青，正横劍怒目瞪着當前的兩個青衣中年人。

而在她的左右身後一丈五尺之處，卓立圍着六名同着青色勁衣的漢子，八人一式用刀，而他們腰間却有的繫藍腰帶，有的繫黑腰帶。

衞擊宇一看那些人的衣着腰帶，頓時吃了一驚，險些脫口呼出聲來，因爲，根據腰帶的標誌，這些人應該都是「天坤帮」的人。

但是，他在「天坤帮」峴山總壇看到的衣着是一式淡灰月白色，這些人爲何穿青色？

繼而一想，莫非總壇以外的七十二分舵的衣着各自不同不成？

心念間，已聽那個唯一繫着藍腰帶的漢子沉聲道：「非常對不起，就請妳姑娘辛苦一下陪我們去一趟！」

由於發話的藍帶漢子背向着這面，衞擊宇看不見他的面目，但根據那人的背影，似乎有

些熟！

轉念間已聽那位銀裝少女怒聲問：「你們要姑娘去那裏？」

藍帶漢子沉聲道：「去一趟我們分舵！」

銀裝少女怒聲道：「我爲什麼要去你們分舵？」

藍帶漢子傲然沉聲道：「這是我們分舵主的命令，至於爲什麼，最好妳自己去問。」

銀裝少女毫不遲疑的怒聲道：「我用不着問，我也不會隨你們這批無恥東西前去……」

話未說完，腰繫藍帶的漢子突然怒聲道：「丫頭片子告訴妳，妳可不要不識抬舉，今夜妳不自動的去，就是抬大爺也得把妳抬去！」

銀裝少女嬌靨煞白，冷冷一笑道：「我倒要看看你們這些專以迷香刦持良家婦女的歹徒，如何把姑娘我抬走？」

只見藍帶壯漢向着其他七人，一揮手中雪亮單刀，怒喝道：「上！」

怒喝聲中，身形一個側縱閃開了。

衞擊宇看得目光一亮，因爲腰繫藍帶的壯漢業又側面向着這面，而他也恍然想起，這個漢子正是這兩天途中不止一次照面的乘馬人物，只是對方穿的是墨綠大褂黑長褲，不知這時爲何改穿了青衣服？

也就在衞擊宇心念電轉的同時，場中已數聲大喝，四個腰繫黑帶的壯漢，已各舉單刀，分由三方向銀裝少女砍去。

但是，被困中央的銀裝少女却一聲嬌叱，身形凌空而起，飛越幾個壯漢的頭上，直向那個小型假山落去。

飛身落在假山頂的銀裝少女冷冷一笑道：「今夜姑奶奶要殺人，偏偏有人對店家打了保票，哼，怕死的就不要來！」

說罷轉頭，圓睜的杏目尙瞪了衞擊宇的後窗一眼，身形再度凌空躍起，直向店外馳去。

衞擊宇看得心頭一震，尙未去想其他，八個青衣壯漢又齊聲喝了聲「追」，紛紛向銀裝少女追去。

神情一呆的衞擊宇，根據銀裝少女的話意和眼神，那些話分明是對他說的！

這時一見八個青衣壯漢紛紛提刀追去，他本來是抱着沿途絕不插手管閑事的決心，但是，這時突然覺得銀裝少女人單勢孤，如果對方鎭外埋伏着還有人，銀裝少女一定會吃虧。

其次，八個青衣壯漢似乎都是「天坤帮」的人，如果他們說的那位舵主就在鎭外，他還要查個水落石出，他們爲什麼要用迷香企圖刦走那個銀裝少女，他們究竟奉了誰的指示？

其實，衞擊宇這時的心理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担心銀裝少女不敵，而又怕「天坤帮」的人吃虧，而且，如果他查出這些人都是爲非作歹之徒，他還要替黃靖芬正視「天坤帮」的聲譽。

心念間，他已推開了窗門飛身縱了出去。

窗外不足一丈就是花園矮牆，牆內卽是一排花樹。衞擊宇飛越矮牆花樹的一刹那，心中靈智一動，立時恍然似有所悟。

再看銀裝少女住宿的獨院，院門正對着園門和他上房的後窗。

現在他雖然明白了銀裝少女可能在他將到園門時，便已發現了他由店外走進來，但却不知道她爲什麼會那麼湊巧的正好看見。

這時他已無心去細想這些了，展開身法直向銀裝少女和八個壯漢馳去的方向追去。

越過數排民房，卽是鎭外的數行大樹，樹外卽是一望無際的田野。

這時月正當頭，光華如練，十分皎潔，衞擊宇第一眼便看到在十丈外的一片荒地上，寒光閃閃中佇立着八九道人影，有的已開始作動手前的遊走！

衞擊宇前進數十丈，始發現那附近根本沒有可供隱身的地形地物，但是，他再想刹住身勢已來不及了。因爲，被圍在中間的銀裝少女，以及八個壯漢中的二三人，業已用烱烱的目光瞟了他一眼。

一看這情形，衞擊宇索性繼續向前飛馳，做出一副決心插手管這件事的明朗態度。

飛馳中，他已打好主意，確定在距鬥場七八丈處刹住身勢，那樣，他可以隨時出手救人，也可以隨時出手置人於死。

也就在他心念方定之際，鬥場中突然暴起數聲大喝，接着一聲嬌叱，刀光連閃，人影飛洒，人影閃電騰躍中一連響起數聲悽厲慘叫。

衞擊宇心中大吃一驚，不自覺的脫口大喝道：「請住手！」

大喝聲中，身如箭射，一閃已到了近前。近前一看，也不禁驚呆了！

因爲，方才還提刀遊走的四個大漢，這時已缺肩少頭，攔腰而斷，屍體兩片，俱都倒在血泊中，渾身仍不停的簌簌顫抖，鮮血激濺湧流！腰繫藍帶的壯漢和其餘三人，早已嚇得魂飛天外，目瞪口呆，但兩條腿却沒忘了不停的哆嗦。

衞擊宇急忙抬頭，發現傲然横劍立在場中的銀裝少女，鮮紅誘人的唇角哂着冷笑，正以輕蔑不屑的目光望着他。

他實在忍無可忍，不由怒聲道：「妳？……妳？……」

話剛開口，銀裝少女又冷冷的問：「我怎麼樣？殺了你心上人的屬下你心疼是不是？」

衞擊宇聽得心頭一震，但旋卽怒聲道：「我是說妳的手法也未免太狠辣了些……」

銀裝少女立卽冷冷的問：「這比力撕『粉蝶三郎』，劍劈『東海三醜』如何？」

衞擊宇聽得大吃一驚，脫口輕「啊」，頓時楞了。數月前在「棲鳳宮」外力撕「粉蝶三郎」，次日又在殿前劍劈了「東海老魔」的三名門下的一幕，立時浮上了腦海。

在這一刹那，他突然驚覺到，當前的這位美麗姑娘，可能與他三位怪傑，三位奶奶有淵源的人？

心念及此，不自覺的脫口問：「姑娘妳？……」話剛開口，銀裝少女已撇着小嘴冷冷一笑道：「問我姓什麼，叫什麼，仙鄉何處，恩師何人，是不是？」

衞擊宇一聽，忙不迭的說：「是是……」

銀裝少女立卽哼了一聲，不屑的說：「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衞擊宇一聽，俊面通紅，頓時大怒，不由怒聲道：「今夜姑娘如不說出姓氏來歷，休想離去！」

銀裝少女依然冰冷着面龐問：「可是要在劍法上和我見個高低？」

衞擊宇不由倔强的一點頭，斷然道：「不錯！」

銀裝少女冷哼一聲道：「我可以告訴你，除非我眞力枯竭，疲憊而死，你這一輩子也別想勝我！」

衞擊宇根據銀裝少女的詭異霸道劍法，知道她並沒有誇大其詞，但他却仍忍不住怒聲道：「我却不信！」

信字出口，横肘撤劍，「嗆」的一聲，寒光如電，巨型「霸劍」已撤出鞘外。

銀裝少女看得神色一驚，但旋卽又十分生氣的說：「你雖然有那份爭勝鬥狠之心，我却沒有那份心情浪費寶貴時間，奉勸你好好盤問你心上人的這幾個部下吧，也許能知道你要找的人兒在什麼地方！」方字出口，翻腕收劍，望着發楞的衞擊宇哼了一聲，展開輕功逕向鎭上馳去。③

（未完）

武技精華

掌刀

海鷗・文



空手道七段高手

日本的空手道，苦練手掌，經常用手掌的邊緣劈沙包麻布，甚至劈木板，稱做「掌刀」，在這裏，我想把幾件關於掌刀的故事寫下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有一件故事發生在香港高士打道的一間酒吧，當時美艦經常在香港灣泊，有些憲兵是美國官佐，負責巡視酒吧，看看有沒有美國水兵登陸到酒吧裏面因醉鬧事。

有一晚，他們巡視到高士打道相當旺的一間酒吧，中國人做經理，姓黃，忽然走出門口迎接他們，用英語報告，因爲大堂裏面的顧客當中有一個日本人喝醉，伏在一張圓桌上面，呼呼的入睡，不敢惹他，希望美國憲兵帮忙一臂之力，把他喚醒。

本來美國憲兵只是負責把喝醉的水兵帶走，日本人是否喝醉，跟他們無關。但因那個憲兵經常到該酒吧巡視，跟黃經理有點交情，便笑着答應，於是他們兩人跟隨着黃經理到該酒吧的大堂之內，伸手搖動那個不知姓名的日本人。

那個日本的顧客好像喝醉，不是醉得很厲害，他給人搖醒，怒目而視，忽然把臉孔朝着黃經理那邊，用英語發問：「我喜歡這一張木枱，如果照樣定做，要多少錢呢？」

黃經理不以爲意，說：「港幣一百五十元左右。」

那個日本人笑了笑，拿出銀包來，先行付賬，又再把一百五十元港幣的鈔票放在另外一張枱上，然後說：「這張木枱屬於我的了。」

剛剛說完這句話，他就渾身氣勁集中在右手，提高三尺，大喝一聲，一個掌刀劈下去。

那張枱是用柚木製成的，厚一英寸，十分堅韌，給他的掌刀劈了一下，突然分裂做四五片，裂紋有大有細，自動瀉落，還有些木屑飛出來。

他劈完那張枱，向兩個美國憲兵傲然的笑了笑，便即轉身走出戶外。他沒有開口，不算得侮辱，故此那兩個美國憲兵沒有追出去跟他理論，但却隱約的感覺到，剛才他買了那張圓枱，然後用掌刀劈裂它，等於示威，不覺心上一沉，至於黃經理，更加驚嚇，立刻叫人把打碎了的木枱搬走，換過另外一張，然後招呼那兩個美國憲兵坐下。

表面上沒有爭執，可是，在場目擊這一項精彩表演的顧客，都是心裏吃驚的，後來他們多方面的調查，然後知道那個日本人叫做「正谷子」，是空手道的七段，在日本東京領牌，屬於高級的教練。

日本當局鼓勵空手道，凡是練習得有點成績，就可以報名參加比賽，而且由專家考驗，超過三段的人，就有資格向當局按月領取津貼，繼續苦練，如果到了空手道七段，就要領牌，因爲他的掌刀隨時劈死人。

練習拳脚，竟然要領牌，可謂天下奇聞。

大山劈斷牛角

日本的掌刀如此厲害，山口剛玄是第十段高手，他的掌風當然有過人之處。前幾年山口剛玄到香港來，已經六十歲過外，練習空手道的人懇求他表演掌刀，他點頭答應，走近窗口，一個掌刀劈下去，窗口的鐵枝有兩枝給他劈到彎曲。他在年壯力強之際，掌刀的力度更加厲害，就算上了年紀，仍然能夠劈彎鐵枝，實在不容易，比較劈爛四塊木板更難。

日本的空手道專家曾經在澳洲做過一項奇怪的表演，那是「拆屋」。六個空手道聯結在一起，在四個鐘頭之內，把一座兩層的洋房拆去。他們只是用掌刀橫劈直劈，先拆磚，後拆木，整整一座房屋變成平地，磚瓦堆積如山，他們四個人的手掌沒有損傷。看看那些掌邊，掌皮有兩分厚，等於一塊硬骨，故此劈磚也沒有傷害。

日本人在美國的「西雅圖」，也曾做過另外一項驚人的表演，四個人劈爛一架汽車，把它拆骨，用的也是掌刀，可是，眞正使美國拳術界震驚的却是另外一次表演，由日本空手道「大山」公開表演，而且「大山」在事前以及事後都說出一種近似挑戰的口吻，希望美國人當中任何人能夠去做同樣的表演。

這一種表演就是「生劈牛角」。死了的牛，當然容易劈，因爲牠已不能動彈。至於活牛，那就不容易，大山表演之際，先讓一頭彎角牛在草地上行走，然後激怒牠，使牠直衝過來，普通的鬥牛勇士也是如此表演的，但却需要一塊紅布，左閃右避，使黑牛亂衝一頓，氣力耗盡，然後用長劍向牛腦刺下去，把牠刺殺。至於大山的表演，却非如此，他在那一頭牛直衝過來之際，稍爲閃側，雙手捉住牛角，右手壓住牛角的一邊，大喝一聲，右手以劈刀的姿態劈在另外一邊的牛角之上，竟然把那邊牛角劈斷，鮮血淋漓，那一頭黑牛登時倒斃。

大山實在不是四段那麼低，他是較爲高級的，故意說是四段，使人畏懼。四段的空手道專家已經有本領生劈牛角，如果到了六七段，豈非天下無敵了嗎？因此美國人加倍佩服空手道。

話雖這樣說，日本的空手道專家始終鬥不過李小龍。有事實爲證，李小龍在長堤空手道

比賽奪得錦標，後來又在紐約對開的長島萬邦空手道比賽獲得冠軍，日本的空手道選手雲集，沒有一個人鬥得過他。何以那些空手道專家能夠生劈牛角，劈爛汽車，跟李小龍作戰，却會打輸呢？

就因爲李小龍擅於用脚，並非跟他們作貼身的打鬥。

李小龍的脚法跟空手道的脚法不同，空手道的脚，如果用較低的脚刀出擊，向小腿骨剷下去，或者用較高的一種脚法，好像中國的穿心脚似的兜心一脚，這兩脚都是很要命的，練習過踢沙包，踢木板的空手道專家，踢得更兇，如果李小龍捱了一脚，恐怕會痛到倒在地上打滾。

但在事實上，他們却敗在李小龍的脚下，就因爲李小龍起脚向對方踢出去的時候，並非踢小腿骨或胸部，而是踢對方的膝蓋骨，因爲膝蓋骨比較突出，而且比較小腿的脛骨位置較高，容易踢中，如果膝蓋骨受到襲擊，那個人就無法站穩，搖搖幌幌，終於倒下來，到時李小龍乘機踢出第二脚第三脚，連踢幾脚，對方就無法支持。

中國少林寺的脚法有許多種變化，並非只是用脚刀出擊。

那是中國功夫勝過空手道的地方，研究拳術的人，不妨一知。

李小龍的掌刀

李小龍在紐約教授拳脚，那時他還沒有回到香港拍片，由於求學的人愈來愈多，他迫於把學費提高到每小時美金一百元，逐個鐘頭計算，以資限制，那時他只是收錢就教，絕不理會到對方是否蓄意挑戰，更不理會那個學生是何種國籍。

某天，有一個日本人叫做「大江夫」的，恭恭敬敬，上門求學，不但交費之後循規蹈矩的學習踢脚，而且每次總是學習之後就跟李小龍笑着交談，有時還邀請李小龍到外邊吃下午茶點，或者吃晚飯。

有一晚，李小龍偶然發覺到他的左右兩隻手的手掌邊緣極厚，知道他苦練掌刀起碼超過六年，何以他忽然執弟子禮，如此恭敬呢？可能其中有詐。

他在吃完晚飯之後，就跟這位日本的學生很坦白交談，問他是否有意登門挑戰。

大江夫聽了，很鄭重的說道：「我不敢說是挑戰，不過爲了好奇心所鼓舞，然後登門求教，希望知道中國功夫與日本空手道的分別而已。」

「照你想，你已苦練掌刀多年，恐怕像我這種身體，給你一個掌刀劈下去，立刻倒地身亡，說不定肋骨有三四根折斷，故此你懷疑我無法抵擋得住，又再想像到我可能用脚法擊破你的掌刀，因此上門學習脚法，如果你有這種想法，不妨試一試，我可以保證兩人交手之際，絕不起脚，自信能夠壓倒你的掌刀，倘若你眞心誠意想知道中國功夫的妙用，就不妨下場玩玩。」

大江夫正是想用掌刀打傷李小龍的，一則想表現他本人的威力，二則替日本空手道爭回面子，故此聽了這番話，臉露喜色，說：「不敢跟李師傅交手。」

李小龍說：「我已經說過，如果你把我打傷，絕不追究，何以你忽然之間畏縮呢？」

大江夫聽了這句，想了想，說：「李師傅，我並非畏縮，不過，我跟你無寃無仇，實在不想把你打死，故此不願意交手。」

李小龍哈哈大笑，說：「你怎能夠確定一個掌刀就使我無法活下去呢？」

大江夫說：「我可以把掌刀的力度施展出來，給你看看。」

說完這句話，他就在那間酒家的牆壁上面用掌刀打下去，那一堵牆並非磚牆，它是建築之後用眞正的意大利雲石鋪在上面的，起碼有兩吋雲石那麼厚，實在不容易打裂它，如果有人能夠用空手道向一塊雲石打下去，它有兩英寸厚，做這種表演的時候，俱是把那塊雲石架在兩張木椅上面，使中央留空。同樣厚的雲石貼在牆壁上面，變成那堵牆的一部份，就很難把它打裂，大江夫故意用空手道在雲石牆壁上面打裂三寸闊，給李小龍看看，然後說：「我相信你也沒法打裂這樣厚的雲石，不是我輕視你，因爲我發覺你的手掌邊緣，沒有變成骨頭那麼硬。」

李小龍聽了，說：「我們還是回到武館再說吧！」

不久，他們就回到李小龍的武館。進入演武廳，李小龍然後說：「剛才在酒家我不便把這種秘密說出來，免得所有人知道，現時僅有三幾個人在場，我不妨吐實，你的掌刀只能夠劈在牆上，因爲那堵牆不會動，如果你想劈我好像劈牆一樣，那就難似登天了，至於我的掌勁，跟你們的掌刀不同，但却能夠同樣的置人於死，我不會打死你的，甚至不想使你吃了一掌就身受重傷，充其量只是微傷，躺在床上三幾天就會痊癒，我只是借此有所表現，讓你知道中國掌刀不必像日本掌刀那麼苦練到皮肉變形吧了，閒話休提，請即過招。」

大江夫的臉上擺出一副不以爲然的神氣，說：「既然師傅有命，我就發招好了。」

他擺好了姿勢，跟李小龍相距八尺，然後慢步走近，突然以極快速的姿勢出擊，左右兩手都變成菜刀似的橫斬直劈，非常厲害，如果李小龍無法躲閃，眞的有可能給他一個掌刀劈斷幾條肋骨，不過，李小龍胸有成竹，總是不背接招，躲閃了幾下，便趁着大江夫把右手拉起將劈未劈之際，忽然發招，把右手向他的右臂劈過去，同時轉身用左手的掌心向他背後一拍。

大江夫突然覺得右手震了一震，立刻把已經提高的掌刀劈下來，怎料李小龍的右手碰了碰他就收回，使他的掌刀落空，就在這時，他覺得背後廂了一廂，渾身發軟，想打也辦不到，就此倒下來。李小龍急命門徒把他抱起，放在床上，先用熱茶灌飲，使他吃了一枚跌打丸，然後說：「我這一下拍打，如果用到八九分力，你就沒命，現時我只用三分力而已，因爲我打在你背後的命門穴上面，故此不必用掌力那麼沉重的打擊，你也受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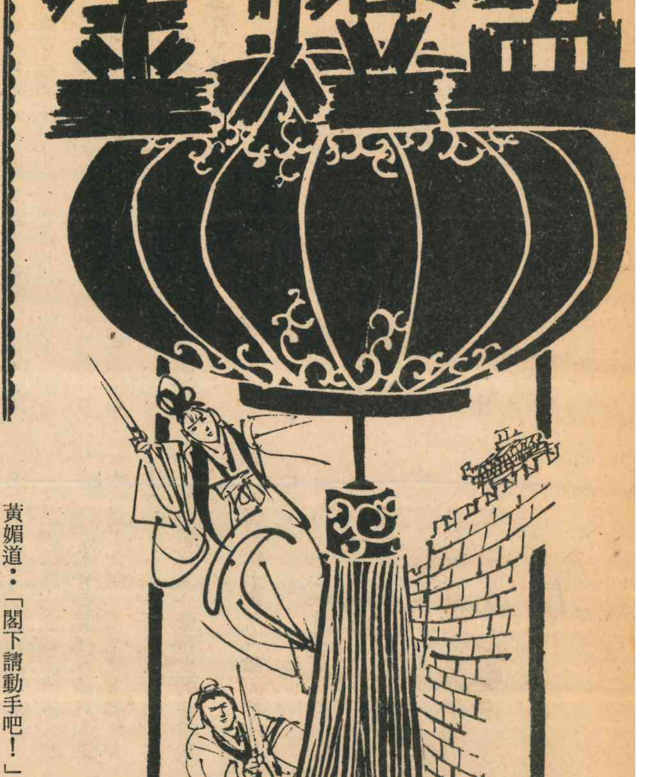
大江夫無話可說，佩服不已，除了向他道謝之外，還把這件事擺在心上，正如李小龍預料得到，他在當晚轉送醫院，休息了三天，自覺一切復元，五天後他就登門道歉，而且很虛心的問李小龍何以沒有把手掌練到堅如鐵石也能傷人。

李小龍說：「如果用手掌拍打磚瓦木石，那就非練到十分堅硬不可，假如把它打在敵人要害上面，不必堅實，也可以使對方受傷。在背後脊椎骨第十四節的一處，稱做命門穴，實則是人體兩個內腎的部位，那一處受到拍打，即是直接打在那兩個腎上面，你自己想想吧，那一個人能夠抵擋得住呢？」

大江夫聽了心悅誠服，他想學習更爲巧妙的中國功夫，李小龍十分堅決的婉詞謝絕。大江夫就此告辭，以後再也沒有在李小龍武館學習脚法。

經過這一次友誼比賽，透過大江夫的口中，日本空手道專家然後知道中國的掌刀用來打在要害上面，並非看見什麼就劈什麼，盡量使它結實，堅如木石。

（完）



新派俠義傳奇

智脫重圍誅禍首（讀完）

臥龍生・文　盧令・配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金燈門掌燈人相信武林盟總護法非凡大師的諾言，放下兵刃，戴上手銬，乘坐非凡大師所備的篷車，被押赴武當，途中，黃媚發覺事情有些不對，施展玄功把手銬自手中退出，並爲其餘人等弄開手銬，但仍虛套手上，篷車至一山坳，突有七黑衣幪面人攔路，非凡大師與四位執法與抗，只見當中一黑衣人長劍一揮，非凡大師等盡皆倒臥地上，王俊等人被喝令下車，黑衣人說要帶他們前往一處地方，王俊等以未摸清黑衣人底細，不擬反抗，被點穴道，最後，黑衣人對黃媚說也不能過信她，要點她穴道——

黃媚道：「閣下請動手吧！」

黑衣人點點頭，道：「金燈門中人很識時務。」出手點了黃媚和蕭飛燕的穴道。

未待居中的黑衣人吩咐，兩個黑衣人，疾奔而至，接住了兩個人，送上篷車。

篷車立刻又向前行去。

王俊睜大了眼睛，望着黃媚、于重，呆呆的說不出一句話。

黃媚笑一笑，閉上了雙目。

王俊身不能動，口不能言，但他心中却明白的很，耳朶也可以聽。

只聽篷車外面，傳來那黑衣人的聲音，道：「直馳荷花潭。」

王俊心中悔恨交集，暗暗忖道：我如不擅自作主，要他們交出兵刃，束手就縛，只怕也不會落得今日的下場了。

悔恨盡管悔恨，但却無能爲力，索性閉上了雙目。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王俊突然覺得心頭一震，竟被人解開穴道，清醒了過來。

緊接着一隻滑膩的小手，伸了過來，掩在了王俊的口。

是黃媚。

她的料斷沒錯，王俊正要張口大叫，却及時被黃媚堵住了嘴吧！

一縷柔細的聲音，傳入了王俊的耳際，道：「大哥，別出聲。」

一陣處子幽香，撲入鼻中。

王俊心中一盪，急急定下心神，回顧了黃媚一眼，低聲道：「我……」

黃媚搖搖頭，附在王俊的耳際，道：「大哥請放心，我們會盡一切力量，保護你的安全，車外人，都是耳目靈敏的武林高手，不能讓他們聽到一點聲息。」

王俊點點頭。

以後，王俊聽不到他們談些什麼？只見黃媚、言小秋口齒啓動，却聽不到一點聲息。

黃媚似是怕冷落了王俊，和言小秋談了一陣之後，又回過頭來，低聲對王俊說道：「大哥，我們已經有了完善的計劃，你可以安心休息了……」

語聲一頓，接道：「記着，見到外人時仍然裝出穴道被制的樣子，別要人家瞧出來。」

王俊點點頭。

黃媚又回頭和言小秋、于重等商量了一陣，伸出手去，輕輕握了王俊一下左手，道：「大哥，好好的睡一覺，下車的時候，我們會隨時推醒你，不過，你要記着，大哥，咱們的處境很危險，隨時可能有變化，所以，我們必須要時時提高警覺。」

王俊點點頭，道：「我知道。」

黃媚頷首一笑，閉上雙目。

王俊那裏睡得着，這些事，都是他一生中從未經歷過的事情。

但見黃媚，蕭飛燕等，一個個都閉目休息，也只好閉上了眼睛，裝出一副，閉目養神的樣子。

事實上，他心中一片凌亂。

但他表面上，還保持了相當的鎮靜，能够不動聲色。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篷車突然停下來，用不着黃媚等招呼，王俊當先睜開了眼睛。

黃媚回顧了王俊一眼，道：「大哥，沉着一些，不要害怕。」

王俊又點點頭。

密垂的車門，突然間打開，兩隻手，伸了進來，抓起一個人，拖了出去。

那是言小秋。緊接着是于重，方昭，齊子川，王俊。

對黃媚和蕭飛燕，似是特別的優待，兩個人登上車去，把她們抬了下來。

王俊目光轉動，發覺停在一座廣大的庭院之中。

廳院中假山蓮池，亭閣俱全，是一座很有氣派的大私院。

一個穿着黑色衣服的人，臉上蒙着黑巾，站在幾人身前。

其他的人，都穿着青色的短衫的工人。

王俊無法分辨出來，那黑衣人是否是剛才居中那位黑衣人，但却感覺到那黑衣人，由黑巾中兩道凌厲的目光，十分懾人。

只聽那黑衣人冷冷說道：「你們聽着，我現在要改變你們被點的穴道，讓你們腿能行，口中能言。」

沒有人回答黑衣人的話，事實上，也不用回答，那黑衣人已然出手。

共在幾人身上各拍了一次，然後，又點了幾人雙臂上的穴道。

這都是王俊從未有見過的經歷，但人身的穴道，不論他是否學過武功，都有着相同的作用。

王俊感覺着一雙手臂，完全失去了作用，軟軟的垂了下來，連擺動也不能控制。

但說來很奇怪，除了手臂之外，人身其他的部份，仍然可以行動。

黑衣人當先而行，一邊行一面說道：「諸位，進入大廳之後，希望能够據實回答我們的問話。」

黃媚笑一笑道：「你們是什麼人？江湖上一向傳說我們金燈門中人神秘，但現在看來，你們比我們還要神秘十倍了。」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姑娘，如是你們和敝上談的好，咱們之間，那就不會再有什麼神秘了。」

黃媚哦了一聲，道：「原來，你還不是首腦。」

黑衣人道：「姑娘是聰明人，這句話就問的不聰明了。」

黃媚道：「怎麼說？」

黑衣人道：「對付你們幾個，大概還不致於勞動到敝上出馬。」

黃媚道：「原來如此。」

談話之間，人已到了大廳之外。

一片靜，靜的可以聽到幾人的脚步聲。

大廳門，敞開着。

黑衣人當先而行，步入大廳。

于重等魚貫相隨，步入大廳。

進了大廳，才發覺這大廳中，佈置的很豪華。

正中間，一張高大的太師椅上，坐着身着紫袍的人。

那人臉上戴了一個面罩，紫色絨布作成的的面罩。

除了露出兩隻眼睛之外，整個的頭臉都在那面罩之下。

紫袍人兩側站着四個白衫佩劍的青年，都在二十左右的年紀。

這四人，倒是未蒙面罩。

除了這四個白衫人之外，大廳中再無別的人。

廳太大，人數不多，看起了有些空闊。

黑衣人一躬身，道：「金燈門中人，已然全部帶到。」

紫袍人點點頭，說道：「你和他們談好了麼？」

黑衣人道：「談是談過了，不過，屬下沒有把話講的很清楚。」

紫袍人嗯了一聲，道：「好！你做的很好，請坐吧！」

黑衣人又是一躬身，道：「屬下謝坐。」

那紫袍人太師椅的兩側，擺了四張錦墩，黑衣人在右首第二張錦墩上坐下。

這情形已很明顯，除了紫袍人之外，這大廳中還有四個是屬於有固定座位的人，其餘的，只有站着的份兒了。

紫袍人兩道目光盯注在黃媚的身上，口中却道：「替七位貴賓首座。」

大廳一角處，人影閃動，七個青衣女婢，緩步而出，每人手中，搬着一座錦墩，放在那紫袍人的對面，大約有八尺的距離。

女婢搬上了錦墩，羣豪也不客氣的坐落了座位。

黑衣人重重咳了一聲，道：「在下已經說的很清楚了，諸位據實回答敝上的問話。」

王俊看看于重，又看看黃媚，才緩緩說道：「那要看你問些什麼事了。」

黑衣人冷冷說道：「不論什麼事，你們都要回答。」

王俊一皺眉鎖，不知道如何回答。

黃媚開了口，鶯聲燕語的說道：「你們問吧！我們知道的，一定會回答你們。」

紫袍人點點頭，道：「妳叫黃媚？」

黃媚答道：「是！我在金燈門中，排行老六。」

紫袍人道：「黃媚姑娘，咱們先談公事呢？還是先談私事？」

黃媚道：「公事談什麼呢？私事又談什麼呢？」

紫袍人道：「公事說你們金燈門中事……」

黃媚笑一笑道接道：「私事呢？」

紫袍人道：「私事麼，談談黃姑娘的終身大事。」

黃媚道：「我還是不太明白，不過，咱們先公後私。」

紫袍人道：「好！長話短論，你們金燈門在江湖上，雖然很有名氣，但你們的人手太少，組織不够龐大，而且，現在又招了很大的麻煩，驚動了武林盟主，他派出總護法非凡大師，來生擒你們，這老和尚是武林中出了名的難門人物，何況，他手下的護法，都是各派中的精英人物組成，實力相當的强大，這一點，諸位應該已經明白。」

黃媚道：「我們經歷過了。」

紫袍人道：「你們如若被擒上武當山，必然會性命難保。」

黃媚接道：「他們就不講理麼？」

紫袍人道：「講理，但你們只有六個人，六張嘴，如何能說過他們幾十張口，老實說，你們上了武當山，就很難再活着下來。」

黃媚道：「閣下的意思呢？」

紫袍人道：「我的意思很明白，你們不能上武當山。」

黃媚道：「我們不上武當山，豈不是要被武林盟主，下令通緝我們麼？」

紫袍人道：「不錯，所以，從此之後，金燈門很難在江湖之上立足了。」

黃媚道：「我們應該如何呢？」

紫袍人道：「在如此情形下，諸位！應該先找一個靠山。」

黃媚道：「什麼靠山？」

紫袍人道：「我！我可以帮助你們，把你們隱蔽起來。」

黃媚道：「如何隱蔽呢？」

紫袍人道：「你們金燈門在江湖上已够神秘，從此之後更爲神秘一些，只有藏在暗中的人才能淸楚各種景象。」

黃媚歎息一聲，道：「閣下，你可不可以說的明白一些？」

紫袍人道：「好吧！區區領導了一個很大的組合，我們作的事，無日無之，但却從來沒有一個人，會懷疑到我是這個組合中的首腦人物。」

黃媚道：「那眞是很難叫人相信的事，一定要具有無比的才能才行。」

紫袍人道：「姑娘明白了麼？」

黃媚搖了搖頭，說道：「我只知道我們處境的危險，也知道了把身份更隱密起來才安全，但我不太明白閣下的用心，是否還有別的用意。」

紫袍人道：「有！把你們的人，全部併入我領導的組合之中。」

黃媚道：「是不是，把你領導的組合，也跟叫金燈門。」

紫袍人道：「不是，金燈門已經破散，從此之後，武林之中，再也沒有金燈門這個組合了。」

黃媚道：「你是說，要我們參加你們的組合之中……」

紫袍人接道：「在下正是此意，但不知諸位的意下如何？還望諸位給我一個答覆。」

黃媚道：「要我們答覆什麼？」

紫袍人道：「同不同意區區的辦法？」

黃媚道：「茲事體大，恕我無法回答你，這要我們掌燈大哥決定。」

紫袍人道：「那一位是掌燈大哥？」

王俊一抬頭，道：「我！」

紫袍人點點頭，道：「你叫王俊。」

王俊道：「正是在下。」

紫袍人道：「你能回答區區的問話麼？」

王俊道：「在下能，不過，這件事關係金燈門中所有的人，我必須和他們談談才行。」

紫袍人道：「只怕，你們沒有太多的時間了。」

黃媚嫣然一笑道：「閣下，這樣的大事，怎麼不給一點時間，給我們商量，商量……」

語聲一頓，接道：「不就誤你的時間，我們借這個機會，再談談我們私人之間的事。」

紫袍人哈哈一笑道：「姑娘，妳要我直話直說呢？還是曲折有緻一些？」

黃媚道：「咱們都是武林中人，還是直話直說吧！」

紫袍人道：「好！姑娘如此說，區區就把話明說了。」

其實說與不說，他的眼神，已經告訴了黃媚。

黃媚道：「我洗耳恭聽。」

紫袍人道：「區區對姑娘的美貌，十分傾心。」

黃媚道：「哦！」

紫袍人道：「所以，我希望姑娘能答應區區的婚事！」

黃媚道：「哦！」

紫袍人道：「自然，對妳這等美貌姑娘，自然要準備一份好好的聘禮。」

黃媚道：「什麼樣的聘禮？」

紫袍人哈哈一笑，道：「相當優厚。」

黃媚道：「我可不可以先知道，什麼樣的聘禮。」

紫袍人道：「一塊萬年溫玉珮。」

黃媚道：「眞的麼？」

紫袍人道：「那溫玉珮在人身上，可以養顏益壽，是一件不算太壞的聘禮吧！」

黃媚道：「還有些什麼？」

紫袍人道：「七顆明珠，內中有一顆是夜明珠。」

黃媚道：「想來那幾顆明珠也是很名貴的了。」

紫袍人道：「不錯，任何一顆都在萬金以上。」

黃媚道：「可不可以給我瞧瞧呢？」

紫袍人道：「還有呢！」

黃媚道：「哦，還有什麼？」

紫袍人道：「一株千年人參。」

黃媚道：「千年人參，當眞麼？」

紫袍人道：「一點也不會錯。」

黃媚道：「够了，够了。」

紫袍人道：「還有兩件。」

黃媚道：「我聽的已經有些震動了！」

紫袍人道：「另外兩件，也會讓你姑娘滿意。」

黃媚道：「我在很用心的聽。」

紫袍人道：「一件海龍皮的披風，縱然在冰天雪地中，只要身披此物，也不會有着寒冰的感覺。」

黃媚道：「當眞件件珍貴！」

紫袍人笑一笑，道：「還有一件是天風刀譜。」

黃媚道：「這些都給我？」

紫袍人道：「五件聘禮，價值不菲，只要姑娘答應一聲，在下立刻奉上這五件聘禮。」

黃媚道：「要我立刻答應麼？」

紫袍人道：「是！在下希望姑娘能作一個決定。」

黃媚輕輕吁一口氣道：「我答應，不過，除了那五件聘禮外，我還有別的條件。」

紫袍人道：「什麼條件？」

黃媚道：「放了金燈門中所有的人，不許傷害他們。」

紫袍人道：「這一點很容易辦到，不過，他們又往何處躲避呢？」

黃媚道：「天下之大，何處不可存身，只要他們散了金燈門，找一處隱密的地方一住，誰也找不到他們了。」

紫袍人笑一笑道：「好吧！你們多年胞澤，條件不太苛刻。」

黃媚道：「我還有條件。」

紫袍人道：「說下去，一口氣說完吧。」

黃媚道：「放了他們之後，我還要知道他們確實安全離開，我才能答應你的婚事。」

紫袍人道：「還有什麼？」

黃媚道：「沒有了，那麼優厚的聘禮，什麼人，却會聽得動心。」

紫袍人道：「就這樣決定了，是麼？」

黃媚點點頭。

紫袍人道：「區區可以立刻下令，放了他們。」

黃媚點頭道：「好！放了他們離開，再收你那五種很優厚的聘禮，我就可以答應了你的婚事。」

紫袍人道：「黃媚姑娘，有一件事，只怕妳還不清楚，我想先說明白。」

黃媚道：「嗯！你說吧！」

紫袍人道：「我的年紀很大。」

黃媚道：「我看得出來。」

紫袍人道：「我已經六十多了。」

黃媚道：「你一身武功，已到了爐火純靑之境，就算是年齡大一些，也不要緊的。」

紫袍人道：「黃媚，妳答應的如此爽快，老夫倒有些不放心了。」

黃媚道：「我在江湖上跑慣了缺少那一種

羞人答答的少女忸怩，看起來，似乎是不够溫柔。」

紫袍人道：「我只有些懷疑，這像做夢一樣。」

黃媚道：「這不是做夢，而是很眞實的事，我在江湖上走的太久了，看到很多血淋淋的事，所以我年紀不大，但却不喜歡空中樓閣，我要說眞眞實實的事。」

紫袍人輕輕了吁一口氣，道：「好！好！我立刻放了他們。」

王俊目覩黃媚和紫袍人的交談，心中難過至極，但他却强自忍下，沒有接言。

黃媚舉手理一下髮邊的長鬢，送給紫袍人一個媚笑，道：「我，能不能和我們幾個兄弟談談？」

紫袍人道：「可以。」

黃媚目光轉往王俊的臉上，接道：「大哥，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頭，大哥，小妹已決定答應婚事。」

王俊冷冷笑道：「爲了那五種很優厚的聘禮。」

黃媚道：「自然，那也是原因之一。」

王俊道：「咱們兄弟，姊妹，生死與共，要死，咱們大家死，不能要妳一個人犧牲。」

黃媚笑一笑道：「金燈門的規戒很森嚴，但那是在平常的時候，咱們都得聽從大哥的令諭，但目下的情況不同，咱們不能讓這一門死絕，小妹平日得幾位兄長照顧，犧牲我一人，那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王俊正想反唇相激，耳際間，突然響起了黃媚的聲音，道：「大哥，聽小妹的話，和二哥們一起走，在外面等我，兵不厭詐，我不會讓他碰我一下。」

這幾句傳音之言，似乎是一顆定心丸，給王俊服了下去。

王俊激動的心情，似乎是忽然間平復了下來。蕭飛燕突然接道：「六妹，嫁人之事，屬於大喜，五姊我應該在身邊照顧你才是。」

黃媚搖搖頭道：「不用了，你多照顧一下大哥。」

目光轉到于重的身上，接道：「二哥，大哥交給你們了，小妹……」

于重肅然接道：「六妹已經決定的事，我這個作師兄的人，也不便反對了。」

黃媚道：「那很好，二師兄是明白事理，省了小妹不少口舌。」

于重道：「我們幾時動身？」

黃媚道：「這個我去問問他。」

于重道：「如是能够現在走，我便立刻告別。」

黃媚點點頭，目光又回到那紫袍人的身邊，道：「我們的話你都聽到了？」

紫袍人道：「聽到了。」

黃媚道：「你作何打算？」

紫袍人道：「放他們走。」

說放就放，立刻下令，拍活了于重等人身上的穴道，道：「門外有篷車相候，你可以走了。」

于重道：「就這樣簡單麼？」

紫袍人道：「黃媚看法深入，一切都有她獨斷獨行，區區很欣賞她的爽朗。」

于重道：「六妹保重。」當先舉步，向外行去。方昭，言小秋，魚貫相隨，出了廳門。

蕭飛燕扶着王俊，走在最後。

王俊出了廳門之後，轉頭看去，只見黃媚已然到了紫袍人的身側，背身而立，給了王俊一個背影。

果然，大門外停了一輛篷車。

像來時乘坐的一樣，車週四面的篷布，很厚，很厚，坐在車中，難見四外景物。

篷車一口奔行出二十餘里，才停了下來。

這一段行程中，沒有一個人說話，王俊幾次要開口，都被蕭飛燕以手阻止。

馳車人打開了篷布，說道：「諸位，可以下車了，咱們的瓢把子，一向是言而有信，諸位下車之後，最好能走的遠遠的，藏的好好的，別要被人武林盟中人搜查出來。」

放下了王俊等人，一轉車頭，揚鞭而去。

望着那遠去的篷車，王俊輕輕歎息一聲，道：「二弟，咱們眞的就這樣不管六妹的死活了？」

于重笑一笑，道：「大哥，咱們先找一個安靜的地方，談談六妹的事。」

語聲一頓，接道：「三弟，四弟，快扶着大哥，齊兄，五妹斷後，看看有沒有人跟踪咱們的人，我在前面開道。」

王俊從沒有這樣的經歷，只覺整個身軀，被一種强大的力量托着，脚不着地，有如騰雲駕霧一般。

但王俊還有眼可以看，發覺于重等行經之路，都是草叢，麥田，連小徑也棄之不走。

這一陣快走急奔，將近一個時辰，才停了下來。

這是一座茅舍，隱藏在雜林之中，一面斷崖，一面小溪。

茅舍中很寬大，而且，也沒有荒凉的感覺，似乎是，每隔一段時間，都有人來打掃一次似的，但却沒有人留住的痕跡。

片刻之後，蕭飛燕，齊子川，也趕來了茅舍。蕭飛燕理一下飄浮的散髮，緩緩說道：「大哥，你坐一下，我去燒一點開水。」

目光轉到于重的身上，接道：「回二哥的話，不見追踪之人。」

齊子川冷冷一笑道：「于老二，現在，咱們可以放膽談談。」

于重道：「成！我也還要對大哥說明，齊兄，有話盡管請問。」

齊子川道：「金燈門人數不多，但却是一個充滿着智略，變化萬千的組合，老朽算是佩服了你們。」

拂髯一笑，接道：「尤其是那位黃媚姑娘，眞是全身解數，叫人難測高深。」

于重笑一笑道：「六妹機智絕倫，武功又高，金燈門數次遇上了凶險，都憑仗她的才智躲過。」

王俊歎口氣道：「二弟，把六妹一個人留在那裏，實叫人心中難安。」

于重道：「大哥，不知江湖中凶險，剛才咱們在那座大庭之中，手中沒有兵刃，廳中，廳外，又佈下重重埋伏，咱們如是鬧翻動手，只怕很難破圍而出。」

王俊哦道：「哦！我怎麼一點也瞧不出來呢？」

言小秋道：「大哥不是江湖中人，自然是瞧不出任何徵候了。」

王俊道：「現在，咱們脫圍而出了，但六妹却一個人留在那裏。」

言小秋道：「大哥，休息一下，咱們再商量帮助六妹的辦法。」

蕭飛燕提着一壺熱水行了過來，接道：「不用去援救六妹，她告訴我了，要我們在這裏等她三天，三天之內，她一定回來，咱們再想法子替她報仇。」

王俊道：「三天，那豈不和紫袍人成了親了。」

蕭飛燕道：「大哥放心，六妹精的很，沒有人能吃得住她……」

放下茶壺，緩步行到了王俊的身側，低聲道：「大哥，六妹要我轉告你幾句話。」

王俊道：「轉告什麼？」

蕭飛燕道：「六妹說，要你安心睡覺，三天內，她定然會回來見你。」

王俊道：「她眞的說了？」

蕭飛燕道：「掌燈大哥，小妹有幾個膽子，敢騙你。」

王俊道：「但願她能夠在三天內，回到此地。」

蕭飛燕道：「大哥，你不瞭解六妹，她是位遇強更強的人，武功和智慧，都是如此。」

齊子川道：「于老二，你們那位六姑娘，那身武功，是怎樣學的？似乎是無所不能。」

于重笑道：「六妹不但天份過人，而且，學的武功十分博雜，她無往不利。」

言小秋接道：「平常之日，我言老四的主意最多，論事說來，都由小弟出主意，但如事臨突有變，六妹就比我高明了。」

齊子川道：「老朽有一件事想不明白，想請教于兄。」

于重道：「齊兄請說！」

齊子川道：「你們這個金燈門的組合，似乎不是同出一人門下。」

于重道：「我們根本就不是同出一門。」

齊子川道：「哦！這麼說來，你們根本就完全不同門戶的人，組成這一個門戶了。」

于重莊嚴的說道：「金燈門中人，不論出身，只求一件事……」

齊子川道：「什麼事？」

于重道：「俠膽仁心，替天行道，仰俯不慚天地。」

齊子川道：「很高的要求。」

于重笑一笑道：「所以，金燈門中做事，一向不計毀譽，但求心之所安。」

齊子川道：「一個仁俠的本份，理當如此，不過，這做法，你們吃虧太大。」

于重道：「此話怎講？」

齊子川道：「你們被綠林道中人所忌恨，也就是了，但你們這等仁俠之事，都完全被武林盟所誤會，那麼不是一件不值得的事。」

于重苦笑一下道：「我們在求眞眞正正的做事，但卻不知道如何作人，而且，我們太忙，忙的沒有時間去向人家解說什麼……」

目光一掠王俊，接道：「最苦的是我們掌門大哥，這些年來，他們已經犧牲了四位之多，目下，我們這一位掌燈大哥，更為辛苦，他不懂武功，卻捲入了江湖搏殺之中。」

齊子川道：「于老二，老朽想不通，你們為什麼掌燈大哥最易傷亡，依照常情，一門之長，應受保護。」

于重道：「我們這情形不同，因為，金燈門人少事繁，我可以隱身在暗中行事，但掌門大哥必需面對和人談是論非，別人對金燈門的恨，仇，全都對他而發，就這樣，他成衆矢之的，也成保護我們的犧牲者。」

王俊道：「在下慚愧。」

于重道：「大哥，不要這樣，上一代掌門大哥，選擇了你來掌金燈門，我想，就可能別有用心的，我和四弟商量過了，我們應該改變一下金燈門的規矩了。」

齊子川道：「如何改變呢？」

于重道：「上一代的掌燈人，把這一代掌燈之位傳給了一個不會武功的人，他有些什麼用心，不言可喻了。」

王俊道：「怎麼說？」

于重道：「掌燈大哥不會武功，這是金燈門中從未有過的事，他沒有機會告訴我們了，但我們體會出他的用心！」

王俊道：「他用心何在？」

于重道：「他的用心是要用自己的死亡，來修正這個金燈門中的規矩。」

王俊道：「他是掌門大哥的身份，也是整個金燈門中，最有權威的人，為什麼他不能決定呢，反而要自己犧牲了一條命。」

于重道：「在他之前，很多位掌門人，都已經死去了，他自己不能貪生怕死，所以，他以死亡來修正這個不合理的規矩。」

王俊道：「如若咱們金燈門中人，一定要有一個人犧牲，身為老大的，自然是應該首當其衝。」

于重歎口氣，道：「等六妹回來，我們要好好的研商一下，看看怎麼樣，修正一下這個不合理的規矩。」

提起了黃媚，王俊忽然有着一種惘惘若失的感覺。只聽齊子川說道：「于兄，老朽有一點請求，不知貴門中可否答允。」

于重道：「什麼事？」

齊子川道：「老朽這一把年紀了，看到你們這些人，為正義付出的犧牲，是那樣壯大，心中十分感動，想以風燭殘年，加入你們金燈門，不知意下如何？」

于重道：「齊兄的盛情，我們非常感激，不過，金燈門的規矩，十分森嚴，重要的事，必需要金燈門中人共同商談，才能決定，齊老這份心意，只有等我們六妹回來之後，再作計議了。」

齊子川說道：「行，不論你們是否我准加入金燈門，但老朽願意以最大的力量，幫助你們。」

于重道：「齊老，本意上，我們很歡迎，我們也確實需要增加一些人。」

齊子川道：「好吧！咱們就這樣一言為定，等你們討論過之後，老夫再作決定了。」

天色晚了下來，羣豪就在這座茅舍中，分頭休息。王俊和言小秋，分在一間房中。

但言小秋在房中停留了片刻之後，卻起身而去。片刻之後，蕭飛燕行了進來。

王俊正想安歇，蕭飛燕卻啓門而入。不禁一皺眉頭，道：「五妹，這樣晚了，你還沒有睡。」

蕭飛燕道：「我奉命來保護大哥。」

王俊道：「四弟呢？」

招式叢談

失傳的絕招

雲山

研究日本空手道的人，總會知道這一點，空手道也有一套拳法，從頭打到尾，同時有紮馬站樁以及打沙包之類的鍛練方式，但有一種差別，跟中國的拳術不同，中國任何一派拳術都有接手，擋格兼且扭抓，推，逿等動作。空手道則不然，只有被敵人執住的時候才把自己的手扭轉，擺脫對方束縛，並非發招抓住敵人的手，然後進攻，他們認為出手就打，盡量用沉重的拳腳出擊，務求一招取勝，那是很合理的，假如用手纏住對方手腕，或者扭曲對方手臂，一切慢吞吞，可能給敵人用別的招式反攻，弄巧反拙，因此日本空手道沒有擒拿手這一招，更加沒有絲纏手，總之，日本空手道的拳理是把西洋加上中國少林拳的根基，又再配合泰國脚法然後組織起來，自成一格，因為這種拳脚比較上有些步驟，循序漸進，學者容易得到實益，練習一個月有一個月的成就，練習半年就有半年的成就，執教的師父也有他的一套，依照原定的方式去做，無論如何比較中國拳術容易傳授，是它值得稱讚的地方，不過兩人交手未必沒有機會抓住對方的脚，不能夠因此就抹煞擒拿手的效用，那是空手道不能夠勝過中國拳術的一種原因。

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種解釋，因為空手道太過科學化，伸拳踢脚，全是那麼一套，只有練習得時間較長，氣力增加，逐漸也增加經驗，然後一步一步的變成武林高手，本身並不重視拳術的絕招，事實上南拳北腿，都有些絕招是特別厲害的，一招就使人喪生，打鬥的時候是否把它施展出來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能夠把它看做無足輕重的，從這方面看，中國拳術確有些地方比較突出，空手道未能追得上。

說到中國拳術的絕招，不管那一個門派，如果那種絕招確是由許多年代傳下來，一定跟穴道有關，換句話說，那種絕招並非隨意出擊，必須針對人體的穴道，然後傾全力向那地方下手，經過幾百年來的深入研究，中國針灸術，獲悉人體有三百幾個穴，確是一針之下，起死回生，既然針灸能夠找到人體的穴道落手，那麼，中國功夫當然也有些獨特之處是向穴道出擊了，所差異者只是這一點，針灸穴道為了活人，出擊的穴道則研究如何打擊對方，使他身受重傷。

想打得特別出色，不止是苦心研究人體穴道，而且要知道用怎樣的方式攻擊，更重的是如何能夠在兩人交手之際設法使對方的拳掌發出之後還未收回來，有些空隙可以進攻，並非懂得穴道，苦練多年就能夠打贏的，假如對方在武功方面素有研究，任何一個穴道都以密集掌拳保護不容易給敵人撞擊，那就不一定被對方打倒。

再者，打擊敵人的穴道，不管使用鳳眼捶抑或撩陰腿，當時全身氣勁集中在某一點，如果那一招打了出去，能夠傷害對方，但卻有可能使對方乘虛而入，自己也身受重傷，那就同歸於盡。

中國的拳術往往失傳，就因為每一個門派的武林高手務求用毒招去殺一個強敵，顧得發招就無法保護自己，忽然喪生，他苦練出來的絕招，也無法傳到下一代。

照平江不肖生向愷然所寫的俠義英雄故事，談及神拳金光祖的拳脚，天下無雙，言永福給他打敗，躲在荒山苦心研究，悟出蛇鶴相鬥的原理，變成白鶴拳，把它傳授給大俠羅大鶴，羅大鶴奉了師命前往四川找神拳金光祖決鬥，鬥了半個時辰，兩人纏在一起，突然聽到噗噗的兩聲，金光祖臉色變黑，向後倒退幾步，隨即倒下，口吐鮮血，因為胸部中了白鶴拳的翻天印，至於羅大鶴額角給金光祖一拳打碎，登時喪生，這一場決鬥就是一個例，事實上確有許多拳師苦練多年然後登門尋仇的，結果就同歸於盡，白鶴拳的翻天印這一招現時有許多人知道如何施展，不過這一招是由高處用掛捶的手法向下打落，不是當胸打出，何以羅大鶴的翻天印能夠打中神拳金光祖胸部正中之處，震裂他的心臟呢？可見那一招有些變化，並非目前所看見的翻天印那種打法。至於神拳金光祖一拳打碎羅大鶴的額角，可見他的拳脚認眞有勁，究竟神拳從那一派發展而成？抑或是金光祖自己創造出來呢？能夠跟白鶴派打個平手，同歸於盡，可見他也有些獨特之處，可惜這種拳脚，至今失存。

蕭飛燕道：「巡邏去了。」

王俊道：「五妹，這幾天你也很累，該早些休息了。」

蕭飛燕笑一笑，道：「大哥，如若我是六妹，你也會攆我出去麼？」

王俊臉一熱，道：「五妹，說笑話了，就算是六妹，也不能深夜還留在此地，徘徊不去，五妹……」

蕭飛燕道：「我知道，大哥是讀書人，講究是男女授受不親，不過，咱們武林兒女，不太重視這個……」

王俊一怔，接道：「五妹的意思是——」

蕭飛燕道：「小妹的意思是咱們只講求心地坦白，不太理會世俗之見。」

王俊道：「原來如此，看來，我這個作大哥，有很多的地方，要向你們學了。」

蕭飛燕道：「事實上，確也如此，大哥，既然擠身到武林之中，也應該學習一下武林中的規矩了。」語聲一頓，接道：「大哥，六妹還有一句話，要我轉告於你，當時人太多，小妹不便出口。」

王俊哦了一聲，道：「什麼話？」

蕭飛燕幽幽地道：「六妹說，要你好好的保重，上一代大哥臨死之前，暗中交代過她一句話。」

王俊道：「交代什麼？」

蕭飛燕道：「上一代大哥交代六妹說，他要找一個讀書人，掌理金燈門的門戶，要六妹全力支持你，保護你。」

王俊道：「為什麼要這樣呢？」

蕭飛燕道：「六妹告訴我，我們有很多的缺點，但由於我們的江湖習性，很難改正這些缺點，必須要找一個不是江湖中人，而且，又是個飽學之士，對事情有他獨自的看法。」

王俊道：「五妹，是指那一方面？」

蕭飛燕道：「所有的方面，包括金燈門中所有的作事方法……」

王俊點點頭，接道：「不錯，我們是替天行道，我們心存仁俠，但我們也有個很大的缺點，我們作事的方法，似乎是太過激烈了一些，而且，只講求效果的迅速，不太兼顧到法理人情。」

蕭飛燕道：「所以，我們寄望大哥，改革整個金燈門的作法。」

王俊點點頭道：「對，我們要替天行道，也要兼顧情理。」語聲一頓，接道：「五妹，你說，六妹眞的能安全脫險歸來麼？」

蕭飛燕道：「你放心，小妹可以保證，平常之時，看到六妹文文秀秀的，而且，也很少講話，但一旦遇到眞正的麻煩事，那就會看出她能耐和智慧了。」

王俊道：「但願如此，希望她無恙歸來。」

蕭飛燕道：「大哥，你要關心六妹，難道就不怕我……」

王俊呆了一呆，接道：「你怎麼樣？」

蕭飛燕道：「不怕我吃醋。」

王俊的臉紅了，紅的像鮮血一樣，笑一笑，說道：「五妹，我們對你們都很關心，不論是什麼人，遇上了危險，大哥都像關心六妹一樣。」

蕭飛燕笑一笑，道：「大哥，我在開玩笑，你可別生氣，這裏很清靜，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如何改進咱們金燈門的作法，六妹回來之後，咱們要好好商量一番，我們金燈門，要作些什麼事？應該如何作？」

王俊點點頭，道：「我會在這兩三天之中，擬定一個計劃，再提出來給你們商量。」

蕭飛燕笑一笑道：「大哥安歇吧，小妹告退了。」轉身退了出去。這幾天的折騰，使得王俊疲累已極，但死亡的威脅，使他一直在不

自覺中提聚着精神。

此刻，死亡的威脅巳然消失，王俊也在不知不覺中放鬆了心情。

這放心一睡，直睡了六七個時辰。

醒來時，巳經是第二天過午的時分。

只見言小秋坐在一側，面上帶着微笑。

王俊急急挺身坐起，道：「四弟，什麼時候？」

言小秋道：「剛過午時。」

王俊道：「六妹回來了麼？」

言小秋搖搖頭，道：「不會這麼快。」

王俊道：「她孤身女子，獨留虎穴，咱們要不要去接迎她一下。」

言小秋道：「再等兩天吧！三日後，如若還無消息，我們會全力以赴。」

王俊不便再說什麼，話題一轉，道：「五妹要我修改一下金燈門的規矩……」

言小秋道：「是！二哥，三哥，都在等候着大哥的垂詢，金燈門人手太少，作的事情太多。」

王俊點點頭，道：「我會全力試試。」

× × ×

等到了第三日太陽下山時分，仍不見黃媚歸來。王俊強忍下心中的激動，未再多言，但于重、方昭、言小秋、蕭飛燕，都巳經改換了疾裝勁服，雲集在茅舍的廳中。

這兩天內，他們作了不少的事，準備了兵刄、暗器。所有人的神情，都很嚴肅。

沒有一個人開口，更沉默，使整座茅舍中有着悲壯的緊張。

事實上，每個人心中都有很多話，但却强行壓制着不肯說出來。

齊子川緩步由室外行了進來，輕輕咳了一聲，道：「第三天了，黃姑娘，還未回來。」

于重像彈琴一樣，一字一句的說道：「要過了今夜子時，才算三天。」

齊子川搖搖頭，道：「于兄，事實上，你們如能早一天去，也許能幫幫黃姑娘的忙，她的智謀、武功，雖然是我齊某人極少見過的突出人物，但她太過孤單了，强煞了，也只是她一個人呵！」

于重道：「金燈門有金燈門的規矩，我們不會爲私人報仇！……」

齊子川怔了一怔，道：「你是說，你們不管黃姑娘？」

于重道：「如是六妹還活着，我們會救她出來，如是她巳經死了，我們只能對她表示一點悲悼，金燈門從不爲死去的兄弟，姊妹們復仇，我們留下性命，作一點更有意義的事。」

齊子川道：「這算是什麼規矩，金燈門只不過是你們幾個合成的一個組織，但你們竟互相不顧安危，……」

王俊突然冷冷接了一句，道：「金燈門如若有這個規矩，這規矩太不合理，我們一定要廢除它。」

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王俊的臉上，但却沒有一個人接口多言。王俊輕吁一口氣，道：「二弟，我們情同兄弟，要患難與共，安危相扶，六妹，爲了救我們身陷危境，我們援助，怎能算是私事，她不幸死去了，我們替她報仇，又怎能算是去報私仇。」

于重道：「金燈門，有一條規戒說，不洩私忿，不爲私用，不爲死去的兄弟、姊妹們報仇。」

王俊大聲道：「修改，修改，這算是什麼戒規，不爲死者復仇，爲什麼不問問那兄弟、姊妹是否怎麼死的？」

于重道：「大哥說的是。」

王俊忽然站起了身子，道：「我可以不幹這個金燈門的大哥，但這些不合理的戒規，非要修正不可。」

于重道：「咱們金燈門中的規戒，只有大哥的主張，才能修正。」

王俊道：「我一定要修正……」

但見人影一閃，黃媚飄身而入，笑一笑，道：「大哥，小妹回來了。」

王俊很意外，全場中人，都有些意外。只有蕭飛燕臉上有着一抹淡淡的笑意。

出了一陣子神，王俊才緩緩說道：「六妹，你沒有事吧？」

黃媚道：「小妹特地回來覆命，我替諸位兄長帶回來了原有的兵刄，而且，也查出了咱們一開始就陷入了一個大圈套中。」

于重哦了一聲，道：「是怎麼回事，六妹，可否說清楚一些。」

黃媚道：「事情雖然很曲折，但如一下子說穿了，也就沒有什麼了。」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那位大首腦，就是號稱百萬的張員外張百年，他表面做盡了好事，但骨子裏，却是北五省中坐地分贓的大盜，咱們金燈門，破壞了他不少的大買賣，所以，他決心要把咱們一網打盡，利用了血手七醜，把咱們引上門來，但咱們的武功，出了他意料之外，所以，他們原準備在府中計劃對咱們下手計劃，也有了改變。」

王俊道：「好可怕呵！」

黃媚笑一笑，接道：「幸好，他對小妹動了非分之想，要不然，咱們一上囚車，就會被他暗下毒手處決了。」

于重道：「這麼說來，那些找上咱們報仇的人，也是他的安排了。」

黃媚道：「是！他把咱們查得很清楚，很巧妙的把他作的事，也扣在了咱們頭上，而且，他一年前就派人在武林盟中告了狀，他是個老謀深算的人，一決定下了連環計，一謀不成，一計又出。」

齊子川道：「難道非凡大師，都被他們買通了不成。」

黃媚道：「原本我也是這樣想，但我巳查明了不是，只是那老和尚太過相信人，被人利用了不算，還被藥物所毒，下入地下四牢之中，老和尚好懊惱，也好氣忿。」

言小秋道：「老和尚不講理，不知好歹，也該讓他吃點苦頭。」

黃媚道：「幸好，他吃了那麼多苦，省了我不少的事。」

王俊道：「以後呢？」

黃媚道：「我先解了非凡大師們一身中之毒，借洞房花燭之夜，制服了老賊張百年，以後的事，我就交給了非凡大師去辦，怕你們掛念我，我就趕了回來。」

齊子川道：「怎麼，那老和尚，不追究你們了。」

黃媚道：「老和尚很固執，但他受了我救命之恩，被我用面子拘住，沒有辦法，只好認了，放我離開，不過，他要我們三個月之內，自動到武當山去一次，向武林盟主說明，還說他一力擔保咱們，不過，這件事，小妹不能作主，要回來向諸位兄長請教了。」


王俊道：「六妹，就這樣簡單麼？」

黃媚道：「自然，還經過了一番激烈的惡鬥，張百年武功不弱，和我力鬥百合，幸好非凡大師等及時趕到，制服了張百年。」

王俊輕輕吁一口氣，道：「原來，這三日之中，你辦了這樣多的事情。」

黃媚道：「這件事過去了，但金燈門的事沒有完，我們有很多的規矩實在應該修正一下，難得大哥也有這種想法。」

（本節完，請看金燈盟故事之二：「四君子。」）



代社會中，無論辦事或生活，都要夠勁，方能獲致成功。紫金丹乃名醫監製之最
性特效補葯，純用最名貴之王道中葯以科學方法提煉而成，功能寧神固腎，迅速
精力，常服令閣下勁力十足，事事成功！
寧神固腎
痛 神經衰弱 貧血頭暈 記憶衰退
度 工作過勞 夜睡不寧 怔忡心跳
眠 耳鳴目眩 腰酸腿軟 中氣不足
退 陰虛盜汗 夜多小便
主要中藥
麗參 鹿茸 鹿尾羓 西歸頭 玉桂
杜仲 黃耆 三鞭 冬虫草 珍珠末
附子 茯神 蟾酥 蠶蛾 熟地黃
酸棗仁
永安公司
總批發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紫金丹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盒巴南京街5號